





# 白里安

胡石青著

調查處圖書發售第15號

原著者 法國瓦林廷湯姆遜  
翻譯者 周久安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

品名	白里安		
用處	調查處	國字	八
自置	二十二年二月廿日		

1 9 3 2  
出版

白里安 Briand : Man of Peace



# 安里白

法國瓦林廷湯姆遜原著  
周久安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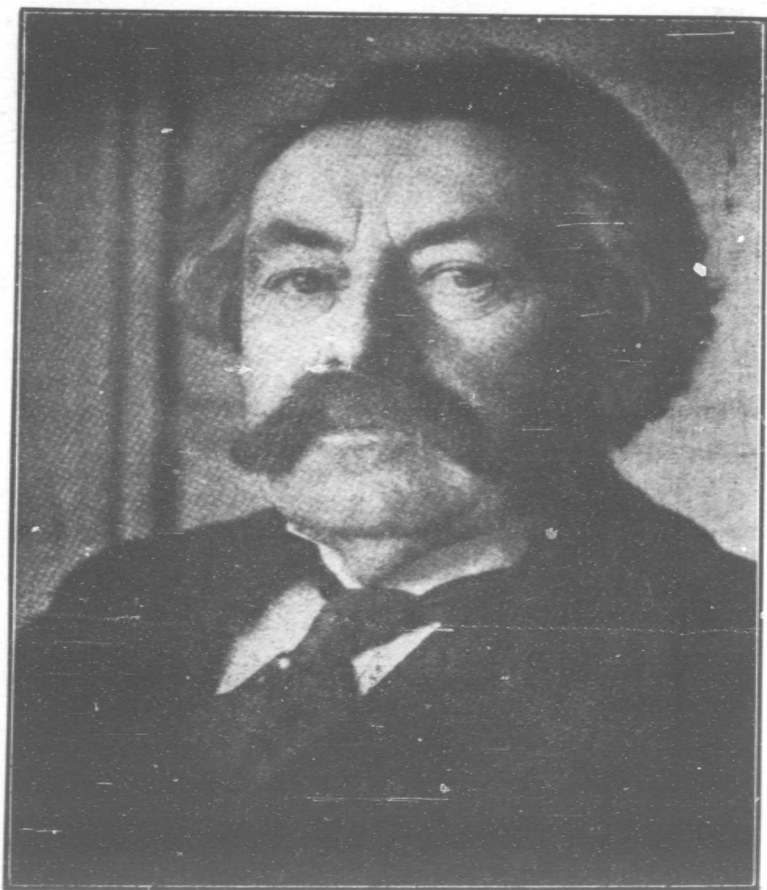


3 0661 6111 2

北平人文書店出版

1932





白 里 安 遺 像

白里安

Briand: man of Peace

法國瓦林廷湯姆遜原著  
By Valentine Thomson  
周久安譯

目錄

胡石青先生題序

張東蓀先生題序

譯者自序

著者原序

第一編

第一章 農人化的白里安

一個星期末日的旅行——會場裏的演說家

第二章 白里安在布勒塔尼 Brittany 時的少年時期

有志於航海事業——受教育與研究哲學——味倫 Jules Verne 的書中的主角——被社會

目錄

主義所喚醒

第三章 在巴黎學法律時代

海突巴德斯 Hydropathes 俱樂部——孟巴拿斯街 Montparnasse ——孟瑪特鏡 Mon-

martie ——囂俄 Victor Hugo

第四章 當新聞記者時代

作主筆——作印刷人——作謄寫人——第一次接受法律案件

第五章 社會主義的一員

罷工的領導人——合法的革命者——令聞漸著

第六章 初登巴黎的政治舞臺

與無政府主義者相遇——政治論文著者——在巴黎租賃寓所

第七章 德萊弗事件 Dreyfus affairs

和曉來斯交友——德萊弗事件之起原

第八章 其他政治事業

政府中的社會主義——著名的革命演說

第九章 辯護者

在國會裏——第一次在國會演說——克陸茲城 Cluse 的慘案

第一編

第十章 在國會裏的工作

分離政與教

第十一章 在內閣裏的工作

介紹克萊孟梭 Clemenceau 入閣——禮遇老教授——薩拉伯納 Sarah Bernhardt

第十二章 國務總理

政治上的和事老

第十三章 罷工的破壞者

第十四章 白里安的辯才

第十五章 鄉居生活

第十六章 白里安與樸蔭凱雷 Poincaré

第十七章 和平的隱憂

大戰的暴發——曉來斯的死——歐洲的大火災 *European Conflagration*

第十八章 一九一四年

瑪倫之戰 *Battle of The Marne*——出赴波爾多 *Bordeaux*

第十九章 大戰期間的內閣總理

聯合戰線——凡爾登 *Verdun*

第二十章 東面的戰線

撒隆尼基 *Saloniki*——在加來 *Calais* 的集會

第二十一章 在凡爾登大戰時期

赴意大利——與美國聯盟

第二十二章 和平嗎？

### 第三編

第二十三章 白里安和克萊孟梭

戰爭之神——和平之神

第二十四章 大戰之善後

克萊孟梭競爭總統失敗——在華盛頓召開之弭戰會議——加里斯 Cannes

第二十五章 日內瓦

第二十六章 羅加諾

第二十七章 羅加諾會議之精神

第二十八章 法德關係

第二十九章 凱洛格白里安公約

第三十章 外交總長任內的白里安

親善政策——弛緩政策——任事之方法

第三十一章 歐洲合衆國

第三十二章 爲民衆的白里安

#### 第四編

第三十三章 海軍會議與歐洲合衆國

出席海軍會議——努力歐洲經濟同盟——競選總統

第三十四章 中日事件與白里安

目 錄

五

國聯席上的白里安——溘然長逝——身後的哀榮

插 圖

1. 遺 像
2. 遺 墨
3. 十二歲時的白里安
4. 垂釣於塞因河濱之白里安
5. 在腦曼地省柯士勒地方的白里安
6. 公餘之獵伴
7. 白里安在柯士勒之行裝
8. 法美簽訂第一次條約週年紀念日白里安與赫里克及內閣全體人員合影  
在羅加諾城橄欖樹旁之攝影
9. 白里安及德國外交總長斯特萊斯曼在里自飯店私人會晤留影

紀念我故去  
的二姊孝銘



## 胡石青先生題序

自文藝復興後，歐洲各國高掌遠矚，馳騁其勢力於環球各洲；於是全世界各國族，震其武力之強，資力之厚，製造之精巧，莫敢與爭，亦莫能或抗，三百年來殆皆夷爲歐洲人之役屬。故今日之世界，實歐洲人之世界也。

二十世紀歐洲所謂強國者：曰英，曰法，曰德，曰俄，曰意；於美洲有一強國焉：美利堅，則歐人殖民地所蛻化而長養以成者也。於亞洲亦有一號稱爲強國者：日本，事事步武歐洲狡然思逞，日以侵略其同文同種，及其文化所自出之母邦爲職志，藉以遂其封豕長蛇之欲，而變以強盛者也。

是數國者，操世界全局和戰之樞機，足以決定弱小國家存亡之命運。其利害調協而折衝壇坫也，則世界見和平之曙光；其利害衝突，政策相反，而會議破裂也，則世界罹戰爭之慘禍。中國古語云：『君相有造命之權。』此數國者，全世界各國之君相也。然君相者，掌國家主權，其爲人民造福造禍，乾綱獨斷，決之一心。此數國者，各有其歷史，各有其國情，各有其國族經濟之

利害而形成各別之外交政策。向背離合，瞬息百變，而全世界所謂弱小國家者，不但其命運操自他人，且至撲朔迷離，無從一叩其轉關之消息。此數國而有會議也，往往為各弱小國家生死禍福之審判；其為此數國決定政策出席會議之鉅款，則審判廳中之法官，而操諸弱小國家生死禍福之大柄者也。

是數國之集合體，以歐洲各強為骨幹，以飛跨美亞兩洲之東西兩強為其兩翼，而主幹各國中，又以英法兩國為之樁柱。故英法兩國之大外交家，無論其為急進，為和平，其政策之決定與手段之運用，皆足以叱咤風雲，全球變色。英之外交政策，決於國論，決於黨議。法國小黨林立，少特異之色彩，乏條貫之黨議，於英，異其歷史，異其國情，故其外交政策，常待決於大外交家之個人。

白里安者：第爾加賽後惟一之大外交家，而其人格之偉大，政策之條貫，及為國際所信賴，又遠在第爾加賽之上。吾遊歐於英德法三國，考其民情，求其國性，以英為智力的民族，德為意志的民族，法則情感的民族。作情感的民族之外交家難，作介乎智力的意志的兩大民族之間之外交家尤難。白里安氏生平入閣至二十五次之多，其中泰半皆長外交。常有內閣改組而外交當局仍鞏聯不易者，亦有外交雖易人而外交政策仍繼續不變者。故謂巴黎和會完成，克萊孟梭下野後，

法國新轉變之外交政策，皆爲白里安之外交政策無不可也。白氏既以外交成功福其祖國，乃思進謀歐洲久遠和平，故有歐洲聯邦之提議。雖其事不能立即實現，要已留一深切印象于各國政治家腦際，賡續努力，總有實現之可能。惜天不假年，於本年三月間，遽作古人。周君久安以國人急欲知白氏生平而坊間殊少此類書籍，乃取瓦林廷湯姆遜氏所著白里安逸譯。原書共三編，止于西歷一九三〇年，白氏對法國對歐洲對人類最後二年之努力，皆未及錄入。久安又考其事蹟，別其部類，輯爲第四編，俾成白氏全傳。將付印，問序于余。余曰：白里安爲十餘年來主持法國外交之中心人物。法國外交政策，爲歐洲大陸治亂和戰之機紐，而歐洲國際之向背離合，又實全世界各國族安危存亡之所繫，然則此書名爲白里安一人之傳紀，實不啻最近期法國之外交史，歐洲之國交史；抑亦全世界國際大事記中最重要之篇章。國人有願知白氏軼事，最近法國外交史，歐洲國交史，及世界國際大事記者，手此一編可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通許胡汝麟序。

---

胡石青先生題序

## 張東蓀先生題序

大戰以後，世界列強，精力雖告疲乏，似已失却再戰能力，然暗中休養生息，積極擴充軍備，以圖再舉，此種情形，迄未消改。觀夫英美海上霸權之競爭，法德萊因邊境之糾紛，其互相猜忌，可以獲見一斑。軍縮會議，數經召集，然以列強之難，於調協，急遽間不易產生滿意之結果，和平似猶在初步耳！

然而大戰訖今，已將二十年，幾經險惡之風雲，卒未釀成猛巨之濤浪，其故安在？曰，大戰繼續四載，生靈塗炭，經濟恐慌，敗者固已破產，勝者亦百孔千瘡。目擊之人，未有不怵然心驚而惡夫戰爭之慘酷。用是而後，在國際間凡能以外交手腕應付之問題，總期設法以和平方法解決之。是則又不得不推功於世界幾個重要的外交家。於當時歐洲之外交家中，余得斯特萊斯曼及白里安二人，茲舍斯特萊斯曼而論白里安。

戰後鎮定歐洲人心，建立和平政策，其事維艱，其責維重。法國此時既須整理內部，又須確定對德政策，白氏適於此時，身當其衝。彼首以一貫的親德政策為穩定和平之基礎，又提倡國

聯盟，促成羅加諾條約，非戰公約，以期導世界於和平之路。彼任外交總長凡十六次，而以此次歷時爲最久。在國際會議，排難解紛，折衝樽俎，亦煞費苦心，雖云爲其祖國而努力，然歐洲和平，世界和平，於無形中已隱沾其惠矣。

中日事件發生，氏適膺國聯行政院主席，力主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斯夕孜孜，唇敝舌乾！古稀之年，不堪勞劇，竟至疾發逝世。中日事件雖始終未得要領，然此咎應責諸國聯本身之遲緩，白氏懇願和平之功，要自可風！世界和平，懸的若高，一時或不克完全實現；但使各國真能澈底覺悟，一致屏棄戰爭，則亦非絕不可能之事。和平今猶在萌芽，和平之領導人物，吾人不能不以白里安爲巨擘。

周君久安於授課之暇，譯成白氏全傳，凡二十餘萬言，氏之一生言行，概見於此。閱世界偉人傳略，常增吾人之觀感與興奮，吾於是書亦云然。書成問序於余，因誌數語，用作紀念。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張東蓀。

## 譯者自序

廿年六月，余得瓦林廷湯姆遜所著「和平使者白里安」一書，見其內容豐博，舉凡白里安氏之一言一行，無不紀之彌詳，因着手逐譯，未二章，以事離平，譯事遂寢。時白氏猶健在也。是年九月十八，日軍突佔東北，國際形勢，驟然嚴重。時氏適充國際聯盟行政院主席，爲恐以是引起世界糾紛，於是在國聯極力爲中日事件調解，冀挽和平於不墜，雖力竭聲嘶，亦不稍却焉。

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正當中日事件於日內瓦論戰方酣時，世界和平使者法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白里安氏，突以心臟病逝世間。此不特法國之不幸，抑亦全世界之大不幸也。氏任法國閣揆前後凡十二次，入閣凡二十五次，尤以任外交總長爲最久。氏平生唯一懷抱，即爲促進和平，對於國際一切和平工作，無不盡力以赴。其外交政策，亦以和平主旨爲依歸，故能折衝樽俎，七鬯不驚。尤著者爲對德國關係之諒解，直至今日，法新閣之外交政策，猶傳其衣鉢而莫敢或違焉。其目光之敏銳，影響之重大，於此可見一斑。氏生平之偉績，爲促成國際聯盟之組織；締結羅加諾條約；參預起艸非戰公約；晚年復汲汲於歐洲聯邦之組織。終以古稀之年，在國聯主持中日事

件勞瘁過劇，而實志以歿，可謂能貫徹始終者矣！氏降生於一八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迄死，得年七十。

今年四月，余有豫省之行；豫省歷經兵燹，繼以匪劫，地方荒涼糜爛，人民顛沛流離，旅途所經，觸目驚心，淒魂駭魄。凡此慘狀，何一而非戰爭之賜，於是慨然有廢戰之思！則於痛絕內戰之餘，又不禁爲世界和平，祈其早日實現也。翌月歸自南陽，長晝無但，因於每日晨復取白里安一書譯之，未匝月，已竟十章。舊曆蒲節，仲姊盤偶櫻時疫，五日而殞，鶴原急難，痛徹肺腑！譯事復輟。七月有事北平，公餘之暇，賡續逐譯。時方溽暑，夜鏡炙人若焚，伏案爲文，汗流浹背。屢欲棄置，坐庭取涼，輒思白里安方少年時，困阨艱窘，殆有甚焉，而能堅忍不拔，卒爲法國之樑柱。當其伊始辦報也：緝於資，乏於人，氏以一身而兼撰文，編稿，印刷，校對，通訊，打字，數種職務，其不畏勞苦努力奮鬥之精神，誠令人欽佩不置！於是勇氣頓生，不復覺暑氣之逼至，振管疾書，至夜分乃止。如是歷四月而譯成。原書計共三十二章，止於一九三〇年。因自是年，迄其歿世，雜考報章，輯其事蹟，復成三十三三十四兩章，續貂之作，難免添足之譏，亦藉以完成氏之一生云耳。

氏生前位極顯榮，掌握權要，凡三十餘年，而夙性淡薄，生活簡樸，不失大政治家之風範。



據調查其身後遺產，僅家中發現之二百元及銀行存金三千三百元而已；此外有園圃一所，爲其不動產，尙爲獲得諾貝爾獎金後所購置者。以視我國之居官數月而坐擁累萬者，其廉禁之不同，相去何殊霄壤！說者謂氏鯨居一生，故能操守廉潔，其然豈其然與？余之譯此書，旣以自厲，兼使吾人得以諗知此世界偉人之生活狀況，與夫真正政治家之特點何在，而知所嚮往焉。

原書著者之父加斯頓湯姆遜，Gaston Thomson 與白氏爲多年同僚，常共朝夕，著者因得從侍左右，故對氏之觀察，尤爲明晰。書成，承羅展青兄力主付梓，因不揣謏拙，刊以問世。惟以時間匆促，編譯繕校，又皆躬自爲之，爲精力所限，挂漏錯誤，知所難免，所望於讀者，進而教之，則幸甚矣！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常德周久安謹識。



譯者自序

## 原 序

白里安 *Artside Briand* 者：曾任法國國務總理十二次，爲一和平之保護者，而復爲目下重建歐羅巴洲之主要人物也。予之著此書，並非遂以之爲其傳紀，不過希望讀者，由此獲知予筆端之白里安，其生平之遭際，平時渴望和平之淬厲；以及目前對於創立歐洲之努力，究竟如何而已矣。

夫求認識一人，並非謂能將其生平之行爲，年攷而歲紀之也。聽其人之言論，而留一印於其人；評量其人某種行爲之價值；攷察其在詭譎不公之環境下，如何堅卓而不移，如何奮鬪而始獲得盛譽；當其退食之暇，如何消遣其時光，如何休養其身心：藉是種種，均足以獲知其人

也。

欲藉書卷以述某人之生活狀況，須先將其生平之事實，爲富有趣味，足資借鏡之敘述，自屬無疑。但藉此決不能代其攝一活動寫真 *living picture* 也。外觀與實際之動作，原有密接之關係，而不能須臾分離。英雄之與恒人，決無全類之點。如彼蚊蝶，翩而飛者爲蚊蝶，針貫而死以

充標本者，亦爲蚩蝶焉。可知區以別矣。英雄之動作，惟一可貴之處，大似連續不絕之速寫；又如活動之電影，其生活狀態，無時不在重新改造中。

予之識白里安，蓋有年矣。彼以其膾炙人口之軼事，與其善能洞見民衆之隱情，而享大名。彼雖到處逢遇政敵，且竭力以戰勝之，但彼從未感覺辛苦。彼頗樂道其童年時期及少年時期之故事。其夙所傾慕之名人士學者之舊聞佚事，亦頗樂於稱道。予曾聆其講述關於其摯友之事蹟。在白里安所有之故事中，處處可以證明其性情溫厚。其驟生突變，令人驚嘆之新的理想，及其嶮崎不凡之偉抱，亦可於此迹其大略焉。

與白里安晤於辦公之所者，謂其時現倦疲之態，予深恐此言爲真。或謂當其一笑之時，其全部容態，均爲之變化。彼爲一個性極強之人，最喜嘲笑。予曾聆其在政治舞臺上，以極猶豫之態度致詞，而想見其特別審慎之意味。予且常常留心考察，彼對於其終身汲汲以赴之理想，信仰之熱誠，如何懇至而激烈。彼因具有靈動之腦筋，對於平民又特別愛護，故任平民之辯護人者，將及十年。當大戰時，彼之感觸，較他人更爲敏銳。蓋在斯時，屠戮之舉，方興未艾也。

當吾人一溯攷其過去之生活狀況，可知終其少年時期之所爲，在種種形式之下，無一而非致彼於和平思想之徑途。

彼最初在聖那匝爾 Saint Nazaire 地方，充任工人之辯護人。其時罷工之潮，遍佈全法，劇烈之暴動，層出不窮。白里安以爲若欲化勞工之干戈爲玉帛，祇有令勞工本身，先有實際及堅固之組織，而由類似常設機關之專人負其責任不爲功。彼對於此種理想，力求早日實現。故其早歲，唯斯是鶩焉。

白里安之所以恒被擬爲危險之革命分子者，即因其爲勞工黨之一領袖耳。但在實際，則彼之目的，乃思在法律範圍之內，爲和平的解放之理想，以改善工人之環境。

迨其走入宦途，其整個行動，仍不外力求上述理想之實現。如聯合各個政黨合作，以防彼等分裂成爲多數散漫之團體，致法國政象，時呈癱瘓之狀。且因此可以喚起全國國民對於國家一致之努力。即對於夙不相信在共和政體之下無階級之分者，亦令其有參與政治之機會。彼常太息於國內輿論之紛歧，致對於全國福利之工作，大蒙影響。當時稱白里安此種力求在各個政黨之間，應當維持和平之主張，曰『白里安之緩和政策』。Briand's Policy of Appeasement.

但經大戰之可怕的危機以後，白里安之政治地位，已一躍而登峰造極。且由狹小之國家觀點，遷陵而上；用其對於全歐所有各種問題所具有之完備的豐富的知識，試從國際觀點上，以求法國將來之安全的保障。此種理想，直至今日，仍爲彼之工作。而在法人心目中，亦以爲所有白里

安在前度外交總長任內所遺留之任何意見，均應由公共之輿論，及法國之和平的願望，共同維持之。

現在吾人須將白里安之形態，試一描述之。

白里安性喜孤寂。彼認為最大之娛樂，為設法擺脫其公牘生涯，而獨自度其短時期之鄉居。彼爲人不甚魁梧，觀彼之外表，似不足以召人重視，而頗似一普通之平民。彼之兩肩，略形灣曲。若據一般之觀念，必以是而謂其已甚衰弱而疲倦。彼談話時，時以其纖長易感之雙手，作種種手勢，以加重形容其語氣。彼之面孔，滿佈深刻之綉紋。其出諸口之所表白，多含譏諷及猶豫不決之意味。但其雙目，則炯炯放光。

或謂彼浮海爲活者，在其雙目中，恒保留大海之反影。白里安自謂彼從未見一船而不思乘以航行者。彼之幼年生活，幾完全消磨於海上。當斯時也，彼舉目四望，惟見渺茫無際之澄波，與夫遠在天涯之海平線，而渾忘己身之所在。

自其雙目，以視真正之白里安，一似其人無時不致其全身之力於某種理想者然。但此種理想，亦非一成不變。其政敵恒謂彼爲一毫無主見之人；但此非篤論也。有時雖發生一較同時其他某種理想更爲重要之理想，彼對於其他某種理想，仍保存之而不變。如視其目，可知其爲一絕頂聰

明之人。彼似無時不在統治其各種理想之中。

倘吾人對於白里安之外表，更爲細膩之描寫，則吾人必可承認其決非一紈袴子弟。裝飾式樣之變更，似不足促其注意。彼之長而且密，作下垂式之上唇鬚，仍然留而未薙。彼之髮，常分披於面部之兩邊，故最易爲諷刺畫家或滑稽畫家之畫的標的。彼之衣領之式樣，並不入時；其領帶亦非最新式的。由於上述，彼之外表，可見一斑。彼嫉視一切傲慢之行爲，惡爲裝飾外表而勞心費力。無論對於思想，抑對於衣服，均務存其真而祛其僞。對於來自鄉間而效顰富翁，外觀華麗，高視闊步而自眩其美者，恒竊笑而嘲弄之曰：

『彼等已失其本真，真所謂不值一文錢者也。』

在白里安之毫不虛僞毫不諛飾之誠樸態度中，隱含一種精明練達之能力。

彼演說不重修辭，而僅用極簡單之字句。即在全世界最重要之外交場合中，彼亦從未大言不慚。彼之演說詞，均係即席而成。對於所演講之題目，無不澈底了解。對於所討論之問題，闡明申述，縷析條分，面面俱到，從不預備大綱或備忘錄。

白里安之學識，不啻爲其立身之基礎。如彼船身下之船骨然，有船骨而後船身方能深浸入水。即令因白里安之口才，致將其吹入雲霄，飄飄不定，一如在其鄉里布勒塔尼 Brittany 地方某

原 序

一船之蓬帆方飽以風；但因有船骨在，故仍能保持船身之平衡也。

瓦林廷湯姆遜，一九三〇



En collaborant à la  
préparation du Pacte contre  
la guerre, nous avons été  
eux, nous Français, et  
nous nous étroitement  
et fraternellement asso-  
ciés avec le libre peuple  
américain pour la réa-  
lisation d'un avenir com-  
mun au sein de l'humanité

Ari Briand

白里安遺墨

## 「白里安遺墨」譯文

我們大家能够合作預備一個反對戰爭的條約，這是我們認爲頗堪自負的。我們並且能與視四海之內皆親愛如手足，而且酷嗜自由的美國民族合作，以實現一個人類共同的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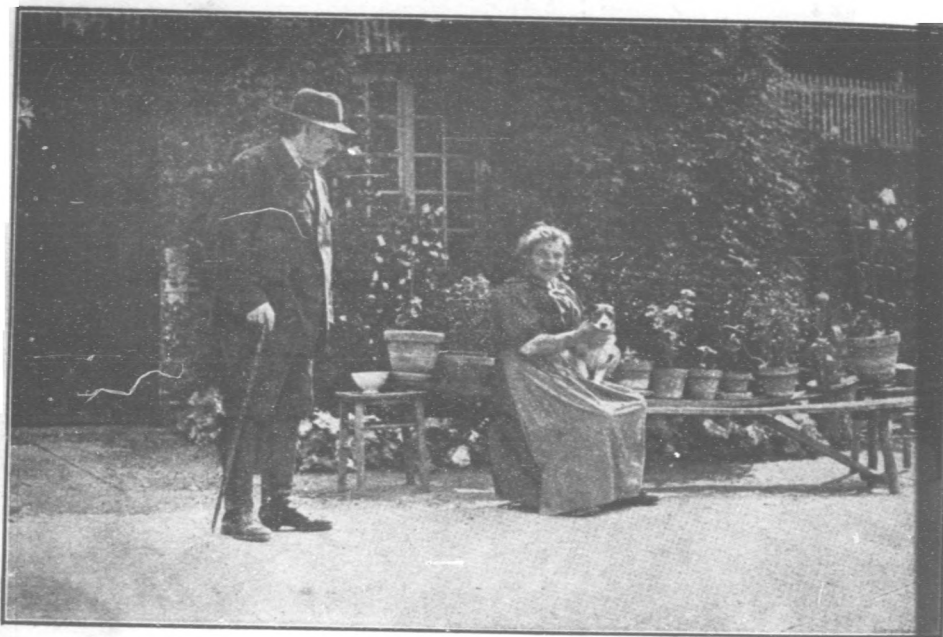
阿里白里安。



十二歲時的白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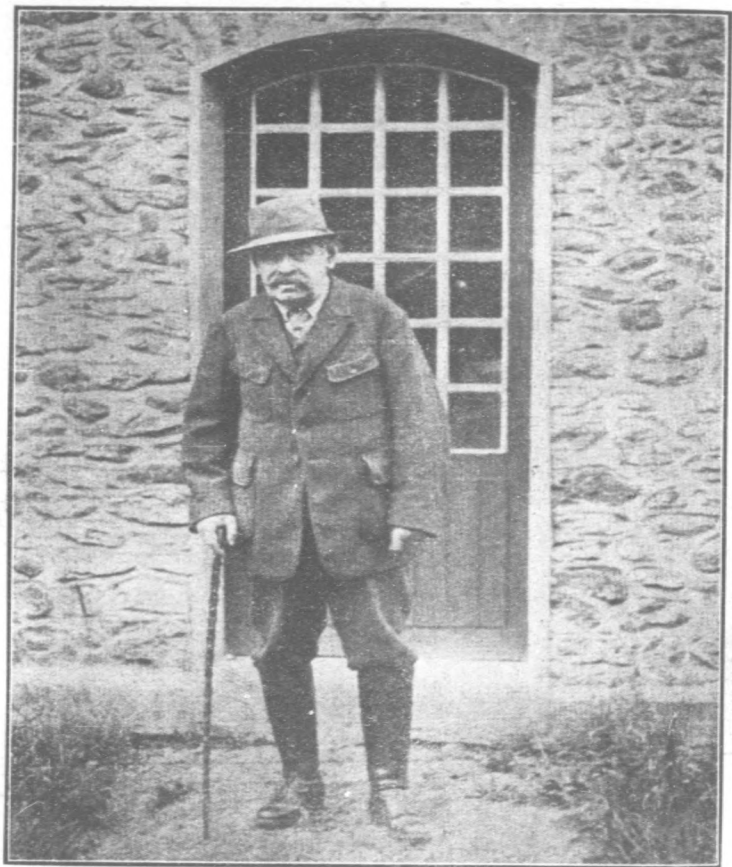
垂釣於塞因河畔的白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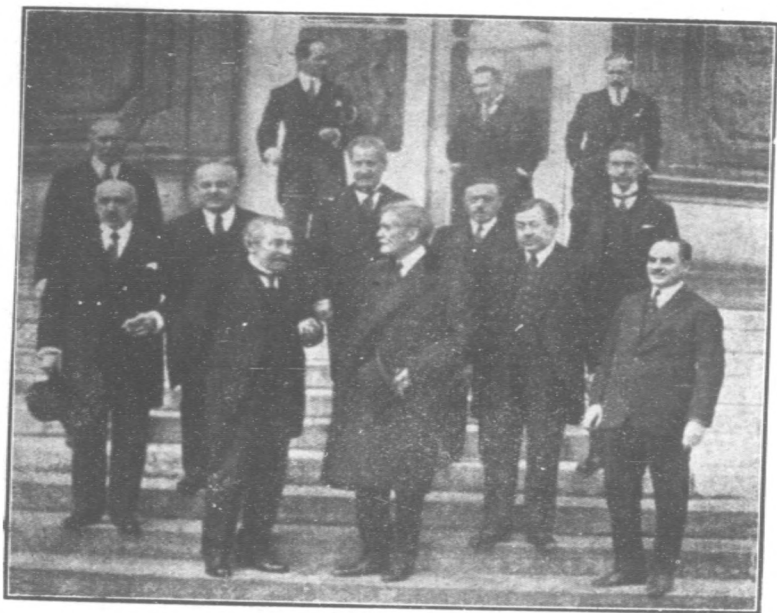
在腦曼地省柯士勒地方的白里安



公 餘 之 獵 伴



白里安在柯士勒之行裝



法美簽訂第一次條約週年紀念日  
白里安與赫里克及內閣全體人員合影





白里安在羅加諾城橄欖樹旁之攝影



白里安與德國外交總長斯特萊斯曼 Stresemann  
在里白飯店 Ritz Hotel 私人會晤留影。

## 第一編

一個領袖的真正的職務，遠和你們  
所感想的的不同；他的真正的職務，乃是  
以和平息爭為志願的一種組織的工作。

阿里司泰德白里安

克陸茲，一九〇三。

## 第一章 農人化的白里安

### 一個星期末日的旅行——會場裏的演說家

二十年以前，在由巴黎向東，穿過沿周種着白楊的平坦的沙潘尼 Champagne 大平原的那條路上，法國內閣副揆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Cabinet 兼司法總長阿里斯泰德白里安氏 Aristide Briand 站在一輛極陳舊的汽車旁邊。由他的態度看起來，倒好像一個戰敗以後修理機器的工兵。他這時正同我的父親，在從事消遣一個星期的末日。

世界上的事，再沒有比乘坐汽車作遠途旅行而中途汽車發生窒礙更爲倒楣的了。的確，由我們這次不幸的汽車旅行，使我感覺到這次的白里安，簡直和我前此所認識的白里安，完全不同了。我前此所認識的白里安，乃是一個猶豫不決而且極沉悶的人，——被職務上的酬酢的空氣所困頓；而且被國會的種種事務的虛禮繁文，舊貫積習所繫累。

我第一眼瞥見了這天的白里安，就不像以前的政治家模樣的白里安了。這天的白里安，不過像一個普通的平民。他將種種職務上的憂慮，和一切政治上的未雨綢繆，都擺脫到一邊。在這天他好像一個已經將書包扔在課室裏的學生，而得以和朋友們自由尋樂。當我們僅僅提議在放假那

天，作什麼消遣，而且使他負擔籌備的全責的時候，他便眉飛色舞，企望的心腸，在他的面部，完全表現出來。他思想又能遨遊於那幽美的叢林，和那可愛的平疇綠野，一似又恢復了他的青春時代。

當我們的汽車旅行，還沒有出發以前，白里安便吩咐他的秘書一些臨別的命令，就是：關於必須親自過目的公事，要等他回來再說；在我們旅行的這一天，不要逕自發出去。我們上了車以後，他便開始無拘無束的特別高興，而大談特談起來。他預備享受種種快樂，而且使他平日因為專心於職務而不得不擱在腦後的快樂，在這一次要重新盡量的發洩出來。

在我們開始出發以前，他和我們約定這次旅行，誰也不許談論政治。就是偶爾提到關繫國會的事情，也足以使他宣告我們破壞契約的罪名。他自己對於少數的政治家，雖也常愛緝些含而不露的笑話；但是在巴黎的時候，對於他們也都是很謹慎很莊重的；不過一旦離開巴黎，他們便成了他的揶揄資料了。其中有一個最有權勢而且常以「國家之柱石」自居的政治家，深以為一苟笑，一戲言，都可以致國家於不幸。對於這個政治家，白里安常漫不經意的說：

「倘若他少有所感於心，必定少有所樂」。

這或者就是他的惡作劇了：他常時嘲弄他的那些政敵；那些包藏禍心的政敵們，正在忍耐期

待他的下臺。他却聳了肩，嘲笑而輕視着他們，使他們無由得逞。他最怕的，是在他的所謂朋友之中，如果有些人要對他背叛。因為他必須依賴這些人的投票，才能獲得過半數的選舉票；但是他並不因此小事，而漸形消極。

『總而言之，他們都是些可憐的魔鬼』——他說，『一個政治家，如想在他的政敵的身上雪仇，並且不忘他的那些積存的縷細的仇恨，而想挺身而出，作出一種驚人的事業來，那末，若是徒費腦筋，鑽研在書籍裏，是無用的』。他說完笑了一笑。

這次旅行，最引人入勝的，要算是爲釣魚而遠征了。白里安自言對於這種娛樂，最感興趣。我們遨遊於塞因河 The seine 畔，倒給他一個從容休養其疲倦的寶貴的機會。這時恰巧是河中游魚正多的時候，我的父親便指給我們近旁的一個滿浮鯉魚的地方。於是白里安便開始奮起他的那孩子般的勇氣，靜心屏氣的垂起綸來；並且用種種的方法，希望他的釣鯉成功。他一壁笑着，一壁將這些鯉魚和其他的可憐的魚，比作吃了他特備的食餌而被捉獲的政治家。因此我的父親就警告他，說他自己破壞了以前不得談論政治的契約。

回來的時候，我們的車，開足馬力，兼程前進，希望在幾分鐘內，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不料正走在這條路的拐灣的地方，汽車突然發出來一種極驚人的聲音，汽油開始作唾液般的飛射。經

過了一度最後的爆炸，汽車的進行，便完全停止。司機人從他的坐位上跳將下來，曲躬俯首的在那沒有蓋的汽車前，考察爆炸的緣因。我們也被這種阻碍所驚慌，祇得走下車來，不由的向開車人提出些沒有結果的意見，畢竟還是無濟於事。然而白里安這時却仍然保持他那平常的極鎮靜的態度。並且說他在政治生活裏，不知受了多少教訓，種種的阻碍，也是數遇不鮮。就是政府也是飄搖無定的，而且常遇風浪，以致擱淺。

我們大家併力將這輛壞汽車，一直推到一個大門的旁邊。從這個大門往裏面看去，便是一個舊式的農場。一個女人抱了一個小孩子，旁邊還立着幾個大些的，牽着她的衣服，在驚訝的凝視着我們。由種種的情形看來，可以証明她必要在這兒多看我們一會兒的。纖細的白楊樹影，漸漸的放長了。這時雖然已經到了午飯的時候，然而距離我們的寓所，還有六哩路遠呢。

片刻，從這個農場裏面，走出來一個農夫。他的意思，大概是要看一看外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個農夫認識我的父親，因為我的父親，原是前任的海軍總長；並且爲這一帶的人們所深知。因此他便以法國鄉民的極懇切而和藹的態度，向我的父親致敬。他漫不經意的看了那廳大而不能轉動的汽車一眼，隨着向我們說道：

『我有一匹馬』，他帶了些須遲鈍的樣子說，『我可以將牠套在我的車上，……送你們回去

白里安聽見他的這種提議，不覺跳將起來。這出人意料的事：居然有乘坐鄉間的車子的機會，真令他喜歡的不知怎樣好了。他馬上跑到農夫的身旁說道：

『祇用一匹馬，你就準能達到你的預定的目的嗎？』

在這種極安逸的新環境之下，白里安便隨着他的這位新朋友，圍繞着天井，談些農作的情形；土地的價值；和田地耕種的種種新舊不同的方法。

『我不冤你，那個人真是一個懂得稼穡的』。歇了一會兒，這個農夫指着白里安，對我底父親這樣說。

不大功夫，我們的馬車拉出來了，是一個笨重的木頭車箱，架在四個高大的車輛上。那匹馬很健壯，而又馴順，好像充滿了可以載我們直抵我們的目的地之決心似的。這時農夫已經坐在御者的坐位上了。倘若方才我們彼此都一一的介紹過，那末，這個農夫，必已熟悉白里安的大名了。無如這時在農夫的心中，的確想不到方才和自己談話極為親近的那位先生，便是白里安。

在這種場合之下，這個農夫實在沒有方法能以知道這個偉人，便是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專心致志於勞工問題，而為勞工階級所擁護的惟一傑才。當他的少年時期，他用他的天才和雄辯



替勞工們組織工會。他對於農民和工廠裏的工人，是以同樣的關係看待的。在一八九二年他在馬賽的社會主義者的擴大會議 The Great Socialistic Congress at Marseilles, in September, 1892 的席上，替工人們要求在勞工方案裏，必須插入兩個實際的改良案：

第一，禁止佔用農具；並且禁用各種欠債的方法，購買糧食和牛馬。（如此或可使農夫得有度日之資，而使他們得以繼續的工作，然後方不致阻碍生產）。

第二，使貧小的農夫，有自由使用公共牧場之權，以便其牛馬之食草。並且提議在沿大路的旁邊，均種植果木；果木的看守，以及果木的出產，都歸各該鄉村的貧民們。

這以上兩項，都是白里安給予農業工人，以實際的迅速的利益之特殊方法。自然，一時全國的農人，對於白里安以改良勞工的生活爲己任的事實，都普遍的知道了。我們這位朋友——這個農夫——既是主持鄉村事務的一個首領，那末，他對於白里安此舉，自然是非常的欽佩而嘆賞。但是，他萬也想不到在他的這輛破馬車上，會遇到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

因此，當白里安在車裏將要落坐的時候，這個農夫便不客氣的阻攔他，並且還帶了斥責的語氣說道：

『請你讓這位總長（我的父親）和太太們先坐吧！』他大概是誤認白里安不過是我父親的部

裏的一個下級秘書之流吧了。當白里安並不以農夫不認識他爲可嘆，却還極端莊而謙遜的對農夫說，『我或者還許應往你的坐位旁邊去呢』的時候，我們差不多都要笑出聲來了。

『好吧，上來吧！』農夫比較客氣的回答了。

馬車顛簸着走動起來。幾分鐘以後，白里安便和他斜墜於口邊而永久不斷的雪茄，一齊跑到御者的旁邊坐了。稻草是遮蓋了他的雙足。

我們這時全都停住了話頭，來聽坐在我們前面的那兩位，談些什麼。最令白里安高興的，就是：這個農夫露示着極和悅的顏色，大聲演說似的和他談話。白里安對於農夫所說的話，逐條加以解釋，却沒有顧及他們的談話，已繼續了很長久的時間了。白里安專心的傾聽；並且不時的提出些問題，來打斷農夫的話頭。

在坐在後面的我們的眼裏，那前面的，簡直是一齣滑稽的趣劇，使我們實在忍不住要笑了。但在白里安，却不以此當作隨便的兒戲，也不是要扮演一齣話劇的腳色，而乃是希望從這個模範的農夫的口裏，得到些較爲滿意的地方問題。由此可証白里安處處都能使自己適應于種種不同的環境。以他的那特賦的天才，足以吸收民衆，而令人們都爲之傾倒。因爲他具有這種種的才能，方能使他在這樣長久而顯耀的地位上，措置裕如。原來就白里安的嗜好而言，再沒有比同一個平

民談天更爲快樂的了。

待了一會兒，白里安就對我們說道：『這種人實在是眞的專家。他們的見解，都是根據了他們的常識，而且他們的觀察，也都是從他們認爲疑難的問題中的切身知識得來的。他們常是明白的告訴我們進行事務應當採取的正當途徑。』

我們要知道白里安並沒有完全脫去他的農夫本色。就是當他一朝大富大貴了以後，他的聲音，仍然保持着那平民式的尖銳，而且含着浪漫放蕩的語調。他的言語，帶有法國人的別有趣味的風格。他的那曾受鍛鍊過的外交言語，並沒有將他的家鄉土語，完全改變。在他的談話中間，有些字還是拖了很長的腔兒，囁嚅而迂緩，的確，還是一個農夫的口吻。

他指着那剛收割不久所空下的褐色土地，向坐在旁邊的農夫問道：『你今年的收成好麼？』農夫點了點頭答道：『沙潘尼一帶地方，不產葡萄，你是知道的，我們只是富餘樹木和乾草。我們今年遭了一次可怕的洪水，你是知道的；因爲這一場大水，把什麼都沖掉了。』

『是的』白里安還是持着樂觀派的樣子回答他，『那末，對於田地有益處的，不也是水嗎？』白里安想隨便談一談關於他的出生地布勒塔尼 Brittany 的事情，遂繼續的說道：

『在我的家鄉，……』

『你的家鄉是那兒呀？』

『啊，離這兒遠着呢！』白里安說着，同時用手隨意的向西一指。

『那裏的麥子怎樣？』農夫問。

『噢，你是知道的，麥子是靠了天氣……日光……和雨水。』於是白里安就開始詳述在布勒塔尼的秋收的情形。他談些鄉間農夫的艱苦。他似乎知道農夫們終歲勤勞以博微資的苦痛，是如何的可憐。他後來又力陳農家在閒暇的時候，飼養鷄鴨的重要。

白里安在這個時候，簡直一變而為莊稼人了。無論從那一方面，也看不出他是一個政治領袖。換句話說，他的政治領袖的痕迹，差不多完全泯除。他坐在御者的坐位，農夫的身旁，問着問題；每當談到鄉村生活的痛苦，他總是表示同情的樣子，而不住的搖頭。對於認為旁他有關係的問題，並且各具見解，這真是使我們驚異不置的。

『我知道……我知道……那是不容易的……生活是不容易的。』……我們聽見他在喃喃的說。這時的農夫，并不像普通對待一個生人那樣的拘謹而歧異的態度，却好像對於一個對等的攀友一般，用了極親密的樣子答道：

『那是苦極了，……我們是知道的。……』

白里安高踞在那鄉間馬車的高座位上，他的兩臂垂在前面；他的聲浪，隨着他那身長而像農夫也似的語調，向後面一直送到我們的耳鼓。他和坐在身旁的那位朋友的一模一樣的態度，刻印在我們的腦海裏，永遠不會磨滅。自從這次以後，我當時遇見他。他對於學識的熱心，更爲親切；對於路人的意見的搜訪，希望更爲無厭。而且他的那特殊的和藹的面孔，已經變爲造成他的環境的原因之一了。——

當了這一次的御者以後，白里安對於白楊樹的栽種，得了不少的知識。白楊樹原佔市上木料生意的大宗；而且沙潘尼每年防禦洪水的汎濫，也非用白楊樹不可。

末了，我們到了家門，農夫將繩拉了幾下，就令馬站住了。在這個農夫的心裏想道：最好莫若再給這個朋友一次教訓。

『快起來，——跳下去，攙了太太們出來』，他很嚴厲的命令白里安。

「你說的是，一個人第一須要見好於太太們」。白里安極謹慎的這樣回答。

白里安被這個萍水相逢的朋友所沉醉，就隨着我們，很高興的樣子走進門內。在這時，對於一切政治生活的煩惱，憂慮，和劇烈的刺戟，確已拋在九霄之外了。他只戀戀於這次滿意的鄉村旅行所享受的快樂，隱姓埋名的，却比在官場中紛繁的酬應，舒服得多。他對於那懸着飄飄的旗

轍，而裝飾俗美的大客廳，接觸的機會太多了。對於這種環境，他只有畏懼。當他在小車站上，和那些地方司法官吏見面的時候，他們都穿着粗笨的一色的衣服。在白里安的心中，這時祇有一種感想，就是：被職務的壓迫無法，每年必須和地方司法官吏見面一次，使他在歡迎的羣衆當中，蜿蜒而行。他常戲仿那些華而不實的官僚們的舉動；並且摹仿他們的聲大而內容空洞近於誇張的演說。他對於這些事，都厭惡極了。他並且厭煩那些喧嘩叫囂的團體集會，因為在這種集會裏，常常無事就會發出極惡劣的聲調來。若是在會場裏，稍有紛爭的事，那種聲音，更不用提了。除此以外，他還惡恨那些製造虛偽的空氣去壓迫他的人們。他以為這種事，對於他並沒有什麼損害，結果不過使他們自己的固有地位的品格和威信，爲之監滅吧了。

白里安談起他的隻身旅行，乃是走遍一城又一城的去傳佈社會主義。這樣，用了很長久的時間。白里安帶着他的社會主義的真理，將法國所有的窮鄉僻邑都跑到了。就好像那背上背着包袱的小販，一村一村的叫賣一般。他從這種幼稚的旅行裏面，獲得了不少東西。尤其是在每天所發現的出乎意料或是不期而遇的事情，更有價值。在道旁的小飯肆裏，他和些村翁們，圍圍圍桌而坐，同食同息。他由此所受的教育，是在大學裏萬萬得不到的。他以為關於民衆的希望及其需要知識，一大半是由這種旅行的方法得來。

『照這樣遊歷十五天所得的知識，遠勝在國會十年』。白里安堅決的說，『我最引為憂憾的，就是我所遇見的人，對於政治學全然不懂。他們祇用他們的常識，便將許多次內閣都弄得分崩破碎了』。

白里安利用和我們遊玩的那天的餘時，一個人蹣跚的沿着河岸散步。我們都走了，祇騰下他一個人在河邊的便道上踱來踱去，沉默着凝思，有時停住脚步不走，兩眼却注意到一棵樹上。

那天的夜晚，白里安又換了一副面孔，表現在我們的眼簾。在這天晚上；有一個聚會，乃是各村的村正，會同討論一個關於地方公益的問題的會議。他們派了一個代表晉謁白里安，請他在這晚的集會，賜予出席。他被懇切的請求所強迫，無法祇得允許，並且答應作一個演說。

這個會議開幕以後，依照會議的次序，該是白里安演說了。一個很著名的村正，便向大眾說道：『現往我們請內閣副席兼司法總長白里安先生給我們演說』。當白里安剛站起來的時候，會場裏忽然聽到一聲極驚惶如氣窒似的呼叫；這個呼聲，便是從當天午後給我們當御者的那個農夫的口中所發出。因為他萬料不到這位白里安先生，便是當天午後和自己並坐在車前的同伴。他不覺驚訝的喊道：

『我如何能猜得到那就是白里安先生呀！他原來是一位如此和藹的人哪！——』

自然啊，所有的其他村正，都是莫明其妙。對於這個農夫，也只有譏笑和叱罵。但當這個農夫持槓在手，走近白里安的身旁，去致他的那拙笨的歉詞的時候，白里安却表示自己最歡喜和農人們接近；而尤其樂意的是在農人們的心理上，不感覺他是一個地位優越的人而特別加以奉承。……等等的話語，用來安慰這個謝罪的農夫。最後並且對這個農夫說道：

「老先生，何時倘若你被判決了十天的拘役罪，你可以找我來，我有權能使它變成三十小時。」



---

白  
里  
安

一四

## 第二章 白里安在布勒塔尼 Brittany 的少年時代

有志於航海事業——受教育與研究哲學——味倫 Jules Verne 的書  
中的主角——被社會主義所喚醒

第二天，天剛一亮，白里安就出來了，因為他最喜歡眺望清早水邊的風景。他穿一件襤褸而且已經過時的外套。他的皮靴太大了，而且不合式樣。他的那頂怪樣的小圓帽子，久已給了他的那些老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他安然逕上了我們的一隻老式的平底船。在有樹根和碎石的淺流裡，能划這樣堅硬的小船，是需要相當的能幹和經驗的。塞因河通過我們的舊公園處，水的漩渦和急湍，都令舵者難於駕駛。

白里安將這天整個的一個早晨，都消磨在曳網牽繩的垂釣消遣中。網和繩，都是頭一天預藏在草地裏的。幾小時的水上生涯不打緊，却因此引起白里安當多年以前在盧瓦爾，Loire，和他幼年擬赴海上旅行的種種舊夢。

他對我的父親說：『湯姆遜，談到你曾任的海軍總長，要是依我幼年的志趣，這個職位，我或者早就當上了。——或逕是一個很能幹的海軍人物。這事我想你一定是很願意知道的。當我的兒

童時代，我除去希望當一名水手而外，他事均非所好。啊，那種水上生涯是多麼有趣呀！……而且幽靜，……從來不會感到枯寂；……和大海作你死我活的遊戲 *Playing a life-and-death game with sea*。這風，這雨，都準備着和海戰鬥。……』

『但是』，我的父親打斷他的話頭，『在政黨裡，因為你的緣故，不也發生過許多次戰鬥嗎？』

白里安微笑着，仍繼續告訴我們，他在他的出生地盧瓦爾河邊的南德斯，*Nantes* 和在他的長成地海邊的聖那匝爾，*Saint Nazaire* 之童年生活。

白里安出生在一個寒微之家，他當童年時代，已經瞭解了『貧窮』的意義。對於平民抵抗富人的防守勢的戰爭，他無不立即響應。

他受他的一個叔父的感動，特別深刻；所以關於他的這個叔父的事情，他記憶的也特別清楚。他的叔父原是盧瓦爾河的一個舵工，他具有絕大的勢力，操縱了白里安的童年時代。便是由於這個叔父的命令，白里安才跟隨着他，一同在船上工作。他並且將航海的種種把戲，都教授給白里安。例如：如何能預知天氣；如何去管理帆篷等等。但是白里安的家屬，對於這種職業是很不高興的。他們對於他的備受痛苦的航海生涯，都極端反對。

『是的，我是極願意去當水手，但是我的父母，……他們都十分反對。』

當他重述他的母親，力持異議的時候，他的臉上，堆下一種兒童化的微笑。他說：『她老人  
家自然是痛恨這種意見的；但是在當時，航行的機會，我却一次也沒有失掉過。……』

白里安是一個布勒塔尼人 Breton。所有形成他的幼年時代的各種勢力，在他的身上，都遺  
留下不少的痕迹；……與大風狂戰，和足以養成致思習慣的幾小時之孤寂生活，給了他一種衆水  
手所同具的沉思靜慮的嗜好。

『但是』，他繼續的說，『使我終於未當水手的責任，也應當由我的這位作舵工的叔父負擔  
。』

白里安好像極其悲戚的樣子，勉強告訴我們在布勒塔尼時，一齣永遠不會忘掉的悲劇。但是  
在那個地方的老百姓當中，現在依舊可以找到許多水手和漁夫，他們對於大海，仍然十分親信，  
而不願由此會聽到可怖的死鐘之聲。

『有一天他們用一塊跳板將我的叔父搭回家裡，他業經掩死了。……我這時還能平心靜氣的  
看着他。……等到他們已經將我的叙父的屍身，展開了以後，我的兩眼，便癡視在他的殘水猶滴  
的兩隻大皮靴上，不能去而他顧。……這樣沉重的大長皮靴，我可以料到牠們是充滿了水，而將

死者拖至水底。……』

睡倒在地板上的拖死的叔父，對於年輕的白里安，不管是一個不能磨滅的舊夢之影。

末了他說道：『因此我的父母，對於我想當水手的話，自然更不願意聽了。』從此以後，我便打斷了這個念頭，——而且常常懊悔。從此以後，祇要我常見一個船離港，我沒有不希望我能安然在船上的。……我說的是真的大船。……在極危險的航途中，能够行駛至於兩年三年的航船。……』

如此說來，想為水手的迷夢，無異為政治事業的一種學徒時期。航海家和政治家的同理比例，analogy 本來是常常被人所引用的。以白里安的情影而論，我們可以找出一個極完全的例子作代表：在他的童年時代的迷夢裏，練習辨別川流，學習航行；在暴風雨的時候，去掌理帆船；並且設法抵禦那風雨的猛烈襲擊；在極危險的一刹那間，出之以敏捷的，有效的救護舉動；——這個方法，那個方法，在他的暴風雨般的政治生命裏，所有的方法，他都用過了。

白里安惻然回憶他的幼年時代的舊塵，烟捲的殘灰，不住的從他的口角邊墜落下來。他時常深深的畏懼貧窮的空氣，和布勒塔尼的漁夫們的居處之逼近肩膝的禍災。白里安談到他意外所受而且甚為僥幸的教育，很相信這便是他的幸福；而且他的樂觀主義 Optimism，也因此而起。他

的第一步好運，就是遇着一位教授，名叫甄泰。Gent 在白里安的談話中間，對於甄泰總稱之曰：『爸爸甄泰』，以表示尊敬。

他說：『我跟着我的良善的老爸爸甄泰，真得了不少益處。我深深的感謝他能使我讀到古典派的文學。他實在是一位偉大的學者，他至少應當得到一個極重要的位置，……一個大學校的主任教授。但是因為他的家裡，有好幾位嬌弱的女公子，是需要吸收海濱的空氣的，於是他祇得住在那聖那匝爾；這樣一來，到便宜了我了。』

甄泰先生，確認白里安是一個特別聰明，而具有夙慧的少年。

白里安微笑道：『爸爸甄泰，固然是一位偏心的，但却不是一個小心眼兒的人。因為他是一個神經過敏的人，所以他常感覺這種脾氣是不能久留不改的，他具有毅然改善這種脾氣的狂熱。我常常跟著他，對於他所嗜愛的，和他所厭惡的事情，也受了一部分影響。當我是他的惟一的弟子的時候，有一次他借我在河邊沙灘上，作長時間的散步。在此地我們有一度極深切的討論，他相信用這種直接的方法教授最好。我那時特別注意，傾耳以聽，無論任何問題，一經他討論，都弄得生氣勃勃。所有在我們散步中間，所討論的東西，都能使他鼓舞振奮。流水也似的問題和答題，出自他口，我都整個的吸收了。這些都不是正式的課程。他常常用我的智力，和我的理想，

去判斷問題。而總重複的說道：『容我們對於記憶力，——過去的智識和事物，——的本身，自己加以注意吧』。

這一次在散步時的談話，不過是偶爾提及的，却被爸爸甄秦整個的，差不多一點也沒有變更，都引入他的關於希臘人和羅馬人之史的研究，那兩篇極長而且極富刺戟性的論文裏面去了。因此在這個年輕的門人的心中，便蓬勃的充滿了這簡短談話式的古典故事。爸爸甄秦常常整節的背誦希臘詩人荷馬 Homer 的伊利亞特 Iliad，和奧德賽 Odyssey，兩種敘事詩。當他站在海邊的時侯，他便想像當初那些英雄們的戰爭，和托羅伊城 Troy 的被焚而然燒。

『「等你長大了以後」，他說，「你可以往地中海邊上的馬賽 Marseilles 地方，那裏是我們的文明的策源地。當那口岸上的勞工們，彼此侮慢彼此恐嚇的時候，你可以仔細去聽一聽，結果你一定會得到一個惟一的概念，就是：他們談話的口吻，大有荷馬 Homer 所描寫的希臘英雄的氣概』。

『「看啊，聽啊，」他一定要指着天海的交界線，繼續的說，對於那種幻景要去沉思，——對於那海的永久不停止的動，要去了解。聽啊，那水聲的澎湃，……沒有別的聲音，能將牠壓倒。……聽啊，那世界無終無極的激動。……看啊，那沙上濤浪之怒鳴。我的孩子！那個涵義是不

可測的，……祇有觀察。……」』

白里安對於他的這位老師，保持着有一種極深刻極愛戀的情感。他常說他所以得到研究古典文學的嗜好，完全是由於這位老師爸爸甄泰介紹給他許多法國的大作家。初不料因此，會使小白里安，成了近代的一位大演說家。因為研究藍辛 Racine（法之戲曲家 17 世紀 1639—1699）和十七、十八兩世紀的古典文學的嗜好，開始驚醒了白里安，這也不能不感謝甄泰先生。白里安既然感覺法國的話言柔順，簡單，而且直截以後，他對於福祿達爾 Voltaire（法之著作家 1694—1778）的諷刺的天才，和盧梭 Rousseau（法之空想家）的荒誕的理想，全被他宣洩無遺，而立即成爲他所愛好的了。

白里安毫不爲難的，便給了爸爸甄泰一種充分的信任：他在南德斯，一定能得到學生的津貼 Scholarship。有了這項津貼，他才能繼續讀書。不久他便成了本班的翹楚。在第一學年終了的時候，因爲他的演說特別出衆，所以他又得了一個最榮耀的獎號，『法國的演說家』 Discours Francais。在這個期間，他希望利用每天課外的時間去研究哲學，而使其哲學試驗，能以完全及格。由爸爸甄泰所種下的子粒，至是才開始結果。

在使青年的白里安受影響最深的人的當中，最屬卓越可言的，要算是糾里司味倫 Jules Verne



了。味倫是『八十日周遊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的創作者。（法小說家1828—1905）白里安離開聖那匝爾的家庭，往南德斯入學校的時候，味倫差不多是他的一個極仁慈的保護人。這一件事在本書中，實在好像一段稗史。當我拿這件事問白里安的時候，他極鄭重而詳細的答道：

『不，不是完全這樣的。味倫實在是我的一個朋友的保護人。當他們在星期日出外散步的時候，他常是善意的邀我伴他們同去。我的那位朋友，原是一個可勒歐爾人。*Creole*（產於法領或西領之美洲之歐人）他家裡在馬丁尼哥 *Maartinique*，種着有一處大的蔗田。他常常回家，所以味倫有時祇同我一個人出門。他令我最為失望的一件事，就是他對於所著的書內容，簡直不談。』

『他家庭的情形，我記得特別清楚。他的家裏非常鄙陋而平凡。……他的『奇怪之旅途』，*Marvellous Voyages* 和『珍貴之探險』，*Glorious adventures* 兩個故事，就是在這裏寫成的。他的屋子非常簡單，而且狹小如舟。我彷彿還記得在牆上，懸著許多黑板；在黑板上寫了許多公式。所有他所創造的這些圖形，和代數式的方程式，以後一定要重見於他的那奇怪之成功的書籍上。你要知道：味倫的確是專在科學和數學的精深正確處用工夫。所有他的計算，沒有不正確的以後這些

東西，都一一証實了。現在令我們驚嘆的，就是當初他在黑板上所寫的東西，目下都已變成真理。……他是一個善良而和藹，且富於魄力中等社會人士。你是看過他的照像的：他的那仁慈的樣子，……豐澤的鬚髯。……他曉得應當去作何種事體，用什麼方法，纔能使兒童們個個滿意。人們都以為他是一個空想家，……他却斷定在他的黑板上的那些圖式，決不是扯謊。……他真是一位有魄力的人。……』

白里安和當時的其餘的兒童一樣，也酷嗜『八十日周遊世界』和『海底兩萬哩』(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兩部書。讀者試想：在當時的白里安，能和這位創造新世界的人物，有直接談話的機會；同時的一般青年，還有不妬嫉他的嗎？況且味倫的種種秘密，只有白里安可以知道，並且可以逕直到他家裡去看着他工作，去注意他的理想中的船舶，如何製造；用這種船舶，可以在海底航行，環繞在海底的叢穢林草之上，和住在海洋深處的那些奇怪的大魚接觸。在他的理想中，還要發明較飛鳥尤高而且快的飛翔機器。其他如無線電報，無線電影，留聲機等等，在二十世紀以前，很早的時期，便都實現了。以外還有許多預言，他都會參預過；所有這些預言，未終其身全都實現了。

如此說來，味倫自然給白里安一種極深刻的印象。但是有一樁令人極可驚訝的事，就是他對

於當時不知名的白里安，能够預言其將來如何，而以後白里安的事業，和他所預言的絲毫不錯。

白里安說到這裏，臉上帶了一種兒童式的驕滿之色。『你們知道味倫曾經寫過我當書中的主角的一本書嗎？噫，那本書並不是他的最著名的一本書，……這本書的結構太壞了；……這本書的名子叫作『兩年的假期。』Two Years Holiday。書的內容，大概是說些澳大利亞的青年學生的特殊冒險的故事，就是當他們一次乘輕舟而旅行的時候，不幸遭遇暴風雨，他們的舟，被暴風雨破壞了，他們祇得停在一个荒涼的海島上。在這個青年的團體當中，有一個法籍學生，因為他的理想特別高超，資質特別聰穎，并且因為他將一个好搗亂的英籍青年勸服，他既有這種貢獻，所以便成了他們團體中的領袖。這個英籍青年，便是味倫在這本書中，當作這個法籍青年白里安，Briant（不用『d』而用『i』的仇敵的那一個人。

他將 Briant 一字的拼音弄錯，我們是可以原諒他的，因為在當時寫這個字的時候，白里安還沒有像現在這樣著名。但當這位小說家開始描寫這本書中主人翁的時候，在他的腦筋中，常常印映着在星期日常和自己一同散步的那個學生，這是定而不可移的。

他將書裏這位青年的主人翁的性情，描寫的簡直和白里安一樣：『不是一個固執不化的書癡，而是一個極靈敏活潑的青年。』他常常注意他自己在那一羣人當中的地位如何，他總希望用自

己的特別優異的同化力和記憶力；去佔據這一個團體中的第一把交椅。但是這個地位，原本是他的仇敵寶尼封的。（Doniphan 就是那個英籍青年。）於是，他便和寶尼封開始他們的爭奪戰。因此使他用盡了他的外交手腕，以應付這個艱難的環境。白里安 Briant 是一個胆大志堅，敏捷於應付的令人歡喜的善良青年。（不像寶尼封那樣傲慢。）——外表上或者稍欠修整。——總而言之，是十分的法蘭西化。——對於這一點，是與那個英籍同伴，完全不同的。但是絕不能因為這小小的一個缺點，便阻礙了白里安 Briant 之控制那個英籍青年。

這個小說家，并且常常用他的那管生花的妙筆，將寶尼封和白里安 Briant 兩個不同的勢力，同時對立着描寫。這個英國少年，是特別的倨傲，而且剛愎自用，所以常常碰到硬的釘子。至於白里安，Briant 則完全是一個極喜歡和平的人。所以在原書裏，當敘到他們兩個人在一處的時候，相形之下，作者總是用揶揄的筆墨，極力描寫寶尼封。

「寶尼封是一個秀美而聰慧的翩翩少年，而且極為好學。他是不願居在任何人之下的。因為他的那種貴族化的驕傲態度，便得了一個，寶尼封公爵（Lord Doniphan）的徽號。因為他的目空一切的性情，使他起了統治一切的欲望。于是在他們兩人中間，便發生一種各不相下的心理，而使他們總立在互相衝突的地位。但因白里安 Briant 的機警，而且善于服人，所以他的勢力便

一天大似一天，因此使寶尼封更爲憤怒了。結果引起這個青年同伴，——Brent——希望制定全世界的法律的熱心。據在味倫的這篇小說裡的這個青年的主角所回答的話看來，實在不愧爲今日的一個大政治家，我們是不能否認的。

「我雖不想編纂對於任何個人的法律，但是我也決不容任何人編纂危及他人的利益的法律。」

味倫在那時，就發見了這個孩子將來能够作到領袖，能够負起組織的責任，有這種種的貢獻，這真是令人啞啞不置的。雖然那時的白里安，還是一個孩子，而且是生在一個守舊講禮貌的家庭的環境之下，成天和工人們在一起。那些工人們在過他們的日常生活的普通過程中，有許多困難要一一克服。然而白里安已經見這些被逼而從事于手工業的人們的境遇，是如何的可怕；對於他們的權利，是如何的難以得到公平的判斷，和正當的防衛。

兒童們對於「公道」是特別重視的。他常常看見他家鄉裏的那些工人們的困苦的實在情形，而想要革命。他不久，就感覺出來，要想矯正這種情形的惟一方法，便是推翻現在社會的形式，而另外建立新的組織。

談到在從前革命正在勝利的時候的意見，白里安微笑着說道：

「我從前原是一個小流氓，……什麼事都想幹。……我天生有一種好搗亂的脾氣，這種脾氣在那時還未曾冷淡下去。」

因此令人想起克萊孟梭 Clemenceau 的一句名言：

『據我想一個人若是在二十歲以前，還不是一個革命家，他以後決不會再有什麼作爲的了。』

---

白  
里  
安

二  
八

### 第三章 在巴黎學法律時代

海突巴德斯 Hndropathes 俱樂部——孟巴拿斯術 Montparnasse——

孟瑪特鎮 Montmartre ——魯俄 Victor Hugo

白里安自從誓不再作當水手的迷夢，並且對於他的周圍的工人們，被迫而鬥爭，反抗政府，以打倒他們的慘苦的環境，感覺一種敏銳的認識以後，於是掉轉頭來去學法律。

巴黎對於他，大概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不但是他，就是所有的法國學生，沒有不以巴黎爲他們惟一的錦繡前程的。當他的學法律的主意，正在萌芽，而且希望能到一個政治和文化都極活躍的中心點的時候，巴黎似乎便是他的未來的一個戰場。隨便誰都可以去巴黎讀書，他的年紀太輕，還沒有個人名譽的念頭；但是他却希望漸漸的增長他的智能，對於事事物物要留心觀察。他大概也知道在巴黎必定有許多可觀之物，和可讀之書。

白里安雖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可是在他所聽見的關於巴黎拉丁教育區The Latin Quarter的故事裏，將巴黎的政治和美術，描寫的極爲燦爛火熾，真令人魂銷心醉。巴黎既有這種魔力，當然足以將他渴望赴巴黎的心靈爲之然燒了。一個人無論怎樣愛戀他的家庭，但是沒有不把巴黎當



作安樂窩的。

白里安的確是抱有熱烈革命思想的青年中的一個表率。他深切的感覺那過去人們的罪惡和錯誤；他們的缺點，是缺乏熱心和經驗。所以他想把他們當作前車之鑒。熱心和經驗，都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生在今日的青年，就應當隨時盡他們的能力，以重建今日的世界，使成爲理想中的合理世界，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爲假設青年們不自行担負改良人類的責任，那末這種重大的責任，將待誰來負荷呢？自然不能恃賴那些老奸巨猾的人，因爲他們已經洞悉這種改造世界的企圖之無效了。

那時白里安常常自言自語的道：『我的確是一個急性兒。』hot-headed。

於是白里安便來到巴黎。不幸的是長安居大不易，處處非有錢不可。他的家庭，原是個開小旅館的，每月就連少數的金錢，都不易湊集，以維持他學習法律，開發思想，和創造新生命的欲望。但是他的目標，業已決定；他的意志，更爲堅決，試問只因每月缺少五六元錢，是否便能將這方狂熱於尋覓出路，富於冒險性的青年，爲之趨起不前呢？一個青年人隨便對於某一種事，總喜如顛如狂的輕舉妄動，祇有勇氣，除此以外，不知道還需要些什麼準備。隨便因爲一種原因，便準備犧牲自己；至於到底是否值得，有無代價，則不去過問。白里安的感覺，非常懇切；他祇感覺懇切，還談不到愛戀。當他知道什麼是錯誤的事以前，他便準備去作一個改良者。在他沒有

得到實力以前，就希望建設。

以他的年齡，聰明，和希望獲得工作的迫切，一枝之棲，是很容易找到的。不久，他便得着一個工作的機會，就是：在夜裏替一個律師抄寫文章。此外很有富餘的時間讀書，研究政治，研究社會上各種不公平的情形，和資本主義者如何實行壓迫等等。這都是他以前的種種幻夢，現在都開始研究了。當他還沒有拿這個事當作他個人的主張以前，他便獲得全世界對於他的同情。

爲得少許的金錢，以應他的生活的必要起見，他只得夜夜去抄錄那案頭上難以數計的連篇累牘的訴狀，訟書，置產公告書，訴費請求書，辯護書等等。白里安現在雖然被迫無法，要去幹寫字的生涯，但他始終厭惡這種機械式的謄寫工作。他非常信賴他的記憶力，他能於倉卒之間，即席完成他的最重要的演說。

『噯，我當書記所費的時間，真不知要有多少！在那時壓在我筆下的大捲的紙張，也不知要有多少！在那個律師的滿覆灰塵的書夾子裡，如果叫從前編輯書籍整理稿件的人找來，集在一處，那經我親手錄寫的東西，更不知道有多少頁。就是現在我的這些稿件，如果不令皮塞倫 Gilbert Peysson 寫，的確，我也可以一一親手去寫，就如同將從前的那些文件，叫我現在去寫一樣』。他說這話的時候，很愉快的笑了一笑。

皮塞倫是白里安的最久而且最親密的朋友之一，白里安情願將自己職務上的一切勞累的瑣事，如論文材料之編輯，事實材料之分類，一古腦兒都交給他去辦。他是一個極富忍耐性的人，所以和白里安最為親暱。

白里安在巴黎開始學習法律，度巴黎拉丁區的極端興奮激厲的生活。自從十二世紀以來，法國研究學術的中心，在一般學生的心目中，始終以拉丁教育區為首屈一指。那裏的大街，咖啡館，和飯館，差不多都變成學生的所有物了。自從一二〇一年，羅伯爾沙爾邦 Robert Sorbon 卡伯林 Chaplain，和神父聖路易 Confessor of Saint Louis，在這裡創立專門研究神學的沙爾邦諾神學館 Sorbonne 以來，拉丁教育區便變成了法國青年們的運動場 Play-ground。而且為他們渴望知識生活的一個中心點。因此不但法國的青年，希望來到這裏讀書，就是全世界的人，也有同樣的感想。

在外國人的心目中，拉丁教育區依舊保持當年那種輝煌的地位。伯賀姆，La Bohème（歐洲中部小國，一五四五年曾為獨立國，現已歸為奧國疆土）的穆熱爾，Murger，（著作家生於巴黎 1822—1861）對於拉丁教育區曾經描寫如下：他們依舊能仿照當初的那些長髮的學生，穿着燈

籠式的長腳褲，和維狄索式 Windsor 的帶子，寬邊的裙子。男女學生，把臂攬腕的，彼此散着步。以前的流風餘韻，舊痕佚事，至今猶有存者。的確，在這些舊痕佚事當中，有些還存留在那男女學生常去的波爾密矢 Bou'nich 和孟巴納斯 Montparnasse 兩條街上。在這兩條街上的咖啡館的小桌子上，戀愛的活劇，層出不窮；青年們社交的迷夢和幻影，也絕不困難的便在這裏映演了。

拉丁區同時也是法國勤苦學生的統治地。他們在這裏都非常用功，遊戲的時間很少。沿着拉丁區的一條街，就是孟巴納斯，便是常說的各派美術家的集中地。他們常常放浪形骸，消費他們的清曉時光在那林立街市的小咖啡館和小酒館的平臺上。他們在這裡的時光，或者比較他們致力於美術的研究所費的時間還要多。

拉丁教育區的學生，雖然在校內感覺着很困苦，對於功課有時感覺不滿意，可是在他自己的鄉里，還可稱為智識生活的一個代表呢。學生們大都喜歡干涉政治，對於文學問題和社會問題，也都要發表意見。一百年以前，舊古典主義派的學生和新浪漫主義派的學生，互相軋轢，開始發生激戰；這種激戰差不多影響了全世界。

穆塞 Alfred Musset, (1810—1857 法詩人) 拉馬丁 Lamartine (1790—1869, 法蘭西文士

兼政治家，一八三四年爲國會議員，退職後專事文學，著述頗多。）委尼 Alfred de Vigny（法文人，1799—1865）露俄 Victor Hugo（法詩人及小說家 1802—1885）（以上皆爲新浪漫派分子，以拉馬丁爲之首）等黨徒，擊攻他們的仇敵，非常劇烈。他們經過極長時間的交換意見以後，便帶了他們的兵器，從酒館，咖啡館和街上，一直走近第一戲院，對於古典派的大本營，拉丁區的極秀美的花園，大肆其狂呼和攻擊，作極嚴厲巨大的擾亂舉動。拉丁區的學生們，這時也都準備了，不過暫且不動；倘若他們的領袖因而受傷，他們便馬上出去應戰。等到這次戰爭過去以後，他們便命令他們文學團體的人們，去看護傷者。但是在文壇上，如果發生新的問題，他們還是繼續的論討和公告。假如這時發現了一個新的社會領導者，他們當然也照樣宣布。因爲他們原不以文學爲他們的惟一嗜好。主張革新的學生們，在他們的談話裏面，很激烈的主張推翻現政府，對於將來的人要求新的權利，對於所有關涉文學美術科學及政治的事體，也喜歡辯論。

在這被智識階級的戰鬥所包圍的空氣中，白里安適從布勒塔尼來到巴黎。他是由拉丁區一個最著名的團體海突巴德斯 Hydropathes 介紹而進入學校的。由這個團體，使他認識了許多有志的青年，而且彼此發生極密切的友誼。這些青年的名譽，現在漸漸顯揚起來，有的已儼然作了文學

研究社的社員。在這個團體裏，還有幾個人現已成爲全國的聞人了。但是這幾個人的年齡比較大些，有時不和這些活潑潑的青年常在一起。

『Hydropathes』這個字，雖然含些國際的意義，但是在字典上却從來找不到這個字。至於這個字的來源，則由來已久：許多年以前，在諾里塞大散步場 Champs Elysee 的一個大戲院裡，開了一個音樂會，有一群學生參加這個音樂會。他們對於匈牙利的一種海突巴森旋風舞，Hydropathen Maltz 最爲欣賞。當中有一個名叫郭杜 Gondeau 的青年，便向存場的人們，一個一個的請教『Hydropathi』這一個字的意義。當時大概沒有一個人能以回答的。因爲郭杜問這個難題的時候，用的乃是他的家鄉土語，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夠聽得懂。等到郭杜被選爲拉丁區一個俱樂部的會長以後，這個團體便以 Hydropathé 這個名子漸漸著聞於時。

這個俱樂部，最後又請白里安加入爲他們的社友之一。讀者試想：青年們如在得遇着下述的聞人們的地方，消費他們夜裏的光陰，例如：法國最著名的小說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以前最擅長交際的史學家保羅蒲爾格，Paul Bourget (1852-1923) 文學研究社的會員伯賀姆詩人李加寶 Jean Liche pin，黑斯曼 I. K. Huysmans，(1848-1907) 他將文學看成禮拜堂的遮蓋物，詩人撒曼 Albert Samain，弓果爾文學社 Academy Goncourt 的首領之一的盧森德斯加

夫，Lucien Descaves，在名垂不朽的息拉諾得卑格拉克，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法滑稽文作家，喜決鬥）以後的科克郎，Coquelin（法國喜劇作家）和著名的女優薩白納，Sarah Bernhardt 等等人物，在他們的熱狂中，應當作什麼感想呢？當如何消費他們的時光呢？再者試問一個被全體同學都極端愛戀的薩白納的魔力所吸引的青年，令人如何救藥他呢？我知道其中有一個青年，曾將一只表賣掉，得了錢在戲院最高的那一層廂買了座位，去看薩白納第十次表演愛納尼四幕劇 Ernani。當海都巴德斯的會員，非正式集會的時候，薩白納必要用她的珠喉，為他們高聲朗唱。白里安對於薩白納也特別愛慕，一直等到他晚年置身權要，天天委懷於各種政治問題的討論，然而他對於薩白納，還是念念不忘。

當時有一個著名的論評家曾寫道：

『海都巴德斯，是所有大作家和美術家的萌芽之所。他是令我們得認識這些爛漫的青年的惟一機會。在這些青年當中，必有許多人能够一朝破壁飛去的。』

這個團體的週會，是在拉丁區的一個咖啡館舉行。這個咖啡館的名子，非常奇怪，叫作『未來咖啡館』。The Café of the Future。他們除了對於關係文學，政治，和經濟種種事情，作熱烈的辯論以外，便是隨意談笑，歌唱，詼諧，可以說沒有人故意自高身分，以圖避免，這種嘲諷

的。因爲在巴黎，無論對於任何人，任何物，沒有不是帶着揶揄和嘲弄的態度的。

白里安在這裏得以聽到那些詩人吟哦他們的近作，并且可以聽到對於當日所提出的問題的極精彩的辯論。這種生活，是極有生趣的。想他不過是布勒塔尼的一個小平民，居然能和巴黎的所謂名流在一處討論，在一處飲食，有時還和他們辯駁一個論題；他的卓見，使他們都帖然折服。

總之，他之所以能如此的，就因爲他能拳拳服膺於爸爸甄泰的教訓，——用心去聽，用心去觀察！

久之，白里安漸漸信任他自己的權能了。敏銳的感覺，和機警靈動的才智，都足對他的環境，予以鼓勵。

白里安居住在巴黎；除得海都巴德斯的讚揚以外，其他的一般人也是同樣的讚美頌揚。有些軟聞舊事，他還是樂於談述。例如他從前和希臘舊教長黨俄，Victor Hugo 邂逅途中的一件事，就是他最喜談的。

那時像白里安這樣的青年，看露俄不啻上帝。露俄的著作，最受人們的欽佩；至於他本人所以能被當時的青年們尊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乃是因爲他一次曾經爲堅持反抗王國所主張的政治問題，而被放逐。於是他的聲價，便立刻增長起來。



鷺俄原是一個極隨便絕對沒有習氣的人。他例於每天早晨，一定的時刻出門，坐一輛固定的遲緩的公共四輪馬車，到參議院裏去。御者對於這個異乎群衆的旅客，自然是非常的敬慕，所以就專爲這個偉大的學者預備一個特別坐位；這個坐位，他人是絕對不許坐的。

有一天白里安上了這輛四輪馬車。在這輛四輪馬車上，他原來不知道有爲鷺俄特設的坐位。他看見一個空坐，便坐下了。坐下去以後，他覺着這個坐位，非常舒服。那時御者方忙於向乘客索取車費，對於白里安這種有瀆神聖的舉動，并未注意。等到鷺俄上了這輛車以後，看見自己的坐位，業已被旁人佔據了，就非常錯愕。他的那張像奧林比亞神 Olympian 也似的臉孔，本是容易令人熟識的，車裏的人，大概都認識地。等到白里安始起頭來，看到到底是誰站在他的面前的時候，纔知道是偉大的鷺俄，連忙很恭敬的默然立起，對這位詩人致了敬禮；並且匆匆的說了幾句沒有倫次的客氣話，便將這個坐位讓開了。

以白里安這種少年的熱誠，對於鷺俄自然是非常傾倒。而鷺俄對於這個夙昧平生的少年的人格和談吐，也馬上非常的注意。白里安由這次邂逅鷺俄所要領略的知識之希望愈大，感覺時間的過去愈快。御者又平白的打斷他們兩人的話頭，自己却和鷺俄談將起來。御者原是鷺俄的朋友，他所談的話，當然可以增加興趣，而使鷺俄不能不繼續的回答；況且御者的話，都是迎合鷺俄的

心理說的。……白里安則不能這樣。……

可惜這個盛大的愉快的海突巴德斯俱樂部，並沒有繼續了多久，內部便發生了裂痕。就是在那些年輕的文學家當中，彼此發生了意見。一般滑稽作者，Humorists 分頭組織黨羽，開始在城中大肆活躍。他們對於拉丁區，都厭倦了。在孟瑪特，Montmartre（巴黎附近之鄉鎮）地方的酒館舞場，和以後傳遍巴黎的歌曲，他們都非常的喜悅。吟詠歌曲，差不多是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巴黎整個的歷史，可以由當時的歌曲裏，完全表現出來。如路易十四的皇后安頓尼，Marie Antoinette 之下獄，也曾咏在歌曲裡面。現在政治的故事，也可以由孟瑪特的歌曲裡描寫出來。

這些滑稽作者的集團，一個一個的由河之左岸移至河之右岸，——攀援而登孟瑪特的層巒，就住在這裡了。並且設立了一個酒館，叫作『黑貓』Chat-noir。這個酒館，立刻便出了名。白里安對於這事，大概甚受刺戟。他始終自詡為『黑貓』的創始者。我們很喜歡聽他講述當他在孟瑪特的時候，和那些直至今日還甚受讚美街揚的歌曲作家，為私人朋友的種種故事，都非常悅耳。

最奇怪的，是：白里安在少年時期，雖然常和一般文學家來往，並且對於他們也非常揄揚羨

慕；但他始終沒有染上抒寫文章的癖好。他好像躲避得連一點都沒有被任何文學的勢力所損害似的。他從來沒有嚐過見他人著作而技癢的痛苦。他對於著作，的確是非常畏懼。他以爲演說的藝術，和抒寫的藝術，二者有絕對的連續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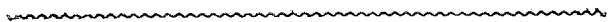
我曾經聽見白里安說過：『演說術不祇爲文學的一小部分。所謂演說的要旨，就是要使一件事能立刻得有結果，……以便使人信服，……而沒有像作文章那種咬文嚼字，三察四審的繁苦。況且演說是完全憑着一個人和羣衆的直接談話，是不止精神方面的動作而已，身體上的動作，也須顧到，如言語的聲浪，動作的態度等是。』

他對於已經不喜歡的的理想，既經放棄以後，對於這種理想的感覺，便很輕微而藐視。他對於文學便是這樣。他常說：

『啊，那不過止是文學而已！……』

在『未來咖啡店』的極熱鬧的週會席上，他們雖然對於白里安予以不少鼓勵，但是在他的生命史上，這事并不是十分富有興趣的。他仍然繼續研究法律。他對於社會主義者或是工黨分子，在巴黎城角的集會，每次必定參加，從來沒有缺過席。他從這裏吸收了不少的新思想；這種思想，對於他的一生，影響非常之大。在這裏他能聽到那憤激如熱火一般的演說，而使他的熱誠，不由

的馬上昇至沸點。他感覺所有這些社會主義者所籌劃的方法，都可馬上將社會的病態治好。對於工人們，他既感覺有應當絕對公平待遇的必要，于是在他的心中，便生了一種急切的渴望，想專心致力於改良社會種種的弊病。他看工人們好像是他的一個大家族，而處處有恃賴他的幫助的必要。他自己的熱心和堅決的意志所督促，決定回到家鄉以後，必當作鄉人中的一個改良者，——也可以說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一個使徒。



白  
里  
安

四  
二

## 第四章 當新聞記者時代

作主筆——作印刷人——作謄寫人——第一次接受法律案件

巴黎實在是令白里安眩迷而留戀的地方；但此地雖好，終非家鄉。他的家鄉，乃是在聖那匝爾 Saint nazaire。等到他學成法律並且得了學位以後，他就決定返回他那安靜的家鄉。他描寫家鄉的風景，多少帶些詩味：

『沿着這盧瓦爾河 the River Loire 散佈着細微而繁華的城郭。從那德斯 Nantes 到聖那匝爾，有法國的村落：古樸而冗忙，賞心而足樂。內中有一小城，一樣的外觀，一樣的忙迫。如練的盧瓦爾河，貫鎖了諸城；這些城共同努力，幫助了法國的民族生活。

『古式的大街散下了陰險之影。沿着長河的兩岸，和風景如繪的徑途，直到聖那匝爾，恍如一線穿領。布勒塔尼的叢花發出來的幽香；夾雜着都拉尼 Touraine 的玫瑰；安居 Avignon 的紫藤：相共馥郁而芬芳』。

白里安以為在他的家鄉裏，必可將他的絕大的能力試驗一下。他想在他的生長地聖那匝爾，建築事業的基礎。在那時他的志願，不過想在本地方當一個名律師吧了。但是以後，他更進

一步，想要專心致力於沸騰胸中的新理想。他於是對於社會黨在巴黎的領袖的工作，大表同情，而決定致全力於勞工的組織。自從他和社會黨接近而飽聞黨中領袖的激烈言論以後，他的思想，便已結晶了。

當白里安回到家鄉的時候，對於那些從環繞聖那匝爾的大工廠的工人們裡面所選出的領袖，非常傾倒。白里安天和他們見面，想要將他們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澈底了解。於是他便成爲他的朋友了。雖然因爲經濟的關係，使他不得不執行律師的業務；可是在訟事紛紜的聖那匝爾城裡，託律師訴訟的非常之多，他若是想增加他的收入，當然不成問題。然而他却從來不肯犧牲時間，向事主們兜攬生意。由此可知當白里安的少年時期，他的真正志趣之所寄了。他準備替那些蒙受不公平待遇的任何個人或團體辯護；尤其是對於工人。至於報酬，他認爲是無關緊要的。當那些日子，他差不多整個在替勞工們宣傳，奮鬥。終其一身，他誓爲同一案由而待遇不同的人們辯護。在他的政治演說裡，和他最近在國會的演說裏，可以知道他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懇求實現勞工的組織。

白里安發軔伊始的聖那匝爾，原是一個最不適宜播種這種超邁而新穎的思想的地方。但這并不是因爲選擇地方的謬誤，乃是因白里安原就出生在這裏。換句話說，這裏就是白里安所隸屬的

家鄉。的確，那時的布勒塔尼，實在是想播種社會主義的種子的一塊下田。布勒塔尼緊緊的保守它的遺傳主義。在這裏每兩條街市所交叉的十字路口，都豎立着古式的耶穌被磔架之像，好像是代表教堂權威的一個標幟。當年的宗教碑銘，依然存在。這裏和威狄 Vendee，都是皇室憑以攻擊共和思想的最後武器。爲避免遭革命的危險起見，這裡的僑民，都離開法國，飄海他去。布勒塔尼人生而具有守舊的遺傳性，對於過去的一切，總是戀戀不捨地緊相依附着。不但關於宗教的事體，受教會的勢力，緊緊的束縛；就是關係政治問題，也是如此。無論對於何種變更的事，他們都看作是極堪狐疑，極堪驚訝的。

在這種對於任何新的思想，都表示敵視的地方，白里安尙擬從事傳佈他那組織勞工團體的思想，而且想對於合法的罷工權，有一個實際的認識。那如一盤散沙般的勞工勢力，因受彼此互相猜疑和敵對的行爲的影響，始終保持軟弱無力的局面，而大有聯合之必要。這種提議，雖遭劇烈的反對，但在白里安的心中，則以爲這種阻礙，並不是不能戰勝的。

他認爲第一個重要的工作，是要尋覓一個媒介物，藉使他所發表的思想，能以引起公共輿論的同情。在聖那匝爾是沒有能自由發表意見的新聞紙。如想創辦一個報紙，必須要一筆巨款；這筆巨款，白里安自己既沒有，就是和他表同情的朋友們當中，也沒有一個能夠擔負的。於是遂不



得不找一個後臺老板。

但是資本家，尤其是在布勒塔尼的資本家，絕難使他們出錢辦報。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以為辦報一定是為解放勞工，保護罷工工人的；而這兩種人，又都是被他們看作危險的革命分子。在守舊的布勒塔尼人的心裏，也認為這事是一種禍水，大家應當拚命去反對。

雖然環境如此惡劣，可是白里安和他的同志，仍然盡力進行這個計劃。經過幾個月的口頭宣傳和個人的分頭接洽，小額的款項，便從本地的友人們和工人們的身上募集到手了。他們各人所捐助的數目，是由二角至一圓不等。最後募捐的結果，資本達到了約合現在一百圓的數目。用這筆款項，便創辦了一個週報：『西方民主政治。』La Democratie de l'ouest，這個報紙的根基，深埋于此時；直至今日，它的生命，依然存在。

僅有這小小的一筆款子，白里安和他的同志，祇得成天自己坐在編輯室裏，并且兼充管理印刷的助手。為經濟起見，也可以說是為事實所要求，白里安一身兼任主筆，著作者，印刷工人和排字匠等幾種職務。在好幾個化名之下，他兼撰社評，政治論壇，和新聞；以至于和主筆的通訊，都是自己去寫。這樣一來，他便沒有多少精力再去印刷報紙了。但是為廣遍宣傳起見，他又鼓着勇氣去學打字。

因爲白里安努力不懈的結果，不久，他的週報，便大受羣衆的歡迎。于是他又鼓勇將它一變而爲日報。但是感覺唯一缺乏的，就是沒有能够出版日報的印刷機。購置新機器，是絕對沒有這項巨款。如此說來，一似他出版日報的計劃，必致無期限的延長了。但可巧這時白里安忽然得了一個特殊的幸運，就是他期而看見一個破產的印書人，要將他在巴黎的印刷機出讓的廣告。第二天白里安便匆匆來到巴黎，尋着了那個印書人，用約合現在四十元的代價，買到這架印刷機。

這架可愛的印刷機，終于歸他所有了。但是不幸他在來時將拆卸機器，裝相機器，和運回舉那匪爾等等的零星費用，都忘記帶來。經過一個長時間和仔細的攷慮以後，他決定自己負擔拆卸，和重整的工作。他於是便將這架印刷機都拆卸下來，繪了詳細的圖解；有了這個圖解，便能使他認識每一個零件對於整個機器的關係了。每一個螺旋釘，都有它一定的部位；每一個部位，在他的圖解上，都一一註明。

於是乎他便先回到舉那匪爾，等候這架機器的運來。他癡狂的畏懼，恐怕有些小的零件，忘記註明，以致不能完成原來的機器。

等到這架機器運到以後，白里安便按照在巴黎所畫的圖解，開始作這種遲緩，繁雜，從未學過的重整機器的工作。結果他居然能將大堆的橫杆和圓柱體的零件，都一一放在原來的部位。當

第一版的新日報從這架機器裏搖將出來的時候，白里安自以這事便是他平生最堪紀念的成功之一。

現在終於有一個發表新思想的日報存在，同時，白里安也有了一個藉能運用他的勢力的媒介。一天一天的過去，他漸能使他所栽植的思想，深入讀者的心田。週報是決不能永續工人們的熱忱的，一星期才見一次，時間上的距離太遠，這其間工人們的熱度，一定會冷了下去；但是日報則不然！……

因為『西方民主政治』的社論，內容有時過於激烈，所以召了不少仇敵。在聖那匪爾有一個著名的保守黨人，一次讀到一篇專門攻擊他的社論，他便以毀壞名譽罪，控告這個報館於法院。報館方面，自然也要請一位担任辯護的律師。律師原是白里安的副業，為盡他對於這個報紙的責任起見，他又當了這個報紙的辯護人。

在那時，他雖然還沒有得到出席地方法院的允許，但在這次，他却得到法庭的特別允許替他自己所創辦的報紙辯護。這樁案件，除了是白里安第一次出庭以外，并想不到有什麼可以感到特別興趣的。然而，不然，從這樁案件裡面，足以窺知白里安的不可臆測的策略，和以戰術來運用他的手腕的天才：這第一種便是代表他的超羣的本領；第二種便是他在國會中常常特以獲得勝利

的方法。

在聖那匹爾，普通的審判程序，是：先令被告提出辯護書，然後始及原告；繼之以兩造的辯論。依被告的習慣，是：先將全案在他的第一次的辯護書中陳明，並且提出答辯的証據，以冀駁倒原告所能發現的種種質問之點。原告對於被告的公開的答辯書，祇有暫時聽受，同時自己計劃對於對方所提出之問題的抗辯書。

在這個案件裡，對抗白里安的律師，名叫艾塞黑姆，M. Van Iseghem 當白里安尚未執行律師業務以前，在本地要算他執律師的牛耳。在這個案件裡，無人不希望他的失敗。開庭以後，白里安就走近審判官的座位，依照慣例，將大眾所盼企的被告的長而且詳之辯護書呈獻出來。白里安並不將原來的幾行起訴狀高聲朗誦，却一屁股便坐在長凳上了。莊嚴的艾塞黑姆，這時不覺氣得將雙腳跳將起來。這種行為，完全是一種侮辱人的表示。白里安便質問他這種行為的意義。因為這種行為是與執行律師業務大，相違反的。他的驚訝和昏憤，使他自己承認在這種不能表示一己意見的情形之下，無法辯護。以後艾塞黑姆發行了一部法律註解，其中將白里安以後所用的最有價值的辯護方法，援引了不少。他常說：

「當我的這位年輕的敵手出席辯論的時候，我真不知道他是巧妙呢，還是純樸？但是從我執

行律師業務這許多年來，我充任原告的代理人，而由我首先將案件放棄，移交給別人，我不能不承認這還是第一次呢！我已經被人家以妙計戰勝了。」

白里安既已得着他的敵手的計劃已被擾亂的利益；益以由他的智能，口才，機巧所表現出來的種種長處，這時都集中在他的辯論上面，這樣他便得了勝訴。這是他在法律上獲得勝利的第一次。

除此以外，當白里安的少年時期，在法庭裏還有一件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次一個新聞記者，已被判決毀人名譽的罪狀了，這個新聞記者，在審判席上，對於原告的律師非常憤惡，於是便發表了一篇關於這個律師的文字。在他的意思不過認為這是很滑稽的一件事吧了。他寫道：

『讀者諸君，可知道律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嗎？律師好像是一個獸子，在下午的時候，穿了一件婦女的外衣，就如同在星期日的狂歡節 Carnival（耶教大齋前之狂歡星期）裡一樣』

他又將陷他於繯絏之中的那個人，寫了一段同樣令人發噁的文字。他並且說這個律師一定是一個極醜陋而為婦女們所訕笑的一個人。

恍如火上加油一般，這個律師又將他控告了。他於是便去拜訪白里安，請求白里安替他辯護。

當時白里安方編撰他的新聞紙和政治論文，非常忙碌。對於這位朋友的懇求，並未十分注意。這事據他看起來，好像不甚要緊似的。就是以後，他也未曾專心作答辯的準備。等到他進了法庭，他才發現他行將抗辯的對手方，乃是當時最著名的大律師李昂賈克意。M. Jaquier of Lyon。因為他的天才優越，所以人都稱他爲大賈克意。Great Jaquier。因此白里安心裏非常駭怕，而且懊悔。他環視當時的情形，顯然是對於他大爲不利。尤其是當他看見那些專爲聆聽大賈克意的辯論而紛至沓來的聽衆，他的心中，更爲惴惴不安。

這時他忽然心生一計。原來依照一種慣例，法院的看守人，對於由他城來的律師，應當租給一件禮服的。白里安於是便找到了這個法院的看守人，問他可否租給一件禮服。這個看守人當然盡力找了一件最好，差不多全新的拿給了他；但白里安並不希望要這樣的。

『不要這樣的』。他說，『一個社會主義的律師，是從來不能穿這樣精美的外衣的；揀一件最舊的給我吧。就是破碎成了一條一條的，也不要緊。我要一件誰都不愛要的』。

那個看守人認爲白里安的這樣意見，未免太滑稽了。便說他另有一件最舊的，但是太舊了，實在不能拿給白里安看。白里安非要不可。這樣，一件完全破舊的外衣，終於到了白里安的手裏。他大致看了看：鈕扣有些是不見了；有些是用一條線懸掛着垂將下來。他得了看守人的允許，

將它們都扯斷了，又將套鈕扣的孔口撕大。

當他進了法庭，他不由地發生了一種特殊的感覺，祇得開始辯護。他開口便說：

『我第一先要替我的事主道歉。我的事主說他的原告醜陋，這完全是他錯了，我決不相信他的原告是一個十分醜陋的人。並且到底什麼叫作醜陋？醜陋和美麗，原是互有關係的。一個人倘使被愛斯基摩人 Eskimos 認為是很美的，若在法國，不一定可以以美貌取勝。這似乎沒有犯罪之正當理由。因為一個人因談論那個律師而被嚴重的定罪，以及那個律師對他的抗辯，都不過為這「醜陋」二字吧了！』

他又繼續他的雅馴而談諧的言詞，說他實在不能了解何以這個人這樣易怒。無論何人都可以隨便說白里安是所有人群中的最醜陋的一個，他沒有不肯肯的。

『或者』，他繼續的說，眼睛看在他的破外衣上。『我的外套不是很精美的；倘若這件外衣被人叫作婦人的衣服，那末，我一定要說它必為一個極窮苦的婦人的衣服，收藏的極不好的衣服。』他並且用極滑稽的口吻，開始描述這件沒有鈕扣而且污穢，破孔累累的舊外衣。

聽眾不覺笑將起來，而大聲說：道不用再說了。這明明都是對白里安說的。審判官和一般聽眾，到了這時，都不能保持他們適才的嚴肅態度。其中祇有一個人沒有笑，這個人便是大賈克意

。他並不是怕笑，乃是正在躊躇如何答復被告的這段辯護詞。他完全知道這種滑稽的行爲實行以後，他無論再說什麼，都是等於無用的。

一如在前幾年，白里安勝訴那些較嚴重的案件一樣，這次他又勝訴了。這件舊外衣，在律師裏面，而今猶傳爲美談。

雖然由於類似上述的各種機會，使白里安得交了許多朋友；但因他對於幫助勞工的各種事情所持的根本態度，却也引出不少的仇敵。他作事之富於勇氣，和實行他的主張時的機智，惹起許多地方的熱烈反對。但是對於他當律師的才能，和他的警策的辯才，却沒有一個人能夠反對。大家都說他是一個含有危險性的人。在布勒塔尼的保守黨，對於一個反對他們的思想的人，是不能寬容的。在他們傳統的堡寨裏面，也決不許一個人胆敢堅持平民的權利，以攻擊資本主義的任意統治。

這樣說來，凡是他們認爲是革命的青年禍首，自然必須設法將他驅逐出境，然後本地方才能免去革命的舉動，這是彰彰明甚，毋庸贅言的了。但是想把這件事辦到成功，不是很易容的。白里安的正直，是無可非議；他的仇敵們也得承認他在執行律師的業務上，從來沒有置重過金錢。他所以替人辯護的根本原因，純粹出於他的惟一的真正的志趣。委託他出庭的，普通都是些工人，或是



受不公平待遇的不幸的被壓迫者。自這些人的身上，他祇能希望獲得些須的報酬，或竟沒有報酬。但是，這劇烈的仇嫉，似乎已蕃衍至於這小小的縣城之狹窄的街上來了。白里安對於這種攻擊，自己身當其衝，自負抵抗之責，而想將他們根本打倒。因為這些保守黨的論調，徒使社會的樞柱為之不穩，好久以前，就應當把他們推翻的。

若想驅逐一個人，最有效的方法，莫若開始組織一個耳語隊，以便設法破壞這個人的名譽。倘若這種耳語，一傳十十傳百的傳起來，便成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十分可怕的呼聲了。鄉裏人就是最擅『宣傳藝術』的專家。

像白里安那樣的活動，那樣的專心致志，他猶且不知道將來的命運究竟如何；他祇願扶助在聖那匪爾的工人們利益，狂熱的活動着，却沒有注意所有他的行動，已在人家的秘密的偵探之中。

他在進行他的主張中間，對於發現於他周圍的那些敵人們的種種陰謀，一點也不發怒；而且很容易的便把它們忘掉。

他們為他設下了陷阱：有一次白里安和一個年輕的娘姑約好，在某天赴聖那匪爾的郊外，一同消遣一個下午，他們的好謀的基礎，便隱伏在這一箇簡單的約會上。他的仇敵們的精密的偵探

---

工夫，能將白里安的一舉一動，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一天白里安突被一個警士所逮捕，而嚴肅的命令他將他的非禮行爲，一一從實供出來。這事發生以後，震動了全布勒塔尼街市的人們，都在紛紛議論。當時當場目擊的人，準備出庭作証。這個案件送到法庭以後，白里安便被判決有罪。

判決以後，白里安就決定往最高法院上訴；并且要求保釋。還沒有等到他赴巴黎最高法院去上訴，這個消息便被本地方的奸黨所洞悉，而另外又策劃出許多陷害他的陰謀。結果這個事實，便這樣成立，而這個全案，同時也由法院裏公布出來。

---

白  
里  
·  
安

五  
六

## 第五章 社會主義的一員

罷工的領導人——合法的革命者——令聞漸著

『西方之民主政治』的勢力，在聖那匝爾開始膨脹起來。不久，那些工人們，就發現了有一個人，能無所畏忌的替他們說話。尤其是當罷工的時候，這個報紙，更能出死力替工人們張目。當這個時期，白里安不特寫了許多令人折服而慷慨激昂的文章；並且常常用他的富於鼓舞性的演說，去維持那工人隊裏的蓬蓬勃勃的生氣。對於這種工作，他的朋友皮陸泰爾 Pelloutier 的確幫了不少忙。

白里安當律師的名氣，開始普遍於本地。他所辦的新聞紙的地位，也漸漸的重要起來，而成爲他所以受民衆歡迎的最大幫助。因爲他最歡喜研究勞工問題，結果纔使他得有這樣卓越的地位。他的朋友們，尤其是皮陸泰爾，開始慫恿他努力於前途的發展，和事業的擴大。

在一八八八年，他得工黨的幫助，被選爲聖那匝爾城市會議的議員，這是他第一次在政治上得有地位。他在這次的選舉運動中所獲得的議員一席，就是前幾年法國的一個大政治家，由此選赴國會的瓦狄克盧梭 Waldeck Rausseau 所會當選充任過的。

談到他的這一段生命史的時候，白里安不承認當那時候個人有任何攫取政治地位的野心。

『不，……我並沒有計劃去幹這個，……這完全是被我的環境的事實所造成。……因為有這種環境，才決定叫我這樣幹；……才引起我的好勝之心。……』

但是白里安的朋友們，並不以白里安在地方上得了勝利，便算於意已足；他們更妄想獲得那能繼任二十六年的城市會議的議員的地位。他們希望白里安，能夠充任聖那而爾州的工人出席國會的代表。同時又有許多人，反對他出席，說他年紀太輕。但是皮陸泰爾對於這種反對，却毫不理會；況且俟他那樣躁急的性情，如何能夠稍事因循延緩呢？爲迅速使白里安取得本屆的候選地位起見，他於是就對民衆懇切的演說，而且替白里安鼓吹道：

『就令白里安的仇敵們，承認他現在不過是附近的大律師之一，他的確是年輕嗎？就令他年輕，那又有什麼關係？年輕也罷，上了年紀也罷，自要他具備必要的才能，除此以外，還何所需求呢？他的確是具有充當我們的代表的資格的惟一人才。』

當選舉的時期到來；他在工黨裏面的朋友，在皮陸泰爾指揮之下的，便將票數集中了他。他們投了三千張白里安的票。這個票數，在事實上，比較足使白里安能夠當選的票數，還不到二分一；但是就這一次的選舉，白里安所得的票數而言，足徵他在本地的勢力，已經漸漸的膨脹起

來了。

從一起首，白里安就承認自己的年紀太輕，恐怕不易獲勝。但是由於這次選舉競爭的激烈以後，以他的那種能指揮民衆的演說的勢力，更使他的雄心勃勃，躍躍欲試。總而言之，由於這次早年的小政爭，使他得着一種教訓：知道應當將他的政策，作出一個大綱；并且應當將他的意見整個的宣布出來。

進一步，他并且曉然了如何應付，抵抗外來的襲擊；如何防避，并且克勝他的敵人；用恐嚇的方法，使他們軟化，或是用些甘言密語去奉承他們。他在許多的聚會裏演說，的確得了不少的經驗，使他洞然如何能使他的演說動人聽聞；如何能使他的演說的聲音，含有吸引力。

他對於第一次的政治失敗，毫不氣餒，馬上又重新恢復他的實際工作——組織工人協會。他和皮陸泰爾分頭進行的宣傳工作，又復開始。自從白里安這次失敗以來，皮陸泰爾總是鬱鬱不歡。

好像不能分開的朋友一樣，在法國工會主義運動的發達史裡，他倆的名字，總是連綴在一起，一前一後。在他倆的少年的狂想裡，對於他們能夠得到最後勝利的理想，決沒有一點懷疑。他們認爲除使工人得有完全的自由以外，再沒有能够令人滿意的事。因此他們祇得去當政治奴隸，

以便奮鬥。『法國的勞工，須重新有一種完善的組織，』這種理想的胚胎，便開始形成於白里安的心中。

『無論什麼事，凡是用暴力的，都難期進步。』他常堅決的這樣說。

他所認為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對於工人們的權利的內容，應當有一種改善。他確知一個國家所以常有繼續不斷的變亂情形的緣故，都是因為各大工業日日發生的那些單獨的罷工之結果所致。——罷工乃是工人們要使公共勢力對於他們的要求，加以重視的惟一方法。——罷工的結果，常常變成流血的慘劇，而使敢於背叛以攻擊資本主義的統治的工人們，受種種的損害。像絕無關係的各個人一樣，他們是沒有幫助的。所以應當組織嚴密的工人團體，不但使有討論法律之權，並且還須使有改善和變更法律之權，然後才能算是自由的勞工。

白里安認為一個總罷工，並不一定便是一種武力革命的舉動。凡是真心想使國家蒙受福利而且手無寸鐵的人們，在他們的手中，可以用總罷工當作他們的武器。因為免除叛亂和暴動，而使他們走上社會主義者之途徑的所有夢幻，渴望，使他確信除了武力革命以外，尚可實行其他實際的罷工方法，初不必非用擾亂秩序的武力革命不可。這便是白里安終身所由的一個徑途。對於他，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最大的空想家。——他的目的，總想設法令人民「均其所有，」一如那不能實

現的烏托邦 Utopia —— 在當時他專心致志而且視爲惟一的急務的，便是想立即實現所謂『組織的迷夢。』

在法律上，明定對於罷工之權，并不拒絕。因此白里安便開始進行他的計劃的第一步，就是組織法國的工會。

白里安談到他的少年時期的生活，常說：『我在那時不管是宣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的一個旅行推銷員。』

一八九二年九月，在馬賽 Marseilles 召集了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就是社會主義者的聯席會議第十次全國大會。在這次大會裏，所有法國的工會主義者的大同盟，以及各種合作團體，均行參加。這次大會，實在是白里安一生的一個大樞紐。

在這次會議裏，對於此後指導法國的勞工的政策問題，都一一決定。這次會議，所有世界上的大勞工領袖都趕來參加。白里安這次得以出席，乃是因爲他被選爲聖那匝爾的十一個商業協會的代表，並且是本地五金行工人的特別代表。這實在是他第一次得以發表他的總罷工的意見的一個好機會。



這一次不比在布勒塔尼的會議裏：白里安祇要能够運用他的一個地方的權力便算罷了。在這一次的會議裡，國際上的聞人，和歷練多年富有經驗的人們，都來到馬賽。除了社會主義者的領袖中的最大權威者，同時也是主張極端革命思想的人物，糾里司蓋斯德 Jules Guesdes 以外，還有許多聞人，如：馬克思的女婿保羅拉法哥，Paul La Fargue, Son-in-Law of Karl Marx 德國的林比克耐特，Liebknecht, 和比國的安塞爾，Anseele 等等。

在這一群人裏面，白里安以一個還不到三十歲的人，而且在以前像這樣重要的會議，也從來沒有出過席，這次當然不爲人所注意。他一個人坐在一個黑暗的屋角邊，靜聽別人講話，同時也在等待他的發言機會的到來。

開幕詞致罷，便輪到這個會議的實際工作，——討論所有各種工業的總罷工問題。勞工階級對於總罷工問題，討論不止一年了。當白里安初次在聖那匝爾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法國其他各地的勞工領袖，也群起加以注意。在以前的會議裏所討論的，都置重於提高勞工階級的待遇，並且討論以總罷工，爲全國勞工階級抵制資本家侵略的武器，是否可能。在這次馬賽會議席上，又將這個總罷工問題提出，作最後一次的討論。

白里安這次被指派爲專門委員，並且被指定須將所以贊成總罷工的理由，貢獻於這次的會議

。但是蓋斯德對於白里安的和平論調，却不贊同。

由下述的辯論裏看來，雙方的意見，顯然大不相同：一方面有些急進派，主張採取迅速的，果決的革命舉動；其他一方面是些和緩派，贊成白里安的主張。

於是白里安對於這個問題，便開始發表他的意見如下：

『我們要想一想：資本主義者的那種錯誤的組織，最令人可驚的，是統治階級用以攻擊勞工的方法，竟使勞工經過這半世紀的奮鬥，始終未曾獲得任何自由。在資方和勞工的利益中間，是一種絕大的衝突。貌似自由的法律，實際上對於這種衝突，仍然不能壓倒。除非勞工們全體一致興起，擁護這和平問題，其他一切，向有勢力的人，為種種的要求，一律是無效的。……』

對於工人們，攻擊他們的仇敵們所採用的方法，途徑，加以寬泛的，迅速的說明以後；末了，白里安又說：『當必要的時候到來，第一必須作的事情，就是整個的停止生產。——總而言之，在總罷工期內，應當儘量利用由總罷工所獲得的各種機會和利益』。

當白里安開始致詞的時候，聽眾還未大注意。過一會兒，漸漸引起他們的驚訝。不久又由驚訝變為熱誠了。白里安的這種卓越的才能，無異給勞工階級，新添了一枝生力軍。聽眾們以前對於聲大而興奮的演說，雖然也曾聽慣；但是從來沒有感覺過十分動人。這次聽了白里安的演說，

真的被他的和平而溫善的態度，深深的感動了。他的那帶有回聲而音節克諧的聲調；合於邏輯的思想，使他完成了這一次勇敢的演說。從這一次，白里安個人的勝利，便算成功；而且成爲這次會議的一個中心人物。

主張積極革命論的蓋斯德，對於這次的會議，非常的不滿。他感覺這個富有天才的後生小子，居然能有這樣大的號召力，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啊！因此他對於白里安，便開始攻擊。在百戰不撓的蓋斯德的心目中，以爲無論何事，凡是缺乏革命思想的，均歸無用。主張消極罷工的工人們，對於他似乎很反對。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當然不肯就此棄甲曳兵，退避三舍，不聲不響的便算作到了自己的計劃的一部分。於是他便大聲喊道：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反叛而作亂的政黨。在我們的團體裏面，每一個城市，既然有了許多同志，足有舉事的可能，那末，我們就應當像革命家一樣，用革命的方法，達到我們的目的。……』

白里安聽了這話，立刻就站將起來，對他的意見，加以駁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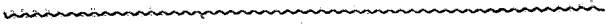
『在今天的會議席上，誰還敢大胆的主張武力革命，這真是想恢復前一世紀，充滿了野蠻和流血的慘劇的一種幼稚而昏慣的思想。時至今日，若想用武力作亂，定歸失敗無疑。在我們今日

城市裏的直而且寬的大街，就是使這種思想不能實現的障礙物。巷戰，那還是另一時代的事呢！

談到社會黨，白里安說：若是按黨員的數量來計算，牠的勢力，可謂尚未穩固，這實在是一樁可憐的事實。他認為另外尋求新的方法，以期本黨的勢力日益雄厚的時機，現已到來。

『法律已經將自由罷工之權，賦與工人，——現在容我們首先將工人們組織起來，而以合法的方法，爭取一個總罷工』。

那天白里安得到一個驚人的成功。對於蓋斯德和他的朋友們的反對，痛加駁斥。在那天的會議裏，第一件表決的事，就是依照白里安的思想，將總罷工案通過。他的聲名，更形穩固。所有的報紙，都非常的恭維他。他無論何時在講台上演說的時候，總是心平氣和，泰然自若的。他的口才，一天比一天的動人。全國人對於他的理想，都在紛紛討論。他不啻是勞工階級的一種新希望的代表。從在馬賽的社會主義者的大會議裏面，立刻產生一個新的政治領袖。



白  
里  
安

六  
六

## 第六章 初登巴黎的政治舞臺

與無政府主義者相遇——政治論文著者——在巴黎租賃寓所

自從馬賽會議以後，白里安便開始享有全國的榮譽。他所主張的總罷工，風行全國。因為白里安這一次的辯論，四面八方又引起了不少黨徒和政敵們的仇視。蓋斯德和所有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左翼領袖，對於這個主張調和論者——主張納於法律之內的社會主義者，都持反對的態度。他們不久就承認在他們的階級裏的新樹一幟的派別中，一定有些有本領的人在統率着。這些有本領的人，或竟像一個細鑽，太銳利了。社會黨裏面的左翼中的強硬分子，對於白里安的辯才，仍然不大相信；而且說他的演說，好比那海上女妖的歌曲，凡是拜倒在她裙下的，沒有不被她所誘惑毀害。

在另一方面，和平派的人們，本身也滿懷着畏懼之心。他們認為白里安是非常的危險，因為他贊成創出一種勢力；用這種勢力，足以反抗資本主義而有效。就用「總罷工」這幾個字，就足以使資本主義者聞之氣餒而喪胆。但是社會主義者中的急進派，和平派，對於白里安這樣有政治價值的人，仍然不能公然反對。所有他的理論，都是經過審慎討論過的。一般人都看白里安是將

來必有作爲的一個人。

馬賽會議閉幕以後，白里安在聖那而爾的工會和工人團體的發起人的職務，便爾終止。白里安隨又在社會黨的領袖中，獲得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從此以後，他的前途，便充滿了政治上的可能性。他的命運，開始轉向巴黎。

不久，他又得着一個運用和進行他的主張的機會。就是有些朋友來信請求他去巴黎，因此他就決定赴巴黎一行。但是需要他這樣懇切的朋友，到底是些什麼人呢？原來他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團體。因為在他們的團體裡，有一個同志一次在一個投炸彈的場所，被人誤認是叛黨的一名共犯而被逮捕，所以聘請白里安充任他的辯護人。被告法蘭塞斯 Francis 的罪狀，是在伯爾瓦瑪真達街 Boulevard Magenta 的威爾當咖啡館 Cafe Very 放了一個炸彈，因此將這所房子炸成粉碎。這件事情正發生在無政府主義者方用暴動積極傳佈他們的主義的時候。他們實行恐怖舉動，差不多已繼續了一年之久了；最厲害的是在衆議院裏投擲炸彈，法國的前任總統加諾，Carno，便是另外一個炸彈下的犧牲者。這種政治信仰的表示，似乎使巴黎人感受不少的滋擾，增加不少的憤怒。巴黎居民對於過去的無政府主義者，想將他們的住宅別墅都炸成碎屑的主張，早已深懷不滿。

安靜的局面，立刻充滿了極高度的慘酷空氣。爲要求公共的治安起見，對於無政府主義者的舉動，不得不加以防止。所以對於法蘭塞斯這一案，看得非常嚴重。法蘭塞斯被控告共謀殺人，和用極猛烈的炸藥破壞建築物兩種罪狀。在這個炸彈之下，死了兩個人，其餘還有幾個受傷的。這種行爲，應科的刑罰，便是死罪。在這種形勢之下，祇有聘請一位極機警而且擅於辯才的律師，或可拯救法蘭塞斯的性命。

因有此種需要，使法蘭塞斯的朋黨立刻想到了白里安。因爲自從白里安在那次馬賽的會議，有了一度極動人的辯論以後，他已經以善辯的律師，卓立於時了。他們希望白里安對於他們的主張，能夠加以同情和援助。因爲經過這次案件，如果得了勝訴，那末，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馬上便能得到聲譽。

爲乘機冒險一試起見，白里安依舊還是像他向來的急躁脾氣，立刻決定離開聖那匝爾，去到巴黎，擔任被控告的無政府主義者法蘭塞斯的辯護人。但是他真料不到他這一剎那間的決定，便離開聖那匝爾三年。

白里安恒被他的政敵們非難，說他已經改變了他的信仰，就如同一個蜥蜴改變了牠的顏色一



樣。對於他攻擊最厲害的一件事，便是拋棄他的同志而獨赴巴黎。但他對於這事的經過，並不深諳；而且將他和法蘭塞斯，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者接近的那些日子所身歷的舊塵，都開誠佈公的說出來。他並且將他如何必須同無政府主義者如此表示親睦的事實，也一一的說明。他說道：

『當我消費我的大半數時間於社會主義者的會議的時候，我遇見了幾個無政府主義者的代表。因為某種理由，他們似乎對我很好。這便是當我正安然坐在聖那而爾的一天，所以接到幾個朋友的一封信，要求我赴巴黎替那因投彈於威爾當咖啡館而被逮捕控告的法蘭塞斯辯護的原因。』

『我於是就擺擋行裝，前去巴黎。在巴黎我遇到法國當時最著名的新聞記者色威琳。Soyez-Beze威琳很激烈的和我說：「我們必須設法將可憐的法蘭塞斯救出圍圍，因為他是一個無罪的。」我當時就問他法蘭塞斯已否聘定律師，才知他已聘定後來作巴黎城市會議議長的德佩臘 Duplat 充任他的辯護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當然不便取他的地位而代之。而他們却堅決的非叫我去幹不可，並且引我去見法蘭塞斯的夫人。她也懇求我替她的丈夫設法。結果我答應他們到獄裏去看一看法蘭塞斯，或者能够想出些法子援助他，也未可知。他確已聘定德佩臘作他的代理人，但他仍要求我接受他的案件；他堅決的請求，最後我實在無法，便同他商量道：「我就去見德佩臘，倘若他允許我同他合作，那末，我就盡我的能力幫忙。」』

「我見了德佩臘，他彷彿已然聽說我到了巴黎。他聽說法蘭塞斯的朋友們已經請我擔任辯護，非常的不高興，他幾乎不能自持，熱淚盈眶，承匪欲墜。我便和他說我這次巴黎，並不是想和他搗亂；也並不是想奪他的生意。」啊，你真的看看他就完了嗎？」他握了我的雙手，用力搖着，向我致謝；並且極力向我表示，說他這次充任這個案件的辯護人，也不過要看看法蘭塞斯的命運如何；除此以外，並不希望獲得何種利益。他握着我的兩手，說了這半天的話，……我想我的手或竟永遠收不轉來。

「這便是當我還沒有替法蘭塞斯辯護以前的情形，以及我如何和這位名人晤面的狀況。

「但是，這個案件畢竟還是敗訴了。在我過去的事業中，這實在是一件結果令人失望的事。我既一擊不中，便決定在那晚上離開巴黎。當我正在意大利散步場 *Boulevard des Italiennes* 隨意徘徊的時候，在一個咖啡館的平臺上坐着的一個人，忽然喊了我一聲，這個人乃是南得斯的地方官 *prefect of Nantes* 李烏德，*Rivaud* 他正和他的一個朋友坐在那裏。「你在巴黎作什麼啦？」他向我問着，同時並向他的那位朋友——著名急進黨的報紙明燈 *The Lantern* 的主筆莫翼 *M. Meyer* ——介紹我，道：「這是一位富有天才的律師」。隨着他又恭維了我許多話，敘述我過去的工作和成功。「他是住在一個鄉村的；他在這個鄉村裏，奮鬥的非常努力。他在巴黎

的確也有地位了。……」李烏德繼續的說。

「李君將我很誠懇的介紹給這位主筆。我於是就坐在餐桌旁邊，開始將法蘭塞斯的故事告訴他們；並且向他們表明或者因為我是商會和工會的一個薄有聲譽的發起人，所以無政府主義者，便馬上請我去替法蘭塞斯辯護。在我們的談話中間，我就向那位主筆說道：「我總以為奇怪：爲什麼巴黎的報紙，對於勞工問題至今不知提倡；就是急進黨的報紙，也是這樣；難道說他們不承認勞工問題是日漸重要了嗎？……勞工組織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增大起來了嗎？要像目下這樣的報紙，那些工人恐怕連繼續生存都不可能了。」倘若我是你」我和莫翼先生說，「我一定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我相信以後如雨後春筍的勞工組織，一定要在你的報紙上要求些地盤。」

「正說到這裏，李烏德猝然打斷了我們的話頭，指着我說道：「像白里安君這樣的人，在你的報紙上是不可少的。」

「我趁赴聖那匝爾的車的鐘點到了，我正要向他們告辭，明燈報的那位主筆却攔住了我，向我要求道：「請你今天晚上不要走，我很願意在一個早晨和你談一談。你願意不願意留在這裏和我們一塊工作呢？」

「還沒有容我回答，他又再三的要求我，在一個清晨和他在他的報館相見。我真沒有這種熱

心，所以就向他說了不少表示抱歉請他原諒的話。……我是在聖那匝爾過生活的，我的家庭也住在這裏。……我的律師業務，也一天比一天忙碌起來。……我是沒有錢的。我於是就對他說道：「我恐怕不能幫你多少忙。」他答道：「你對於勞工的理論，是非常的有價值；……我相信你一定能給我的報紙一個新生命。……還有一節：你沒有想一想你如果在巴黎推行你的理論，是不是比在聖那匝爾那樣小的地方容易而普遍呢？你沒有想一想巴黎是能在民衆身上運用絕大的勢力的地方嗎？」

「自從我創辦，出版『西方民主政治』以後，我對於新聞事業，纔略窺門徑。我的報紙，直到現在，依然辦的很好。我當時猶豫了一會兒，便答道：「明天早晨我再答覆你吧。」我向他們告辭以後，仍然在街上閒遊。莫翼的出乎意料的提議，在我的心頭盤旋個不住。那時我已將三十歲了，這種突兀的提議，使我怦然有感於中。我最喜愛一種新的理想，喜愛我的環境常常變更；我抱定決心，馬上就跑到郵政局給我裏拍一個電報，告訴他們我因為接受了一宗案件，要在巴黎多住幾天。」

「從次日起，我在聖那匝爾所執行的律師業務，暫且停止。我在那時真不知道就從那天起始，一直三年沒有回家。」

對於這一點，我會和白里安說過：『倘若那時你沒有走過你的朋友所坐的那個咖啡館，那末，這個國家的政治生命，還不曉得要變成一種什麼狀態呢……！』

白里安很簡單的答道：『不能因為缺乏一個人，那個輪磨機便停止不轉了。』

『好吧，』白里安繼續的說，『於是我就開始在「明燈」報上，撰述關於鼓吹工會主義者勞工組織的工作。從那時以後，其他各報對於這個問題，也漸漸知道注意。我因為不願意署我的真名，我便問總編輯奧利威，Olivier 對於我的文章，如何署名。奇怪得很，奧利威聽了我這話，却遞給我一部勞羅斯大字典；Larousse dictionary，並且說道：「將這本字典翻開，閉上你的雙眼，用你的鉛筆隨便在字典上畫一個地方；然後再將眼睜開，就用你的筆所畫的那個字署名。」我的筆端所接觸的那個字乃是「Volta」就是發明「Volt」的一個人。「Volt」一字的意義，在法文裏面，就是電力的一個單位。我在所有第一類的題目下，都用「Volta」署名。』

左列的便是白里安第一次在「明燈」上所貢獻的文章。

### 勞工運動

組合必須自由

已瀕沸點之勞工組織

數年以前，當法國通過全國所有勞工均得有組合權之法律案時，無人不謂工會主義者運動之目的，不久即可實現。衆且相信由彼富於團結及一致之精神的英美人所示之楷模，法國工人不久即可步其後塵。以早已過時之合作社的方式，便將法國之革命壓倒；但此種方式日益頑固，日益編狹，幾將法國工人之創制權，限制無餘。彼等躊躇處於黑暗之中，對於法律所給予的組織會社之權，全不知如何運用。此種情形，蓋由來已久；但此種躊躇情形，當不能使其再行繼續延長。

五年以來，工會主義者的組織，商業協會，以及各種職業團體，無論在數目上抑在地位上，已漸形鞏固而重要。目下全國各處勞資雙方之鬥爭，方興未艾。自工人方面之勢力所表現者觀之，此後彼等當可不復保持其漠不關心之態度矣。

本報同人抱定決心，促使親愛之讀者，對此不可不知之行動，應有密切之同情。對於工人爲其本身所有之利益要求組織，因此所發生之鬥爭，應當予以援助。吾人決定刊載凡與工人有重要關係之文字；并且計劃爲勞工運動開一專欄。

在白里安加入「明燈」經過的詳細情形裏，我們不可忽視的一件事，就是：當他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出來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初度巴黎生活的那一天，法國是沒有總理的。在那天的報紙上，

試擬了許多個人名；並且第一次謂以樸蔭凱雷 M. Raymond Poincaré 充任財政總長爲最相宜。

據明燈報上說：『但是樸蔭凱雷先生，似乎推絕接受這種充任財政總長的意見。這位樸蔭凱雷，不過是一個青年，擔任預算表的普通報告員的職務；以他的環境而論，對於財政，雖或比較其餘的人多知道些，但是任憑如何攷慮，他對於這財政總長一職是決不能勝任的。不過處在同一情形之下，不必人人都如此的謙讓未遑。』

第二天明燈就報告合法的政府，已特任樸蔭凱雷充任公共教育總長。『這是什麼意思？』明燈報這樣設問，『是因爲他對於財政非常的嫻熟嗎？』

這次任命最屬有趣的一回事，就是：後來和白里安發生密切關係的樸蔭凱雷初次入閣的那一天，白里安同日正式開始他在巴黎明燈報社的職務。

白里安既同意擔任明燈報的編輯，他就開始在巴黎尋求一個寓所。他也不知道住在何處好，他常常的茫然在街上走着，眼睛留神尋覓招租的符號，相信憑他的運氣，一定會引導他到他所希望的地方去。他從愛麗色散步場 Champs Elysee 轉回來，在那環繞着戰勝紀念碑 Arc de Triomphe

的大路上，來往徜徉。以後他在明燈的月薪，已可得到十元左右。

當他在那年久失修，令人卑視的羣房當中散步的時候，在邦地街 *rue de Bondy* 發見一個極清靜而帶有古風的所在。在這裏有一個中等家庭的一間屋子出租的招帖。經過訪問之後，他便找到了這所房子，却非常的敞亮而且乾淨。這個中等社會的家族，對於他也非常歡迎。那間屋子的租價，大約是六塊錢一個月。……白里安想道：『這個就很不錯了！』他的住的問題，如此便行解決。

他的女房主，情願親自來照拂他。她的丈夫乃是在克陸茲小城 (*Cize*) 的一個製造鐘表公司的一個售貨員。真是巧妙的很，許多年以後，那些製造鐘表的工人，會貢獻給白里安一個平生所有最屬重要的案件。

白里安在這些和藹而且心地純樸的人們的家裏，過着安恬的日子，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在邦地街這所小小的住宅，他坐在屋裏，四周圍滿佈着溫和安謐的空氣。在這裏他和他的朋友相處了好幾年。

『那時他們常常來找我，』白里安說，同時表示一種煩悶的樣子，『但是一自我入了政界以後，我再沒有聽他們講話的機會了。……』



當他離開邦地街，搬到孟瑪特 Montmartre 的一所整個的住宅以後，他又交了一個朋友，就是替他照顧房屋的女司閤人。

『她的確是非常精細的，』白里安說。『她替我收拾屋子，看管我的東西，……一切事作的都非常好。但是她的爲人，非常沉默；……似乎沒有能令她驚異或是激動的事。……她每天祇去作她自己應作的事，其餘各事，均非所問。……我作些什麼，她也從來沒有注意過。』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在家裏邊一個整月，未曾出門；……她却連一句話都沒有問過我，……祇是走進來，好像不知道我在屋裏一般。……倘使是我的仇敵們，恐怕也要用同樣的方法，留心考察我的秘密……！』

## 第七章 德萊弗事件 The Dreyfus Affairs

### 和曉來斯交友——德萊弗事件之起原

當白里安和這些新聞記者在一起的時候，他很善談談他自己專任新聞主筆時的事情。他常常說道：

『我初次作事是當新聞主筆。這便是我所以很明瞭公共輿論之趨向，和全民到底需要什麼的緣故。』

白里安住在巴黎，除爲明燈報作文章以外，後來又替小共和國，*Petite Republique* 和人類，*L'Humanite* 兩個報紙，担任纂述。這時他不但仍繼續他在工人方面的宣傳工作，並且在政治圈裏，也創立了一個新地位。政治領袖和一般民衆，對於他所發表的意見，都認爲很有價值。不久，白里安便成爲巴黎的知名之士了。他在報館裏，是和魏維尼 *Viviani*，在一處工作，而和許多像法朗士 *Anatole France* 的人們接近。法朗士是對於社會主義的運動最爲傾向的一個人。他又遇到以前在馬賽反對他的仇敵蓋斯德，但這時他也承認白里安富有天才，而且與之交友。此外他又遇到以前在社會黨裏的聞人曉來斯 *Jean Jaures*，他就是以前主張用武力暴動，演成屠

戮慘劇的中心人物。白里安和他也成了莫逆之交。

這兩個人在性情上，雖然完全不同，但是他們的立場和信仰，是相同的。所以他們便立即聯成一體。

曉來斯原是一個主張武力的爭鬥者。由他的外表可以看出他的強暴；他的兩肩，他像獅子般的大頭；好像被熱誠所燃燒着的，發光的面孔；用以作勢，以加重語氣的粗笨而有力的雙拳；他那深暗如牛吼的聲音；給人一種力不可抗的印象。他是一個富有英雄氣概的人，帶有一種沉毅，大不畏，而且如火山崩裂般的暴力。當他具有熱烈的激進的心腸的時候，一句話，一個字，就好像從他的口裏，暴炸出來似的。他具有轉移群眾的魔力，能使群眾的熱誠大志，油然而生。

他的確是白里安的一個勁敵。因為白里安雖然用種種方法，抵禦資產階級，以獲得勝利；但絕對不主張武力革命。白里安對於自己的進行步驟，非常謹慎；對於自己的仇敵，總以軍事家的機智取勝，而不以強力壓服他們。

曉來斯和白里安，對於攻擊資本主義的壓迫一目的，彼此是相同的。但是曉來斯的性情，是主張用強暴的挑戰方法，去攻擊他的仇敵。任何人如果聽到他在衆議院裏聲如雷霆的演說，是再也不能將他忘掉的。例如有一次的晚上，他用極鋒銳可怖的態度，攻擊他所謂日薄西山的資本主

義。他將資本主義下的財產，比作封建王侯的堡壘，建築在層巒之上，非常的堅固；而且有自衛的砲台，防備的很周到，是難以接近的。但是，我們必須將這些堡壘推倒，將一塊一塊的石頭，捏成粉碎。他好像對聽衆挑戰似的。當他的言調，如流水般噴出來的時候，可以聽到好像沉重的脚步声，向前急進，——像一大隊兵士成群的鼓着慷慨不可犯的勇氣，大踏步前進，去攻擊暴君主義下最後的砲臺。

曉來斯猛攻他所反對的目標，就如一隻激怒的雄牛一般，將所攻擊的目標，弄成碎粉，不使遺留纖芥而後快。

白里安對於他的這種比喻，雖也認可；但是在未攻擊之先，對於這個砲台，總要仔細觀察一下；或者圍繞着牠，親自調查幾天，最後纔能發現攻擊的方法。如此，結果必可如願以償，得到最後的勝利；而能和資本主坐在一起，使他降服。在資本主也以爲與其被強迫放棄所有各物，何如放棄財產之一部。

白里安除了和曉來斯交友以外，又和從前海都巴德的幾個人，恢復了友誼。作家如盧森德斯加夫 (Alberty Lucien Descaves, (馬富爾文學社首領) 黑斯曼 Huysmans, (1848—1907 生於巴黎，爲自然主義最後作家)……等等。他和這些人，以及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

24) 左拉，Zola (1840—1902 代表法自然主義文學的小說家) 要去應付他們國裏的一件最可怕的危機，就是：名聞於全世界的「德萊弗事件」。The Dreyfus Affairs

這次將法國政局分成兩大壁壘的大的政治危機之發生，是因為一個猶太的不知名的船長，名喚德萊弗，Alfred Dreyfus 並沒有罪，而被判罪下獄。他的肩章，符號和勳章等物，當衆軍士之前，被強迫褫奪以後，他便被軍事委員會，依軍法裁判，以賣國罪定讞，而發往大衛斯群島。Devil's Island 他在國家和軍隊裏的立腳點，從此失去。

在他還沒有往荒涼的殖民地以前，當他從他的軍隊面前走過的最後一剎那，他仍然堅持着沒有罪；並且以他的女人和孩子們的生命爲誓，自矢沒有犯罪。但這都等于無效。攻擊他的證據，層累彙集。軍隊裏的軍官，願作目擊的証人，去攻擊他。這樁案件，便依軍法處斷，而定爲鐵案了。

雖然如此，但在少數人的心裏，仍然有些懷疑。他們認爲在這樁案件裏，有許多奇異之點，而令人難於置信。有一個老法蘭西家庭的阿爾撒斯人 Alsatian 名喚雪勒爾克斯德尼爾 Sheurer-Kestner 的，便是以後將全國人對於這次苛待德萊弗案件的良心喚醒的第一個人。

雷勒爾克斯德尼爾例於每一個星期五，應他的朋友的一個政治團體的早點。他們的這個團體

，叫作加伯達， Gambetta， 也是建造法蘭西共和國的團體之一。在這些朋友當中，有賀貝拉 Habard，是法國時報 Le Temps 的主筆，同我的父親加斯頓湯姆遜。我的父親，最初就在加伯達團體裏當職員。這些星期五的聚會，就叫作加伯達。

我的父親和賀貝拉，在報紙上看見關於紀載德萊萊弗被定罪後的態度，開始非常懷疑。從這天起，他們對於這樁案件的印象，便完全改變了。法國那時，方在鬧排斥猶太人的風潮，他們恐怕德萊弗所以在軍隊裏面有這許多仇人的緣故，主要的就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

當他們討論這一點的時候，雪勒爾克斯德尼爾也在座中。他也是完全反對猶太人的。他聽了這些話，頗為動怒。他對於德萊弗這次所作的事，憎恨的原因，固不止一種。德萊弗是生在莫爾耗斯， Mulhouse (Alsace 之一小城) 也是一個阿爾撒斯人。這個阿爾撒斯猶太將軍，將軍事秘件賣與德國的案子，雪勒爾克斯德尼爾認為是最難堪的。他馬上很嚴厲的責問他的兩個朋友，以後如有他在坐，不許再提德萊弗這個名字。

『但是是一個人如果當了賣國賊，一定有相當的原因。』賀貝拉和湯姆遜爭辯說，『他為什麼將軍事文件賣給德國呢？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他從來沒有被惡劣的環境所包圍，而使他作這種卑污的事。……那末，到底是因為什麼呢？……到底是因為什麼呢？……』

克斯德尼爾答復這種辯駁，特別提出來說：以德萊弗的種族而言，他的行為是應當詳細述說的。此外還因為許多別的事，而被攻擊……他對於金錢，揮霍如糞土，……他度一種極奢靡的生活……並且聽說他置了一所極講究的住宅。克斯德尼爾覺着用這些話，還是不足使他的兩個朋友相信。因為他總是住在莫爾耗斯附近，去消遣他的假期，所以他就決定從下星期起，用幾個星期的工夫，個人從事調查德萊弗的生活狀況，以便得些証據，使他的兩個朋友相信德萊弗的確有罪。

使他最驚訝不置的，就是：由調查所得的實在情形，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結果。而克斯德尼爾，也漸漸的將他確認德萊弗為有罪的初見變更了。所有攻擊德萊弗的証據，一件一件的都發現出來是偽造的。克斯德尼爾於是又從頭至尾作詳細的調查，預備德萊弗無罪的証據。因為前任陸軍總長畢陸將軍，General Bilot 是他的一個朋友，他確信只將軍事法庭不可置信的錯誤的種種証據集中，就可以馬上令德萊弗的案件，重新開審，因此庶可彌補前此的損失。

可嘆的是：事實與他的希望，相去太遠了！立在以軍隊榮譽有關的方面的人，堅持這個案件並沒有錯誤；其他的人便在政治方面，開始宣戰。克斯德尼爾所調查的無罪証據，法庭批斷不准；而將所調查的証據，都束之高閣，隱沒了並未公布。但在夙常反對猶太人的克斯德尼爾心中，

想到一個無罪的猶太軍官，被判決發往遙遠的大衛斯島，他的妻子的名譽，也因而破壞，實在令人難堪。他於是決定聯合所有的朋友的力量，一致挽救，開始向智識階級人物，分頭作驚人的運動。經過一個激烈的奮鬥，幾小時的失望和血戰以後，他終於成功，使當局重審德萊弗案。

在巴黎對於德萊弗事件的輿論，非常複雜。因此將法國的政治，宗教，軍事，種種不易調和的大原素，都引起來了。社會黨和其他政黨一樣，對於這個已經燃燒的問題，都在決定他們應付的態度。當這個事件剛發生的時候，他們還猶豫不決，有些人主張對於這個問題，最好不去管它的。但最後他們內部的主要職員，彼此發生了軋轢；中等社會的人士和公務員，對於工黨都不能幫忙了。

但是在社會黨裏，大多數人感覺無論國內的任何政黨，如果作出大不公平的事情，都在不能容忍之列。對於一個公民（德萊弗）的妄加損害，就等於對其他全體公民的恫嚇。像曉來斯和白里安一流人物，對於一個政黨遇到這種事情，是如何的要領導着去打先鋒，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他們想：只有他們，能代表公道；能將這個問題放在社會主義的範圍裏，而引起裏面所有的著作家，教授，政治領袖，和其他名人們的注意。……這是宣傳社會主義多麼好的一個機會啊！……因為那致其平生之力以辯護重大的案件為目的的人，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惟一的好機會，



有整個的社會，當作他們的後盾。特別委員會，馬上舉出來了；所有社會黨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選在裡面。這個委員會，於是就變成代表關於德萊弗所有舉動的一個中心點。開會，演講，一切足以引起公眾同情的表示，差不多都計劃到了。

在這個委員會裡，白里安，曉來斯，魏威尼，蓋斯德，都是領袖人物。一夜一夜的過去，不但全巴黎各處，都講演過了；就是法國的各地地方，也都普遍的宣傳。那認為與軍隊名譽有碍的黨徒，便從事破壞社會黨的聚會。至於替德萊弗鼓吹的演說家，則想法子使他們自己的演說，能聞於大眾。爭辯的這樣狂激，喧囂的這樣劇烈，只為陷害德萊弗這樁案件，差不多使法國完全入於內戰狀態。一天一天的過去，民衆都受這個案件的影響了，沒有一個人能够守中立的。每一個人，都變成某一黨派的黨徒。有時丈夫和妻子，以及家族們，因為對於這個案件意見的不一致，儼然分成兩個敵對的壁壘。

像法朗士和同時其他有名望的著作家和學者，對於抗辯書都簽字了。左拉寫了他的最著名的文章『我的控告，』J'accuse 而以他那不能遏止的憤怒，替德萊弗辯護。這個案件漸有了一個合理的轉機。貴族對於這個案件的心理，已經一致。事實一件一件都水落石出，真理於是呈現。在軍隊裡的軍官們，也感覺他們本身的危險，都轉過頭來，極力援助。後來作了將軍和陸軍總

長的波克爾，Colonel Picquart 聯絡了許多智識階級的人士，去辯護何者爲是，何者爲非，對於獲得真理的勝利，也有相當的幫助。

經過德萊弗的一些辯護人的努力，真正的賣國賊惡斯德阿澤——Esterhazy 畢竟發現了。一切偽製的証據，都宣布出來。德萊弗遂被保釋，表示無罪。以後這個特別委員會，還是一個宣傳各黨聯合行動的中心機關，而使法國整個的政治趨向，爲之轉變。社會黨人，急進黨人，共和黨人，從前都是各不相下的，這時成功了一個很好的了解。從一個聯合戰線的奮鬥裏面，產生一個形成的新友誼。社會黨員，不久便被認爲革命黨徒；但是他們地位的重要，法國當局，也是不能否認的。

曉來斯和白里安，在特別委員會裏，不辭勞苦的工作。對於這個重大的案件，共同努力，所以使他們倆愈發接近。他們對於耳聞已久的德萊弗，到底還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人。一直等到德萊弗從大衛斯島回來，他們偶爾遇見過他一次，彷彿看見他是一個白髮蒼蒼的人。



白  
里  
安

八  
八

## 第八章 其他政治事業

### 政府中的社會主義——著名的革命演說

就是在最嚴重的德萊弗事件時代，白里安雖然和曉來斯 [Léon] 諸人，到處奮鬥，到處演說；但是他並沒有將第一次在聖那匝爾左近和他一同發起組合的那些人們忘掉。他知道皮陸泰爾和他的朋友們，仍然在那裏努力工作。他現在的計劃，就是打算致其全力，將全國的勞工都組織起來。

在白里安認為如果將這種組織責任，放在每一種商業的領袖身上。——所謂領袖，就是指那些能够保護勞工，幫助他抵禦那些慣於搗亂的人，和防止他們內部發生衝突的人們而言，——便是使國內平安無事的一個好保證。

行會的組織是一件事；社會黨的前途又是一件事。……白里安現在一變而為領袖之一了，他勢必要討論本黨的政策。當他討論的時候，他常愛將本黨分為兩個壁壘。當他審理德萊弗事件的時候，這種舉動，他還保守着呢。

在這個時候應當決定的問題，不但對於社會黨的命運，有一種結果；就是對於全國未來的政

治，也是如此。

當十九世紀終結的時候，法國正在籌備，歷來在巴黎舉行的一个最大的博覽會，不久就要開幕。世界各國的人士，都在計劃屆時齊集那圍繞巴黎鐵塔Eiffel Tower的紙板宮。cardboard palaces在這裏堆積着美術的寶物和一切工商界的出品，將全人類從事的一切工作，都表現出來。

恰在那時，當法國正在接待各國的元首和代表，將它的幼稚的民主政治的結果和努力，都公諸世界的時候，瓦狄喀盧梭被總統盧比Loubet任爲總理，而充內閣的首領。

瓦狄喀盧梭和白里安一樣，也是布勒塔尼人。他是生在南德斯的，他也是一個律師，或逕爲法國歷來的大演說家之一。他的態度，他的舉止，他的嗜好，雖是一個貴族；可是他的志趣，却是傾向民主政治。他的家是住在大學路，Rue de l'Université，離着大道很遠，中間還隔着一條窮巷，和一個荒寂已久的花園。但是這所住宅，却收拾的非常整潔精美，很合於他的癖好。他對於他的那位和藹而出衆的太太，非常的愛戀。所有的文學家，美術家，戲劇家；以及政黨中的優秀分子，都由他的太太在這裏殷勤的招待，造成一個極有興趣，至堪娛樂的燦爛環境。

盧梭酷嗜美術，他自己就是一個畫家。他在威尼斯 Venice 住了幾個星期，專門研究配和天

和海的中间，經過兩層反映所飄浮的色彩。

度過一天國會的煩惱生活以後，其餘的時間，他最喜歡聽而那只可聽不可看的瓦古納氏的大歌劇。Wagner's great Operas 音樂是他第一酷嗜的娛樂品。

因為他的態度極端疏淡，所以常常被人指為意近輕慢。其實並非如此，他不過將他的那深刻的感覺，隱藏起來，僅對極少數的朋友，他纔宣露他的「真我。」

他作了總理以後，他的演說，他的思想，因為他有深切的修養和經過訓練的心靈，所以常使國會的議員驚異。大概他們對於這種稀薄的酒味，從來沒有聞慣。

像這種人的政治概念，自然是迥異凡俗。在德萊弗事件剛才發生的時候，他就知道這個急遽的危機的真實意義。他於是便和社會主義者接近，有幾個社會主義者原來就是他的朋友。他極高興的，隨着特別委員會的委員，共同努力。

他上了臺以後，立刻決定應當使勞工在政府中佔有地位的時機，已經到來。他認為如果組成一個具有權威的內閣，非將各黨各派的代表，都加以聯絡不可。對於政見一層，可以不必顧及。

因此之故，他便任命加里弗，Marquis de Gallifet 充任陸軍總長；而決定將管理所有關於

展覽事宜的商業部部長的位置，給了一個勞工黨的黨員——一個年紀很輕，而且令聞未彰的議員米勒蘭。Alexander millerand，

在目下都難實現的思想，若在那個時候宣布，是多麼大的胆量呀！那時所有緩和派的人，差不多都以允許一個勞工的代表，爬到這樣高的位置上，是多麼可怕而危險的一個先例呀；同時無異給予最厲害的革命的野心家，開放了一個門戶。

在社會黨裏面，這時也立刻起了衝突。其中一派是反對政府的，他們絕對不許自己一派的任何人，加入代表資本主義思想的任何內閣；這一派人，是由蓋斯德和保羅拉法哥爲之首。

其餘的一派，像曉來斯，Jaurès 魏威尼，Viviani 和衆議院其他的些個議員，他們表示祇要社會黨允許所屬的黨員充任國會議員一天，便沒有中途阻止他們向前進行之權；同時也不能拒絕他們充任政府的閣員，去分取政權。這些人不但希望替米勒蘭辯護，并且想將這事，從此便規定成爲一種原則，將大家都包括在內，都可以隨便入閣。

但是蓋斯德，保羅拉法哥，以及其他所有的急進派的分子，差不多有過半數的人，決定將米勒蘭永遠開除黨籍。

這個問題，只能由勞工黨的全體大會解決。於是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這個大會便開幕了。白里安這時雖沒有名列國會，却趕緊聯絡曉來斯，魏威尼和他們的黨羽，援助米勒蘭。

急進派分子提議：凡是同一個資本主義的政府的合作，不問採取何種方式，都在反對之列。曉來斯根據本黨主義的問題來答復。魏威尼跑到國會會場的一隅，說明爲什麼米勒蘭不能拒絕盧梭的任命。等輪到白里安替米勒蘭辯護的時候，他卒然打破了普通集會的慣習，開首簡直就用硫酸性的侵襲，猛烈的攻擊蓋斯德，保羅拉法哥，和整個的急進派的團體。

「如果照你們所說，設若我們已經滑倒了；並且要看看我們自己，現在到底是在什麼地方，這完全是因爲你們已將這個道路鋪平。——你們自己，並且將道路都用胰皂從頭擦過了！焉得不滑？」他帶了譴責的口吻這樣說。

白里安又用極猛烈的語調，繼續批評那些自炫高潔的玄學家。他們雖然深知政治生活是需要長久的計劃和合合作的精神的；可是他們仍舊自以爲是。於是他繼續說道：

「保羅拉法哥，自以爲隸屬過從前的社會主義者的團體，因此極爲倨傲；可是那時的社會主義者的團體，完全信任他們自己的理想，祇對於工人，實行他們的黨綱政策，從來沒有想到個人的利益。」



『我敢堅決的說，直至今日，就令社會黨的人數大形增加，準保沒有一個人，祇想到個人的利益。但是當從前的時候，你，蓋斯德，你，保羅拉法哥，只信任採取直接革命的方法。你們反對普遍選舉，而謂國會開會的場所，是一個含汙納穢之區。在你們，是想不到一個社會黨的黨員，會變成國會的一個議員。以後你們被迫無法，也只得接受社會主義者的隊伍侵入中等社會階級的堡壘的一種制度了。這便是你們第一次和人家妥協。對於此事，我決不責備你們。我十分相信你們以後一定可以向對的方面走去。但是現在我希望你們不要向我們表示非固執你們的成見不可。』

白里安說了這種無懈可擊的理論以後，就是那些絕對不合作的急進派，對於這個方興未艾的事實，也都改變了他們的戰略。白里安隨又繼續說明，最近幾年整個的社會黨，改變態度的經過。他又特別提出，在反對政府的各政黨，彼此應當如何計議分取政權，何種合作的契約，係屬必要。他說：

『由全國人民所貢獻的印象看來，社會黨絕不能再想武力革命。』

他用一個理由，結束他的演詞；這個理由，是以後凡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被延請入閣的時候，他所常喜說的一句話：『一隻票箱和一個公文匣，乃是緊相密接的，其間絕不容有罅隙』。在這次社會主義者的會議，白里安又成功了個人很大的勝利。但是估據這次會議過半人數的，蓋斯德

黨的革命集團，仍然沒有完全降服，也沒有將其人數減少。

在社會主義者全體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席上，白里安發表了最著名的革命演詞。他這個革命演詞，傳遍了遐邇。這個演詞的要義，便被以後希望證明他是一個含有危險性的革命家的那些人，和他得了政權以後，譴責他的那些社會主義者，據以爲一個很充足的口實，向他攻擊。……結果竟使他對勞工黨背叛裏。

在這次會議的會場所瀰漫的空氣，我們必須知道。其中所有各枝各派的地位如何，我們也應當觀察一下。

在一個政治的集會裡，敏捷的口才是常常需要的，以壓倒衆議，而使自己的主張，成爲最高的理論；或是用以答覆他人的辯駁，攻擊他人的缺點或是忘漏的地方。多年流行，不問引用時的環境如何，目的如何的成語，是常易令人誤解的。

在這次會議的第二天，在白里安的心中，認爲最要緊的一件事，便是防止米勒蘭之被開除黨籍。——這不但是米勒蘭加入政府的一個結局，并且好像是他的一種罪狀。

『你們爲什麼能够提出一種法律，而又不承認有實行這種法律之權呢？你們既然不能進展成

爲內閣的一員——內閣總理，那末，你們又何苦當一個國會的議員呢？」白里安這樣問。

當那個時候，白里安知道蓋斯德的黨徒和他們的輔佐者，佔了出席人數的過半數，可以用優越的勢力，通過開除米勒蘭的提案。自然，像白里安這樣富於謀略的人，在這種場合之下，忽然心生一計，就是先須將敵人的勢力分化。倘若他們的勢力，都聯合起來，便像一個障礙物，不易克勝了。於是他便毅然決然，實行這種策略。

他知道如果提出總罷工的原則，結果一定可以將他們分成兩個勢力。他既感覺應當這樣去作，立刻便決定將米勒蘭的問題，暫時擱在一邊；而將組織工會問題，和對於一個簡單的爭點，——總罷工的時候，工會如何聯盟的問題提出。

用這種方法，他果然立刻將蓋斯德的黨羽，分裂成爲兩個壁壘。他又繼續他的演說。他在他的演詞裏面，尤置重的一點，就是希望藉着這個演說，使那些平夙對於自己決不傾向的急進派的分子，因此受了感動。據他的意思，是要先將他們的熱誠激發起來，然後再將他們克服。聽衆被白里安的深情和熱誠所搖動，都傾向白里安的主張。白里安又從事應付一個暴徒，他知道如何纔能將他抓住。在此處，我們只要將他的最著名的而且爲以後人家據以攻擊他的演詞的一部分，紀載下來，便可以了。

『你們對工人們說「我們開始革命。」或者，假設革命是完全恃賴他們，那末，他們一定很願意去幹；倘若他們不願去幹，那一定是因為他們將革命的必然結果，看得清清楚楚。……如去革命，他們必要有何種的遭遇。……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第一次的努力犧牲，結果必定要沉溺在他們自己的碧血之中。』

『他們知道，若是爲解放所有平民的束縛，而決定將於翌日開始實行的革命，決不能再依照從前的那種反叛式的革命計劃了。對於那些主張採用這種急端的革命方法的人們，判爲不合理的，却不止我一個人。……現在有許多人，都感覺革命的努力，不當加以阻遏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倘若你們願意革命，你們可以去競選，圖謀握着那隻投票的票箱。我以前也曾投過票，並且也當過候選人。……將來我還是想照這樣去辦。……去，拿着那些干戈，矛劍，手鎗，小銃，去打仗去！……我不但不加反對，而且我還認爲這是你們的天職呢。工人們既然對於他們自己，認爲必有效果的一種簡單的舉動，能够聯合他們的力量，淬厲以赴，那末，你們就不要再常常的阻止他們，使他們因而氣餒了。』

這以上的一段，便是白里安帶有斥責性質的著名演詞。倘若讀者們將『去，拿着那些干戈，矛劍，手鎗，小銃，去打仗去！——而且我還認爲這是你們的天職呢。』這一句話，單獨念一遍

，那末，必將白里安當作一個唆使殺戮和反叛的人物；雖然他的整個的態度，恰恰與此相反。但是如果將這句話，和這個演說詞的下文聯絡起來，那末它們的意義，自然是很明白的了。尤其是跟着他從事勞工組織，社會改良等等程度不同的工作的人們，對於這句話，明白的更爲澈底。

## 第九章 辯護人

### 在國會裏——第一次在國會演說——克陸茲城 Cune 的慘案

白里安一生的幸運，完全是在議會裡成功的。議會實在是一個使他所以成爲演說家的天才，能以確實表現的地方。在議會裡，以他的那種韜略家也似的能力，和朋大無比而令人心悅誠服的吸引力，使他在衆議院的權勢，一天一天的增長起來。

他在聖那匝爾的老朋友們，在從前對於白里安的希望，多少有些反對；而感覺在這樣早的時候，就開始一個選舉運動，而投白里安的票，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白里安也知道他自己的真正地位，乃是在制定法律和通過法律的議會裡。除了這個地方，決不能收實際的效果。

幾年以後，他又重作選舉運動的試驗。這時他的敵手是一個詩人，名叫侯哥。Clavis Hugues 侯哥以前曾寫過一本書，『享受幸福之權。』『The Right to Happiness』。

在法國各地方的革命舉動發生以後，他確也嚐了幾年鐵窗風味。

第三次白里安在巴黎城外，又得着一個選舉的機會。他不幸這次又被一個石匠戰敗了。

在一九〇二年年首，他得任爲盧瓦爾省的代議士。這個地位，對於他認爲是很有意思的。在

盧瓦爾省的省城聖愛丁諾 Saint Etienne 地方，工廠林立，因為在這個地方周圍，到處蘊藏着礦苗，本地方的居民，大多數是些工人。

在盧瓦爾省，已經成立了幾個很有勢力的工會。這些工會，都準備歡迎被擬為本國的工會主義的一個創始者來指導。他們以為白里安的名譽和信仰，一向雖然存留在他的出生地旁邊的盧瓦河流域；但是盧瓦爾河原來發源於法國中部，距離聖愛丁諾並不甚遠，而聖愛丁諾的近海處，又與聖那匪爾極相接近。

白里安所代表的那些城市，都靠近盧瓦爾河的上游。就是在這條河上，白里安曾經練習過划船；並且在他的那位當舵工的叔父的小船上，過了不少的快活日子。現在白里安却跑到這條河的上游來了。

當他的演說家的聲譽尚未大噪以前，在德萊弗事件中，他已經佔了政治領袖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地位，並且被選為社會黨的秘書。這時他雖然到了議會裡，可是他並沒有想立即去登臺演說。他終身從未帶出汲汲於名譽及權利的營求的樣子。他到議會已經好幾個月，一向總是必謙必遜的在會場的後面。他安然坐在議室的極左方，從事觀察研究，以期了解一切會議的規則。這套把戲，是他將來比任何人都要得好些的。

白里安當選以後，約有六個月的光景，便貢獻了他的第一次最重要的演說。在這次演說裏面，他將全法國反對勞工黨的種種理由，都列舉出來，加以駁辯。由這一次看來，他好像從來就是替平民出力的一個辯護者。

在白里安的家鄉，有一個小城，叫作德勒腦瓦爾，Terrenoire 有一次發生了一齣流血的慘劇，由這一件事，使他在衆議院第一次出頭調停。這件事據白里安看來，不過是勞工和資本主義者中間，常常發生的大武劇中的一幕吧了。這件事的經過如下：

在一九〇二年十月，全國礦工大同盟代表全法國煤礦工人，喚起一個總罷工。最重要的條件，是要求每天在礦井裡八小時工作和郵金的允許。十月十日，法國所有的礦務工作，一律停止。這些罷工的工人，都是經過組織的，並且受過良好的訓練。在所有罷工的地方，一切秩序都繼續照舊維持。由工人們的態度看來，他們並不是想去挑戰，而只是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最巧的是：這一次的風潮，恰恰發生在白里安所代表的德勒腦瓦爾地方。風潮在暗中醞釀，自然不是一天了。一天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大概不外罷工期內，常常足以引起衝突的原因——忽然有一個警察，似乎遇到什麼了不得的事，便開起鎗來，因此死了兩個工人，閒人也有兩個受傷的。究竟這個警察，爲什麼開鎗？對於他的職責上，是否應當採取這種緊急的處分？到底是個疑問。



這個消息傳來，或者使白里安受了極深刻的感觸。我們可以想起他替那些在任何案件裏，沒有得到公平待遇的人們辯護申訴，是如何的熱心。況且罷工權，早就規定在法律之中了。

他的辯護開首便說：就這個警察的職責而言，竟會作出這種不能原諒而且違法的舉動，足以證明那些當軸者智識之淺陋；就他們的地位而言，原是應當遵守法律的，而不是破壞法律的。當工人們在法律範圍內，實行他們應享的罷工權的時候，對於他們，為什麼實行這樣卑鄙而慘酷的待遇。他又對於工人們必須立即自動召集罷工時的情形，加以描述：這個地方立刻就佈滿了警察，步兵，和騎兵。各種武器，被他們這些『法律的維護者，』擺列的觸目皆是。在他們的心目中，却如大敵之將至，準備廝殺。但是以後他們怎麼樣呢？就只有搜索敵人的一種工作嗎？……到底誰是他們的仇敵？……這個問題很容易答復——這個仇敵，便是罷工的工人。

『現在不必告訴我說：這些警察和兵士，早已得到保持中立態度的命令。』白里安說，『我知道這種命令，早已發下；但是同時我也知道，一個兵士是不能長久保持這種中立態度的，祇要你将他放在一個可以活動的地方，他馬上便能尋到一個仇敵。倘若你承認當罷工期內，禁止兵士和任何罷工工人，或是他們的工廠裏的任何代表談話，而且禁止採取他們的建議，那末，同時也能令你準備承認所有告訴他應當保持中立等等的命令，他一定完全置之度外。而在他的

腦海中，自會發生一種印象：惟一的可能的仇敵，便是罷工的工人。

「論到警察，他已經受了對於事變的將來，須加以防範，對於工人的行動，尤其要特別注意的命令了。現在先不必告訴我警察在中立的態度之下，應如何克盡他的職守。當一個警察用他的那雙職務上的眼光，集中在某一個人的身上的時候，他的一顆心，已經不是中立的了這是毋庸置疑的。一個罷工工人，無論如何遵守秩序，但在一個警察的心目中，總以為他是一個帶有危險性的分子，有作出種種不法行爲的可能，簡直的和一個被人家控告的犯人無異。結果這個警察，對於本身的職權的執行，不暇猶豫，更無所用其原宥，便開鎗屠戮。於是這個警察遂一變而為威嚇者，雖然他們都是被派而來用以防範意外的。

「你倘若知道自從有了工會的組織以後，工友們的進步如何，你就可以知道所謂危機及危險，已經大為減煞了。尤其是在一個已經組織好了的礦工工會，在實行總罷工期內，他們已能維持着很好的紀律。全國各處的礦工的力量，都聯合起來了。他們所採取的罷工方法，能使危機漸漸縮小。在不久的將來，政府必能感覺出與其用武力壓迫他們，何若承認用他們自己組織好了的力量，當他們自己的警察。在罷工期內，如遇必要的時候，何如令工會本身，自負採取警備方法的責任之為愈。總而言之，應當將整個的責任，令他們自己負擔起來。

『這一次的事，便是成功這種建議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容我將在德勒腦瓦爾案內不幸的犧牲者送葬那天的情形，向你們說一說。』

入後，在他的演說的末段，論到當時的內閣總理，白里安便說明他所認為最注意的，是政府的態度，應當傾向罷工工人。談到被犧牲者的葬禮，罷工工人們的領袖，對於這個葬禮，布置的非常整齊而嚴肅，雖然他們被這次冷酷的慘殺所激怒。白里安對於這些工人們仍然表示信任他們，雖然深切的感覺這殺人的罪惡的可怕，和他們所鑄成的大錯。然而罷工工人們仍然感覺他們是在被虐待中的一枝極嚴肅極守規則的隊伍。在他們當中無辜而被殺戮的同伴的輜車之後，列隊緩緩而行。

白里安說道：『總理先生，你要知道，為那次的事，容我向你致賀。你要知道，在這種事變之下派遣兵士，無論對於何種暴動，都是難於制止的。如果非要派遣兵士不可，結果僅能將事變有擴大的趨勢，彼此的情面因而破裂，終於引起一個新的較大的危險無疑。你最好將關於維持秩序等事的全責，容那些工會的領袖自行担任。——那些工會，曾經給盧瓦爾的地方官寫過一封信，說道：倘若在舉行葬禮的期中，你對我們不加以干涉，我們便可担保決無擾亂秩序的事體發生。』

『當萬餘含悲的工人，悲慘的在他們那被屠殺的同伴最後長眠之所的棺材後面，迤邐而行的時候，在大路的兩旁，最好是看不到一個兵士，一個警察。你要信任他們，我并且重新向你致

意，你信任他們，是萬萬沒有錯兒的。……你要知道，在那種嚴肅的儀式之下，決不致發生何種不幸的事，以妨害他們的尊嚴。

『現在容我問你些事情：你既然能大膽的信任德勒腦瓦爾的工人團體，——爲什麼你對於整個的平民階級，不能同樣的信任呢？我可以老實說：你所信任的那個罷工工人的團體，因爲他們對於國家，具有密切的永久而懇摯的熱誠，是應當得到這種信仰。他們常常希望已經允許了他們所要求的事情，要切实履行。他們既有那種熱誠，本來應當獲得你的信任，而你總是欺騙他們，令他們失望。』

你沒有想一想：現在已經到了我們的國家，對於這些特賴國家信仰國家由來已久，深信她一定會有援助他們，給予他們公平之一日的誠實的國民，至少應當盡她的一部分的債務責任的時候了嗎？你又沒有想一想：現在的國家，還沒有覺出她是正在負有義務的時期內，而應當有謙卑焦慮的表示嗎？是的！現在在債務人和債權人的當中，正在發生一種惡劣關係的時候。……

在議會裡，得以聽到白里安這種偉大宏壯的演說，恐怕還是第一次咧。在這一回的演說裏，白里安替所有處在黑暗中共同爲法國的富翁工作的人們，呼籲公平的待遇。

在他們——聽衆——的腦筋中，雖也含有這種革命的主義，並且從前也會聽見別人說過，但是用這種合於邏輯的聲調，這樣切於實際的理論，這樣有檢束的態度，來發表這種澈底的革命主義，他們還是第一次聽到呢。他們由此纔知道這位演說家，真的是替世界上所有的人類，要求權利的一個人。所有在那天聽到白里安的演說的人們，都被激動的到了極點。而每當他的演詞告一節段的時候，喝采和鼓掌之聲，震動屋瓦。

倘如我們將白里安的生活，自他二十歲時起，直至他到了議會裏為止；仔細研究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在這個時期中，他完全是工人們的一個長期的法律顧問。工人們都將他比作法國的一個脊柱骨。他知道如果沒有在工廠裏造紙的工人，便沒有出版的書籍；沒有從地裡掘出來的石炭，我們就無從取暖；如果無從取光和暖，我們在書桌上便不能用我們的智慧，發表我們的思想。……執手工業的工人，實在是人類各種出產的基礎。

白里安以爲工人們對於人類所應具有的最重要的智識，灌輸的太少了。他們的工資，也未免過於菲薄，以至於他們的最低生活的需要，都不能維持。無論在世界上何種地方的人們，如果備受這樣貧酷的待遇，未有不蠢蠢思動的。白里安認爲這種事最屬不公平，而且也是一種罪惡。他最厭惡政府以及資本家不斷的訂立關於工人的工資，或是改良工人們的生活狀況的契約；因爲這

些契約，都是騙人的。這些工人不但佔工業界的大多數，大部分，最大的勢力，就是以全國而言，也有同樣的情形。

白里安在議會裡，對於德勒腦瓦爾的慘劇，既然有了這一次最著名的演說，緊跟着又發表另一個可資紀念的演說。在這個演說裡，白里安對於勞工運動，用盡他的力量代為鼓吹，宣傳，表演。

倘若我們就白里安的第一次演詞，來特別研究白里安，可知他完全是一個勞工的辯護人。因為在這個演詞裡，關於申辯的地方，非常之多，而關於純粹的政治問題，討論的非常之少。他所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佔他所辯護的重大事實的一部分，而為他從來屢次替代勞工所呼籲的。

他的第二次援助罷工工人的可資紀念的演詞，乃是在法庭裡發表的。由這一個演說，給予我們一個機會，得以明白的知道因資本主義和勞工的無窮衝突，所發生的這些罷工問題的種種情形。

由於這第二個大案件的解決，結果使白里安簡直成為勞工黨裏最高明的辯護者了。這第二個大案件，就是：在瑞士阿爾卑斯鐘表公司 the Swiss Alps 的工人當中發生的。這件事是發生在他們所認為極快樂，極和平，極安靜的克陸茲 Chaux 小城中。這一次的風潮，不是為爭工資或

是爲爭卹金，而是在那裏有一個叫克勒德茲 Cretton 的人，在他的工廠裏所雇的七個工人，一次因爲參與組織本地方的第一個工會，以此爲理由，便被解僱。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想去參加組織，想去創立一個工會，以保護他們本身的利益，——這又算什麼罪惡？因爲這一件小小的事，這七個工人便被革除，而終於失業了。在克陸茲城的這些溫良勤勉的工人，具有絕大的忍耐力，安然坐在那裏，極辛苦的拿着他們的小小工具工作，極端的遵守規則，就好像那鐘表一樣，並不像那極猛烈極善破壞的革命分子。但他們因爲受了極殘虐的待遇，而感覺他們惟一應作的事，便是決定實行罷工，用以表示他們對於防止組織工會的那些工廠的管理者，一致反對。

這次的罷工，和平進行已經過了有些時候了。一天情形忽然變爲危險，罷工工人組織一個絕長的隊伍；並且肩了一個用作標幟的紅色大旗，在這個城市裏遊行，口裡唱着一七八九年革命時代的『短衣革命歌』『La Carmagnole』。當他們走過克勒德茲的工廠前面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不知名的人，投了一塊石頭，正好打在工廠的一個窗子上。這塊石頭，並沒有打傷人；但是窗子上的玻璃，因此打碎了。破碎的玻璃，後上面掉下來，落在石頭道上，訇然之聲，令人可驚。

剛聽見破碎玻璃落在地上的聲音，緊跟着鎗聲也爆發了。這個鎗聲是從克勒德茲的一個兒子

所立着的一個窗口裏發出來的。工人隊伍裏的一個工人，應着鎗聲而死。從這個建築的第二層樓上，克勒德茲的其他兒子，又發了第二個致命的鎗聲。接連着從這個工廠第一層樓上的那些窗子裏，鎗聲齊發。最後從這座大樓的各部分，一排一排的鎗聲，一齊發出。結果死了幾個工人，多數受了重傷。

恐怖的现象，立刻造成，暴徒們騷動着散佈了各處。但是經過一個短時間的躊躇，他們大家都一齊被喚回去了。在那綠油油的樹陰之下，一個極安靜的小地方，陳列着極慘淡的情景；——受傷的人都睡在地上，其中許多人已經死了；其餘的也僅奄奄一息。因此使夙嗜和平的鐘表工人，突然變了態度，蠢笨的打進工廠，志在復仇。對於他們的怯懦的雇主，開始恐嚇擾亂。因為憤怒到了極點，纔採取這種強暴的舉動。

現在工廠的鎗聲，又重新激烈的響了起來。這樣繼續了很久的時間，一直等到工人所組織的義勇軍，冒着危險擁進工廠，去解除那些兇手的武器，鎗聲方纔停止。那些兇手，正在這一群暴民的盛怒之下，被迫而極力抵抗。像發狂也似的工人，和聚在一處的不可數計的市民，都在大聲鼓噪，要求將這些兇手，處以極刑。

大約在鎗聲剛一停止的時候，大家對於這個工廠，立刻發生一種極迅速極驚人的攻擊。罷工



的工人，拿着手所能持的各種武器，對於這個工廠的各部分，開始大肆其破壞與蹂躪。有的工人，手裏拿着一個大錘；有的是拿了一柄丁字斧；有的是拿着一個大木頭柱子；便將大門砸落了下來。這個工廠，差不多已經變成一個瘋人院。兵士們雖也想向前干涉，但是他們的力量太薄弱了，終於無法制止這些怒不可遏的兇猛的暴民。想將大門上門的警士們，都被暴民所克服，祇得中止。這些暴民就好像牲畜一般，群集在這個工場裏面，拆毀了用具；破壞了機器；凡是兩眼所能看見的東西，沒有不被他們弄壞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繼續了差不多有一個鐘頭。最後將房裏都堆滿了乾草，引着了火，將這個大建築，開始燃燒起來。結果這個工廠的大部分都被破壞了。

那可怕的追捕罪犯的呼喊聲，自然隨之而起。克勒德茲的兒子，和罷工工人中的那些領袖，都被逮捕；因為他們這些人，對於這次工廠被破壞的慘案，都應該負起責任。雙方各自有其辯護人。白里安自然是被工人們延請充任工人們辯護人，這是不消說的。

白里安之充任律師，不但是一個律師而已，并且對於真正殺人的兇手，——克勒德茲的兒子。——下一個最嚴厲的控狀。克勒德茲的兒子所聘請的律師，希望能拯救他們，便辯護說：這整個的事件，實屬不幸，而且引為深憾。他并且提議：最好莫如用一挂帳幕，將這次事變完全遮蓋

上，大家將它忘掉，就如同沒有這回事一般。現在惟一應作的事，就是對於我們的死者，要盡我們的哀悼之忱。

白里安聽了這話，憤火中燒，馬上立將起來，喊道：『在這些死者和那些屠殺他們的兇手當中，沒有調和之可能！』然後又向對方的律師說道：『方才你說：容我們展開一挂帳幕，將這次事變完全遮蓋上，而將這一切的悲鬱，都要忘掉，現在容我們向我們的死者致哀。虧你真敢說；我們的死者。那些工人之所以死，都是被你所殺！當我聽到你方才所講的那些話的時候，我就如同看見許多手鎗，都向着那些無抵抗的罷工工人的身上描準；那些工人們都四散奔逃，免得被鎗殺死。我並且能够聽見那鎗彈開火的可怕的聲音。倘若你可以想到那些謙退的工人們，今天都可以舉起他們的手來服從你，那末，你爲什麼對於他們還用那種無禮的侮慢的行爲不可？他們具有高尚的品行，你或者茫然不知。他們不願意有一個足以引起悲哀扼腕，或是致令屈服的判決案。今天將我們釋放，同時也釋放你的當事人，對於我們和我們的同伴，實在認爲是一個極重大的過失，無異將克勒德茲的罪狀，赦免了一般。倘若你對那些罷工工人說，是他們的錯誤，那末他們便應鎗決，這是確切無疑的。我們不希望照那個樣子的釋放；那種釋放，真要算是所有判決案中，最屬下乘的了。

白里安既像這樣將他的申辯理由貢獻給陪審官，又乘機將他在德勒腦瓦爾事變以後，在議會裏所演講的理論的大旨，重提出來。他自己負擔辯護之責，並且說明當罷工期內一個領袖的真正職責何在。他說道：

『在所有的罷工，領袖差不多是一個代人受過的。你們知道怎樣才算是一個真正的領袖嗎？譬如我，——我現在正在這裏演說，我就是一個領袖。我常常被人恫嚇，被人定為有罪。就是因為在罷工期內，那些工人常常向我請教，要求我幫助他們，要求我對他們講演；倘若他們不向權政治的朋友們請求援助，那末向何人他們纔能提出他們的請求？纔能從困縛已久的牢籠之中解放出來？纔能知道他們的請求，是否在法律範圍之內呢？當嚴厲的時期到來，他們使用他們的良心，極端信任我們，傾向我們，懇求我們的援助：倘使我們援之以兩臂，我們不也立刻就變成罪犯了嗎？……然而我們能够因恐變成罪犯，便欺騙他們，令他們失望嗎？』

『但是一個領袖的真正職責，和你們理想中的大不相同。他的工作是在着手組織，也就是和平調解的意思。因為領袖感覺自己所負責任的重大，所以他要防止種種不可救藥的事情發生』。

白里安又急遽的將在克陸茲城的街市上所發生的事變，也就是克勒德茲的律師所作的憤怒之語的對像的種種証據，一一的都形容指示出來，說道：

『當我說我認爲那些証據都是和平，合法，安全的最好的担保的時候，一定要使你們錯愕不置。假使我的胆子大一點，我不但要勸告公家的權威者，認可這些証據，並且能挑唆他們，懲罰他們，使事件擴大。罷工工人在他們軍隊化的組織裏，一定要有一種類似受過訓練的能力。有了這種能力，對於有發生種種擾亂的可能，絕對可以遏止。你知道在罷工期內，真正的危機是在什麼地方嗎？來，我來告訴你，這種危機不是潛伏在有組織的團體內，而是起於各個工人的各不相干，全無聯絡。一個罷工，經過十五天或是一個月以後，當那些不幸的罷工工人，感覺他維持生命的原料發生飢饉，在他的家庭裡，要聽到他的子女們的啜泣，和他的妻室的齟齬，然後他開始變爲失望而發狂，終於愈演愈烈。這完全因爲他是孤另另的單獨居處，在黑暗的深夜裡，炸彈突在目前爆炸；刀劍的森冷的光鋒，也分明在面前閃爍。』

『反之，如果進行組織工會，將男女工人，天天聚集在一處，幫助他們，保持他們的活潑的精神，就是他們平夙的娛樂，也要設法維持，容他們自由歌唱。——歌唱是沒有危險的！』

白里安的聲辯，獲得聽衆盛大的歡迎，和執烈的同情。審判官將那六個工人都釋放了，而將克勤德茲的四個兒子都判了罪，送入監獄。自從那大以後，聖那匪爾的社會主義者的代議士的大名，傳遍全法。而使克萊登梭說：『倘若我已經偷竊了聖母堂的塔，我一定要請白里安當我的律

『替我辯護。』

在這兩次的訴訟裡，——他第一次在國會的演詞，和他對於克陸茲事件的辯護，——白里安似乎將他過去十年奮鬥的成績，都概括的述了一遍。第一由於他在聖那匪爾時的日日努力，豎起工會的堅固基礎。他隨後又幫助發起南德斯的工會第一次同盟。以後，他的那緩緩增長的理想，又想到在總罷工時期內的組織，實在是該國家所奴視的工人惟一的救濟方法。最後他又茫然來到馬賽，出席社會主義者的聯席會議。他在這裏的行動，因為他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論，馬上便變成以攻擊蓋斯德的思想而得名的一個人。蓋斯德以後也成為社會主義者當中所有主張急進和革命的集團的一個領袖。白里安在羣衆集會中，仍然極力推進他的意見，對於總罷工的提議，獲得過半數的投票贊成。總罷工，是他認為在法律範圍以內的革命。從那天起，他便成為所有不相信蓋斯德派的暴力思想的那些和平的社會主義者之領袖了。

從此以後，白里安更明白的述說，應用暴力決沒有真正的進步。所有這些不同的原因，都是引導他走上國會的演講台的一種原動力，也可以說是一個最終的階梯。在這裏使他得以發表以下的演說：

『國家對於這些整千整萬替你們工作聽你們役使，而為我們國家的元氣和脊柱的不知名的人們，已經負擔了一項驚人的債務；這項債務是必須償還的！』

這些話，差不多是他歷來所篤信的一個綱領。但白里安因為受他的命運的支配，現在又強迫着他轉而處理國家的那些繁雜的事務。因為他天天犧牲精神去討論國家的各種重要問題，於是他便被所謂『高級政治』“high politics”的空氣所包圍。他時常和各種政治家接觸，因此他對於國家甚有裨益而必須解決的問題，興趣非常濃厚。

從勞工問題涉及訴訟，這是他奮鬥多年的一種成績。他這樣好起爭端，像似深負勞工黨的囑托；但在實際上却不如是，因為一般人差不多都置重於自己家庭的幸福，對於外面的事情，多不介意。所以在白里安的心中，總是牢牢的挂念着他所關心的工人們，能將他們家庭的範圍擴大，而後加以改良。

---

白  
里  
安

一  
一  
六

## 第二編

『我相信宗教是使法國人彼此傾軋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這就是我所以感覺必須以此為第一個前提要件，和平始克實現。……』

白里安在皮里哥的演詞•

一九〇九年，十月。



## 第十章 在國會裏的工作

### 分離政與教

奇怪的很，終白里安的一生，從來沒有遇見過容易解決的問題。他每一次所決定辯護的案件，多半像是難於實現的。他一生的命運，似乎是一個負有下述幾種使命的人：改良及喚醒民衆；打倒舊的制度；置國家於能傾向新的和較進步的眼光的位置。

當他早年時期，他在國民思想最急進的地方，爲罷工工人的權利，努力組織勞工黨。他既被指爲革命分子以後，他便將所有他辯護的改革方案，都依次實行。他作這種事，得了許多主張最爲和緩的人們的幫助。他使這些人都深信防止任何革命行動之爆發的最善的方法，便是解決勞工問題。

等到白里安到了國會以後，他又遇見一個難以解決的新問題，——就是爲實行改革宗教政策的結果，須制定分離政教的法律。宗教問題，乃是使法國人歷來感受刺戟最爲劇烈的一件事。簡直可以說，不是一個信仰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了。

白里安說明他如何會變成分離政教改革案的辯護者；他如何不僅是這件法律案的發起人；並且如何為這件法律案，天天在衆議裡辯護。最後將它列為國家大事之一。

『我有一次得了一個使我成為分離政教大改革案的創始人的機會。』白里安說。『我所以允諾當這件改革案的辯護人的，完全因為我相信在法國人當中常常互相軋轢的原因，最主要的便是鬧鑿宗教事件。這便是我所以認為欲實現和平，第一個前提要件，必須消弭這種軋轢。』

當羅斯福 Roosevelt 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時候，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想保有高低實力，居武力和實業的領袖地位。當一九〇〇年開幕的時候，法國差不多佔最強盛的國家之一。但一回顧她國內屢次發生的政治紛爭，和宗教的歧視，使國家的元氣着實消耗不少。實則在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六年之間，法國整個的社會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差不多都被宗教的爭執，傾軋，甚至於暴動統治着。

分離政教一問題，被所有反對政府的政黨所討論，由來已久，已經成為代表政治主張最歧異最相反的人們的方案之一部分了。

在些強有力的舊教徒的心裏，諸如孟特阿尼巴，Montalembert 拉膜那，Lamennais，相信

教會必須絕對脫離國家的管轄。

反對宗教的首領們，從來就不願坐視教會之干預政治，自然主張將它們分開；但是有許多乖覺的政客，恐怕在法國發生宗教問題的重大衝突，所以不敢將這個含有誤會之源的問題，提出討論。

但是對於一個問題，決不能長此將它擱置在一邊，就如同可以抵抗的戰爭，便應當馬上抵抗一樣。偶爾發生意外，即刻開始小衝突；原來的仇家，立即變成敵人。

這種在宗教勢力和法國政府中間所起的危險的敵對行爲，已繼續存在有好幾年之久了。日子一長，因政府和教會間的衝突，和惡劣的感情所引起的意外也愈多。政府決定將所有各學校的管轄權，都收歸政府。各種教會的職員，對於這種決議，沒有不反對的。結果由大主教致法國總統一封公開的信，並且開始和羅馬討論選擇主教的初步問題。所有這些事件，都是使這兩種勢力彼此攻擊如此劇烈的隆隆戰鼓之聲。

最後發生了一個問題，致令法國政府與羅馬教皇，直接討論。

在意皇先赴巴黎拜訪的那一年，法總統就決定赴羅馬城回拜。在事實上，一個舊教國家的元首，正式赴羅馬拜訪意皇，據羅馬教皇看來，實在有玷神聖的瞻拜。Holy See 并且說，這種舉

動，無異承認教皇的宗教勢力之廢除。

國會既經投票通過根本上有赴羅馬一行之必要，法國的外交總長，便致教皇一件公文，說明這一次完全沒有輕視教皇威權 *Vatican* 的意味，只是為維持兩國的友誼關係，纔有此一行；至於去給意皇回拜，也不過是一種客氣的代表而已。

但是從教皇方面，依然提出一個抗議；這個抗議，乃是由主教莫洛德瓦 *Cardinal Merry del Val* 寫給舊教領袖們的一封信。對於法總統盧比 *M. Loubet* 的赴羅馬訪見意皇，和法國政府的一般態度，大肆攻擊。這封信，差不多在報紙上都公開普遍的登載了。就因為這封信，將政治的災禍，煽動出這樣大的一個火焰：法國將駐在羅馬教堂的大使召回。

這個問題在衆議院提出後，開始引起極度劇烈的辯論。隨即指定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以便決定採取何種步驟，期免將來的糾紛，免使撤回教皇與政府所訂的契約。

這個委員會，選舉白里安為起草分離政治與宗教新法律的專門委員。白里安用了三個月的工夫，反覆討論辯護這個新法律。他自己陳述當他從事這種驚人的工作的時候，所抱的是何種精神。當他被人指為以反對宗教的精神來幹這種工作的時候，他總是極力的駁辯否認。

「欺惑公共輿論，的確要費不少的力氣。欲法國的舊教教徒，對於他們所信仰的東西，認為

不久便沒有從中求得安慰的可能了，而使他們對宗教反叛，這也是一件極費力氣的事。人民依然口口聲聲的，說是專制。……

「這個法律通過以後，教會的大門依然開着。法蘭西共和國的兩手，仍舊伸張出來，將她所有的寶貨，都貢獻給教會；要求教會，祇要服從必須遵守的法律形式，就算够了。

據白里安的理想，是打算實現他所謂的自由法律。

「在這個國家裏，有數千萬舊教徒，他們都置重他們的宗教；有些是出自他們自己的信心；有些是由於習慣，或是家庭的遺傳。在事實上，想不出一個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分離政教的法律。

「有許多政客，答責我起草一個教會所不能接受的法律。我在這裏仍舊要說：在法國的教會的意義，是指着幾千萬人民說的，誰也不能提出一個改革案，去反對這一部分主要的國民。

他將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仔細的研究了以後，在他的演詞末尾說道：

「我們容那些舊教徒，新教徒，和猶太人，各自隨意隸屬他們的教會。我們並且給予他們以奉其信心於其所信之完全的自由權。

沒有一個人想到在一個有這許多對於宗教事業夙具熟識的人的國家，這種分離政教的法律，還能見諸實行。但是白里安自信必可成功。當他決定進行的時候，一似他具有堅強的意志和自信心，足以將所有的阻礙，都行克服。

政客們差不多都喜歡懷疑的，……前任總理，大財政家，大政治家魯維耶 Rouvier 一天問他道：『你對於那種法律真相信嗎？——依我看來，你似乎過於驕直了！……再過十年後，我們再提這個吧。……』

三個月後，這個法律，便投票正式通過。魯維持耶內閣，那時已經下臺。白里安不過用了三個月工夫，不但將這個法律制定，並且將這個法律的各點，一一都加以申論，以使其終於通過。他應用他所獨具的天才，不辭勞瘁的辯論。在這三個月裏，差不多天天——甚至於每天，有四次五次，——去演說，闡述，討論，辯駁和爭執。

當這個問題未成功以前的最後五分鐘，仇敵們集中他們的力量，要求展期投票；並且勸導國會，等到方在進行的選舉完畢以後，再提到這個問題。但是白里安從來不承認有所謂人的失敗。

他說：『在我們的辯論中，你們決不能歸咎我們有任何偏私或是成見。我們儘量附和，遷就

你們的意見，祇要不危及這個法律，無論何時我們都可以變更我們原定的計劃。我已自誓創造一個就是我的仇敵都可以接受的法律。我相信對於此事，已經成功。

『我要求你們告訴我一件事，——就止一件，——這件事，我許可你們責備我不三思而後言，便是：人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的遵奉他自己的禮拜儀式。你們對於這件事，不敢反對，因為你們知道這原是一個真理。』

對於這個問題的辯論，實行公開，——這個國家，直至現在，猶以宗教信仰自由，炳耀於世。——人們都等待着一個解決的方法。……這個法律，投票，付表決，終於通過。因此使政府發生了一個變化：白里安第一次被聘入閣。

白里安第一次得握政權，有一種頗出人意料的效果，而使另外的一位大政治家喬治克萊孟梭，大受影響。

當那個時候，喬治克萊孟梭這個名字在政治中心裡，乃是涵有暴力和反對兩個意義的一個名詞。他的銳利的觀察；對於政府的領袖，所用的機謀；他那種對歷來的內閣，差不多都攻擊到了的激烈的文章，和他那種好搗亂的性情；這許多年來，似乎沒有一刻安靜過。他也是德萊弗事件

中的領袖之一，對於事件最終的結果，他的主張的確也佔很重要的勢力。他對於這次事件之熱心，給許多人留了一種極深刻的印象。他在報紙上，在政治團體裡，對於那些沒真理的人，也會不住的攻擊。但是公眾以及那些和政府有關係的人，都認為克萊孟梭雖是富有天才，心地光明，智識充實，但他終於是一個反對政府的人。

有一天，我們方在討論這個『老虎』Old Tiger 的性格，白里安對我說道：『你知道。我便是將克萊孟梭從反對者的地位救出來，而援引他第一次入閣的嗎？』緊接着他就告訴我這段故事。當那個時候，克萊孟梭正在『黎明報』L'Aurore，當主筆。在他的文章裏面，對於我的主張，和我對於分離政教法律所用的方法，都加以指摘。他認為我太和緩，太懦弱了。他是一個極端反對宗教的，他認為我對於羅馬舊教的觀點，未免過於遷就。他常常的戲弄我說，我的態度，好像一個牧師，而叫我作羅馬教徒。Populist 我的運氣真不好，……兩方面的人，都在批評我的不是。急進派一樣也總是攻擊我，雖然我們原舊是很好的朋友。』

白里安雖然工作的很勞苦，建立擁護這個法律，在國會裡度一種極忙碌的生活；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放棄他的新聞工作，他始終認為必須有一個宣揚他的理想的媒介物。所以他就聯合曉來斯，Jaures 得他的幫助，產生了一個極端社會主義的報紙：『人類』。J' Harmonie。



「有一天，我正坐在人類報社的辦公廳裏，黎明報的主筆克萊益梭，走了進來。那時魯維耶的內閣，剛解散不久。

「啊，老朋友」，克萊益梭說「你將要被聘任爲內閣之一員了。這正是你插足於政府的好機會；權威正在等候你。

「好吧」我這樣答。「我對於這種意思，很覺淡然，并不能引起我的十二分的熱感！」

「你現在必須要接受」。克萊益梭答。「倘若你已經生下一個小孩子以後，你必須時時刻刻注意他，哺養他；如今你已經產生了一種法律，那末，從今以後，你就應當設法使能順利實行。你當內閣的閣員，乃是義不容辭的。這次新內閣倘使沒有你，便不能存在。」

「我微笑着說道：那末你幹什麼呢？你是從來沒有作過任何內閣的閣員的。……」

「他答道：「倘若這次提出我來，我敢和你賭個東，我是一定接受的。——我對於這種機會，真是不勝雀躍之至。但在事實上，這次絕不會提到我。」停了一會兒，他又說道：「總之，這個問題，現在都聽你的裁決，倘若你希望我入閣去當一個閣員，是在你；不希望我去，也是在你。他沉思了一會兒，走近我的身旁，又向我說道：「容我們訂立一個合同：你說你接受這種聘請的惟一條件，是倘若我也被約加入內閣。」

『結果，我便照我們所締結的合同辦了。這便是對於克萊孟梭第一次現身於政府，我所以應當負責任的。』

## 第十一章 在內閣裏的工作

介紹克萊孟梭 Clemenceau 入閣——禮遇老教授——薩拉伯納 Sarah

Bernhardt

所發生的事實，恰如克萊孟梭的預言，第二天需要組織新內閣的總理撒連，M. Sarricn 便致函於白里安，說道：

『分離政與教的法律，原是足下的工作。但若不將這種法律，在國內特別實行，恐怕難得發生效果。努力去實行，乃是你的義務；也只有你，纔有使這個法律得以順利實行的權威，能力和機智。』

白里安對於接受閣員的聘任，未免稍覺猶豫。因為他在勞工黨裏，是有相當地位的，所以他說，必須先和他的朋友們，有一度磋商，然後才能允許。他還記得很清楚，米里蘭被聘加入瓦狄克盧梭政府的時候，在勞工黨裡，是遭遇何等的攻擊。他於是便向他的朋友曉來斯，徵求意見。

曉來斯毫不猶豫的，勸他接受；并且說實行這種法律的急切和必要，是惟一應當注意的事。白里安隨就談到脫離社會黨的話，——以便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曉來斯對於這點，並未首

肯。

『那樣一來，情形未免過於嚴重了。』他答，『本國有許多重要的利益，因為你有現在的地位的緣故，強迫着你去負責籌劃，社會黨對於這種情形，的確明曉。你決沒有退出的理由。』

所以對於那天舉行的全國社會主義者聯席會議，仍舊決定出席。在這個會議裏，他打算提出不少的事來討論。他是和曉來斯同去的。最使他驚異的一件事，就是在這次會議的程序單上，就沒有提出問題自由討論的機會。這時新閣的組織，還沒有發表。曉來斯又勸他不要自動提出退出社會黨的問題。他們隨就一同離開這個會議。

以後，白里安聽見別人說，當他剛離開這個會議，馬上就有人提議將他逐出社會黨。不容他自己加以辯護，他便被逐出社會黨了。這種舉動，到是使他得以完全自由的去實現他的志願的一個好機會。自從那一天以後，白里安從未再奉行任何政治團體的政策。

當他剛握政權的時候，許多人都以為他太年輕了，沒有在國會裡經歷相當的年所，便被任為教育總長，而使他成為各大學的總領袖。

曾經有人以極尊敬的态度問他，當他睡在從前的那些重要人物如杜律，Dunp 顯辛，Cousin 和其他可紀念的人物所曾睡過的地方，那時他的心中，到底有什麼感想？白里安答道：『啊！——祇有十分景仰崇敬。我當時惟一的感想，就是那些老式的路易菲利浦 Louis Philippe 牀，實在不舒服。』

當他加入內閣以後，首先便計劃如何實行分離政教的法律。白里安發現他將來的地位，是如何的困難。他知道他漸次必要遇到劇烈的反對。在這個新法律所制定的慣例之中，按照權力的相續權，在教會的建築物 and 物品尚未交與教會以前，應當開具財產目錄單。

這實在是最大困難的根源。新教徒以至於暴徒，天天開會。經過幾個月之後，怨怒之氣，遍佈全國。以無限的忍耐，極大的恒心，白里安對於任何事件，都能將他的權威表現出來。

這事他又算完全獲得勝利。他在當時所有的辯論，現在都忘掉了。人爲的怨恨，現在已渙然冰釋。白里安和羅馬的關係，現在非常和美。

白里安爲使分離政教的法律得以實行起見，所以對於這個法律，奮鬥惟恐不力。但他這種行

動，並不是表示因此便將他充任教育總長的其他職責，完全拋棄了。除了其他的事情以外，他必須預備第一度推薦應當得 Legion of Honour 的名單。因為這件事，又將白里安活潑的性情，重新喚起。

他第一就想到他的老教授，『爸爸甄泰』。他曾用了好幾年的工夫和力量，教授青年的白里安，他的確應當加以榮譽的。從他的這個極堪驕誇的老學生，得到這個 Legion of Honour 的勳章，是多麼愉快的一件事！

白里安為表示對於薩白納 Sarah Bernhardt 傾心最為誠篤起見，決定也頒給她一個勳章。薩白納是以演悲劇擅長的一個名女伶，她對於法國的藝術，確有很多的貢獻，而且蜚聲譽於全世界。當白里安的少年時期，在海突巴德斯Hydropathes的時候，常和她一塊坐在咖啡桌的前面。

但是 Legion of Honour 委員會，對於白里安這種舉動，表示十二分的反對。在那時候的婦女們，對於 Legion of Honour 并不歡迎。沒有人能够反對薩白納是一個大藝術家的；但是，……她對於資財的收入，並沒有成功。……她連戲院的租價，都沒有錢來償付。……結果，白里安終未得到給予她這種勳章的允許。

因爲白里安得充「各大學的總領袖」的地位，於是對於他又發生了一種新義務；對於他的思想，又開闢了一個新領域，而使他的口才，更得長足的進步。他現在的演說，不止限於政治方面的演說，并且侵入藝術和科學的領域。

在那個時候，他所發表的最著名的演說，是在馬西林伯德陸 Marcellin Berthelot 夫婦舉行葬禮時的演說。這位不能使他的妻子復活的大科學家的故事，非常有趣，而且動人。他認爲如果沒有她，——他的妻子，——他便沒有生存的趣味。幾點鐘後，他的心扉便行破裂，而隨着他的妻子，同歸於盡。白里安對於這死則同穴的一雙可紀念的薄命鴛鴦，發表了一個哀讚之詞。他說：

「馬西林伯德陸，是我們現代最大的偉人之一。他的理想，是非常的高超。他研究科學，具有高尚的目的，這差不多是他一生最超絕的地方。依着他的研究方法，不但是實際科學，應當在事實的領域內，着手去調查研究；這裏并且還有一種理想科學，能使這道德的世界，日益光明。

○…………○

「伯德陸的朋友，大哲學家李南 Raan，曾經將他的生存信條的公式，告訴給我們：「崇拜上帝的最真誠的方法，就是研究如何去了解和慈愛上帝所創造的事事物物！」

『我提到李南，因爲李南和伯德陸這兩個名字，是不能分開的。假使他還在活着，他們將來

一定會永遠聯合在一起的。

『在伯德陸的個人生活裏，就如同處在科學世界裏一樣，可以由此窺見所有他的高尚純潔！種種美德之一斑。但是當他和他的家屬同在家裏的時候，他似乎享受人類所有的，最完全的幸福。因為他夙以最緊心的朋友相待的兒子們，總是立他的身旁，等候他的安慰，勸誡和指導。啊，伯德陸先生和他的夫人，這一雙美滿的伴侶！在他們的極快樂的生活幻影裏，並着肩散步；天天互相交換新的愛情和新的生命，是多麼快樂呀！一提到他們夫婦倆，有誰又能不從心裏羨慕，而滿口嘖嘖稱嘆的呢？』

『伯德陸夫人，具有一個誠實婦人的種種美德，——仁愛，和藹，慈善，喜救人之急，勇敢。她不但充滿了希望和幻想；并且和這樣一個有天才的人，一同過着這樣快樂的生活，她的確也受了他的工作的影響不少。彼此的性情，思想，都非常的接近。這樣說來，他倆實在是一對美滿的伴侶，他倆祇有一個靈魂。……』

伯德陸的可哀悼的葬儀，非常隆重，莊嚴。他和他生前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都訣別了。伯德陸不能再忍耐繼續他的生命。自從他的情感不能自持以後，他不希望再維持他的生機，延長他的生命，他只願意死，他總以一死為快。他對於能使他隨着他的妻子於地下的死，竭誠歡迎。



○  
他的——個兒子菲力蒲伯德陸，Philippe Berthelot 不久就成了白里安的密友。等到白里安作了外交總長，他便被任爲外交部的秘書長。對於白里安以後的工作，很幫了不少的忙。

白里安在國會裏，並沒有好久，便加入政府。因爲他的聲望日隆，所以政敵也日見增多。將他逐出的社會黨，天天在等待攻擊他藉以報仇的機會到來。在最近一次社會主義者的聯席會議裏，就決定凡是一個社會黨員，絕不許加入任何中等社會階級，或是資本主義的內閣。此後每當一個新閣選出，這個問題，便提出一次。

對於這個問題，白里安也曾留下一段故事。當社會主義者在哈哥尼(Hague)開會的時候，經過只多一票的比較多數的決議，通過了一個議案，就是：本黨黨員不得加入政府，成爲政府的一分子。

他對於那天組成這個比較多一票而通過的決議案的一個日本記者，始終加以譴責。說道：

「你們要知道，他那天是同着他當天一處吃點心的法國代表在一起投票；倘若他要是和請他吃飯的德國人在一起投票，那末，他一定要惟那些德國人的馬首是瞻了。這便是社會主義者所

以不能得勢的原因。

從種種方面看來，社會黨人早就感覺白里安不久便要脫離社會黨。等到白里安上了臺，便是他們設法攻擊他的第一個好機會。當他第一次加入政府以後，關於政策問題，接踵而起。其中的一個，便是關於學校教員希冀組織工會問題。白里安認為他們都是政府的雇員，所以不能享有和工人同樣的權利。不久，巴黎的郵差，又起了罷工的風潮；但是郵差也是為政府所雇用的。

因此，白里安為抵禦各方面的攻擊起見，便重新思索如何證明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無誤的。又將他自己對於只指工人，并非指政府的官吏而言的工會組織的觀點和主張；總罷工的理論，重新提出。但在這個時候，一個很可怕的仇敵，對於他從事第一次攻擊。這個仇敵，和白里安交了不少年的朋友，在德萊弗事件裏，也曾共過事，并且還勸過他加入內閣，不料現在變成社會黨中急進派的大領袖之一了。這個人是誰呢？便是曉來斯。Jean Jaures。

曉來斯用他積存的勢力，和如暴風雨般的攻擊，突然對於白里安之背叛社會黨，加以譴責。因為白里安對於他自己的理想，已經不忠實了。對於所謂他的新態度，復加以指摘。談到白里安反對全國勞工大同盟所持的態度，曉來斯大為憤怒。他們雙方互相攻擊。當白里安主張總罷工的時候，曉來斯大聲斥責的說道：

『你今天所反對的勞工大同盟的原則，正是前幾年你自己的主張』。他又將憤激和狂怒的情感，暫時壓下，開始仿效前幾年當白里安替米里蘭 Millerand 辯護的時候，所說的一段話，他引証了那幾句極著名的革命語調，如下：

『去，拿着那些干戈，矛劍，手鎗，小銃打仗去。……我不但不加反對，而且我還認為這是你們的天職呢！工人們既然對於他們自己認為必有效果的一種簡單的舉動，能够集中他們的力量，淬厲以赴，那末，你們就不要再常常的阻止他們，使他們因而氣餒了。』

白里安這時的情感，不能復忍，勉強在群眾中答覆了他那曾經一度作過朋友的曉來斯以後，馬上便登上演講臺，斥責曉來斯從他的一篇整個的演詞裏面，單獨截取了一小段，自然將那演詞的原意，完全弄錯了。

『我的演詞，——你沒有完全讀出來，……便算你是對的。因為倘使都讀出來，那末，你便不能產生你所希望的結果。你是會仿效和摹擬過我的，你的動作，假作出種種柔順，和藹的聲調，而應用大演說家的這些舉動和態度，曉來斯先生，這實在是令人堪以驚異的。你將我當作勞工階級的挑撥者，并且說我是在全國各處，宣傳無政府主義的一個人。你不是問我：「你在那個時候的主張，和在目下勞工大同盟時的主張，前後不是顯然兩歧嗎？」』

「曉來斯先生，你要知道，那是顯然不同的。你不知道不知道，就是對於那個問題，——總罷工——當時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也就是目下勞工大同盟的領袖，也曾經攻擊過我嗎？你不知道我從來就受猛烈的反對嗎？差不多所有我的力量，都用在遏止勞工階級的風潮和保持勞工階級的穩定，使他們的組織堅固；設法替他們籌劃進行的方法；以使工人的地位和環境，得以改良：這種種情形，你難道不曉得嗎？……」

「一個人進入政府以後，他在這裏，并不是只想尋求個人的聲譽而已。他知道你們那些在野的人，是要立在批評和指摘的地位的；而且知道這種成分，一定比獲得你們祇有讚揚的成分為多。因此他必要鼓着勇氣，向好的方面去幹。」

「這種辯論，或竟立刻變成了我個人的成見，我并不願意這樣去辦；但是我對於人家向我的攻擊，我也不能不答復。曉來斯這樣攻擊我，真令我十分扼腕。假使這些話，從其他任何人的口中說出，我也就不加理會，不加辯駁了。」

「曉來斯，在你的演說的頭一段裏，固然令我辭窮，無言以答；但是入後，你的話未免近於荒誕，而不能令人相信。我始終覺得你的話，好像是在揶揄我，給我喝采。在兩個朋友的友誼，將要終了的時候，實在是表現你的優越之點的一個好機會。我只希望知道你這次的演說，是不

是盡你的能力所至的一個最爲勇敢的演說。

『我對於你的幾篇文章，也要批評一下，——從你口頭所說和你筆下所寫的東西看來，可以表示出並沒有因此將你置於有利的光明之途。你說你自己最適宜於作衆議院的副議長，——無疑的，你到那時，必也想要脫離政黨的羈絆。我不過是祇聽我的性格自然的變遷，進化，向前走去。所有我請求國會與辦的事，都是以我的行動，來判斷我自己是否對的。』

一九〇八年一月四日，克萊益梭當了總理，便任白里安爲司法總長。白里安對於社會黨員的不計其數的嚴厲攻擊，並不以爲意，隨就接任視事；并且從事預備許多關繫改良工人環境的方案。在這些方案裡面，如恢復前此爲工人們所設置，現在業被廢除的陪審官；提高在法庭裡那些職位較卑的書記官們的薪額等等，都是其中尤屬重要的。他雖然被視爲勞工黨的一個叛徒，但他對於勞工黨的組織所感到的興趣，則始終未曾冷淡。他感覺國家正處在一個困難的地位，因爲在政府和新的工會中間，一定會有衝突發生。所以然者，即因在法國所給予工人的自由，比較其他國家所給予的都多，所以工人愈發放縱了。

---

白  
里  
安

一  
三  
八

## 第十二章 國務總理

### 政治上的和事老

在一個迅速成功的勝利徑途中，白里安不久就達到他的政治事業的絕頂。在國會不過住了七年，既經作了兩個機關（公共教育部和司法部）的領袖以後，他馬上便得着瓦狄克盧梭和克萊孟梭以前所曾佔據的地位，一躍而為內閣總理。

他或者感覺此後自己的地位，不是一個很容易應付的。在社會主義者當中，他是被聘充任內閣領袖的第一人。這回事使許多緩和派的分子，一致驚懼起來。他并且是被社會黨驅逐的一個黨員。他既作了總理，在他從前的朋友當中，一定會產生不少仇敵。

他和所有法國歷來的總理一樣：要在自己的政策中討生活；要實行自己的方案。他也倚賴大多數的擁護，纔能繼續的握掌政權。獲得大多數的擁護一事，對於他實在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那時的白里安，正被社會黨目為叛徒。他只有一種挽救的辦法，——就是對於他過去的信條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仍然維持忠實服膺的態度；然後在他的總理任內，纔能使自己在布勒塔尼的少年時代轉入政治生活以來，所有替勞工計劃的改良方法，逐一實現。當他在衆議院的講演臺上致詞

時，他第一便聲明他決不稍反過去之一言一行。他隨又說明在他意料中的將來，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一定要設法克服。

『法國總統因為信賴我，而給予我種種的使命。當我接受這許多的使命的時候。沒有一件不是令我憂慮而焦煩的。我一想到在這個地位所負的責任，我便須嚴格的反省我過去的整個生活，問問自己是否真能負荷這種任務；是否能夠綽有餘裕；我所作所爲，是否真有價值；何事是對於國家有利益，而爲我當然要接受這種使命的。』

『對於這種使命的接受，我也曾遲疑不決，而想拒絕這種任務。但是當我一轉念我既是被衆人所推舉的，那末，對於這種責任的負擔，便是義不容辭。因此我終於決定接受這種使命了。假使我將這種職務看成一件戰利品，而欣然接受；或是獲得這種顯命以後，在感覺上祇有一種滿意的驕傲；或是被個人的成功的光彩所炫迷，那末，我之爲我，便的確是一個卑鄙不足道的一個人了。』

『但是在我接受了使命以後，在我心中所發生的感想；我并不因此便變成了一個新的人，不過是一個想將他自己求所以適合於他的新職位的人吧了。你們衆位也知道得很清楚，我所服膺的理想，乃是立刻真能實現的理想。我是一個好動不好靜的，就祇基於這個原則，我便建築了我的整個的人生。』



在他這第一次的演說詞裡，所反映出來的憂慮和躊躇，並沒有繼續多久。白里安既經得掌政權，在國內經過一個極可怕的擾亂和搖動的時間以後，他馬上得到萬眾的仰望。他并且聲明新內閣的政策，乃是一種極為緩和極為寬舒的。

自從白里安在法國南部的小城皮里哥，Perigueux 發表了一個著名的演說以後，在公共的輿論中，他的理想已經結晶化了。由於他那次對於時事無所不言的演詞，使他獲得政治家的地位。雖然所有他的澈底的計劃，都是關於勞工的；雖然他的末尾的幾句話，是替社會主義辯護的，不久，這個演說便變成了一個政治領袖的演說，白里安又重新得到一個較高的地位。如欲整個知道所謂他的政治方案，勢須回憶他所身經的鬥爭，以及自從他決定從事於政治改革以來，所有和法國人民所發生的衝突。在布勒塔尼時，是因為他鼓吹工人的權利而引起衝突；在巴黎當德萊弗事件時期，和以後當他打算制定分離政教的法律的時候，——他都罹受同樣兇暴的反感，使法國的政黨，彼此如仇敵般的互相攻擊。由這種惡勢力所引起的糾紛，擾亂，他無法都去應付措置。使法國人民一致向其所愛護的國家的福利方面，同力合作，難道說就絕對不可能嗎？也沒有一種能够使大眾的力量聯合起來的方法嗎？

上述的兩件要務，便是白里安將要努力以赴的。他開首就想設法消弭國內因政見不和所發生

的爭端，因此在他最著名的皮里哥的演詞裏面，便正式表示必須使政治和平化。由於這個演說，使他第一次以真正的政治和事老名於時。

這個演說的第一段，就將那些門戶之見甚深，絕對不容納新思想的政黨的自私自利，攻擊的體無完膚。他將這些集中利益於本身的小團體，比作滯水不流的污水。在這種污水裏，當然是黴菌的集中地；污水四周的氣味，當然是非常的臭惡。若想將這些污水弄得乾淨，非用常川流動的新水來流涮它們不可。消滅足以致病的原子；濾清污水和惡劣的氣味；這都是白里安的希望。就是想將所有主張共和的政黨，都聯在一起，使他們對於國家的福利，有一種共同的努力。并且請求他們對於政見上的輕微的歧異之點，不要太為重視，而應群策群力於能使國家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實現的重大事業上，下合作的苦工夫。

『和平』白里安說，同時伸開他的手，甚至伸到那些從來沒有和共和黨這種進步的團體，真正合作的人們的身上。

談到內閣，白里安就說明他對於國家的感謝。

『我們握有政權以後，我們便深深的被那歡迎我們，同情我們的空氣所接觸了。……因此使我們極為快慰。但同時又使我們感到些須的煩悶；……所以使我們煩悶的，就是因為我們於倉卒

之間，不知道用什麼理由，能够堅決的辯明我們的『自恃』是對的。他們所以歡迎我們的理由，不外兩個字，這兩個字便是在我們的政策下面的兩個原則，就是：『緩和』和『寬舒。』是的，人們都相信我們必是偕和平及寬舒以俱來的。除上述者外，我國現在還需要一點，就是急於需要聯合。過去的重大過失，是毋庸再提的了。現在我們的國家，必須奮勉以求一個永遠光明的將來。不僅是爲救濟本國的危機起見，並且是爲救濟全世界的人類。但欲這事成功，必須先將本國繼續已久的爭端和法國人彼此的鬩牆之爭，設法免除不可。』

他既將對於團結一致的意見，詳細陳述以後，又將他自己的感覺，熱烈的發表出來，說道：『這裡有一樁事，令我欣然感謝的，便是：在這極順利的時候，——當人民的團結，有實現之可能的時候，我適被選爲內閣的領袖。』

入後，他又將他對於和緩本國的政治空氣，鞏固和嚴密勞工黨的組織，以防止因勞資雙方所引起的爭執，致令在各處發生不計其數的變故；種種的努力，重新述說了一遍。

他又將他從事於分離政教的真精神闡明如下：

『我相信宗教是法國人所以互相軋轢的一個根本原因。……這便是我所以感覺欲實現和平，必須以此事爲第一個前提要件的。……』

對於這個原則的重要說明，如果就少許的斷章零句以求公平的意義，是不可能的。白里安始終願懇法國的全體人民，要求他們爲擁護共和政體和愛慕法國起見，要以他們的努力爲後盾；要將他們聯合在一起，成一個整個的力量。末了，對於那些盡熱誠於假冒爲善的社會黨的人們，加以攻擊。

『一旦遇到關於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家的問題發生，所有法國人必須聯合一致。以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而言，在所有的國家當中，我們還算是一個命運最好的國家。因此之故，無論何人，現在都以爲我們必有新的理想和新的希望；而欲將這種理想和希望實現，我們必須要堅強的信賴自己。我們國家在過去所以存在的原因，歷歷如繪。倘若企盼振興於將來，必須永遠不許任何人敗壞她的存在的榮譽。』

以下的幾句話，多少帶些預言的意味，他說道：

『倘若不幸遇着意外的事變，必須法國全體人民都去爲守土而戰，那末他們必須要共同站在一條戰線上，如兄如弟的，將以前所有的嫌隙和所有歧異的意見，全行忘掉。……他們勢須站在一處，列成隊伍，以守衛他們所愛護的國家。這樣一來，對於戰爭定可操必勝之券。』

等到新國會開幕以後，白里安對於勞工仍然忍耐着，繼續盡他的忠誠，切實替他們幫忙。他提出關於工人卹金的法律案。卹金問題，實在是前此釀成許多罷工事件的根本原因。這個法律案提出以後，不到幾個月，便投票通過。他對於礦工的利益和其他許多改革案，都確有通過的把握。前此的內閣，沒有能在這樣短促的時期內，替工人獲得這樣大而且多的效果的；但在事實上，並沒有因此將社會黨對於他的仇恨，爲之減少。他在皮里哥的演說裏，因爲要求緩和派與政府合作，的確挨了不少猛烈的譴責。



白  
里  
安

一  
四  
六

## 第十三章 罷工的破壞者

白里安既以安內的原則，爲他的內閣將來的立腳點，不久他便遇到一個可怕的衝突。

因爲他向來就是一個主張總罷工的人，所以他作了內閣總理以後，不久，便被迫無法，要去應付一個難關。這是什麼難關呢？就是又引起曉來斯和整個的社會黨，對於他的攻擊。

一九一〇年十月八日，大北鐵路公司的一個工人團體，因爲一件極微細的事件，並沒有經過任何初步的請求，便自動停工。大北公司立刻就將公司的底機械總工程師和機關車的駕駛士都辭退了。這種舉動，引起工人們的衆怒。於是便召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裏，幾千人通過決定罷工。這種情形，的確非常嚴重。但是使個事件更爲惡化的，便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勢力，潛入這種罷工的運動；並且鼓動工人拆毀鐵路，使這種不幸的事件，多繼續了許多天。

這個消息傳來，使白里安非常的驚駭。雖然他始終要求工人應有罷工之權，但是他從來不是一個暴動或是拆毀鐵路的先鋒。總之，在當時他正充政府的領袖，全體市民治安之責，他是應當負擔的。

於是便須謀劃種種方法去應付，但并不是要禁止罷工，因為罷工是經法律準許的，乃是要設法阻止所有妨害市民安全的一切暴動，不使發生。鐵路工人的總罷工，將使巴黎陷於極危險的地位；對於全國的治安，實在應當採用迅速的處置方法。白里安毫不猶豫便將由這種情勢所給予的一切責任，都由自己担負起來。

他聲明認為這次罷工，并不是關於職業的問題，而是一個革命的和政治的舉動。他根據種種理由，知道大多數工人對於這次罷工，表示反對。他相信是由少數的幾個革命領袖，強迫他們去這樣作，在工人當中，原沒有顯著的不滿。

他便以總理的名義，立刻令陸軍部長在所有鐵路的沿線，預備軍事的防禦，以便那些希望繼續工作而不願罷工的工人，得以工作。事件無論變到何種情形，對於巴黎食料的供給，是應當擔保無虞的。

對於白里安這些辦法，法國全國鐵路的辛提加，Syndicate 馬上宣布法國所有鐵路綫的總罷工。

但因白里安用好言安慰他們，開導他們，罷工的號令，并沒得到全體工人的服從，僅有少數的單獨工人，離開了他們的工作。幾天以後，罷工的領袖們，便下令準許工人們復工。



這次罷工風潮，雖然度過了，但因這個問題，對於政治是極關重要的，所以就在衆議院提出。這實在是他的仇敵們排斥白里安，推翻總罷工主張的一個好機會。

社會黨和急進黨 Radicals 對於他都在如火如荼的攻擊着，說他變了另一個團體的指揮者，做法資本主義的行爲，遏制罷工。

白里安的答復，非常直截，他說一個國家的保持生存在和維持獨立的權，是比任何權力都優越而重要的。一個國家不能聽許她的邊界長此開放。他說：『我并且要告訴你們一件事，這件事或者引起你們的忿怒，就是：倘若爲保持國家的生存起見，政府在法律範圍以內，無法聽許邊境長此處在無政府狀態之下；而況特爲國防的主要工具的鐵路權，又不能握在手中，那末，只好依賴違法的方法，這樣去作了。』

提起了違法，左翼分子已羣怒如狂，對於白里安開始大聲叫罵侮辱，而以拳頭威嚇他。『獨裁者』的呼聲，到處可以聽到。

『你是一個獨裁者！你什麼話也不要說了！大家打倒他！——大家打倒他!!!』

衆議院的議長，也無法制止這種擾亂，祇好說：

『總經情願說明他個人的意思。』

『不！不！打倒他！！——打倒這個獨裁者！！——獨裁者！！——法律不  
死！！』

議長又要求議員們，不要停止議事的進行。白里安隨就用極大的聲音，將一切喧嘩都壓倒了，說道：『我對於我自己的演說，當然有權加以說明。』

但是那些極端派仍舊大聲的喊道：『狄克推多！！ Dictator——狄克推多！！』白里安便向他們答道：『我的話已然說了，你們無阻止我說話之權。』白里安便向多數主張民主主義的人說這好比是一齣喜劇，也可以說是一齣滑稽劇，他決不允許他自己像那樣裝扮法。

『我決不能允許你們看我像一隻留下足跡的狼，——我是將要遇到我的獵戶的，我準備跳回  
！』

在議場裏，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厲害的混亂情形。白里安站在演講臺上，全無應援。這時他雖然還是很鎮靜的，可是他那種蒼白的面孔，是我向所未見的。他試驗了兩三次，想用他的話將浮躁的喧嘩壓倒，而使自己的話，能令大家聽到，但結果無效。他忽然倚靠在講臺上，對坐在他面前的一排速記員，用尋常說話的聲音，向他們講話。其初我們都詫異他為什麼對於方在記錄

的速記員，這樣不慌不忙的講話；繼而我們就知道向他們說話的目的何在。他的那些今天出席的仇敵，想阻止他說話，換句話說，就是不使他得着希望替他自己辯護的機會，因此他便設法強迫他們在第二天的報紙上，誦讀他的辯護詞。他并且確知以他當時的地位言，本來應當允許大家對於他的演說下總攻擊令的。

他說完了以後，便從容下了講演臺的台階。那些極端派，便如暴風雨似的一擁而上，用他們的拳頭去恫嚇他，呼喊之聲震耳，一似大家的目的，要將他殺死一般。

我最近和白里安談到那天的事情，我回想當時目擊的情形，就問他當時他到底是什麼感想。他本來是很勇敢的，對於這種暴風雨般的聚會，或屬司空見慣；但是當我和他談到在那天的觀者的心目中似乎極驚訝的時候，他莞爾笑道：

「那并不是十分很可怕的；這次令人最爲失望而生氣的，就是：那喧囂之聲，聒耳生厭。他們的目的，不過是想將我的總理地位推翻，但是當我走過和我簡直勢不兩立的團體當中的時候，他們也安然讓我過去了。在我們裏面，也有許多很調皮的人。我的仇敵們知道，如果鬧得太兇了，這些守衛們，就會制止他們。這一次實在是我平生最爲有趣的一個集會。我還記得當我想繼續往下說的一剎那間，議長和我說道：「將你的聲音放大了說。」我知道我用不着放大了拉緊了我

的聲音，用力去說，因為我是慢慢的說給速記員聽的。這次集會，的確像真正革命時期內的一個集會。我在臺上不過站了幾分鐘的光景，臺下的急進革命黨分子的情感，大概都一致了。當我安然從演講臺下來以後，看他們的態度，好像他們的心都要蹦出來一般。有幾個人便走近我的面前，向我說道：『別回家，回家的不算大丈夫，一塊兒到第八辦公室去，自由是必須保護的。』我真莫明其妙，爲什麼自由還要保護；尤其是爲什麼單在第八辦公室裏面。我到底不知道他們的用意何在。

『曉來斯仍然在那裡繼續的大聲呼喊，我還以爲他是中風發狂呢。』

『當時在場的人們，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下，他們的腦筋中都在思索什麼，如果測驗起來，一定紛雜的有趣。我當時惟一的目的，就是回家吃些東西。那時已經九點鐘，我真是餓極了，便一個人離開他們的呼喊喧嘩，而回到家中，把方才什麼保護自由的話，早就拋在九霄雲外。』

『那天晚上的事，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到了家中以後，仍舊想不出維持和平的方法。朋友們和報館的記者們，都來找我，和我討論當天所演的悲劇。我還記得那時我正在慢慢的吃着魚子；魚子是最喜歡吃的東西。他們都等的不耐煩了，在急燥的徘徊着。我還是安然不慌不忙的吃我的晚餐，這樣似乎把我的朋友都招惱了。其中有一個報館的某記者，很憤怒的走我面前，說道

：『啊！那樣的問題，恐怕不是吃兩個魚子所能解決的吧！』

第二天，白里安走進議場，人們已經都坐滿了，但却靜悄悄的絕無吵嚷的聲音。這些議員們既經讀了當天的日報以後，都認為白里安的理由非常正確而公平。他們承認凡是白里安所說的話，差不多都是整個民衆的呼聲。就連選舉他們的選民，都包括在內。

白里安隨又說道：『我昨天所說的話的真正意義，無論何人也不能誤解的。當我的話被人家打斷以後，決沒有一個人真正相信我是想去作任何不合法的事。我剛纔說過，所有政府所採取的方法，沒有一件不是在法律範圍之內的。我不過說明有一種比其他任何權力都優越的權力，——就是國家必須生存，而且不使她的邊界洞開致有被侵犯之虞的一種權力。這便是我所以說，倘若事先沒有一種法律以消弭一個鐵路罷工的事變，那末，對於政府因為保障人民的安全所採用的超越法律範圍以外的舉動，就應當格外原諒纔是。』

他在這天所表現於我們眼前的，是多麼機警而聰敏！當他在那特別靜穆的空氣中，步上講演臺以後，他就用低小的聲音，開始致詞。——極力遏制他的感情作用。

他對於罷工和這鐵路工人的總罷工，開始作詳細的辯論。只是由於他的態度，便得到極大的

效果。當他已將當時的環境是何等困難；所蘊藏着的是何等危險；而且所有那些可怕的意外變故，差不多都是罷工的結果；一一描述以後，他便極傷感的愴痛的樣子結束了他的演說。他對於那些像暴風雨般攻擊他的人們，暗中譏諷了幾句，特別是對於說他是狄克推多的人。并且詢問那些聽衆，他是否真正像一個狄克推多。

『啊！世界上真會有像我這樣萎靡不振的狄克推多……！』他無氣無力的面帶蒼白之色，站在臺上。他的衣服，鬆懈的披在他那瘦弱的身體上，顯出一種極可憐的樣子。在議場裏最堪紀念的一種特別靜肅的空氣，就是當他答復以下的一句話的時候。……然後他便垂下他的雙手說道：『這次罷工現在已成過去了。……看我的雙手，……在我的手上，並沒有一點血漬。』

## 第十四章 白里安的辯才

白里安常說：『不帶動作的說話，是沒有意義的。』由他的天才，處處可以暗示他是一個演說家。『一個人千萬不要將演說的藝術，和抒寫文章的藝術混在一起。當你用寫文章的方法去預備一篇演詞，那是很容易令人一望而知的。在你面前的聽衆，常常聽到你的演說，你所要說的一套，他們都知道了，而漸漸失去興趣。』

白里安最厭惡那老生常談的言論，就是用普通聲調說出來的一句話，他都不願意聽。由於他的演說藝術，使他能將一個聽者對於他的注意力，完全保持不懈。一句出人意料的說話，也就是那句能引起興趣的說話，雖然有時這句話并不十分正確，但却比那冗長瑣碎的解釋生動得多；而且可以將聽衆疲於那些辭句雖然華麗而情節過長的演說，結果至於麻痺的興趣，引將起來。就如同私人談話一樣，所說的一字一語，必須使個個人都心悅誠服。所以無論何種演說，必須使能獲得一羣人的信仰。

白里安無論想發表任何演說，他必定將兩肩高聳。當人們和他談到如何鑑別演說的好壞，他

答道：『在一篇演說裏，你如果能够找到有記載價值的兩句話，那末這篇演說，便是不同凡響，而應當特別注意。從前的那些大政治家所遺留的最著名的言論，今日已不能再誦讀的了。』

一個演說家，如何能以他的龐大的魔力克服羣衆，是很難以分析說明的。如將白里安與同時的那些政治家比較起來，要算他最有眩惑而克服聽衆的把握。就是有時在聽衆當中，有一部分是他的仇敵，正在等待他的失敗，他也不以為意。

他在他的演說詞裏，從不捨棄引用極俚俗，極習慣的演說方法。他最喜用家常的言語，而惡誇大之言。他最不喜歡修飾辭句，連他自己也不愛修飾邊幅。這種單純樸素之態，便是白里安的性格和天才的一種基礎。使我們想起，另外一個大演說家對他常常愛說的一句話：『他演說時，旁若無人，他的言語，則沒有人不歡迎的。』

白里安本來就是一個卽席而成，脫口而出的演說家。他從來沒有拿過備忘錄，——他完全倚賴他的偉大的記憶力。他從來不預備任何備忘錄，或是大綱；就是對於那些極重要或是帶有專門性質的演說，也是如此。沒有人曾經看見過他在演講臺上，翻閱任何文件或書籍。所有應當翻閱考查的工作，在他預先的沉思熱慮中，都一一就緒了。在演說的前幾天，或是前一個星期，他一定要將先獲於心的問題，在心中反覆的盤算斟酌。在他心裏所盤算斟酌的，是如何克勝問題中的



困難之點；演說必須採取何種步驟；如何能達到所預定的目的。他所慮畫的，解決的，完全是些問題，而不是關於演說的詞句方面。

當他離開巴黎到會發表極著名的政治演講的皮里哥地方去的時候，某一日報記者，要求他最好請他將要說的話，先告訴他一番。

『倘若我今天將我所要說的話，隨便報告你。』他這樣答，『一定不會和我在星期日所說的東西，一點不差；因為我的話，都是即席而成的。』

「即席而成，脫口而出」是他演說的一個固定原則。就是那天他在國會裏必須發表的，而且關係他入閣前途的演說；以及那天他對全體國民所講的，如果記載下來，或竟成爲近代史的一頁的演說，他也不改變他平夙的習慣。在那天他厭惡關繫任何未來的事項，也不願意聽旁人提到未來的事項；更不願意談論，甚且想都不願去想它。他認爲惟一重要之事，就是：設法使羣衆能以得到一個新鮮的心靈。他知道他的論題已十分透澈，用不着再去作最後的準備。

他每逢講演的那天，總約幾個親密的朋友，和他一塊吃早點，以免再去思索他所將要說的話。其中總有一個朋友，早就知道白里安有這種怪脾氣；而并且知道白里安是需要用不相干的話來

分他的心的。所以在早餐桌上的談話，除不許談到下午講演的事情以外，無論何事，都可以隨便暢談。白里安的一顆心，從來沒有比這些時候更爲平和，更爲沖虛的了。他在這時，必要給他的朋友說些佚事，談些老的傳說，而使他的朋友們的幻想，爲之忽然盤旋飛揚不已。他常愛一壁嘻嘻着，一壁講他理想中的故事。

設因有意外的變故的阻碍，使他不能約請他的密友們早餐，那末，他便離開衆人，獨自跑到一邊讀些書籍；——或是遊記；或是關於冒險的故事；或是小說。這時他并不是真心讀書，而是想藉着讀書，以防思想他的演詞。

最有趣的事，再沒有比注意白里安將要發表一個演說的前幾天，他在衆議院的情形，更爲有趣的了。在這幾天，他總一個人走進會議室，他的步履維緩，而且維艱。他的態度，好像富有神秘性令人難於揣測似的。他和誰也不說話，誰，他也不注意，一直走到他的本位，坐在那長檯上。他的兩肩微微隆起；他的兩手，向前直伸到他面前的桌子上，他好像是疲倦而且失望的樣子。他的仇敵們，正在詭譎的注視着他，互相喃喃耳語；有時捉臂而談，有時圍繞着屋子東奔西跑，這邊說幾句，那邊說幾句。

『看他真是疲倦極了！……』『你們知道嗎？我聽說他是病了。』……『真的嗎？……自從去年以來，他的態度的確變了。……』『他像是病了。』……『看他那種無精打采而且凶惡的神氣。……』

許多人都在等候他的坍塌，總想他的那個座位明天一定會空了下來。……

這是何等的錯誤呀！那些和白里安真正接近的人們，都分明知道所以形成他個人的天才之根基的如磁石般的吸引力，這時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這個好像心不在焉而且萎靡不振的人，他的那雙半開半閉的眼睛，似乎什麼也沒有看見；可是在他的心理上，對於聽衆却已得着真正接近的機會。散佈於羣衆間的仇恨或是憐憫，畢竟程度如何，這時已經決定了。當時出席的聽衆，對於他判然不同的感覺，他都知道的很清楚。沒有一個字或是一句耳語，能够逃過他的兩耳的。他以敏捷的鑑別力，認識了整個聽衆的態度。所有的事，都在他的腦筋上登記過一次；就連他所知道的馬上要和他交鋒的人們的緘默的敵意，也是如此。

他除了在桌上的手指是在不停止的亂動以外，都在靜止不動的狀態下。但只有手指的動作，真正的態度，決難令人看出。有時他好像是一隻貓，睡伏在一個架子上，絲毫不動，睜眼的時候很少。當他一眼看見了一個老鼠，牠突然疾馳向前，接連幾跳，就將老鼠抓住了。白里安安然在

那兒靜坐，忽然立起身來，那就是到了他發言的時候。——在他的心理上，這便是最緊要的一刹那。在這樣短促的一刹那間，他馬上就知道了他將要說些什麼，要怎樣去說。對於所要說的問題，已經澈底研究好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也漸漸的完全有了。但是關於這個演說的形式，則非待他和聽衆爲情感上的接觸以後，不能產生。

他的演劇式的演說的天才，就好像排演一個劇本一樣。他常常應用聲調的突變，迅速的改變題旨，（例如就題的反面來說。）和偶一爲之的演手勢。Gestures 因爲他的口才特佳，所以演手勢的時候，非常之少。這種種，都有引起聽衆興趣的把握。他的演說，從來沒有乾燥無味過。

他常說：『要演說，必須免除無謂的縷述；必須將當前的主要問題，時時刻刻握在手裡。你倘若感覺從你的聽衆方面已經產生了一種效果，那末，你必須使他們將這種效果，永遠深刻在他們的心裡。』

白里安開始一個演說的時候，他的聲音，總是非常低小，就如同強迫他的聽衆必須停止所有其他的動作，專心傾聽他的演說一般。他開場的幾句話，普通總是遊移不定的，好像一個水手向各方面順風轉舵。他繼續的說下去，凡是曾經聽過他的聲調的，永遠不會忘掉。那種深刻而動人的聲調，使他的仇敵們更爲激怒。——他們將白里安的聲調，比作海上女妖的歌曲；這些海上女

妖的手揮目送，便使水手們迷了正途，而遭遇沉沒。白里安的演說，是一種極深刻而帶有音樂味的聲調，好像在彈一個四弦琴；並且有一個絲毫不訛，適相脗合的回聲。羣衆對於他的演說的反應，萬人如一。他的演說的確有一種天然的魔力，能充滿這整千整萬的聽衆的內心。但當大家正在聽得出神的時候，白里安突然在臺上，向聽衆周匝屈身一躬。他的聲音，這時漸漸低下，而終於寂然。有時他却低聲密語，一似其中蘊藏着很重大的秘密。對於全場的各個人，都留下一種印象，就是：他的演說，好像是對着一個人一個人的談話。這樣機密的，將他的知識，分給他們，不許他們再向任何人，重複述說。

頃刻之後，他的聲音忽然暴發，好像一聲雷鳴。他這種顯然的憤怒，使全場聽衆都爲之驚駭不已。他也常常模仿他的一個仇敵的輕微而瑣屑的言語，而後加以斥責。使他自己和所有聽衆，都激怒達於極點。他的隆隆的聲浪，足以控制他的仇敵。聽衆們被他那漸漸宏大的聲音，和滿含着刺激性的辭句所左右，而坐在那裡喘氣。

他的成功非常迅速而容易。他所以表示憤怒的目的，純粹爲刺激當時那些如握在掌中的聽衆。

他有時又變成極憂鬱的樣子。他立刻就顯着極瘦小，疲倦而羸弱。在他的衣服裏面，好像空

無一物。這時自他的外表看來，他甚至於連舉一羽的力氣，都沒有了。他給予聽衆一種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對於人所妬羨的權利，視之無足輕重；而雅不願爲此小事，輕啓爭端。他準備放棄他的權利，視之如同隨手拋置的一件多年的敝衣。

他對於這些必須克服的聽衆們，卒然又改變了態度，就如同在海上突湧起一座奇峯。他將以前曾經告成的事業中的要點，一一都說給他們聽；并且告訴他們，他就是惟一能够使能見諸實行的人。……他大聲和他的仇敵挑戰。

『是的，先生們，是的！我希望永遠握有政權！我願意和我的權力連在一起，永不脫離！』

白里安無論何時，總保持着他那高尚的品格和樸素的態度。就是他想叫一個暴民，對於他發生深刻的信仰，他也從不藉助於煽惑民心的辭句；這些辭句，足以將平民的狂熱，激動起來。他對於聽他演說的人，都非常尊敬，——無論是工人，是政治家，或是外交家。如果他被人列入演說術的最高地位，那一定是因爲他的理想的本質優越的緣故。他向來不使自己被廉價的酒所沉醉；但在是他的娓娓動聽的演詞上，常帶些珍貴的葡萄酒的香味。

除上述者外，他并且富於機智；這種機智，就是他在外交上成功的基礎。當他在國會的暴風

兩般的會議裏，業經將這種本能表現出來。白里安從不被他自己的言語所左右，他的意志，總在被控羈統治中。

他每一次公開講演的時候，對於目前必須應付的種種問題和環境，在他的腦海中總是環繞着，思索不絕。

在一個喧囂紛亂的集會中，當他正在討論一個關於國際政治問題的時候，他一定要想一想，他的言論對於所有那些等待讀他的報告書的國家，將要發生何種反響。對於聽衆向他發怒的質問，必要一一答復。同時對於沒有預備發表的事實，也決不宣洩。關於處理國際談判的事件，他也不輕露他的真正的目標。對於國家應得的權利而遭反對的國家，不隨聲附和的也去反對。同時在當天晚上的投票，因為多得了一個不知名的小代表的一張票，便獲得過半的票數，而將一件極重要的事情解決，那末，他對於這個不知名的小代表，也非常的嘉許。

若想知道白里安對於所有種種不同的方面的天才，必須隨着他走進那圍繞着會議場的前廳。這個地方是議員們聚會和談話的地方，種種的詭計密謀，都在這個地方產生，宣洩那些對於政局洞若觀火的狡猾的老政客，在這裡計劃一切應付的策略，俾在駭厲的時期，將要幫助政府，取得

勝利。

白里安對於這種情景，真是太熟諳了。倘若一個人看見一堆擁擠的群眾，其中包括種種政見不同的人，都在那兒專心致志的傾聽一個看不見的演說家在演說，那被圍在人羣核心的演說家，不問可知，一定是白里安無疑。他知道如何去結交一個知己，就是對於一個政敵，也能和他發生極篤厚的私交。他總時時設法啓迪開導自己，他并且有一種天才，能找出一個極恰當的雋語，使聽者都爲之軒渠。同時那沉悶的空氣也爲之活潑而澄清。

說來也怪，白里安演說完了以後，那些不愜意於政府的反對黨，在其初彼此都是攜手一致抵制白里安的，這時都無形的渙然解體了。他又重新登在那最高的地位。他很隨便的樣子，從講演台上，拾級而下，和伸在他面前向他致敬的手，一一都握過了。他明知道當時向他貢獻殷勤最爲懇切的，就是以前常常樹意陷害他的那些人。——但是他們的那種詭計，究竟有什麼效果呢？……他演講完了，然後回去繼續他的工作。



## 第十五章 鄉居生活

『我酷嗜一個寂靜的生活。』白里安常常的這樣說，有時感覺些許鬱悶的樣子。無論何時；他要得了幾小時的閒暇，剛剛休息一下，馬上又須回到那煩擾的公牘生涯裏。他始終保持着一種習慣，就是：喜歡短時期的離開巴黎，到些巴黎市民不大熟悉的遠地方去。在以前，他可以藉着這種機會，得些安慰；但是現在却不成了，因為現在他的像片，天天在報紙上披露，他的面孔，大家都已熟識，使他不能再保留他的那副人所不識的面容。

許多年以前，他常好到邁爾河 the River Eure 之畔的一個小地方柯士勒 Cocherel 去。當他還沒有想在這裏購買一所住宅的很久以前，他就常肯到這裏來。現在他在這裏置了些老式的農場和田地——這實在是他的一塊小領土。

『我喜歡安安靜靜的住在這裏。』他常常的這樣說。莊稼人們都特別注意我。多年以前，我常常喜用假名字到這個小鄉村裡來，沒有一個人認識我。我那時所用的假名，不是杜蘭，Duran 就是杜堡 Dupont 我現在記不甚清了。那時我非常快活。不料一天有幾個巴黎城裡人，從這個鄉

村經過，一眼看見了我，他們馬上便認出我來了。於是他們就跑到我所住的小旅館裡，想叫些早點來吃。不知道因為什麼緣故，服役於這個旅館的女侍者，也就是平夙對我非常和藹的女主人，拒絕替他們去作早餐。他們氣極了，便爭辯道：「妳爲什麼不管我們，而白里安却安然坐在那裏用飯呢？」

「白里安？」這個女侍者聳了聳她的雙肩，「這兒沒有白里安。」藉着這個題目，她便把他們都送出去了。

「她隨就走近我的身旁說道：『剛才那幾個巴黎人真是愛講笑話，你知道他們在那個門的後面，告訴我什麼來着嗎？……他們說你就是白里安！』」

「不要聽那一群傻瓜伙的話！」我祇這樣回答了一句，其餘也沒有說什麼。在某一個時期中，生活便在這種習慣的方法裏度過去。

「這回事過了沒有多久，有一天那每個星期日都赴柯士勒，常在報紙上作諷刺畫的畫家撒巴替，Sabatier 看見我在河岸垂釣，他便在對岸替我畫了一個速寫，這幅畫便在一個畫報的封面上披露。在畫的下面題道：『辯論家之逸情雅致，』緊底下又綴了一行小字：『每星期日在柯士勒之所見。』」

「幾天以後，我的女主人便來到我這裏，對我說道：『好，你一連哄弄我這好幾年！』」

「我嗎？」我驚訝的喊道，「妳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好吧」她說，「你看這是什麼？」同時她便用手指着那張畫報上我的寫真，說道：「這張畫報就是從前說你是白里安的那些巴黎人寄給我的。」

「我看了那個寫真一眼，就極矜莊的說道：『或者我只能說那個寫真看起來倒很像我！』好像我對於那個寫真，已經很仔細的看過了的樣子：

「我敢說這幅寫真一定是你。」我的女主人這樣肯定的說。

「妳怎麼這樣傻呀！」我還是努力辯護維持我的隱姓埋名！「假若我真是白里安，我還有功夫一個人安閒自在的來到這裏垂釣好幾個鐘頭的魚嗎？你恐怕不會相信吧？」

「她將我的這句話思索了一會兒，又仔細看了半天那幅寫真，便說道：『這是一點都不會錯的，……你所最希望的是處在安逸和平的狀態之中。……這是一點不會錯的，……我明白了，……再沒有什麼可說的，這一定不會是別人。』」

由於白里安的酷嗜打獵和垂釣，他纔發現了柯士勒。他每次到這裏來，總是同着一個朋友。

白里安之所謂打獵，就是在他的肩上誇了一枝獵鎗，出到郊外。他的目標，總是注意在天空的飛鳥。但是他常常彷彿思索什麼似的，蹣跚的向前走着，眼睛却注視樹木……田地……或是那些收穫的禾麥。……他除了享受垂釣和打獵的快樂以外，認為有趣的，就是：在戶外散步；同朋友們一塊吃着早點，將他那層出不窮的舊聞佚事，長時間的講給他們聽。他對於柯士勒，的確是戀戀不捨，他感覺最好是在這裏居家。

有一天他和他的朋友說道：『倘若你能在這裏替我找到一所極小的房子，我一定能够常常到這裏來。』

以後他所買的那所住宅，真可以叫作小房子，祇有三間小屋，都在一層。在河邊上，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園。這全部產業的總價，還不到二百元。白里安必須在他的些舊信封裏，去從事尋覓金錢。他的朋友都說像他這樣隨便將錢亂放的奇怪脾氣，實在少見。據他們說，他如果到每月的月底，還沒有將他所有的錢用完，他便將其餘的錢，隨便放在一個信封裡，丟在抽屜裏不去理會；何時想要用錢買東西，便將所有的信封，挨次的找一遍，看他的錢，到底在那一個信封裏裝着。

他的那個小家庭的風景，非常幽美，有濃密的垂柳，搖曳在河之兩岸，的確是白里安平居的

一個樂園。除了有這樣好的風景以外，那圍裏漣漪的流水所發出的潺潺之聲，也增加他的雅興不淺。

不久，在大道的對面，有一處老式的農場出售，白里安便把它購買到手，這個農場比從前所買的那塊地方要大些。在這個農場裡面，也有一所住宅；還有畜欄和其他在農事上應有的建築物。他將這個農場收拾得好像一個老農夫的家庭：在爐灶的上面，安了一個絕大的爐架子，其大可以將一株樹放在裡面燃燒。此外又擺了幾隻顏色極其黝暗的彫刻的大櫃；一架老式的鐘；幾張鄉間的粗笨的桌椅。在那廣敞的廚房裏，挂了幾個光亮的銅鍋銅釜等等烹飪的器皿。這所住宅的下一層房，非常單簡，只有一間空屋，是留給一個朋友住的。

他漸漸具有地主的熱情了，不久他又買了一塊田地，後來他又和一個農夫交換了其他的一塊田地。像這樣倒來倒去，直後他又買了一所小住宅。他或者是因為沒有許多錢，將這些產業同時都購買到手，所以只好慢慢的添置。大戰以後，他和斯特萊斯曼 *Gustave Strusemann* 一同獲得諾貝爾獎金。Nobel prize 他就用這項獎金，買了些不動產。

他現在居然據有這三個農場的不動產了，於是他就找了些他的老鄉布勒塔尼人前來種地。他每年考覈這幾個農夫的工作一次，對於那個成績最爲優良的，並且給予獎品，以使他們有競爭心

。但是因爲他對於所定的標準，要經過仔細的考慮，自己又沒有偏見，所以同一個人，不一定每年都得到這項獎品。

白里安自己也是一個很能幹的農夫，他確能使地盡其力，除了土地本身應出的報酬以外，並且還能使他從此獲些餘利。

他對於農事，雖然具有天才，但對於牛羊豕的豢養，則所知道的極少。他於是便將他的土地，分爲兩部分：一部分種田；一部分豢養牲畜。他在他的農場裡，實行餵養牲畜的結果，的確得了不少知識。他現在感覺十分滿足，知道在這世界一大騙局的生活裡，他已徵幸得到小小的一部分欺騙的收穫。對於這個，他說道：『啊，我相信人人都要度日生存的。』

白里安在這個鄉村裡穿着的衣服，非常普通而隨便：一條厚絨布作的褲子；一件已經破了的短衫和一雙不大合適而笨重的鞋子。他手裡拿著一根手杖，緩步的從這個農場走到那個農場，隨便問兒童們幾個問題，和農夫們遙相應答。他最善歡和農夫們談天，他說他們的常識非常充足。

現在他又有了了一所極雅靜的小別墅，專爲消夏用的。距離他的正宅，不過幾百碼遠。這所小別墅，一半是建築在一個懸崖之上，本來是一個老僧的舊居。白里安是從這個老僧手裡，將這所房子買過來的。但是他買這所房子，並非出於他的本心，所以不忍就將這所房子全部佔據，以致

這個老僧沒有居住的地方。因此他便允許終老僧之身，仍然可以住在這裡。在這個小別墅的四周，也環繞着一個小花園，滿種着花草和樹木，自成紋理，自成行列。他又從布勒塔尼和安居兩個地方，運來許多玫瑰花。他將這所小別墅佈置得多少有些像一隻小船的內部。在這所房子的最下一層，恰好是一間極大的屋子；屋子的前面，開着一個極大的窗，正對着那些農場。在樓的上面，是一間臥室和一間小小的浴室。登樓凭眺，全村的風景，一覽無餘。

這種種的環境，都使酷嗜和平的白里安非常愉快。所以他便選擇柯士勒地方爲他的寓所；而且因爲柯士勒以前曾經作過一次最著名的戰爭的戰場。那就是當查理斯第五 Charles V. 在黎姆斯 Rhems 加冕以前，杜哥斯克林 Duesclin 指揮着法軍攻打布克 Capital de Bueh 大將，便是在柯士勒這個地方，得了一次最大的勝仗。

那一次的血戰，實在可以說是法國的愛國心第一次的一個最高表現。當他們兩軍交綏作衝鋒戰時，是非常的激烈可怕。

當時杜哥斯克林便對他的士卒們說道：『因爲我們有上帝的庇愛，——大家都要注意，明天我們就要有一個法國的新皇，我們一定要把布克大將貢獻給他，作爲賀他加冕的一種禮物。』

英軍正在勇猛的抵抗，不料突然有三十個周身貫甲的武士，騎了法國最好的戰馬，從斜刺裡

衝了進來，將英國的軍隊，沖成兩段。包圍了布克大將，挾其疾馳而去。祇餘下那些喪魂失魄的敵人，眼睜睜的看見他們的首領被人家擄走，而無可如何。

這次戰爭便在衆健兒歡呼『我們的聖母——杜哥斯克林』的回響聲中，大獲全勝。

白里安很喜歡談論那次柯士勒的戰事：只帶着區區幾百人的軍隊，對付人數那麼多，實力那麼雄厚的隊伍，……三十個賞甲的武士。……并且懷疑，驚訝敵軍裡那幾個身披鐵甲的著名的大將的下場。他將他們比作錫匣中的寶石，無由展其身手；并且懸揣他們被殺時是何等光景，在他們就刑以前，是不是先要將他們的甲冑一一脫掉。……（因為從前的武士們的甲冑，是把全身各部分都用鐵鎧包將起來，祇留兩個眼睛露在外面。）

到了我們的現在，在那白里安度其最安靜的光陰，並且時常約請他的幾位最屬親密的朋友，拒絕所有的新聞記者的大駕光臨的所在——柯士勒，已經不能找到當初戰爭的痕迹了。



## 第十六章 白里安和樸蔭凱雷 Poincaré

一九一一年七月一日，德皇派遣潘澤號 Panther 戰艦，駛往阿加的爾， Agadir 去威脅法國，阻止她向摩洛哥伸張勢力。這時白里安仍在閒散之中。

德國這種表示，將法國人的愛國熱誠，激動的達於極點，兩國間的危機，日益尖銳化了。雖然在法國，都不主張開戰，但是這個戰事，急切間似不可免。

無論如何，英國是和法國立在一條戰線上；並且對於德國想在摩洛哥獲得任何領土勢力，正式表示反對。結果法德兩國，簽訂一條約，就是：法國將赤道非洲的領土的一部分，讓與德國，同時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政治保護權。這個放棄法國殖民地的條約，大為民衆所反對。簽訂這個條約的總理凱萊 M. Caillaux 雖然因此免使法德兩國訴於一戰，然却飽受衆議院的攻擊。衆議院反對的空氣，尤為濃厚。克萊益核對於凱萊的指摘，非常激烈。

他認為簽訂這個條約，因而損失法國的權利，恩惠了德國，實在是一種示弱的舉動。對於兩國談判時法國所持的態度，也深抱不滿。於是參議院便令凱萊辭職，而以樸蔭凱雷繼任內閣總理

兼外交總長。樸蔭凱雷立刻就請白里安充任內閣副席，兼司法總長。

樸蔭凱雷差不多沒有地方不是和白里安立在對等地位的。地也是一個模範的大律師，很少的人能夠具有像他這樣的任事能力。他的特長，是能加緊工作，始終不懈，而且處處謹慎。他每當演說以前，一定要費些時間預備，充實他的演說的內容。他的演詞，結構非常完善，整齊，并且接洽，援引許多事實，爲之例証。他能講述很高的財政學，自然需要引証許多數字，他似乎對於他的全部演說，都能徹底明瞭。他雖是一個很優越的演說家，可是他的聲音却很粗糙，而喜咬文嚼字。

他差不多是正人君子當中的一個楷模，所以深得一鄉人的敬仰。樸蔭凱雷是生在羅倫，Lorraine。他不但愛戀他的家鄉，他的愛國心也非常熱烈。同時他并以善於觀察，判斷和諷刺，著聞於時。

他雖然也和庸庸碌碌的人交朋友，但從來沒有因此蔽塞了他的明敏的眼光。他天天和白里安混在一起，但是他最近纔看出白里安雖然對於他自己的職務，從來沒有疏忽或遺漏過；可是他對於國際問題和關係外交的工作，却感覺非常興趣。在樸蔭凱雷的隨筆中，在紀錄這樁事實的下面，畫了一條橫線，多少帶些嫉妬的意味。……

「白里安先生他在內閣裏的職務，本來很安閒的。所以他常常穿過杜尼麗公園 Tuileries 和賽因公園，Seine 從溫登姆街 Place Vendome 到奧爾塞奎街 Quai d'Orsay 的外交部來訪我。他談吐非常有趣，且有價值。我時常讚美他明達透闢。他的精細而敏銳的感覺力和他的令人愛戀，恰像一個善解人意的靈貓。我從來沒有聽見說過其他的人，能夠具有這樣大的魔力，能使他對面談話的人，如此迷眩而傾倒。」

「他常常來到這兒，和我坐在一塊閒談。我總將我們在外國的使館所發來的電報，讀給他聽，然後我們必要交換對於這些事情的意見。白里安先生有一種不喜輕於表示真態度的神氣，似乎是城阜甚深；如在他入，將必被認為是一種缺憾。他對於一切政治，都感覺非常有味；尤其是對於這時的外交事件，更為注意，雖然他對於外交事務，並沒有參與，監督和指導之責。他的求智識的好奇心，大概是與生以俱來。我天天企盼我自己逐漸增進，能夠有彷彿白里安先生這樣的一顆靈動而明敏的心。白里安先生在第二年對於選舉我充任總統的運動，的確費了不少力氣。」

的確，一九二三年那次樸蔭凱雷的當選，是含有重大意義的。自從阿加的爾事件以後，多數法國人的愛國精神，又有第二度的興奮。樸蔭凱雷的愛國熱誠，並不滅於羅倫省所有其他的居民。自從羅倫省被戰勝的德國橫加蹂躪，硬將這塊小小的領土和她的母國分離以來，她的創痕，迄

未復元。在這種緊要關頭，樸蔭凱雷的當選，完全是法國人愛國精神的一種表現。他就任後第一道命令，就是恢復白里安的內閣總理原職。

自然，白里安的政治綱領，自然會反映這時社會的趨勢。德國好戰的情形，並沒有稍自戢歛。白里安立刻就提出應當制定一種法律，延長強迫服役的年限為三年，因此纔能使法國得有額外增加的預備軍，以便應付意外的變故。但是這種提議，不大受勞工黨和所有工人的歡迎。因為倘若實行這個法律，那末在這三年裡，他們必須捨棄他們的工作，以準備一個不能臆測的戰爭，未免太嫌苛待他們了。白里安於是又被擬為違反他過去的信條的一個叛徒。但因他是和樸蔭凱雷聯在一起，共負領導人民的責任，所以人民雖然對於他的計劃，已經表示反對，但仍呼之為愛護國家的一分子。

論及「服三年兵役」的法律，原是一件極難見諸實行的事。這個法律的涵義，無異令所有的家庭，都普遍的為其犧牲。對於靠近東面日漸嚴重的危機，還沒有一個人能有正確的觀念。

白里安在眾議院既經遭遇許多困難和嚴厲的反對。他在參議院的議長之職，便被推倒。他於是只得不辭辛苦，重又回到內政方面，而想努力創立一個政黨的大同盟。他認為這件事是極為必要的。

就因為這種「服三年兵役」的法律，在那年春天，離大戰以前也不過幾個星期所舉行的選舉，激烈的達於極點。那時這種法律，還沒有投票表決。這種法律，雖然歷受種種的壓迫，但在那時，白里安對於這種法律，始終抱有使其實行的決心。

在這次選舉的幾個星期以前，擁護白里安的人，在巴黎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公請白里安。這件事對於他的仇敵們，實在是一個肆其鬼域伎倆，以攻擊白里安的惟一的機會。所有社會黨的機關報，連他所曾幫助創辦的「人類報」(L'Humanite)，都在報端約請他們的朋友和讀者，在那天齊集於宴請白里安的所在的大門口，對於白里安作露骨的猛烈的攻擊。工會和工會的同盟，都派代表參加這種舉動。

這一羣人們，都聚集在宴請白里安的所在的門前，其勢汹汹。他們喧嘈歌唱，匯成一種極高大的聲音，那左近的幾條街，都聽到了，以至於一直傳進所宴會的屋子裏。在這種叫器聲中和恫嚇聲中，可以聽見他們罵白里安：『叛徒！』『賣國賊！』『逃犯！』『將他拋在監獄裏！』『叫他作苦工！』等等的口號。他們怒吼呼喊，如野獸在咆哮號嘯。他們的詆毀，恐嚇的詞句，如瘋如狂的到了極點。

『叛徒！』——『賣國賊！』——『將他捐禁起來！』

白里安來到這個宴會的食堂，必須從那正在咆哮恫喝的羣衆中穿過。警察對於這盈街塞巷，方在大聲恐嚇白里安的社會黨的暴徒，實在沒有充分的能力加以約束。食堂的進口，都擠滿了狂暴憤激的黨徒，對於赴宴的白里安的朋友，盛氣相凌，惡聲相加，所以發生了不少的衝突和騷動；直到白里安來到以後，羣衆還繼續包圍着那個宴會的食堂，沒有方法將他們驅散。就在這種的喧囂聲中，在食堂裡面，舉行了頌揚的典禮。

白里安對他的朋友們演說，開始就表示對於這次事情的感覺。他說他發現這次率領，指揮羣衆向他攻擊的人們，就是他幾個月以前的朋友。在過去他曾不斷的幫助他們，甚至於曾替他們辯護過。

他說：「當包圍這個食堂的時候，在極端怨恨我的激烈呼聲中，貧窮的人們，還要求處我以監禁和罰作苦工的罪刑。那些領袖們雖然勸戒羣衆，不要聽從我的朋友和我在法國所創立的和平理想，同時他們并想將我們從法國平民階級中的優越地位驅出；但是我們決不因此便迷亂了我們理想中的正途。我們不但仍舊爲勞工黨的利益努力，就是對於全法國人的利益，也無不盡力以赴。

由於勞工的權利所引起的問題，不但在法國是正在盛行，就是在其他各國，也一般的方興未

艾。除非在一個承認工人們即將享有各種權利，或是一個不憚改良，進步的國家，將這些問題有條不紊的在極和平極安靜的情形下，都一一解決了以外，其餘的國家，恐怕因此沒有不引起重大的騷動的。我很希望一個將勞工問題都解決了的國家，——那是多麼安適的地方呀！——便是我的祖國；便是給予個人以自由權以後的輝煌燦爛的法國；便是解放工人，宣布工人應享自由權和公平待遇之權，而使人人得以重睹天日的法國。

三個星期以後，總選舉開始舉行。白里安在他的選舉區裏，有一場惡戰。社會黨裡的急進分子，對於他作猛烈的攻擊。他時常被他們威嚇，而且幾次瀕於危險。仇敵們幾次在會場裏放鎗行刺；但他却毫不畏懼，仍然繼續出席。朋友們就是勸阻他不要前去冒險，他也不以為意。他並且不顧一切的阻碍，依舊努力去幹。結果，他竟以一萬票的過半數，戰勝所有他的仇敵所集中的五千張票，而當選為眾議院議員。那次選舉竣事以後，隨即成立一個新閣。由李布之（Ribot）充任總理。這個內閣的壽命，在法國的歷史上，保持一個最短促的紀錄，它僅僅存在了二十四小時。

以後便是拉諾魏威尼 Rene Viviani 氏。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初旬，被任為內閣總理。

---

白  
里  
安

一八〇



## 第十七章 和平的隱憂

大戰的爆發——曉來斯的死 *Death of Jaures*——歐洲的大火災 *European Conflagration*

巴黎在一九一四年六月裏，可以說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堪紀念。自然，這時候巴黎的市民，依舊爲職業的奔走，生意的競爭，懼受種種人事擾攘的煩悶。並且對於政府過去負責所作的種種過錯，一致怨恨不直；但對於眼前即臨的悲劇，却沒有抱杞人之憂的。法國人平夙對於政治問題，最喜歡接連不斷的討論。那時他們論辯的目標，正集中在剛才實行的服三年兵役的法律上。恰在這時，忽然傳來一種驚人的消息，不管給予法人一種迎頭棒喝，就是德國實行增加兵額。……作戰的預算，業經所有的政黨一致投票通過，連社會黨也在其內。……再度的戰事，似乎不能避免。正像醞釀着一陣暴風雨，天日無光，不過還沒有暴發吧了。德國遠在東面的這種轟轟的雷聲，法國人却早已聽慣了。

至於白里安，他這一向是非常的抑鬱而且易怒。在他的暴躁而滑稽的談話中間，對於服從兵役和德國增加兵額這兩個問題，不惜反覆敘述。這事在他似乎感到非常煩擾，人們還以爲在辯護

他的服三年兵役的法律呢。

那些祇知道和平的人，還料不到會發生戰事。那些上年紀的人，常常提起一八七〇那一年，（按是年普法之戰，巴黎被圍四閱月，糧絕出降，訂城下之盟）他們曾經身歷法國被侵犯，巴黎被佔領時候的生活。但是所有那時的事情，在一般年輕的人們——就令是些非常愛國的青年——的心裏，可以說一點都沒有印象。就好比一本歷史教科書的最後幾頁一樣，他們從來沒有理會過。

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正是一個星期日，是一個明朗的晴天。巴黎的士女，都跑到那廣長的跑馬場，去看那在每年的夏季之末所舉行的賽馬大會。婦女們穿着五光十色的衣裳，亞賽那鮮艷的花壇，嵌在碧油油的草地上，環繞着那賽馬競走的徑道。

一群政界的重要人，都聚集在演講台裏。演講臺所裝飾的，都是些正在怒放的鮮花。法國的總統樸薩凱雷和他的夫人，正立在這群人的當中。我和我的父親也在這裏，因為我的父親，也是魏威尼內閣 Vivian's Cabinet 的閣員之一。歡娛的柔言蜜語和放浪形骸的聲浪，瀰漫了會場的空气。著名的人士和外交家，站在演講臺的裡裡外外向總統鞠躬致敬；和蒞場的要人們，一一互

相寒噤了幾句。不時有些出風頭的人，一眼發見在走進的人群裡面有漂亮的女人，便馬上跑開了演講臺，向前歡迎致意。有些人却偷偷的溜到一邊沒有人的地方去賭錢。

我那時正同前任大使，不久便成了法國最著名的人物赫里克 Myron T. Herrick 在一塊談話。我們那時正在隨意談論最後一次的競賽情形，和與賽者的機運如何。坐在我們旁邊的，便是駐法的奧國大使。

忽然在聚集演講臺後面的群眾當中，一陣人聲大亂。一個貌似瘋顛的人，從群眾裏面，匆忙的分開一條道路，跑到奧國大使的面前，將身俯在這個大使的椅子背上，用極低小的聲音和他啾咕了幾句。這個大使聽了，慌忙的站起，跑到樣蔭凱雷總統那裡，和他少許談了幾句話。當天與會的幾個領袖人物，立刻聚在一處，開始作一個秘密的會議。……

幾秒鐘後，赫里克又回到我這裏來，當他說『奧皇儲斐地南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 在撒拉熱佛 Sarajevo 被刺』的一刹那，我真被他臉上的顏色所驚駭了。他又將所聽到的消息，簡單的告訴我一遍。從演講臺的上面，好像突然降下來一種不可言喻的沉寂。這時奧國的大使，已經走出。赫里克大使還在聚精會神的思想這件事，不覺喃喃的說道：『這回事實是在是太嚴重了』。那緊張和困擾的空氣，依然在留戀着。

真就在那日麗風和的一天，第一個警告像暴風雨猝至以前的一聲霹靂也似的便來到了。

在當天的晚上所有在政治範圍裡的談話，都是討論當前日耳曼和斯拉夫兩大民族在中歐的利益問題。這兩大民族，向為歐洲的兩大權威者，他們常常挑撥巴爾幹的小國，互相戰爭，以便從中擴充他們的勢力。的確巴爾幹人也從來沒有厭倦過戰爭。

但是所有這些問題，並沒有引起巴黎市民的真正注意。在巴黎人的心目中，感覺巴爾幹遠離着大遠的呢，用不着過慮。祇有那些恐怕會發生外交上的糾紛的人們，開始感覺着非常可憂。

一個月以後，奧大利便對塞爾比亞宣戰。但在這時，仍然有許多人承認會有危險發生。政府的重要人，一天比一天的憂愁起來。預備動員的主張，或非實現不可。那時的白里安，並不是閣員之一，他在魏威尼的辦公處裡，坐了幾個鐘頭，當他讀了那最後的電報以後，對於這次事件將來的可怕的危機，隨即加以特別的注意和考慮。內閣這時一致相信同樣的一個主張——就是試用種種的防禦方法，以應付這次重來的可怕的災難。但在這時，任何意見也不能將這以不妥協主義為前提的處置方法，為之變更。

但是，和解並非完全絕望，始終沒有一個人相信歐洲大陸的紛爭能夠實現的。因為歐洲大陸

的任何文明國家，都想破壞其他的一個文明國家，在這種互相牽制的局面之下，誰也不敢先動。於是睜眼之目，便轉向英國——敬候它來解決。每天晚上，官吏們都殷勤的詢問關於英國政府的態度：哥瑞爵士 Lord Grey 最後說些什麼？英國怎樣表示？

戰端暴發，一天比一天危迫了。法國人對於每一個報告，都感覺着像被刀割二下一般，使我們甚至不能喘氣。許多國家都相繼加入了戰團。

當德國大使奉命撤退回國，末次謁見法國總統的時候，這種最後的外交禮節，實在令人可怕得到了極點。剛好白里安往魏威尼的辦公處去，在半路上，遇見這位將要離別的大使。

等到那最惡的消息傳來，巴黎整個的發生了搖動。無論是白晝或是夜裡，在街市上總可以聽到人們『明天離開這裏吧』的呼聲。火車站上的人，擁擠不堪。裝運青年編入軍隊的列車，都用鮮花粧飾起來。婦女們都勉強含着微笑。……法國雖然將軍隊從邊境撤回幾里，以免法德兩國的軍隊，發生意外的戰事；但是兩國在前方的哨兵，却已發生了小衝突。

法國人無論老幼，無論何種階級，無論主張何種意見，信仰何種宗教的人，這時祇有一個念頭，——他們可別再向前進了。

好像預言一般，在一九一二年，白里安說得好，『如果一旦發生保衛國家的問題，所有的法國人，便應當從事團結。倘若不幸，因為事實上的要求，必須法國人爲其領土一戰，那末，他們便應泯除他們的嫌隙，無論是誰，都要如兄如弟的站在一條戰線上——』

不幸在這種災禍方殷的時候，國內又發生一齣政治上的慘劇。當決定宣戰的傍晚，我們又聽到一樁可怕的消息，就是：曉來斯 Jaurès 正在一個小酒館裏吃飯，突被一個下流社會人所刺殺。據說使殺他的人供稱，所以必須殺他的理由，乃是因爲像曉來斯這樣的一個國際主義者，所含有的富於危險性的勢力，實在是豫備動員的時期中的一個阻撓者。這事發生以後，所有各黨中曾與曉來斯熟識的朋友，都大爲憤怒。當曉來斯常赴佛日山 Vosges 和我們一塊消夏的時候，我的父親常和他談論德國用種種方法威脅法國的問題。登佛日山的絕頂，就可以看見在一八七一年被德國所侵佔的阿爾撒斯省 Alsace 的一部。曉來斯也曾致其畢生之力，志在救國。他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國際主義者的見解：欲防止戰爭，而反干涉一個國家的自衛，結果適足引起一個戰爭。其實曉來斯的兒子，自幼至長，都是受他的父親的思想的影響，而結果却死難於保衛國家之戰。由此可見曉來斯決不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在那些知道曉來斯，認識曉來斯，以至於承認因爲他在平民當中，具有絕大的勢力，而使社會的確受有裨益的人們的心目中，認爲他的死，實屬不幸。

無論何種形式的葬儀，情形總都是極慘淡的，人們差不多都不樂意參加。可是在曉來斯舉行葬儀這天，所有巴黎的人士，幾乎都出來送殯。當棺木由他和他的妻子同住的小住宅裏抬出來的時候，在街上遇到不少的工人們的羣衆，都穿着最好的衣服，祇是帶着莊嚴和沉毅的面孔。這些工人們都知道明天他們便須編成軍隊，赴前線作戰。

白里安對於曉來斯的被殺，非常震嚇。因為當他們都從事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的時候，也就是當德萊弗事件 *Dreyfus affair* 的時候，他們的友誼，非常密切，所以曉來斯原是他的一個多年的老朋友。他回憶前塵，他和曉來斯一同在大路上散步的種種瑣事。那時他們正夢想在工人們的生活裏，多給予些快樂，多注入些舒適，所以他們就走遍法國各處，去努力鼓吹。那時的工人，就是現在預備加入前線的戰士。

同日下午，魏威尼在國會發表關於公布宣戰的演說。這時衆議院所有的座位，連邊廂都算在裏面，都坐滿了，祇空下一個座位。靠左邊是社會黨人所坐的座位，這時非常的沉寂。當中顯然有一個空位，這個便是從前曉來斯的坐位。

當魏威尼臉上帶着一種蒼白的顏色登上演說臺，全議場的人，都一齊站將起來。他的動人而

激烈的演詞，將全體的愛國心，都激勵得到了極點。的確，這時真正表現出來一種神聖不能侵犯的大聯合。所有法國人的心，好像一個人的心在跳躍震盪着。愛國心和向上心，變成這時的一種風尚。但是在這安然列隊，徐行於後，面孔嚴肅的數千工人的心裏，究竟如何，實在令我們無從捉摸。

過了幾天，又組成了一個新閣，魏威尼的總理，仍然蟬聯。但是所有各黨各派的代表，連勞工也在其內，都來瓜分閣席。在這些代表當中，有老革命黨人蓋斯德 Jules Guesdes 西貝特，Narcel Sembat 李布，Ribot 都莫哥，Doumergue 和我的父親湯姆遜 Thomson 等等。白里安這時又以內閣副揆兼司法總長，加入了這新國防內閣。在這次的內閣裏，只有一個偉人沒有加入，便是克萊益梭。雖經魏威尼懇求他參加這個戰時內閣的工作，但迄無效。就是他的朋友們要求他勉為其難，共同戮力，也是枉然。他嚴詞拒絕，無論用何種理由去勸諫他，他全置若罔聞。他對於這次內閣的改組，非常的不滿意。對於這次新閣的領袖們，也抱不滿。他始終是一個反對者。至於白里安這時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對於迅速籌備國防的工作，要聯合起來，一致進行。至於他本是一個司法總長，抑或僅僅是一個衆議院議員，均在不問之列，祇要是這時應當作的事和他能作的事，都令他負責進行。在以後繼續的幾次會議中，他都在不間斷的工作；貢獻意見，籌



---

劃計策，將進行組織國防機關的重要職務，都自行坦負起來。他的日見增加的勢力，使他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獲得最重要的階梯。可以想見他所負的責任之重大而且出人意料了。

---

白  
里  
安

一九〇

## 第十八章 一九一四年

### 瑪倫之戰 *Battle of The Marne*——出赴波爾多 *Bordeaux*

過了幾天，德國軍隊已經快到巴黎的城門了。總司令霞飛將軍 *General Joffre* 聲明此後政府的行動，應當設法保險，求得安穩。因此之故，內閣和集中於巴黎的全體行政人員，祇得在戰線之外，臨時選擇一個地方辦公，那末，就擇定波爾多，*Bordeaux* 整個的政府機關馬上開始遷移。這一向對於任何紛擾，都無暇顧及；遷都以後，對於全國，非切實整理一下，使其漸臻穩固不可。

以後消息一天比一天惡劣起來，只有一樁事使人興奮的，就是：英吉利決定參戰。過去在英法之間的戰爭的痕迹，雖然充滿了史冊；但是在史冊中，却找不到因一種長期的戰爭，致引起一個英國人和一個法國人彼此互相攻擊的一頁。英法兩國的戰爭，好像那些競武技者，用他們的尚武精神，繼續輪流着比賽，以誇示於人。但是在類似這種仇敵的當中，友誼是很容易發生的；而且在法國人的心目中，英國人此次決定參戰，無異是獲得最後勝利的一種象徵。但是一般人却担心英國如組織軍隊，必定要費好幾個月的工夫，而德人威脅巴黎，却一天比一天緊張。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祇得獨負解決關係保衛本國生命的問題的一切責任。而且更要注意本國實力的分配

和消費，以便能夠長久允許大英四散於曠漠的帝國各處的軍隊，集中於英格蘭去訓練。

所有上述的各種情形，都使國家的指揮機關必須將巴黎以南的戰線，為嚴密的防衛。他們的計劃，要將德軍從原來所佔據的地帶驅逐出去，愈遠愈好；但是要這樣作，非先挫抑德國的防線不可。根據此種計劃，巴黎便和比京布魯塞爾 Brussels 一樣，必要成了一個公開開放的一個城池，協約國的軍隊，都可以從這裡通過……。

至於這時內閣的閣員，他們都是各政黨領袖，在這種嚴重的時期內，他們用一種神聖的合作精神，互相團結，惟一的宗旨，就是援助國防，對於放棄巴黎的主張，誓不承認。他們認為將巴黎城的門戶開放給仇敵，簡直是一個冒瀆神聖之罪。巴黎一字的意義，原無異於『世界。』

激烈的辯論開始了，有些閣員主張在交戰時期所有的責任，須完全由前敵總司令負擔；但是另外有些人，對於不稍加阻止德軍便行放棄巴黎的主張，表示反對，而主張抵抗到底，拒絕服從。

那時白里安正是反對政府黨的一個領袖，他和少數人的主張一樣，認為無論結果如何，政府的地位是應當在巴黎的，不抵抗就將巴黎放棄，他期期以為不可。這種問題是不是祇有軍事機關才有權解決？難道說政府方面對於這個問題就沒有主見嗎？他或者也贊成將所有關係戰略的事宜，都使霞飛將軍負責；但是對於巴黎，却不能僅僅視為一個軍事要隘而已，巴黎之為巴黎，或者

比一個軍事要隘關係要重大些。這個遷移問題，似乎應當由較高的機關決定才是。

加斯達夫黎本 Gustave Le Bon 從前曾經研究過羣衆的心理，并且也寫過關於這種富於興趣的書籍。他叙述那時法國的情形道：『瑪倫之戰，將我們救了，就因為打了這次勝仗，人們才開始承認這次打仗是對的；但是這一次差一點就沒有打起來。』當霞飛將軍決定將巴黎南部的軍隊全線退却的消息傳到內閣以後，陸軍總長米里蘭 M. Millerand 和他的僚屬說，他已經決定不再過問軍事。隨後又由總統撲陸凱雷，魏威尼，李本，和湯姆遜，召集了一個會議。白里安要求在這個會議裡面，通過阻止霞飛將軍退却的命令；并且要積極保衛國土，在德軍進至巴黎的門戶以前，便須開始作戰。

『只在這種條件之下，遵照最高幹部的常務委員的希望，內閣便遷往波爾多。』

巴黎并不一定像非發生慘劇不可的，人民也不畏懼危險的迫近眉睫。天天的軍事官報，仍然是極端的茫昧沉悶。大家都確定的說法國撤退的軍隊，一天近似一天了；但是究竟退至何處，則沒有確切的消息。大家都不曉得德國的先頭部隊，距離巴黎還有多麼遠。有幾個知道確實消息的人，他們正在想像巴黎那些市民一旦在睡夢之中霍然驚醒，看見德國的軍隊已經到了他們的大

門口，他們這時將呈何種狀態？那些無知無識的群眾，必要露出恐懼的樣子。的確，法國的軍隊，漸次撤退了。但是對於那實力強勁，久經訓練，器械優良，餉精充足的德國軍隊，如何設法去抵抗呢？倘若我們再不能取勝，再有片刻的敗退，那末，巴黎真不知將伊於胡底？

現在運命的前途，已經決定；命令業經發下，并且公布週知。震飛以及其他一切將領軍士們的心中，都起了一種神祕不可思議的思想。爲使前敵總司令滿意，而且使他無所顧忌和挂慮起見，政府遂移往波爾多。政府離開首都這一回事，巴黎的市民都不曉得；除了這個狹小的政治圈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那天晚上，有一輛列車載了法國的元首和內閣全體人員，離開巴黎。

就是內閣留戀在巴黎的最後一天的傍晚，我見着白里安。我是往魏德姆地方The Place Vendôme的司法部官舍，去拜會他的。就是到了這種時候，白里安對於一切不幸的事件，還是準備援助。他雖然有許多事，必須要在那天告成，但是對於我所提出請他加以注意的幾種急切必要的單獨事件，他仍極爲注意。如有需要大發慈悲的事情，他一定準備去辦，決不耽擱。

巴黎幾乎成了一個荒郊；所有各種車輛，都被拿去用作軍運；公共機關，洞然一空，所有的人員和案卷，都運往波爾多。我走進那夙常總是擁擠不堪的司法部，這時却門可羅雀。我穿過那大而且高的屋子，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看見，什麼聲音也聽不到。直後我便走進白里安個人的辦公

室，法國老式建築的窗子正在開着。窗子外面是一個小花園，有高大的樹影，將窗子重重的遮着。白里安坐在那裏，好像極其疲倦的樣子，他的面容，非常憂鬱。但是當他說到最近由政府傳來的消息的一剎那，他的雙目，好像含着無窮的希望。

他最不贊成在那時候就離開巴黎；就令非離開不可，政府在巴黎，至少也必須留一個代表；他情願充當這個代表。但是這種提議，終遭拒絕。整個的內閣，一致主張全體離開巴黎，到波爾多去。

白里安這時除了在四十八小時之內，設法抵抗德軍以外，更沒有旁的話說。他只得在開戰的頭一天，率領少數的僚屬和我的父親，跑去和巴黎軍事機關的領袖加里尼將軍 General Gallieni 作長時間的談話。加里尼將軍，就是負指揮未來的大戰之重大責任的。白里安和他交換意見以後，很受了些深刻的感動，並且得了不少的匡正。加里尼將軍是極端贊成保守巴黎，而且自信確有把握；不但確信法國的軍隊，可以勝任愉快，就是以當時的實際情形而言，亦可操必勝之券。在最後的三天裡，他們又祕密組織了一支新隊伍，乃是由狄伯諾將軍 General Debrer 所帶領的軍隊的餘額補充來的。這支軍隊，乃是由大軍雲集的阿爾及里亞 Algeria 回到查爾里羅義 Charleroi 的新軍。這次就是從查爾里羅義調回巴黎的。這枝新編的軍隊，德國人并不知道，便撥在馬諾勒

將軍 General Mannoury 的麾下，聽他的指揮。在最著名的瑪倫之戰的期間，這枝軍隊要算主力軍之一，而使德軍終於敗退的，也以這枝軍隊的功勞為最多。所有這些秘密的預備和佈置，都使白里安加增他的自信心。……他對於這些軍士，將領和霞飛將軍的果決明敏的眼光，非常信任。雖然大局是那樣的危急，可是他依舊保持他那絕對的樂觀主義。他對於這一次的事件，完全相信必可得到公平的結果。

正當我們談話的中間，在花園的四邊，忽然開起火來。靠近窗口，我們可以聽到遠處的鎗聲。在那和平的蔚藍天空上，可以聽到德國飛機的軋軋之聲。在巴黎光明的日光下，德國飛機不客氣的到處飛翔。那時巴黎城的防禦工作，還沒有周備，當然沒有穩固的保障。在剛開戰的頭幾天，人民的動作，都非常的幼稚。他們隨便用些武器，祇要他們能夠找到的，能夠射擊的，都拿在手裡，從巴黎各處的屋頂，去打德國的飛機。

白里安搖著頭忍不住笑着說道：「昨天我看見一個朋友約翰，他正雄糾糾的拿着一枝鎗，我就問他拿着這一桿平常用以打鳥的火鎗，射擊距離祇有四十碼，是否能夠打得到德國的飛機？約翰聽了我的話，很輕視的樣子注視着我，率爾答道：我並不想能夠打得到德國人，不過想藉此恐嚇恐嚇他們吧了！」



那些在街上的人們，偶爾遇到意外的損傷，的確非常的危險。

那天夜裏，我在一個極其悽慘的環境下，又見着白里安。他正在車站的站臺上，來往徘徊；旁邊停着的，就是送總統樸蔭凱雷和全體閣員赴波爾多的專車。這是多麼恐怖的一夜呀！巴黎城黑暗的連一個燈光都沒有。所有的晚報，都沒有登載總統和內閣閣員逃赴波爾多的消息。大局將要發生何種變化，預先誰也不曉得。距離伯隆納大森林 *Bois de Boulogne* 不遠的一個小車站，完全籠罩在黑暗之中。好像被列車所擲下來的影片一樣，所有這些政治家，聞人，所夙知的偉人，如樸蔭凱雷，米里蘭，白里安，魏威尼以及其他的閣員，一個一個的忽隱忽現，彼此連一句話也不說，的確像一種悽慘的幽暗的活動電影。——當列車在微弱的光線當中穿過的一刹那，他們的令人熟悉的面孔，都一一表現出來。當他們尚未被隱沒於黑暗之中的以前，真好像在銀幕上所表演的一幕。

白里安依舊保持他夙常的自然態度，立在我的旁邊，告訴我說他對於我在當天下午促起他對於人民的某種事項，應當加以注意的一回事，他已經下令對於人民特別加以保護和注意了。

這次也沒有送行的。當列車蠕蠕離站的時候，在黑暗的車窗外，並沒有幾個人。留在站臺上

的幾個寥寥可數的人，彼此一句話也沒有交談。他們的眼睛，只注視在這個離別的列車尾上的燈光，在這樣黑暗之夜，像一個崩出的火星飄然飛去。

白里安在波爾多並沒有往了多久。當第一次的戰勝消息傳到政府以後，他就要求允許返回巴黎。他以內閣代表的資格，直赴前線。他到前方的時候，正值瑪倫之戰方酣，他從戰場上所帶回的印象，是一輩子也不能忘掉的。由於這次戰爭的可怕，實在是他以後所以厭惡戰爭的一個最大原因。當過了幾天他回到波爾多以後，他除去對於那些不肯犧牲性命以救巴黎的人們，表示極不滿意以外，更沒有旁的話說。

『那次瑪倫之戰，實在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常喜歡這樣說。他對於夙所信任的那些法國不知名的英雄，着實的誇獎讚許。

雖然因為這次瑪倫之戰的大獲全勝，使全國的精神爲之一振，但是那些負着重大責任的人們，在波爾多的生活，却愈發勞苦了。他們此後勢須創辦戰時的大工廠，大實業機關，大運輸機關；總之，這幾個機關必須要合起來，成立一個龐大無比的組織，足以供給一個日漸擴充的軍隊。

例如替他們備辦糧食和服裝，軍火和武器等等，至少必須要和敵軍的準備相等。

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天天要去解決，因此必須住在一個人烟稠密的都市之中。這些內閣閣員們勢須各自尋覓住宅和辦公處所，因此使各政治家，彼此日益接近，使這些多少好像難民的人們當中，新創立一種家庭生活。如白里安，魏威尼，和我的父親，差不多天天在一起用飯，共同計劃商酌一切公務，每天一定要有一種必須見諸實行的新計劃出現。白里安原是一個性情急躁的人，所以在衆人當中，要算他最爲熱心。他主張將來必須團結合作，擴大力量；同時目前也非要做到最迅速，最屬必要的效果不可。

前總理魏威尼氏，常常喜歡和我們結一個小的團體。他是很富於愛國心的，而且是一個極端神性質的人。他雖然用他的那種激烈的演說，保持民族的精神，但是他常赤裸裸的表示他的憂慮和願望，結果很容易走入極端。這一個時期所有的問題，差不多都是互相衝突的。其中最屬重大的兩個問題，便是在這短促的時間內，必須儘量向前方輸送軍隊，以便使阻止德軍前進的戰線的實力，得以鞏固；同時又須恢復舊有的工廠，創辦新的實業，以便替代在德軍手中的北部各工廠。但是欲想辦到這種計劃，必須雇用多數的人民。

在魏威尼的私人談話裏，可以窺見他的內心的鬱直，他率然逕謂德軍的優越。在我們還不能

荷着必要的鎗枝，親到前線以前，在他的口裏，總是嘮嘮叨叨的說法國與德國的不共戴天之仇，而應全體赴戰。至於白里安，他還是依着他自己的舉動迅速而敏捷的習慣，認為無論什麼事，只要能立即成功，便可令人滿意。當米里蘭必須赴前方，每次由白里安代理陸軍總長解決戰爭問題的時候，他最爲高興。白里安成天在陸軍部和一般軍界人員接近，關於戰略問題以及在戰爭狀態下所發生的問題，漸漸都熟悉了。

他常常提出些必須解決的問題，去問那些陸軍部的職員，想從這裏面得些知識。以後他便決定將還在工廠裏放着而打算供給戰艦用的鎗礮，以及散佈在全國各礮台和海軍大本營的種種武器，都運給陸軍軍隊使用。

當每次開軍事會議的時候，在白里安的想像中，必定開闢一個新的境界，除此以外，他任什麼也不思想。他常常和部裡的職員，作長時間的談話；同時在地圖的前面，彎着腰，專心致志的觀察，研究，就如同尋覓新的事業一樣。

在瑪倫之戰以後沒有多久，我聽見白里安和我的父親第一次討論佈置新的戰線問題，——就是所謂東面的戰線。The Oriental Front 他的目的，乃是攻擊無有援軍的維也納，Vienna 以使奧大利和德意志的聯絡斷絕。不久，奧軍佔據了兩處極寬廣而各不相連的邊疆：一處是對着俄羅

斯和加里西亞；Galicia 其他的一處，便是在專替諾。Trentino 其目的乃在防禦自意大利所來的可能的攻擊。當時意大利尚未加入戰團，從貝爾哥拉德 Balgrade 到維也納的道路，依舊暢行無阻。爲什麼不將那一部分隔斷開呢？爲什麼不以重兵從那一部分去攻擊德意志，強迫着她不得不將他的實力分散呢？

白里安提出這種計劃，實在是他對於這次戰爭的遠大的目光和理想的主張。但是一般職員對於這種計劃，表示極端反對。他們這般人，只繫念他們的家鄉靠近了火綫，而想不到應當立刻輸送軍隊和軍火到歐洲的遠方去，以削減德軍的實力，藉以保護法國。沒有一個人相信這次戰爭會延長這麼久的時間；個個人都希望至多不過打上半年，或是一年半。但在事實上，一直等到在法國北部，得了第二次勝仗，才算結束了這次大戰。

---

白  
里  
安

11011

## 第十九章 大戰期間的內閣總理

### 聯合戰線——凡爾登 Verdun

在一九一五年十月的一個明朗的秋天，當魏威尼內閣的運命快要終了的時候，公共事業部長馬西爾塞[1] Marcel Semhar, minister of Public Works 和他的夫人，在一個星期日，約了幾位朋友，在塞因河流域邦納爾地方他們的家裡，一塊娛樂一天。那天被約的客人，只有白里安，亨利杜羅 Henri Turot 和我共三個人。馬西爾塞巴曾和白里安共同參加過政治的鬥爭。杜羅是一個富有天才的新聞記者，與白里安和塞巴，都是老朋友。

我們都知道魏威尼準備交卸總理的職務，繼任者將屬白里安。在大戰期間，德軍正在東面戰線猛烈攻擊的時候，內閣總理一職，是要負很重大的責任的。在英國和法國，傾全國之力以訓練軍隊的計劃，業經實現。一切與戰爭有關的工廠，已經成立，並且加以擴充。這種計劃成功以後，必須籌劃其他新的方法，以鞏固協約國的地位。因為我們都看出這次的戰爭，必定要繼續很長久的時間。

白里安每次離開他的辦公室和好朋友一塊遊散，他總是愛講些時事來談諧取笑；或是說些滑

稽的故事。但是在這天，他却始終靜默不語，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早餐以後，我們就在小土山上散步。對於金風爽盪的秋天，初度的感觸，使我們都沉醉了。白里安却獨自悄悄的離開我們，在他的雙目裏隱含着一種驚異的神氣。我們好像互相約定似的，都避免討論這次的戰事。我們對於這次的戰事，都感覺非常膩煩。白里安的緘默，似乎富有傳染性，當我們在那斜倚於出自隧道的一條火車鐵軌之上的一個高峰，隨意散步的時候，我們都不約而同的各自徘徊，兩目注視着那靜寂不動的秋景。我們望遠縱眺，同時一列火車，在我們的眼底遠遠的過去了。杜羅便說道：『你們要知道，當一九一四年，這裏有些地主，被疑爲德國的間諜，購買了這一塊土地，想要轟炸這條隧道。他們的鄰居，只得將產業賣掉，搬到別處去住，所以非常的不高興。』

這一席話，將白里安在一九一四年的年初，人們對於德國人所經營的任何商業，都感覺懷疑……這些往事，連續不絕的回憶出來。同時將我們當大戰初期的憂慮和希冀，以及由瑪倫之戰的勝利所變化的事實，一一的又如現在眼前一般。

白里安繼續將在那年所有成功的工作，都摘要的說了一遍，就如同對着許多聽衆演說一般。那年真是費了多麼大的力氣啊！『當起初的時候，大概有許多事都弄錯了。』提到現在將要下臺



的內閣所受的攻擊，他說：『但是他們何以終能逃避開了？人們爲什麼總想找一個對於國事肯負責的人來統治一切？』他憤怒的說那些人在危困的時候，便圖卸脫責任而委之於戰爭；以後一切的戰爭，都由霞飛將軍冒險抵抗。當時有許多人，以爲他們自己對於戰爭的一切情形，都知道的很詳明，而一天比一天的急躁起來；所以希望將霞飛換爲他們所決定的一個較好的戰略家。白里安深知霞飛將軍在瑪倫的勝仗裡，所負擔的是何等真確而重要的職務，他決不能忍受這種不公平的批評。『我很知道霞飛，』白里安說，『他是當時的一位最出力的人物，……并且也是惟一抵禦四周可怕的高壓力的英雄。當那個時候，我們的確需要像他那樣的一個穩健，鎮靜，卓絕的人。他獨立在這種猛烈的攻擊之前，好像被怒濤所衝擊的一塊岩石；但是當每次浪花捲過後，岩石的穩固不動，依然如故。他將軍隊都重新加以編制，將那些無能的軍官都更換了。他雅不願分化本國的軍隊，免得本國軍隊因此破裂，以自壞長城，但只是保存實力，以備攻擊仇敵的戰線。……啊！軍隊的改編，訓練，的確費了不少的時間。……』

靜默了一會兒，白里安又繼續說道：『當德軍突然進佔法國國境的時候，我們除了自衛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呢？我們憑什麼要接受由德人統治的意見呢？是因爲德國軍的槍枝多些，或是她的軍隊能操必勝之券嗎？不，不！』他說到這裡，又停住了一會兒，忽然好像獲得解答似的，說

道：『最重要的事應當去作的，就是要創立一個新歐羅巴洲；在這新歐羅巴洲裡，決不許這種無故侵犯的事實，有發生的可能。當大戰之初，所有的國家，彼此都調協了。對於德國將來的結果，看得清清楚楚，以後一定要有些舉動去制止她。』

『各國將來不會再有像這次這樣，完全契合一致的。』我們大家都這樣說，聲音之大，好像古時歐洲人大聚會的回聲。

『何以呢？』白里安這樣問。『最屬重要的事，是為各國創立一個聚會的場所，……對於那殘忍無人道的隨意挑釁；要加以制止。……因為一個國家同一個人，一樣有生存之權。』那時在他的心裡的計劃的大綱，似乎還沒有形成。他開始敘述一個新的世界；在這新的世界裏，像這種不幸的災難，是不能容其實行的。……一個永久的組織，超越各國以上的一個機關。……

在瑪倫戰爭之初和瑪倫戰爭以後，我常常聽到白里安悲嘆各國代表人關係的惡劣，據他說是應當多麼迫切的替歐洲去建築一個新制度。這不過是我第一次聽見他對於實現這種計劃所提出的直接暗示。我於是纔知道敢情在他心中，對於國際關係的一種新制度，早已秘密的計劃好了。

當那些日子國家正在危急的時候，人們都汲汲籌備急切的國防工作，白里安更進一步，已經越過法國國界而進到歐洲的國際觀點。我們都注意專心致志於國防工作，在國際間，沒有相當的

調和政策，也夢想不到一個較爲良善較爲仁慈的同情心，令人們彼此決不戰爭，因爲他們對於他們的鄰居，都非常的親愛。如想辦到這事，也只有使人們有一個實際的共同的組織，以防止戰爭之一法。有了這個組織，纔能推進入類仁愛的同情心；除此以外，并且可使國家的元首，不能爲實行他們個人的野心而損傷人類的性命。

在白里安談話中間，已將建築在他心裏的大厦的外形，整個的示給我們了。……其中有些是茫然難解的，就如同處在五里霧中一樣；……其他的則很簡明，具體，清楚。他對於業經蓬勃在他心裏的固定計劃，努力進行，使其實現。……如想創立一個最高法院，以便審判國際的糾紛；……又如想創立一個公約，使歐洲所有的國家都行加入，一同阻止一國之以暴力加諸其他一國，藉以保證所有歐洲的國家，一致承認任何國家都有其本身不得受任何侵犯之權利。

『但是這種和平，事先必須要準備的。』他說。『在未實行以前，必須有長時期的計劃。』他又以一種沮喪的語調繼續說道：『就因爲我們對於一九一四年之戰沒有準備，所受的苦痛，難道說他們不承認嗎？我們還能令我們自己再被這種和平的提議所遲疑不決，一如被當年的宣戰問題所困惑嗎？』

這一段話，便是對於克萊益梭天天在他報紙上的攻擊的一種暗示。任何人對於克萊益梭，除

了恭維他能使法國獲勝以外，沒有什麼可懷想的；可是那些注重將來的和平的人們，對於他又變為懷疑。

在邦納爾這次的談話以外，沒有多久，白里安又重任內閣閣揆。他作了閣揆以後，第一道命令，便是聘請前任內閣總理魏威尼氏，留在他的身旁，充任內閣的副揆，保証他們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所合作的事，仍然繼續下去。

這個內閣，便喚作神聖聯合的內閣 The Cabinet of the Sacred union 包含有加里尼。Gallieni，白里安對於加里尼，自從大戰初期，在巴黎郊外之戰，得着他的贊助以後，一向總和他接近。加里尼被任為陸軍總長。白里安將以前作過總理的人，都請來加入這次的內閣，作成一個團體極為堅固的內閣，以期永遠統治法國。在這次的內閣裏，含有杜莫哥 Doumergue，普安里夫 Painlevé，梅林 Meline，德尼斯寇欽 Denis cochin，酷嗜和平的布爾喬亞 Leon Bourgeois 等人。

在白里安公開的演說裏說道：『當全體動員的時候，大家的確都深深的激動了。各黨的人紛至沓來，忘掉了他們在政治上的種種分歧。對於國防問題，大家都如愛其私，爭為先驅，終於獲得勝利。法國從沒有比這次的奏凱，更為有價值的。將領們和兵士都團結一致，相見以誠。他

們無論是在暫濠裏或是在沙場上，都是各不示弱，爭先效命，將我們民族的精神，完全表現出來。他們努力奮鬥，不達到他們認為成功的目標不止；對於他們最後的勝利，握有完全的信任力。同時我們的仇敵，自然不希望胆怯，或是向我們示弱；而我們却有克服他們的決心，并且也希望戰勝他們。』

他講到這次演說的主旨，他再申明下述的一句話：『和平是經過勝利的。』『Peace through Victory』

和平啊！這一個字，在講演臺上，這還是第一次說呢。白里安任何也不怕，只管大胆的說。

『只有自私自利的和平，法國就滿意了嗎？』

『不。在這次的戰事裡，法國不啻是世界的一個戰士，這的確是我們的一種榮耀。寶劍在手，法國是為全人類的獨立而戰。何時將她的寶劍放下，那就是表示已經將所有暴道統治的思想，已經完全消滅；而所有國家的改良的思想和自治的權利，已經為全世界保存起來。為爭求這種和平，法國的健兒，才肯犧牲自己的性命。』

就是在大戰的初期，他便感覺一個真正的和平，只能伏基在一個新歐洲的重建。在歐洲的一個國際組織，如果遭遇意外的變故，一定要立刻能有像法庭樣的充實的權力，以處置任何爭執的

事件，勿使再訴諸殘忍無道的戰爭。他以為戰勝並不是一個解決爭執的辦法。真正的勝利，乃是創立新的國際關係，然後歐洲的利益，方能得到真正的保護。

或者這樣的一個組織，不能立刻就在他的心裏為具體的結晶。當一九一四年年初的焦慮，既沒有一個能够阻止比利時之被佔據，或是法蘭西之被侵犯的權威，也沒有呼籲公平的可能，因此在大戰以後，便誕生了許多計劃，使白里安一變而為和平的保護者。

白里安對於他的『和平是經過勝利的』一句格言，非常信仰，他於是便決定致其全力於這種勝利的預備。他對於和平的渴望，無論如何迫切，可是他自已對於戰爭直接的所需，仍然努力不懈；就是在這些事情裏面，對於自己的原則，他依舊固執不移。他不但在法國的國境以外，為最高度的努力；並且增大其力，在法英兩國的政府要人間，第一次圖謀積極的合作。自從那日以後，他們的行動，便各不相干，就如同兩支已經分開的軍隊一般。

白里安回到總理的原任一個月後，英法兩國指揮軍隊的將領，在巴黎的一個軍事會議席上，作第一次的會晤。這便是白里安努力於法英聯合所得的第一種成績，固不問是在戰爭的時候，還是在和平的時候。但這不過僅僅是第一步吧了。

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六日，一個國際戰爭會議開會於巴黎，所有大戰時的協約國，都請她們

派遣代表參加這個會議，藉使得以開始討論他們公共的問題；並且籌謀此後協力繼續作戰的計劃。每一個協約國對於其他某一個協約國所有在前方的工作，都非常明瞭。這便是在戰爭期間，一如在和平時期所遵循的一種同心協力的工作之開始。

在大戰以前很久的時候所表現的和平，至是已經完全消滅。白里安並不希望有一種造次的，欠斟酌的和平。對於這種事，他並不像克萊益梭那樣急切。他以為在德國人尙未承認他們是失敗以前，談不到和平二字。戰爭的風氣，是要根本宣布死刑。許多人都將性命送掉了，所希望的是犧牲性命以冀和平的實現，不要再有類似這次大戰發生。

據白里安的意見，除非絕對需要，不願將這次的戰事，再事延長。但是他認為和平必須要真實正確，並不是除了戰爭便是和平，而且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千萬不要太輕視了，任憑那些國家用狡猾的手段，藉口避免戰爭。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德國照會各國，暗中提出幾項可以講和的條件；這些條件，都非常的暗淡，茫漠，徒足引起協約國的反感。還沒有等到正式提出內閣會議，白里安便把這個問題，在國會中提出，對於這次戰爭的責任，再度說明。

「在德國人的唇邊，常常不斷的說這句話：『我們已經被人侵犯了；我們現在的舉動，僅僅是出於自衛。』對於這句話，」白里安說，『我要作第一百次的答復，……無論你們（指德國人

說什麼，然而事實具在，我們驚嚇痛叫，血乃是在他們的手上，而不是在我們的手上。他們所提出來的和平條件，使我不能不說是他們的一種奸計，以離間分化協約國，給予協約國的軍隊，一種不能實現的希望，以圖搖動消滅他們的氣魄。」

他以同樣的態度，又在參議院裏演說，說道：『這完全是一種詭計，……奸謀，……由這種提議，足徵我們的仇敵業經筋疲力竭；但在實際上，還是他們的一種奸計。』

當各交戰國接到威爾遜總統 President Wilson 探問各國對於此次戰爭的目的到底何在的著名的覺書的時候，便是和平本身最顯明的第一個朕兆。白里安便是正式答復美國這種覺書的第一個人。他答復威爾遜的幾句話，就是形成以後的和平條約的一種主要的基礎：賠償損失，物歸原主以及保証。……每一個國家的主要原則，必須彼此承認；對於在其他國家統治下的人民，必須與以自由。

這便是走向和平之路的第一步。



## 第二十章 東面的戰線

### 撒隆尼基 Saloniki——在加來 Calais 的集會

自從大戰之初，正當瑪倫之戰方才終了以後，白安里開始認為非增加東面的戰綫的實力不可，雖然對於法國的保護，最屬緊要，可是對於衆人希望這次戰事的結束，還沒有確定的效果。

當他代理米里蘭 millerand 充任陸軍總長的時期，在他和整天圍繞着他的那些職員談話的中間，他常常辯護那種事實，特別提出說在許多其他地方，我們應當用些別的方法，以圖剷除德國的勢力。我還記得他在波爾多和我父親的談話；我的父親就是主張利用我們在地中海的自由權，遣派一支軍隊聯絡塞爾比亞 Serbia，並且在其他方面主張牽製德軍勢力最力的附和者。

但是當白里安提出這種主張以後，各方面都表示反對；並且集中他們的全力，來對付這個立即派遣軍隊和製造軍火兩問題，對於這個計劃，聽都不願去聽。白里安却極力贊助這個計劃，他認為這個計劃是非常巧妙可行的。他的朋友們對於他的這種作戰的計劃，常常訕笑。他總看着些地圖，說明法軍可以與塞爾比亞連成一氣的出路。

當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之初，奧國軍隊能够攻擊塞國的活動範圍，受有很大的限制。祇是在那

年的十一月，他們才真正得着攻擊塞爾比亞的軍隊，經塞軍猛烈的抵抗，至十二月十日奧軍被迫而放棄貝爾格拉德 Belgrade，塞軍乘勝進佔該地。那時奧國的軍隊，係分成兩路：一路在加里西亞 Galicia 攻擊俄軍；一路在特蘭替諾 Trentino 防備意大利的襲擊。從貝爾格拉德到維也納 Vienna 的一條路是通行無阻的，任何國家的軍隊都可以從地中海上撒隆尼基 Saloniki 通過直赴未作防禦工作的維也納。這種戰爭祇靠少數的塞爾比亞軍隊是難於獲勝的；但是倘若加上英法兩國多額的軍隊，那未必可成功，白里安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計劃。

他將這種主張在一九一五年一月的國務會議提出，并且加以說明。白里安本來是前任的司法總長，他於是提議與美國攜手，并且共同組織一個實力充足的遠征隊，馳赴地中海或是亞得利亞海 Adriatic 的一個海口，以便聯絡接應塞爾比亞的軍隊。這便是創立東面的戰綫的緣起。

但是這種主張以後還是未曾被人接受，參謀幹部人員對於這個主張，仍然不加注意。一直等到布加利亞 Bulgaria 已經和塞爾比亞宣戰以後，塞軍業被奧布德三國聯軍進攻而戰敗，法英兩國方纔派遣少許戰艦分隊往援塞爾比亞。

這些戰艦分隊在撒隆尼基捨舟登陸，他們除了援救塞爾比亞戰敗的殘軍以外，并不能作其他的幫助。

當一九一五年白里安作了總理以後，他雖然沒有將他的計劃實行成功，他於是便決定應當馬上去作的一件事，便是聯合馬西都尼亞。Macedonia 他以明銳的眼光，早就看清馬西都尼亞無異是圍繞德國的牆壁，這座牆壁是可以推倒的。

因此在大戰初期，法英兩國在同一目的之下，各自採用不同的組織。英國贊成以一支遠征軍直赴韃靼海峽 the Dardanelles 法國參謀幹部人員，對於這個計劃，表示同意。威斯頓車植爾 Wiston Churchill 也是擁護這種主張的一個人。因為這種計劃如果辦到，的確有許多好處。但是這種計劃，如果造次實行結果的失敗，也是無可疑惑的；因為在事實上，對於這種計劃，無論是法國抑是英國，原來就沒有充分的預備。

當白里安帶了他的派遣軍隊赴撒隆尼基的計劃到了英國以後，他所受的攻擊，和在法國所遇的反對，程度正復不相上下，雖然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認為這個計劃，原具有許多的可能性。克陳尼爾爵士 Lord Kitchener 或者鑒於韃靼海峽的結果，對於一個東面戰線的計劃，却不贊成。

克萊孟梭也是反對這種計劃最為激烈的一個人，這實在是他攻擊白里安的一個新機會。在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裡，克萊孟梭要求立即撤銷撒隆尼基的計劃。等到白里安以熱烈的懇

切的言詞辯護非多派軍隊前去不可，克萊孟梭便以恫嚇的口吻說道：『你認為這是一個必須將你送到高等法院去聽受裁判的一個問題嗎？』

『我情願冒這種危險，』白里安堅決的答。

無論有多少人反對，也不能強迫使他改變計劃。當他對於某一種主張，一旦決定非像這樣作不可，那末他一定要堅持到底，這差不多是他的一種天性。

在那些軍事領袖當中，有幾個人對於白里安的這種主張，很是相信；有幾個人認為在東面戰線從事攻擊是可能的。加斯德紐將軍 *General de Castelnau* 就是其中的一個人。保羅普安里夫 *Paul Painlevé* 是一個大數學家，在大戰期間曾作過內閣總理，他很富於愛國的熱誠。據他告訴我，他說他有一次和加斯德紐將軍談話，加斯德紐和他說道：

『在東面有一個開放之窓，我們從這個窗口通過，就可以到維也納去；若是由法國這方面不假途他國，那是一輩子也走不通的。』

其他贊成這個計劃的一個人，從前他對於許多事情，都是和白里安取一致行動的，尤其是對於瑪倫之戰，事前主張非戰不可的，便是加里尼將軍。當白里安又回到總理的原任，他當了陸軍總長的時候，他便幫助白里安派遣生力軍馳赴撒隆尼基戰線。所最可惜的是加里尼將軍在陸軍

總長任內，沒有多久，他便染了一種極沉重的病症，因此便將正在進行中的有益工作耽擱了。他不久便行死去。

當他離開陸軍部的頭一天，正當他坐在那裏披覽地圖的時候，一個青年職員走入，看見加里尼正在披覽一本歐洲的小地圖，便向他說道：「部長，我想你在這本小小的地圖上，一定可以看出很大很大的東西來。」

加里尼只懶揚揚的回答了。隨後忽然將指在撒隆尼基地方的一枝鉛筆拿起，而在瓦爾答 Vardar 地方畫了一條線，說道：「在這個地方，兩年之內一定可以獲勝仗的。——其他方面，我們必被戰敗。」

除了上述的幾個人外，公共輿論，對於東面戰綫這個計劃，非常反對。但是這個并不能使白里安沮喪。白里安在他的長期的政治事業裡，常常遇到公共輿論的倏更突變。但是由克陳尼爾爵士和內閣的一員狄尼斯寇辛 Denis Cochin ——他乃是負有使命派赴雅典的——由雅典帶回的報告，使白里安的這個已經決定的行動，更有急切實行的必要。他們兩個人都說他們對於撒隆尼基的形勢，業已經過詳細的攻查，而得了一個須立即將該地的軍隊撤回的結論。對於撤回問題，更作進一步的辯護，說希臘王情願用他的軍隊保護協約國的軍隊在撒隆尼基登船。

白里安對於這事批評道：「當我聽說希臘王希望法英兩國軍隊從馬西都尼亞撤回的消息，我自己就想道：『這個人簡直是他的內兄——德皇威廉 Kaiser William——開玩笑。』」

白里安現在實在有迅速決定行動的必要了。當英軍據有撒隆尼基的要塞，法軍在撒拉將軍 General Sarrai 指揮之下，開始作戰。白里安接了許多報告，說撒拉將軍太頓弱了，差不多勢成孤立，他於是感覺軍隊的實力，實有迅速補充的必要。他們作戰雖然很勇，但因未曾補充，實力一天一天的衰減下來。想辦到這事，無論如何，必須辦到與英國政府合作。

於是兩國的代表便在加里 Calais 召集一個會議；這個會議除為討論這個問題以外，還有其他的幾個問題要去討論。在這個會議出席的代表，有阿斯奎茲，Asquith，路易喬治·巴爾弗，Balfour 克陳尼爾，李布 Liot 和白里安。白里安在未來以前，就核計英國必須派遣三個戰艦分隊赴撒隆尼基，以為援軍的一部分。

當他開始將在這次會議應當討論的問題的秩序單讀過，會議便算開幕。他首先便提到派遣三個戰艦分隊的一回事。這次從白里安的唇際所說出的這樣緊張而生動的話，我永遠不會忘掉。

「當會議開幕以後，我便將秩序單拿起，將其中的第一個題目大聲唸道：『我們必須派遣生力軍赴撒隆尼基。』」

「我的這話還沒有完全說完，阿斯奎茲便站將起來，他的面容呈一種蒼白的顏色，說道：『經過仔細的考慮後，英皇陛下決定不但不派遣新軍赴撒隆尼加，就是現在在該地的軍隊，還要掃數撤回呢。』」

「這一句話對於我，不管是一種可怕的暴風，你可以想像我在那時心裏是一種什麼滋味。但是我並不躊躇，或是表示出他的話能使我動心的一種簡單的舉動；實際上我在那時所思想的，完全是一種很好的感覺。我祇說道：『容我們再繼續討論第二個問題。』」

「當我又看到我的秩序單，我就知道必要有一度熱烈的辯論。英國的代表很驚訝的樣子面面相睹。當我還沒有談到第二個問題以前，喬治路易便立起來說道：

「我的總理，你對於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嗎？」

「好吧，倘若你問到我，」我回答說，「我一定以法國政府的名義，將我必須說的告訴給你。我們已經組織了一個遠征軍了，當我們的軍隊前進的時候，你們已經佔據了撒隆尼基的根據地。這些軍隊——作戰甚力的二萬五千人，現在已經爲孤立無援的了。我對於你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就是：『那些軍隊現在正在孤軍力戰，直至人盡彈絕而後已，歷史一定會批判我們當中到底誰是誰非。』」

「我們的談話喃喃不絕。巴爾弗說道：『但是我們決不能用這幾句話，便將今天的會議結束了，我們必須要重新慢慢的斟酌，致慮。』」

「『早餐以後，我們有一個休息的時間，李布向我說道：『我們什麼事都失敗了』。我便答道：『等着看，什麼事也失敗不了。』」

「『早餐以後，我們又召集會議。阿斯奎茲立起報告在休息時間大家分頭會商的結果。他說道：

『總理先生，因為你們的一種最高效果的宣告的結果，英皇陛下又重新將他的決定，加以致慮；并且投票通過，派遣你們所要求的三個戰艦分隊赴撒隆尼基。』」

「『克陳尼爾爵士聽了這個，不禁由他的座位上跳將起來，將他的公事皮包扔在桌子上，便跑出去了。阿斯奎茲走近我的身旁向我說道：『你能够和他說明而使他澈底了解嗎？』」

「『我於是就出去找克陳尼爾，看見他正在護壁上坐着，我便先向他說話，但是他不理我，我却堅持的非和他說不可。』」

「『這個未免太荒唐了』我說，『在作戰期間，你不能像這樣負氣走開的。』他又和我辯論了半天，結果還是由我將他拉回會場。他將他的皮包檢起，氣昂昂的指着我說道：『那個長髮的



律師，非強迫令我們的戰事失敗不可。」我又答道：「誰是誰非，將來自由歷史代為判決。」

在白里安的雙目中，滿含着勝利的光芒，最後說道：「那次就是在撒隆尼基，仇敵們的前線完全崩潰。在這次戰役以後，奧登堡 Hindenburg 便寫給德皇一封信說道：「現在我們只有一件事能作，就是簽訂一個和平的條約。」」

---

白  
里  
安

三  
三  
三  
一

## 第二十一章 在凡爾登大戰時期

### 赴意大利——與美國聯盟

當白里安充任戰時內閣的時期，有三種重要的成功，因此他的勢力，較前更爲昭著了。這三種重要的成功，就是：1. 創立協約國的聯合戰線；2. 增加撒隆尼基的援軍，因此成立新的東方戰線；3. 組織足資紀念的凡爾登 Verdun 防禦工事。

在凡爾登方面，德軍施行猛烈的攻擊。在德皇的心目中，在此處無論如何必須得一個勝仗。如此說來，凡爾登的被攻擊而致陷落，當在意料之中。當法軍的將領們在討論凡爾登是不是一個值得爲它犧牲的一個軍事要隘的時候，白里安回答道：

『我的確不知道凡爾登在軍事上的價值如何，但是我知道倘若你們將凡爾登放棄，那末一定要激起法軍全體熱烈的怨憤無疑。』

同時他以爲在戰爭期間，法軍猛烈的抵抗和設法壓倒德軍的威嚇，是萬分重要的。

白里安在外交總長任內的成功，也非常重要。他的一件未經解決的問題，便是和協約各國商酌派遣生力軍去分担自一九一四年作戰以來迄未休息的兵士們的力量；並且添助現在已存的各方

面的軍事組織。

一九一六年二月，白里安爲聯合意大利使其與自己的見解一致起見，便和布爾喬亞 Leon Bourgeois 同赴羅馬。白里安在羅馬大受歡迎，新聞紙老早的就將他在巴爾幹的計劃登出來了。

『意大利民衆報』“Popolo di Italia”對於白里安在東面戰線作戰的理想，認爲非常得計。

『一九一六年之秋，必須將在一九一五年的錯誤修正好了。在一九一五年因爲缺乏遠大的眼光和可靠的知識，而且在各協約國間又沒有確實的合作，麥克孫 Mackensen 的軍隊，被允許通過爲宗教而犧牲性命的塞爾比亞的腹地，因此在德國和東面之間，便開了一條極寬廣的大道。白里安的計劃，正如許多極奧妙的理想一樣，非常的簡單。他的計劃祇是切斷柏林和德國東面軍隊的聯絡，壓迫德軍必須派遣軍隊赴新戰線應援。』

意大利對於白里安，極熱烈的歡迎。提到那次赴意大利，白里安說道：

『我在那些日子惟一的主張，就是在一個聯合的戰線上獲得一致的行動。』

這就是他在羅馬所有的演說的一個大旨。

白里安和意政府和意國的軍事領袖的聯絡也獲得成功。以後他對於意大利這種給付極爲迅速而愉快的合作，表示一種「永矢弗諼」的感謝。

以後幾年，在年鑑上刊登他的一封信，說道：

『法國和意國訂約，法國非常抱歉。我對於意大利毫不猶豫的便接受了這種聯合戰線的理想；確知這種聯合戰線理想的涵義，是要擴充他們的行動，擴充他們的新的和重大的犧牲之範圍，而仍敢於接受，我對於他們這種勇敢的心腸，至今猶耿耿於心。當意大利的那些可贊許的國民，決定和我們聯成一個新的力量，以克勝敵人，我在那時所受的深刻的感動，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公共的勝利，但是它的代價真不知有多麼大呢！』

此外白里安的一個成功，就是完成拉丁同盟之攻擊中歐。其中包括羅馬尼亞 Rumania 的加入戰團，大部分是因為白里安在巴爾幹方面的努力。

檢查檢查他在戰時總理任內一年半的成績，據現在看起來，實在含有重大的意義。可是在那個時候，法國的情形，非常的不安靜。這種不安靜的狀態，反射到國會；國會對於一切舊的事，漸漸不滿意。就好像久病的人，相信一個新醫生一定能夠將病治好。他們理想一個新總理一定能修將這沉悶的局面，為之一新。

正當魏威尼在他的前面感覺他既然將他的組織法國防禦工事的重大任務成功以後，他必須將他的總理地位放棄。因此白里安也認為他的繼續的努力，既已成功，他在衆議院的勢力，已經大

爲減退了。

這時候實在是法國的一個最危險的時期，因爲那時的法國，正是世界的戰場。這又是一回不公平的災禍，使各國將想發揮它們征服全人類的勢力的責任，令個個人都負擔起來。白里安感覺國會的過半數，都向他攻擊。衆議院本身也正處在一個困難的地位，將對於國家的責任，完全談諸國家的命運；而且當每一次提出多少與戰事有些關係的問題，必須遵從軍人的命令。

國會知道有許多過錯是無可避免的，却轉過頭來攻擊白里安，白里安也深知自己受各方面的攻擊。當他作總理時，關係高級指揮作戰的問題，他都承認負責。霞飛剛好作了元帥，尼威爾 Nivelle 作了總指揮，受了不少時間的議論。撒隆尼基方面的戰線，也受了不少尖刻的批評。希臘的態度，非常模稜，詳謂白里安在東面的舉動，對於這事應當負責的。衆議院決定召集一個秘密會議，在這個會議裏面，白里安對於政治，外交，軍事各點，必須一一親自加以說明。他將這些艱辛，困難，依次都克服了；但是他知道當戰爭期間，與其他各時完全不同，所有在政府裏負責任的領袖，在這時必須依靠一個極穩固極堅實的大多數的擁護。

事情是這樣過去了，沒有一個出乎意料的變故發生，強迫白里安必須辭卸他的總理和外交總長的職務。陸軍總長那廷將軍 General Lyautey 因爲拒絕以軍事的消息報告國會而被批評太機械

了，太秘密了，因此在國會裡突然發生一個軒然大波，以那廷的急躁的脾氣，便憤而辭職。白里安想立即恢復他的原位，但因為接着兩三個政界要人表示反對的函件，他便決定自動辭職。

在他辭職以前，他仍然有一個極大滿意的事，——就是他確信美國加入協約國聯盟的機會，業經到來。

有些法國人以為美國人真正加入戰團，是不能決定一個準確的日期。自從大戰的禍患逼近法國以來，他們就好比是些親善的友人，在種種方面幫忙，在法國人的心目中，開始認為他們是同盟。因為自從由美國的自願軍所組成的拉法頁特艦隊 Lafayette Escadille 幫助法軍攻擊德軍的右翼以來，美國人民的精神，差不多都傾向法國。在那個時候如年輕的諾曼皇太子 Norman Prince 和魏可托夏曼，Victor Chapman 都在法國的疆土內幫助保護法國的權利。

美國加入戰團的決定，迄未實現，實在使全法國人都等的不耐煩了。白里安和其他所有的法國人一樣，認為美國的決定加入戰團，就等於戰勝德國。

當白里安聽見說美國決定加入協約國的消息的那天，他演說的非常起勁。

『我還記得當我剛才脫離外交總長職務以前不久的一個晚上，我聽說美國的大使沙爾浦 Sir A.P. 前來見我。他和他的翻譯官，一同走進。他並沒有說法語，他的面色似乎很蒼白，而且很急

促的樣子。他開始用英語說了些雜亂無章的話，我也聽不懂。他的翻譯，隨就將他方才所說的話，替我翻譯出來。他開始就問了我幾個問題。

『我銜我國政府的命令，來向你請教，對於以下的幾種事實，你能不能將整個的消息告訴我：法國何時宣的戰？每次內閣所規定的固定步驟如何？』

『他又繼續問我幾個確實的問題，這幾個問題，都是關係以前當宣戰的前一夕所採取的行動。』

『我打斷他的話頭，問道：「那些過去的事不用提了——你們到底想不想和我們合作？」』

『這位大使只點了一點頭。他的眼睛裡噙着一包眼淚，只能強勉答了一句：「是的。」』

『在那一秒鐘裏，我確認我適才對於勝利，已經獲得重大的成功。……那便是我所以知道美國已經決定加入戰團了。』

白里安雖然在壓迫之下允許辭職，但是他毫不感覺怨恨，憤怒，仍舊回到衆議院議員的原位。他決定以後政府無論給予他何種職位，或者爲國家的利益有什麼工作，他都願意幫忙。他或者也感覺他能爲國家作了這許多的事，而一旦被投閒置散之可痛心。他以後所得的豐富的軍事智



識和外交知識，差不多就是他過去損失的一種補償。他被大家公認為預備走上勝利之途的一個人。

提到這一個時期，但威納斯將軍 General Denvides 曾寫道：

『雖然白里安的仇敵們諷刺他，說他不過實現一個羅加諾公約 the Pact of Locarno 而已，其實白里安先生在外國的無人不知的威名，固不止因為他實現一個羅加諾公約；白里安將永遠保留他的那撒隆尼基和凡爾登的戰勝者的威名於不朽。』

---

白  
里  
安

二  
三  
〇

## 第二十二章 和平嗎？

無論白里安怎樣希望冷靜，對於使他臻於成功的那些人的事情，無論怎樣誠懇的決定，不去干預，可是他所以成爲一個和平的領袖的，還是在乎他的命運。有種種的事情共同在引導他，許多人對於將來的可能的和平，提出些意見來討論。以他從前在外交總長的地位和他與英政府以及法政府的個人的地位而言，使他在任何兩大強國之間，他的行動，好像是不願公開貿易的商家的一個論理上的商議買賣者。

德人必想知道法國政府對於和平的真正意志到底如何的一天，而且是不能或免的。德國人非常機警，在他們未曾公開降服以前，他們不用和解方法避免戰爭，因此承認他們的失敗，德皇威權的沒落。

這時除了經由瑞士，在法德之間，沒有其他交通之可能。在一九一七年六月，比利時的一個貴族摩羅德伯爵夫人， *Countess de Merode* 繞道海峽來到法國，見白里安，告訴他說她此來的目的是想報告他些消息；而且將她所認爲最有利益的事，向他提議。

他們見了面以後，這位伯爵夫人，就開始描述近來德國的真正形勢，說德人這時已將前幾個月的態度完全改變了。可是德國有一個和朝廷接近的外交家藍金男爵 *Boron Von Larcken* 對於將來的戰爭的憂慮，并未深諱。

他和這位伯爵夫人說道：

『倘若協約國預備講和，那末德皇自己一定要情願安排議和的。』

但是對於德皇的一個問題，就是必須設法勿使他自已對於國家，被放在一個錯誤的地位上，因此使公眾的情緒，一致向他攻擊。

白里安很鄭重的回答他，或者知道對於他的這種報告，很有價值。但是這種提議也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提議，而且法國因受她的聯盟國的條約所束縛，也祇能聽從與協約國的目的是一致的提議，就是在協約國答復威爾遜總統的書中所提出的大綱，便是協約國共同的目的。凡是不依照這種條約的，都歸無效，其結果甚至有害。

既然如此，當然不能關起門來單獨作新的談判，白里安為避免切實的答復起見，立即就商於法總統樸蔭凱雷和代白里安為總理及外交總長的李布。M.Libot

一九一七年九月八日，又有兩個極重要的比利時人寇佩男爵 *Barons Coppée* 父子特來見他告

訴他摩羅德伯爵夫人的主張，是不可輕視的。在比利時有許多地位很重要的人物，對於藍金男爵的提議已能證明其有價值。這位男爵原不是正式的外交代表，但是德皇深知如果這種提議失敗，那末，那些大日耳曼之主義者，一定立即將他廢黜。爲德皇計，他必須秘密預備種種的事情，而這種提議當然也必須要在攷慮之中的。

白里安問那些預知這種談判必要實行的比利人的名字都是些什麼人，寇佩說了許多人，其中有一位大主教瑪西爾，Cardinal Mercier 他的道德的權威，在比國和德國的影響非常之大。還有布羅克威爾 M. de Brocqueville 是比國的總理。兩天以後，白里安和布羅克威爾見面；并且承認這種提議是應當聽受的。

「我能代理比利時的一個外交代表的一切行爲，」布羅克威爾說，「這事對於你和我很容易去調查調查現在的環境如何；而且可以研究研究他們貢獻給我們的這些提議的真正價值到底何如。」第二天白里安又去訪李布，李布對於這種主張，似乎決定勢不兩立的。他對於類似這種的任何提議，一律拒絕接受。以後白里安又寫給李布一封信，目的是在使其明瞭當時的環境，并且表明他的地位。

「巴黎，一九一七，九月二十日。

「外交總長李布先生，

「親愛的總長：

當那天我們在總理的議事應談話終結的時候，我們決定應當由我給你一件公文，用作我們和我們的同盟國想設法實行這個提議的一個秘密磋商의 根據。我想將這事交付你，是前任總理的一種義務，也就是一個法國人的義務；倘若他們接受以下的條件，那末，我們所要求的談判，就能擇日舉行了。

「第一、法國和她的聯盟國一致行動是決無問題。對於法國無論有何種提議，她也不能脫離她的同盟國的宗旨，單獨行動。一九一四年九月的條約依然完整無缺。

「第二、在私人談話裏面，固然是無論什麼問題都可以談論；可是在所有協約國被仇敵國的軍隊所佔據的土地未曾交還以前，是不能召集任何正式的和平會議的。

「第三、法國人認爲一個可能的和平的前提要件，必須先將阿爾撒斯羅倫 Alsace-Lorraine 兩省璧還。

「第四、交還以前所搶掠被侵略國家的貨物，並須給予損失的賠償費。

「第五、關於保證問題，必須列入條約的原則之中；但是保證問題的性質，仍須審慎的討

論。

「第六、對於萊茵河The Rhine的左岸，以後須設法避免有發生任何問題之可能。

「第七、整個的和平，必須基於經濟的行程和政治的行程，然後纔能成功。德國人民必須允許自由繼續他們的工作。

「將他們給我的各種不同的說明，撮要言之，我想這種和平的提議，是因下述的理由而始提出：

「德國的領袖們，很希望和平。他們想不到如果由兩國政府直接接洽，會有任何解決的可能。他們的軍隊，佔據了比利時全境和我國領土之一部。他們知道就開始正式的談判，也一定不能使我們接受，而結果令我們的兵士因此放下他們的干戈。在另一方面，德國的領袖們和他們國裏的公共輿論，常常相爭不下；尤其是對於那些採急端主義者的大日耳曼主義派，更是各不相容。他們不能使公衆了解戰爭的正鵠，只以戰爭基於他們將欲得到的讓許物上。他們進一步不知道這些讓許物，將來有機，至少在原則上是可接受的，而且為將來召致和平的談判的一種基礎。他們的忠告是，和平必須先期預備，事前要有組織，經過秘密的談話。倘若他們到我這裏來請教，那一定是因為我現在是立在政府之外的；並且因為我從前也作過總理，對於德國的第一個提議也

是由我答覆的。我在那些日子對於德國一切的答覆，都是用所有協約國的名義答覆的。我想如果是在現在，他們一定不會信任我的。

「我親愛的總長，這裡是各種說明的摘要，是由我用最忠實的态度寫出來的，可以用作你的會議的一種根據。

「我不能使你對於這些建議茫然不知。假設我將這些建議，都使你知道了，了解了，這不過是由我良心的一種恩惠。倘若你不願意由法國政府派代表出頭，我情願冒種種危險出席應付。倘若我能滿足我國和我們的同盟國的利益，進一步如果一天能將我們身歷三年多最可怕的慘劇，從此終止，那時我的歡喜，當然是匪言可喻的。

「請你接受吧，我的親愛的總長，我堅決的信任我的熱心是對的。

「……阿里司泰德白里安。」

「附啓：我必要加在我的信上的：對於那位表明德國已經準備提議對於獲致和平之道，開始作一種考慮的人，必須令其痛快陳述；并且必須能够使我相信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這封信李布先生始終未曾答覆。……

這些事實能够當作和平的提議嗎？不，不。這是不是德人已經到了一定的地步，被迫無法，



必須向協約國提出這種提議的一種表示嗎？是的。

談到這裏，便是白里安自己的命運了。因為他對於第一種提議裏面所貢獻的方法，非常注意，所以其他各種提議，紛紛向他提出。奧國人和德國人感覺他們勝利的機會業經過去了。他們雖曾也派人偵查白里安的行動，但是已經遲了。這事是發生在白里安還沒有得到政府的勢力的時候，這時國事還在那主張戰爭新精神的人的掌握中，這個人是不許任何人干預他的權力的，——這個人便是結束大戰的總理克萊孟梭。

---

白  
里  
安

二  
三  
八

### 第三編

『走向和平之路的，祇有一個進程  
，可以獲得絕大的成功，就是：倘若你  
要是決定明天便和他人攜手。』

阿里司泰德白里安

參議院，1917

## 第二十三章 白里安和克萊孟梭

### 戰爭之精神——和平之精神

當克萊孟梭對於白里安希望多派些軍隊赴撒隆尼基的一件事加以嚴責，而且用『你相信不相信這個問題使你聽受高等法院的裁判嗎？』的話來恫嚇他的時候，這便是主張戰爭的對於開始表示和平的所下的警告。

克萊孟梭反對白里安所下的這種攻擊，便是戰爭與和平兩個勢不兩立的原則彼此衝突的結果。他們兩個人的這種比較，並不是對於克萊孟梭的態度，含有何種褒貶的意味；也不是想要損抑他的盛名。他在戰時的統治，實在是決定勝利的原子之一。不願政治的輿論而悍然獨行，我們不能不贊嘆這位老虎人物的偉大。自從戰爭開始以來，克萊孟梭對於所有的政府，沒有不反對不批評的；而且他的怒氣，日甚一日。當一九一五年白里安作總理的時候，克萊孟梭對於他的攻擊，較以往更為嚴厲。在法國尚未戰勝以前，就宣傳和平，以致影響愛國的熱忱，實在是一種罪惡，克萊孟梭被這種思想所催眠了，凡是對於將來的和平微露任何傾向之意的，馬上便被克萊孟梭認作嫌疑犯。因此之故，當一九一五年威爾遜大總統自告奮勇願意充任和平問題的一個公正人的時

候，克萊孟梭也曾一度攻擊過他。克萊孟梭因為威爾遜對於和平的鼓吹這樣忙迫而急促，但是向前一看，看不到和平的一線曙光，所以對威爾遜斥責不遺餘力。

過了幾天，他知道威爾遜的確是真心想要實現和平，因此便將他原來的成見取消，自己又極謙遜的認錯。他對於白里安的決定，就令有時同意，可是對於白里安本人，從來沒有這樣和藹過。例如當一九一七年白里安以被人呼作後生小子而膺選，自此以後，他對於白里安就沒有停止過攻擊，而且總對他仇視。無論什麼事，他都令白里安負責，對於白里安之所為，甚至非其所為，一律加以憤怒的譴責。

所以觸犯克萊孟梭攻擊白里安如此激烈的緣故，——雖然白里安一點也不在意——便是因為軍事檢察官對於他天天在他的『自由人』(L'Homme Libre)報紙上所刊載的文章，有時被禁止刊登。在他的報紙上刊載他的文章的地方，常常發現空白。他要求須有批評所有當軸者之權，尤其是對於陸軍總長或是內閣閣員。『自由人』終於被禁止出版了。以後他又創辦『鏈繫的人』(L'Homme Enchaîné)但是任憑他在什麼報上寫文章，也不能防止檢查官不繼續將他的文章抽出。

克萊孟梭就將他被禁止發表或被刪削的文章的題目，分送國會各議員。有幾家報紙如「時報」(Le Temps)，「人類」(L'Humanité)便請他說明何以在一九一四年對於充任內閣閣員的敦

聘，不予接受。要知道這便是允許他以政府一分子的資格，參與國家的大事。他對此始終未曾答覆，只簡單的說關於那個問題所要說的話，他早已說過了。

經過李布內閣短促的時間和更短促的普安里夫內閣以後，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克萊孟梭便作了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

克萊孟梭握有政權，恰在好時。無問題的，他是一個能够提起民衆必要的愛國心的。現在這些民衆都被這長期的戰爭因乏得筋疲力盡了。

他的威名震鏢於法國和其他所有的協約國，都將他比作一個勝利之神。所有關係他的種種故事，都能使他享有如此的大名——到處所聞的他的當於刺激性的演詞；他克服兵士們的心的懇切的熱誠；他的『我是立在戰爭方面的！』的座右銘，簡直像一個滿富少壯精神的人的口吻，雖然他在世界上已經快活了一個世紀之久了；都使他獲得全世界的驚嘆。他在這個時候的人格和勢力，將主張戰爭的人們的腐舊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了。他實在是這種人們中的一個領袖。

假設克萊孟梭是一個溫和點的人，他的工作的方法，不是這樣令人可驚，那末，他的成功，或竟不能如此之大。但是自從一九一四年，他的環境不允許他積極參與戰爭以來，現在又使他充

滿了活動的熱望。他是一個有毅力的人，始終被努力的精神所統治着。

白里安不動聲色的在工作他的和平的方式，對於他自己的學識，又從事仔細省察，是否還有缺點，因此不能博得公衆一致的信仰。和平沒有像戰勝那種榮耀。在和平的前面，是沒有軍樂隊和嗚嗚的喇叭聲在引導着；也沒有旗幟之波紋，在天空得意的飄颻。白里安希望勝利的熱度，自然也不下於克萊孟梭，但是他對於協約國和法國中間的鏈索，非常篤信，就是要將戰爭的風氣，根本剷除。他的最大欲望，就是想在將來創立一個新歐洲；在這個新歐洲裏，絕不許有發生這種戰爭的可能性。所最奇怪的，是在這種生靈塗炭的時候，挑戰的空氣，充滿了法國。克萊孟梭在背後却百般鼓吹主戰的熱忱，甚至到了這種程度：謂希冀和平乃是怯弱者的表示。

白里安毫不爲意並且不動聲色的回到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將他旦夕謀慮而堅決的認爲是將來的一個重要工作的求得和平一事，暫且放下。白里安的脾氣，從來不願意作衆矢之的。有時因政治的環境，不能立刻實行他的主張，他只靜待良好的時機到來，而自己仍在暗中進行不遺餘力，設法將他以前所預計的事業，得以實現於將來。

有人問白里安對於現在這種戰爭是否相信不久即可告終，他却雅不願意討論這個問題，並且答道：『在最近的一個月的戰事裡，死了這許多人，你爲何還提出這個問題呢？倘若在事實上必

須別探一個途徑，那末結果如何，誰又能夠詳細的告訴我們呢？」但是在那些日子，常常會到白里安的朋友們，還記得他當時對於大局非常憂慮，感覺合作之不可能而表示失望。他並且懊悔自從一九一四年的年初，自己單獨負擔這種重大的職責，將自己的精神心機，都用在保衛法國和增加法國與其他各國的親密關係上。他的神經錯亂了；他對於克萊孟梭所維持的政治空氣，始終不相調和。因為一個對於當前所發生的任何問題喜歡分析，研究，對於給予自己的種種提議無不歡迎，以自己為一個旁觀者，對於自己所相信的事，無能為助的人，是常常特別悲痛的。除了白里安，恐怕沒有人能將過去存儲於自己心裏的事，重新仔細的加以反省。

白里安知道克萊孟梭對於和與戰的問題，是如何的暴躁易怒；對於人民的精神，是如何的熱心保持；將人民的好戰之心，興奮到最高的程度。白里安並不希望對於仇敵的間諜，有任何私人嫌隙。

但是，無論如何他也不能阻止那些信任他的重要人物將任何交戰國希望討論和平的提議，貢獻給他。自從大戰以來所刊行的奧國外交記錄，將那時貢獻給白里安的提議都公佈出來。這些磋商，使白里安深為感動，因為這些磋商都與他在一九一四年的理想相合。他以為最要緊的計劃，就是使奧國脫離德國。白里安感覺在當時如與德國為外交的談話，一定不會有什麼結果，所以他



異常頹喪自己之孤立無援。但是克萊孟梭的意見，是絕對不能接近的，他只在自己的一個逕途中邁進，等候一個軍事的勝利，相信只有應用武力，才能解決。

非常奇怪，克萊孟梭對於白里安所創始的提議，也很相信。創議將協約國的軍隊，聯成一條戰綫的計劃，漸次成熟，因此可以證明使協約國決定所有指揮之權，應當統一在一個將領手裏的主張是對的。那時英國軍隊非常贊成任命福煦大將 *marshal Foch* 指揮。克萊孟梭在沒有握有政權以前是會和福煦共過事的；等到作了總理以後，總是排擠他，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總不贊成使他充任協約國所有軍隊的統帥。

談到福煦，白里安說道：「這時有幾個受了時機的恩惠的將領；應運而生的英雄，這時接踵脫穎而出。霞飛 *Joffre* 實在是我們大戰初期不可或缺的一個人。像福煦這樣的人，不知要失掉多少霞飛之所儲積的人才；但是他只在大戰之尾，纔作到指揮之職。這時惟一的要務，就是重整已被摧殘的戰綫。我們已經有了美國軍隊的加入和其他生力軍的加入而實力驟增。英國人強迫克萊孟梭任命福煦爲統帥，大部分是因爲杜拉斯海哥 *Sir Douglas Haig* 的居間介紹。」

其他一件最著名的事，就是東面戰綫的大獲全勝，也是在克萊孟梭作總理任內發生的。敵人的戰綫，在東面第一次被聯軍攻破，大概就因爲這一件事，使國會都稱贊白里安爲撒隆尼基的戰

勝者。the Man of Saloniki 同事的都圍繞着他，將他的政策和克萊孟梭的那些政策互相比較。『是的』，白里安很慷慨的回答，『克萊孟梭對於那次的遠征隊，反對了有許多日子，以前他是用全力攻擊我，但是當他將這個問題仔細研究之後，便將他的意見變更，因此足以表示他原本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

當戰勝和休戰以後在一九一九年正月十八日在巴黎所召開的和平會議將要開幕的時候，其他的一個命運的繹綫也常常發生，便是在法國的外交代表之內並沒有白里安。克萊孟梭對於白里安的環境，不稍加以憐憫，並不邀請他參預這個即將開始的討論。這個會議開幕了，威爾遜大總統，路易喬治和克萊孟梭，都來出席；但是這裡有許多人都特別注意何以白里安並沒有出席。……依照白里安自己的原則，他并不表示反對，而且對於這種不公平的舉動，似乎毫不介意。當將凡爾賽條約提出衆議院討論的時候，他也不加反對，——他祇說道：『這個和平條約，經過許多重大的困難，方纔成功。我致力於和平之途，所受自他人的不公平的批評，真不知要有多少。我對於我將要遇到的困阻，知道得非常清楚；但是我們所獲得的東西，也頗令人驚異，而其價值之大，也遠非他人所能辦到。』

白里安祇對於一點下了批評，便是簽訂休戰條約的方法，在他認為是一種錯誤。

『德國是已經被克服了；』他說，『但是在德國人的心理上，仍然不會明顯。他們的領袖們對於協約國的寬宏大量，並不諒解。倘若所採用的壓迫方法，再要強硬些，那末，他們至少必要承認自從一八七一年之戰以來，就像這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一樣，有些情形已經變了。

『他們得不到棄甲歸田的允許，他們的軍樂隊，在他們的隊伍之前，仍在奏着勝利的進軍曲』。這樣，將來必要引起許多的困難問題。

## 第二十四章 大戰之善後

克萊孟梭競爭總統失敗——在華盛頓召開之弭戰會議——加里斯

ines

一九二〇年一月，在法國政局裡發生一件極重要的事情：樸蔭凱雷已經終了他的七年總統的任期；並且在下屆選舉裏已經沒有被選為候補人的希望。他對於退職，感覺非常不高興。

克萊孟梭似乎是繼之而被選的惟一的候選人。但是這時有許多人對於凡爾賽條約和締結這個條約以後的事實，感覺非常失望。另外有許多人感覺在大戰以後，應當有一種新的精神來到法國，人們從此再也不受戰爭的精神所壓迫了。反對克萊孟梭的人們，都將視線集中於前任衆議院議長長的保羅德沙尼，Paul Deschanel 他的黨羽是非常之多的。

白里安將他所有的才能和勢力為反對政府黨の後盾。——因為他的這種勢力，使樸蔭凱雷在七年以前說道：『我之所以當選，大部分是因為白里安的力量。』

保羅德沙尼的選舉成功，使白里安又回到石灰燈 Imelight 的光明之下，因為他賦閒居，已經差不多有三年了。

因為他在國會裡對於法國在東方的政策的問題，有一個極重要的演說，并且因為其他有幾種事交涉得法，他便立刻成爲論理上的總理候選人。新總統於一九二一年召白里安充任內閣總理。

白里安對於時事，對於自己的職務，仍沿用自己以前的習慣的方法斬釘截鐵的演說；對於政潮的一起一落，仍用嘲笑的态度。

『我便是所謂老政治家裏面的一個。在習慣上管那尙且沒有登過政治舞臺的叫作年輕的政治家，雖然他們的鬚髯已經蒼白，差不多有七十歲了。他們所以仍然算爲年輕的政治家的，乃是有他們從來沒有作過任何內閣的閣員，而滿懷着執掌政權的熱望。我掌握政權不止一次了，我常常被人家擬爲老人員之一；但是當多數人民認爲某一個老政治家仍可致其微勞於國家的時機來到，就因爲那種理由，我便估料那羈束政府的纏繩，又在我的茶弱的手中持着。』

和上述的這些話一齊發出來的冷笑，以及他的天才和權勢，已經完全成熟的見解，隨意發表他的那種揶揄式的演說。

當白里安經過那次長期的退休，重又回到國會以後的第一次演說，他悍然不顧一切，將他對於法國的真確地位的意見貢獻出來。

他說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和平條約，但是我們還沒有那惟一的永遠的和平；——一個以

公平和道義爲基礎的和平——惟有這種和平，纔能担保法國的安全。這種和平，祇能等到德國已經將武裝解除，將賠款付清，我們方能得到。這事對於我們，是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而顯然爲政府的第一種責任。法蘭西共和國原本是酷愛和平的，這便是她對於希望引導德國的真正和平的意見……。」

白里安在國會的環境非常困難，各黨各派却聚集在衆議院裏，而且利用真正操縱這時風氣的愛國精神的趨向，組織一個太上的團體；這個團體就叫作 National Bloc。這個團體的工作，并不是用以決定關於國際關係的某一種很容易解決的問題。

在凡爾賽條約以外，又發生許多問題，白里安立即認爲第一件緊迫的事應當去作的，便是決定德國賠款的總數。條約上特別說明，在五月一日以前，須將這個問題解決，這其間沒有猶豫和延宕的時間。一月協約國在巴黎召開了一個會議，決定賠款的條件。二月白里安和外交部的首席秘書菲力浦柏德陸 Philippe Berthelot 過赴倫敦，在這裏和德國代表接頭討論戰債問題。白里安對於這個會議的結果十分信任。

「路易喬治和我彼此深知對於這個最屬繁複的問題，一定能找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他鄭重的說。「在我們中間，不會發生誤會的，在英國也沒有人對於法國的請求的性質，有任何誤解之

處。我們携手而行看那和平經過困難的結果，正如過去我們看戰爭經過困難的結果一般。英法兩國的聯合，是整個組織的基礎，我在四年以前就這樣想了，直到今日，依舊還是我的一種信仰。」

他相信英國相信路易喬治是對的。因為在這個五個協約國所有的代表都會出席的會議閉幕以後，英總理便聲明德國的相反的提議是值得研究和討論的，因此遂致德國一個哀的美敦書，限他們於四日內接受在巴黎所提議的條件。魯爾 Rhin 的佔據，便是這次決定的結果。這種方法，依照白里安的說話，不能當作一種戰爭的舉動，而應視為一種公正的舉動，德國人祇得承認他們必須償付戰債的。

關於討論魯爾的佔據和 National Bloc 的衝突，對於法國政局的前途是很值得重視的。白里安久已渴望所有由這次大戰所結欠和實行凡爾塞條約所發生的問題，早日告一結束。他知道在歐洲所有的國家，連德國也在其內，自從立國以來，從未想到有所謂組織的工作，所以從來也沒有得到真正和平的解決。幸而有英美兩國的担保，使法國的利益獲得相當的援助；就令法國被迫無法而用兵力佔據魯爾，協約國仍然願意以極密切的聯合，繼續和平的工作。

第二個月白里安專心質問幾個外國的政治——關於西里西亞 Silesia 關於安哥拉 Angola，關於希臘；希臘拒絕協約國干涉她和安哥拉政府中間的困難問題。

自種種方面看來，白里安的行動，都好像一個和事老，使各國都依照和平解決的方法。

在七月十二日，白里安向衆議院聲明法國必須派遣代表出席哈丁總統 President Harding 在華盛頓所召集的弭戰會議。

『昨天』他說，『當我在講演臺上說明我們的外交事件的情形，并且特別說明我們政府對於許多困難和複雜的問題所處的地位的時候，在外交部開始一個重要的接見賓客。一個美國代表來到這裏，代表美國總統向法國政府傳遞一個請帖；這個請帖，就是請幾個主要的協約國參加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裡，將要研究繼續保障太平洋和平的最好情形；同時并且討論限制軍額問題，不但海軍須受限制，就是陸軍也須受限制。』

當我因爲哈丁總統提出這種高尚的創議，而且第一便爲我們國家設想而向他致謝的時候，我敢說所有我所說的話，完全是對我們整個的民族說的。在所有的情形之下，都可證明法國對於這種和平的主張，應當深致敬禮。法國政府情願接受這種請帖，當然毋庸贅言，這便是說凡是關係太平洋的會議而與法國的利益有莫大關係的，法國當然有參加之可能。

白里安在他的老家聖那爾的另一個演說裡，又重新發表對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華盛頓所召集的軍縮會議的意見。



『從大海那邊所傳過來的聲音，請我們赴會，并且研究防止再燃的戰爭之火光的方法。據我想，答應『出席』乃是我們國家的一種榮耀。我們將赴華盛頓，因為我們對於由這種和平理想的光芒所引導自遠方歸來的勇敢而高尚的軍士，要致我們的盛佩之意。他們現在都各返家鄉了，但是我們始終不能忘記他們。我們將要和我們的朋友和同盟國討論關於這次會議的程序裏所包括的種種問題。我將要將法國的意見表明一下。沒有國家能夠有較大的希望以限制本國的軍隊的；但是也沒有一個國家肯負較大的義務以縮減軍隊的，只要她國家的安全一天不能真正得到保障，她總不肯縮減軍隊。』

『倘若法國在四十年以前，沒有訓練出來一個強有力的軍隊，對於一九一四年世界的和平，真不知道要有什麼結果？』

在華盛頓的這次會議，就是第一度討論限制海陸軍問題的會議。使在白里安和哈丁總統和美國其他的著名人物當中，發生許多極有興趣的談判，不但討論限制軍額問題，并且論及其他重要的問題。由此可以證明這次個人的接洽，的確是很有效用的；由於白里安的意見所獲得的效果，的確比任何外交的談話所獲得的效果為多。

白里安個人對於這次赴美，非常高興。當他和代表美國種種不同的行動和被這種具有驚人勢

力的組織所喚醒的人們接近的時候，美國人的心理對於他非常歡迎，熱烈的程度，差不多爲大戰以後所僅有。白里安和赫里克 Myron Herick 發生一種極密切的友誼，赫里克盛稱他在瑪倫戰時的大胆。他和威爾遜大總統也非常要好，威爾遜表示對於白里安的主張感覺非常高興。并且發見一種事實，就是像白里安的爲人和他的和平主張，實在是努力凡爾賽條約的法國代表中所未曾看見過的。

『我認爲威爾遜實在是一個寬宏大量，富有高尚思想的人，』白里安說，『并且是一個對於和平真具有絕大勢力的人。我將我將來的許多計劃，都和他討論。我看他被國際聯盟的計劃深深的激動了。在巴黎的議會接受這個提議的時候，我第一次談論國際聯盟。』

美國政府，他的經濟組織，以及她的實業生產的結果，這種統治的勢力，使她能以佔據今日的最優越的地位，致令白里安頗爲魂銷。這時他的心靈，便在計劃使美國的勢力和歐洲的勢力，並駕齊驅。華盛頓給予他的印象，對於他的將來計劃的發展，是具有絕大勢力的。

在華盛頓會議的條約，以後必須經法國的國會批准。這次國會的會議，給予白里安對於以一種不公平的罪狀攻擊法國說法國是一個窮兵黷武的國家一個悲傷痛悼的機會。

『我們的國家是有一種國際精神的。裁軍不但是道義上的需要，並且也是實際上的需要。』  
在那一個整個的時期中，白里安集中全力於以下兩個重大問題：與美國合作，共同努力於縮軍及息爭的主張；法國與德國在國界其他部分如有發生衝突的危險時，法國的安全，如何保障。他認為整個的問題，都集中於萊因河；The Rhine 萊因河不祇是關係比法兩國的國界，並且對於英國也有關係。

這個問題，便是在一九二二年在加里斯所召集的著名會議的原動力。這個會議也曾經過重大的阻撓。

白里安現已不完全被公共輿論所贊助。因為大戰以後，公共輿論仍然傾向於民族主義方面。他對於外交事務和平處置的主張，國會也不採用了。

對於這些會議的制度，白里安也是一個重要的贊成人，因為有這些會議，才使協約國得以互相接近。

『國際會議是最容易令人藐視譏笑的；但是國家們必須召集這種會議以便討論國際問題。』  
白里安說。『在加里斯會議席上決定在日內瓦會議的原則；在日內瓦會議席上，不侵犯公約必須簽訂』。

以一種友誼的態度，加里斯會議開始進行。在這個會議開幕的頭幾天所組織的高爾夫球團，Golf Party，至今猶傳爲歷史上的佳話。

路易喬治約白里安去打高爾夫球，白里安也曾學着打過；但是不能說白里安自信對於高爾夫球的環鏈已經明白得清清楚楚。據他說爲打這個小小的球，他認爲實在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這種無罪的娛樂，不過在閒暇的幾小時裏消遣消遣，不料爲大眾所周知，而且被公共報紙所牽強附會的登載上，這件事因此便成了法國人攻擊白里安的一個口實。當他談到那次高爾夫球團和由這個球團所引起的樂趣，他總含着微笑。

不願社會的批評如何，這次加里斯會議，或竟爲繼凡爾賽條約以後又成功了的一個最屬重要的工作。

白里安隨就在以下的談話裡面，說明這次會議的經過：

「我向路易喬治先生說道：『對於現在即須簽字的條約，我們兩國的意見，多少有些不同。貴國說這個條約是幫助法國的，對於這種論調，法國委實不敢接受。因爲對於法國的一種威嚇，無異是對於英比兩國的一種威嚇。萊因河原是以上三國的公共疆界。』」

「路易喬治先隨即勸告他的政府。第二天等到我們討論完畢，英國便承認萊因的防務，原本應由英國負責。」

「我將英國的允許從加里斯帶回法國，向政府報告；但是在衆議院中却發生一種相反的意思。因爲我本來不是一個能够使自己附應環境的人，我不過止於簽字而已，這整個的工作，將待繼我而來的人負責呢。」

在以上的敘述裏面，白里安未曾說明的，就是他在那時不但爲國會所摒棄，並且被幾個高級的官吏所摒棄，就是他的內閣閣員也反對他。

等到白里安退了位，換了樸蔭凱雷充任總理兼外交總長以後，不久，這個保證公約問題，又由法國國會提出。當幾個議員嘆息這個公約并未存在的時候，樸蔭凱雷回答道：

「現在我們應當作的事，便是接受在加里斯提出的保障公約。」

對於樸蔭凱雷這兩句話，當中有一個議員回答說：

「加里斯的這個公約，是難令人滿意的。」

白里安隨就以議員的資格，從他的坐位上站起，爲以下的演詞，辯護他的計劃。

「我聽見一種呼聲說這個公約令人不滿，或者這個公約，只是用普通的條款爲大綱的規定，

將來可以再行改良的；但是在這個條約當中所包括的到底是什麼，是應當知道的。在一個豈非自我開的德國的攻擊情形之下，大不列顛必須立即用她所有的海陸空軍的勢力，一致對外。倘若你要是認爲那是沒有什麼的，我便問你一個問題：設若在一九一四年當大戰的前一夕，已經和英國簽訂這個保障公約，並且假定已經公布，你敢說德軍還繼續她的攻擊嗎？我想德國一定不會再動的。

「有些人以爲英國以十年的工夫，貢獻她們的幫助，並不算很長，大不列顛政府允許延長這個期限爲二十年。英國的首相親自告訴我說：這是在我們國家決不致發生困難的一個問題。」以後的問題，便是如何實行這個公約，如何使這兩個國家當中發生密切的關係。大不列顛對於我們的計劃又承認了，最後不可避免的結果——英國的公共輿論變更了，有許多困難相繼發生。

「說些與現在不相干的事是無用的。假使你自己參與這次加里斯會議的舉動，我有權告訴你，倘若在那個時候，你將你的手，放在大不列顛的手上，倘若這個公約業經實現，那末，法國一定會有一種比較安全穩固的地位。」

正如白里安所說的，回想加里斯會議的事情是無用的。

但是法國內政的常常癱瘓，殊使我們扼腕；或者至少因此足以影響國際的利益，並且阻礙有

益的工作。

當白里安賦閒的時候，他仍然不停止他的政治活動。由這種閒暇的時候，使他得以集中於組織聯盟的工作。他在这个機關裏擔任一個重要的職務。這個機關，差不多就是所有用以引進他的組織歐洲的理想中的各種會議的一個背景。

## 第二十五章 日內瓦 Geneva

某幾種思想在世界上有幾個地方滋生繁殖，是比較其他地方自由些的。在這幾個地方的土壤很適於新的種植。沿着日內瓦湖邊的幾個地方，的確有這種情形。

如福祿德爾，盧梭等人物，都是在這個地方誕生他們的思想。因為他們的這種思想，才助長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並且替全世界創立一個自由的新思想。在這裡現在又發生形成一個新歐洲的思想。

日內瓦在平常的時候，是一個非常和平整齊而且安靜的城市。因為出席組織國際聯盟的會議，各國的代表，新聞記者，外交代表，遊歷者，紛至沓來，擁擠而入這個城中的旅館。原來的情形，立刻爲之一變，街市上的汽車，像穿梭一般的過來過去。人們都在旅館的門首和這次會議的會場——『再造大禮堂』(Hall of the Reformation)的門口互相談論着。

有一天當白里安在這個城裡發表他的最著名的演說，並且因此使他成爲日內瓦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的時候，個個人都希望能以站在這個全世界代表所聚集的四方會場的走廊上聽講，沒有人不



想瞻仰白里安，不想和他握手，得到他的親筆簽字的。當他從演講台上下來的時候，他感覺實在無法躲避那圍繞着他的羣衆，他只得潛行逃去。最後乘着一個小湖劃子赴一個秘不使人知的所在，暫時隱遁。

對於國聯本身的利益和其重要性，有很多的意見。在白里安以爲國聯是國際政治上一個絕對必要的組織。他主張日內瓦是國聯會議第一適宜的場所，在這裏所有的政治領袖彼此可以熟識，可以互相討論各該國家的問題。無論是私人的談話或是在會議席上，彼此的感情可以日益接近。由這次會議所得到的結果，一定比從前老的方式令人滿意。白里安以爲倘若第一次會議只成功了人類感情的接近，使分配於地球各方面的國家，彼此對於其他每一個國家的問題，都能發生興趣，而且十分明瞭，那末，結果這些問題，一定要比獨自在一邊解決有價值得多。

白里安的最大貢獻，就是在人與人之間使能發生一個較好的情感。他個人對於任何接近他的人所具有的勢力，以及他對於所發生的任何問題的主旨之能立刻領悟，均使他能躍至被人擬爲歐洲外交家領袖的地位。

爲實現國聯的組織第一個重大表示，便是召集會議，討論用以聯合四十七國代表的草約；這些代表都是爲預備經由仲裁的和平而出席的。

白里安自己說明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爲歐洲新聞 L'Europe Nouvelle 寫的一篇文章的大意：

『在日內瓦這裏，是惟一的管理機關，具有保障已經組織好了的國際和平的能力。所有各國的外交總長，差不多都出席，他們正在進行創立國際一致的新精神。安全之權，是宣布國家所有權利中的第一個原則，其重要不減於飲食，工作和受教育之權。這種權利只能恃各強國對於相互有關係的重要工作上能够合作，然後纔能得到保障。』

進一步他又說明國聯用一種暗示對於德國的地位的工作，她的真精神畢竟何在。

『國聯的條款，並不是向任何國家應用一種類似控告式的攻擊。所有已經召集過的會議，都承認一俟德國對於熱內亞 Genoa 的不侵犯公約的簽字，一定可以允許她加入國聯，担任職務。』

充作白里安辯論的基礎的理想，不但要求使那些直接感受大戰的痛苦的大國應當加入，就是所有歐洲的國家都應當加入。倘若我們一回憶他當時在這個會議裡所發表的演詞，我們便可以知道爲什麼要求各國均加入國聯。

『明天我們將要告訴一個國家說：「將妳們的軍隊縮減到切實的必需限度以下，妳也是相互保證公約簽字者；同時那公約也就是你的一個保證人。」倘若一個國家被威脅或竟進一步被攻擊

，那末，這個公約必須給予這個被侵略的國家一種保障安全之權。因為這原來就是公約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義務。這個公約所以輝煌燦爛的，就因為對於所謂大國小國並無軒輊之別。所有這些國家無論大小，其中的一國，如果一旦發生危險，其他各國均須一致合作加以援助。』

在所有國聯過去的大會中，白里安便是為保證和平而從事國際組織的政策之惟一主要人物。幫助他的，還有保羅邦葛爾 Paul Boncour 和愛都烏赫里歐。Edouard Herriot

雖然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在張伯倫伯爵 Sir Avon Chamberlain 庇蔭之下，日內瓦草約得以通過，在各國之間開始進行的合作幸未失效。因此幾個月以後，又成立羅加諾條約。Treaty of Locarno 在決定這個條約的會議裏，現在已一變而為國聯一分子的德國也來出席。在實際上德國曾經提議這種會議當重新依照凡爾塞條約中的幾個固定條款進行召集。但是白里安既不贊成德國的觀點，便明白的將德國的這種提議變成歐洲保証的形式，因此或不致遭遇英國的反對，一似她反對日內瓦的草約一樣。

協約國所會聯合接受的原則，也曾和德國交換了意見，德政府允許在將來的羅加諾會議裏，可以和協約國會晤。

當我們尚未說明以開始和平的新紀元著顯的會議以前，最有興趣的莫若將白里安因對於國聯

的組織工作，能以防止在歐洲所發生的一切新糾紛，到底有何種勢力，研究一下。

巴爾幹差不多是歐洲的一個傷口，Sore spot 所有那些大的國家在此處都有特別利益。有許多國的人民，都集中在這一個問題和糾紛層出不窮的小小領土裏。各國人民或者開始感覺一個國家的戰爭，幾乎比一個國家的和平還來得普通而尋常。

希臘人和比利時人之間，又發生了一個新糾紛，這個案件，便被提出國聯。白里安以國聯主席資格，召集國聯的常務理事 Executive Council 開了一個會議；並且約請當事的兩個國家，都派代表出席。他提醒他們，使他們不要忘了負着國聯會員的義務；他們的莊嚴的義務，乃是不許藉戰爭以解決爭執；否則其結果必致使公約爲之破壞而後已。他勸告他們各自分頭下令立刻停止任何軍事的準備，並須各自將本國的軍隊由雙方的國界撤回。

理事會開會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地點是在法國外交部。張伯倫從倫敦趕來參加。白里安便對這兩個負罪國的代表很威嚴的說道：

『當理事會尚未工作以前，它很希望知道爭執國雙方是不是情願撤兵和停止任何流血的慘劇。』

比利時代表確切的答道：『在希臘境內沒有比軍。』

希臘的代表很謹慎的回答說在他未會和他的政府磋商意見以前，不希望允許任何事項。一個很恩惠的回答，立刻從希臘政府傳來。希臘大概知道她自己已經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地位，於是就宣布一個經濟的封鎖，因此國聯便執行它的職權以防止一個將要發生嚴重結果的戰爭。

倘若我們還記得斐地南公爵在塞拉熱窩 Sarajevo 被殺的結果，我們便不能反對國聯應當設法干涉國家的戰爭，由此可以證明白里安的願望和辯護，的確含有重大的意味。

但是白里安的態度，並不是永遠想用一種調和的方法使個個人都變成和平的一個公斷人，由國聯的各種會議中可以表示出他的種種不同的模樣。

在國聯第九次會議在他和德國的大法官穆勒 Chancellor Herman miller 的討論中，他有一個非常激烈而動聽的辯論。在那次會議裏，這位大法官心裏想道最妙莫若突然提議一個總裁軍，希望這種提議能使主要的列強，有一個深刻的感動；且使協約國將圍繞萊因河的區域，完全自由開放。

白里安對於這位大法官的演說裏的一句話，非常反對，在這個演說裡，大法官說國家都用兩面的政策。double faced policies.

白里安為答覆他起見，在演詞裏起首便喚醒所有的聽眾，說國聯乃是為國際調協的最好組織

。他報告他對於努力達到和平目標的經過，隨即談到裁軍問題。他說這件事所以延緩的，完全因為有幾個國家沒有盡到他的責任，因此使其他國家被迫無法，只得用武力的防衛，以保障她們的安全。

白里安認為和平問題，是與他的愛國心混在一起的。因為他愛法國，所以他纔嫉惡戰爭；因為他嫉惡戰爭，所以他纔一變而為和平的良工，*artisan*，和平的一個大注氣機。*The Great-animator*。他對於和平，矢盡忠誠，和平是文明的惟一條件。

『一個政治家的工作，所以高尚耀燦令人們尊敬的，并不是只因他為他的本國的利益獲得勝利而已矣；當他為全人類的幸福服役的時候，他也能以得到另外的一種榮譽。』白里安說。

---

白  
里  
安

二六六

## 第二十六章

### 羅加諾

Locarno

當白里安首途赴羅加諾的時候，他知道在這裏一定有許多人預期這個會議的失敗。他到了以後的幾天，便對新聞記者說道：

『當我們航行於羅加諾湖的時候，我有一種感覺，就是感覺在這個和平的湖水裏，隱藏了許多潛水艇』

這第一次和德國人接洽，實在是白里安的一種重大的責任。他在這個會議裏，如果作出任何錯誤的步驟，或是任何失敗，必定要受法國嚴厲的譴責無疑。他在國聯所佔據的地位，他將要和德國人所發生的關係，使他對於將來的事實，負擔完全的責任。等待批評這些團體的人太多了，白里安知道這次羅加諾會議便是決定他的將來計劃能否成功的一個試金石。

『羅加諾』一變而為與和平意義相同的一個字了；也就是喚起簽訂所謂真正的和平條約那天的情景的一個字。這便是成功的絕頂；但是這個絕頂，事實上是很不容易達到的，因為達此絕頂



的路，乃是一條多石而且危險的路。

白里安實在是一個予那些日子所有的活動以活潑的生氣的人物。他將困難變為順利，他知道不會再有什麼軋轢發生。他始終在警備使不致發生意外，以致將這個會議的成功極點為之損傷。他這次對人對事，更恃賴他的不可思議的特殊才幹，以期將它們克服。

德國人和協約國第一次正式會晤的經過，多少遇到些困難和欺騙的行為。德代表以極嚴厲剛強的態度參加這個會議，或者因為他們感覺有些驚懼的緣故。驟冷如冰的感覺，使各代表所有的好的意見都癱瘓無力了。

白里安立即認為這是一種危險，因此便依照他的習慣方法，進行種種的努力，以冀和緩會場的空氣和討論的語調。在他的和藹聰明的方法當中，他好像是一個指揮樂隊奏樂的領袖，在引導他面前的羣衆。他漸漸使所有的代表，都心平氣和了。他用直接的，隨便的，親密的方法和他們談話，將所有外交上的倔強態度，一概屏棄不用。當這個會議將要閉幕的時候，人們都以自由，合作的態度，在一種傾向和解的新空氣下，彼此隨意談話。

所有這些戰略，原是白里安的慣技。他以為一個討論，就令是一個屬於外交的討論，必須出之以善意的態度。他於是創出所謂富於興趣的外交。 *amiable diplomacy* 他相信在嚴厲的會見

裏，必不能打倒一切障礙。因此在各代表之間，必須設法舉行非正式的聚餐；或是其他非正式的親密的聚會，以使各代表當中發生善意的情感。他相信再沒有比在這種場合之下，更有興趣更有把握的了。他知道如何能使自己所向無敵。

當這個正式會議開幕的時候，白里安感覺爲他的健康計，爲他的舒適計，最重要的事是尋覓一個安靜的地方以便避免羣衆和新聞記者的侵擾。

在羅加諾他找到了這樣的一個地方，就是在風景極秀麗的阿爾比侯伊威自亞 Albergho Elvezia 小旅館裏，座落在羅加諾湖之旁。他常常和一個朋友到這裏來，多半是阿爾澤斯季熱爾， Alexis Leger，一同吃一餐安安靜靜的飯和幾小時的休養，沉思。他在這裏，并且養了一隻小貓，他常和牠在一處嬉戲，對於牠，他或者要洩露許多國家的秘密。在這個小旅館裏，他遇到路德大法官 Chancellor Luther 兩個人在這幽隱的地方，促膝談心，沒有一句話是正式的談判，却將所有在會議中有發生可能的種種困難，都一一使之順流無阻。在這裏，白里安第一次將那充作將來的條約之基礎的思想，發表出來。

『你是一個德國人』，他對路德說，『我是一個法國人，單就此點而論，我們一定有許多理由要各不相下，要發生辯論，以致於互相爭鬥。但是我不能由一個忠實的法國人進一步成爲一

個忠實的歐洲人嗎？你能不能以一個忠實的德國人，同時想一想歐洲的比較優越的利益，難道說我們就不能就這一點彼此成立一個諒解嗎？

這話使路德先生非常佩服。自從由這兩個政治家所代表的法德兩國第一次所開的休戰會議開幕以來，總看見他們兩個人在一個結實繁榮的綠樹之下的一個樸素的小桌子旁邊對面坐着。這種誠懇情形，令一個正在思慮人類的利益要居何種危險地位的人，特別詫異。當決定在羅加諾小城的大廳召集的會議開會的時候，所有的佈置，非常樸素，而所討論的却非常重要。第一個重要的討論，便是關於德國加入國聯問題，白里安認為這便是互相保證的惟一可能的基礎。

『直至今日』他說，『安全的欠缺，仍為總裁軍的惟一障礙。萊因公約將為走上人民一致和好的徑途的第一步。』

當張伯倫伯爵和路德會商的時候，白里安和斯特萊斯曼有長時間的談話。路德和德國外交總長斯特萊斯曼都知道討論既存的條約是無用的；將來的地位，是靠德國無任何限制的加入國聯。

白里安的態度和理想都使他們信服。所有的談話，似乎都使他們漸漸與他們的目的接近。

白里安想進行造一種使德國人歡喜的空氣，但在事實上，這種進行，却非常困難。他利用張

伯倫夫人生日這天的機會，在湖上舉行一個晏會，藉此使他們得以在友誼的空氣中繼續談話；而使他們對於最終能够成立一個確定的條約的時間，漸漸接近。

這些日子白里安大概太疲倦了，他沒有一刻的閒暇，討論最重要的問題，同時還須擺搞非正式的和社交的事務。當他晚上從會議場出來的時候，他常常感覺非常的疲倦，便回到他的旅館，一個人晚餐，九點鐘就寢。

在簽訂條約以前的最後幾點鐘，在羅加諾所流行的空氣中，是不容易提出任何意見的。附近村莊的百姓以及世界所有各部分的人民，都擁擠的來到這個小城。其中有些人，並不確實知道他們在等着看什麼；只是好像有一種好奇的心理爲後勁，使他們羣集在這裏；這裡或者有些驚人的事情，有些新的希望，將次貢獻於世界。

感覺緊張的程度，一刻一刻的加增起來。在這個小城的大廳的窗子下，民衆愈聚愈多。在圍繞這個城市的修道院裏，僧衆們都在祈禱和平。農夫們在各教堂裏和道旁的神殿裏跪着。不幸的報告，到處傳播。人們都說會議恐怕還不能告一結束。有些人便說路德和斯特萊斯曼必將被人謀害。倏忽而駭人聽聞的報告，像星星的野火到處飛揚，將來自遠方等候着的那些民衆的神經過敏的程度，更爲增加了；……然而他們到底等候什麼呢？

在最末一次會議的那一天，莫索里尼親自跑來出席，這事實令人大為興奮。人們親眼看見他來到這裡，他們這次的等候，更屬值得了。這一次的事似乎使人們所有的希望都被領進那些窗子；在那些窗子的後面，便是討論歐洲的命運的所在。

人人都在談論那些外交代表他們到底作些什麼事呢？他們被少數的民衆看見了。阿里斯泰德、白里安和張伯倫都是那時的英雄，他們兩個人都舍身盡其全力以求這個條約的成功。法國的忠實朋友張伯倫常常在白里安的旁邊想將不同的利益設法調和一下。好像兩個朋友一樣，英法兩國在所有的談判中，這兩個代表的行動，都完全一致。但是他們真有克勝一切困難的能力嗎？德國人能夠簽字這個條約嗎？如若不然，將來的結果如何呢？難道說那種驚人的努力，從此就算虛費了嗎？難道說被迫而關在狹隘的屋中的一群人所代表的全世界的希望，是騙人的嗎？

在七點鐘的時候，一個窗子開開了，和平條約已經簽字的消息開始在人羣中傳播。好像被快樂所激狂，被瘋顛所克服，獲得安慰的呼聲大起，一切的聲音，都在開始呼喊。他們希望看一看這個條約，結果這個條約便由窗子裡面送出來，藉着射在上面的燈光，使人們都滿意的看了一遍。

隨後暴發一種迥異尋常的狂熱，實爲前此所未有。通宵達旦，在這個小小的城市裡，舉行一個前所未見的公共快樂的表示：有的玩弄音樂；有的唱歌；有的跳舞；人們似乎都被希望和鼓舞

所麻醉了。他們感覺對於一個得未曾有的大事，獲得參加的機會，非常高興。便依這件大事，決定世界的將來。

但是非常信守自己的習慣的白里安，雖然就是在那個大功告成的晚上，仍舊九點鐘入睡；而且當他一個人靜坐的時候，總在沉思他所成功的工作。

所有教堂裏的深懷感謝的祈禱者，澈夜來往不斷。農夫們不知道什麼叫作羅加諾條約；其中許多人就令他們已經看見了這個條約，恐怕連讀都不能讀。羣衆們不知道在這個條約尚未簽訂以前必須克勝的種種外交上的困難。但是好像有一種一致的心理告訴他們說這裏有些事是應當感謝的。在羅加諾的一個很簡樸的小建築中，產生了些新的東西，對於世界似乎含有救濟的意思。

這個條約已經簽字的新聞，全世界的報紙紛紛登載。這個事實的比例數，時刻增加，一個新的紀元，傳遍各處。在法國的報紙上，羅加諾條約便被擬為自從大戰以來的第一個重大事件。誰能想得到這種幻夢，會能實現。在一個會議裏，差不多延長了十五天的工夫，有這許多國家聚在一處同意和簽訂一個條約，協約國和他們的仇敵，戰勝國和被征服國，都能因為和平而加入一個密切的合作團體，誰又能夠想到啊？當在加里士創立這種理想的時候，人們對於白里安是多麼慘

酷，他現在却得了一個何等榮耀的酬報。但是他從來不允許他自己被人家加以阻抑，也從來不變更他的目標。

當這個條約簽字的時候，斯特萊斯曼聲稱道：

『德國代表已經接受了這個最終的草約，歐洲和平的進程，將以羅加諾這次會議為發軔之點。這次的會議，實在是走向國際間和睦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步伐。我們相信在此間所存在的和平關係，足以保證我們國家的真正發展。但是羅加諾會議，並不是和平的尾聲，而是彼此以至誠互相協力合作的伊始。』

對於德代表的話，白里安答道：『我的使命，現已終止；我現在以個人的名義說幾句話：倘若我們在此地只作了一件事——磋商這個條約中的條款，畢事以後便各自回國，相信將來遇到機會，一定依照這個條約上的條款履行，——那末，這次的舉動，便屬徒然。倘若這次的舉動，不能造出一種新的精神；而且不能特別表示出來這便是彼此信任的一個新紀元的開始，那末這次的會議，便不能產生我們所希望的效果無疑。』

『在我們兩國當中，遺留下許多戰爭的原因和許多苦痛之痕迹。在這裏簽訂這個條約，我們必須將它看作和給傷者敷以止痛膏無異纔好。』

凡有發生之虞的困難，必須設法使其消弭於無形。我敢確定的說法國必可瞭解這次舉動的重  
要。在她的勢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她將要作種種的事情，以在我們中間，得到一種和緩的感覺  
。等到將這事辦到以後，我們就能共同努力，以求實現我們的理想。要使歐洲前途的命運成功，  
必須要繼續信仰它過去的文明，以這種精神為立場，我們大家纔來到這裡。我希望我們兩國不久  
便感覺這個新政策發生了效果。」

自有人類以來，常因勇氣，英雄主義，戰爭和勝利，引起人類的憤慨。軍樂的響聲，似乎在  
所有人類的心中一般的重複的演奏。一個人無權殺人，而一國却有這種權威。一個戰勝全世界野  
心勃勃的領袖，帶着他的軍隊踏遍那已經被蹂躪的鄉村和被劫掠的廬舍，的確將公衆的深情為之  
激怒。

羅加諾座落在那驚人的阿爾卑斯山脈The Alps的尾部最末的那些小山的低處。高過阿爾卑斯  
山，昂然峙於白雲之上的，便是聖伯拿 Saint Bernard 的絕頂，從前拿破崙曾經率領着一枝軍隊  
從這裡走過。他當時指着盧巴地 Lombardy 的那些富庶的平原，——這個地方便是他開始進行所  
以使他成為全歐洲的勝利者的種種勝利的發軔點，——他的動作，似乎是對他的軍士們在說：「



凡是在你們面前的東西，都是你們的……』

百年以後，在歷史記載的對照表裡，在當初拿破崙所指的那個平原的一個小村莊裡，人們重  
事紀念一個新的人物，——一個將戰爭戰敗的和平人物。祈禱者群登那些高峰，新的和平，將與  
高山永垂不朽。

## 第二十七章 羅加諾會議之精神

一個月以後普安里夫 Poincaré 內閣倒了，白里安既有羅加諾驚人的成功，在法國便立刻成爲一個最出名的政治人物，所以又被約請組閣。本來他對於國會裏日常的政治鬥爭，以及其他所有應由總理負責的重大事件，例如他在外交總長任內替法國和歐洲所成功的工作，這時他都不願意負責了。但是經過人們更爲優越的推重，使他無法，祇得允許就任。於是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二度成爲政府的領導者。當國家各種政務就緒以後，他便首途赴倫敦參加批准羅加諾條約的典禮。

雖然這時英國朝廷，正在哀悼皇后亞里山得拉，Queen Alexandra 可是英國政府仍然決定儘用所有可能的儀式來舉行這個帶有歷史性的聚會。首由主席張伯倫演述英皇所交付的一件公文，以後便要求簽字各強國的代表演說。白里安既爲蒞會的人們所最尊崇的一個，所以便成爲這個典禮中的一個中心人物。當時發表他的意見如下：

『羅加諾條約已將所有各國的熱誠，有一種最大的表示。但是那并不是說所有的人民，對於

各條款節的句讀，都仔細考慮了。對於那個表示，當然是各有各的立場，彼此絕不相同的。在我個人所收到的這一堆信件中，有一封令我感觸最深。只緣那一封信，使我感覺這種舉動，是我整個的政治生命裏的一種最屬重要的舉動。這封信便是由人羣中的一個不知名的婦人寫給我的。她對我說……

「請容許一個作母親的向你致賀。最後能使我看護我的孩子們可以不用抱那可怕的戰爭的杞憂，而能以安安穩穩的愛護我的子女。……」

「羅加諾條約能將些新的東西，給予世界。因為這些條約能夠將一個合衆人如一體的精神代替一個彼此猜疑的精神。因為本於人類的懇求，我們必須使戰爭沒有發生的可能。在這裏，對着我坐的，便是德國的外交代表，那並不是說我將要不維持一個忠實的法國人的地位，或者他們不再維持他們忠實的德國人的地位。我們在這裏都是歐洲人，根據我們的簽字，我們敢確定的說我們都希望和平。我們兩個民族，幾世紀以來，彼此總以干戈相見於沙場，他們常常將他們最優越的軍隊的血，流存在沙場上。倘若羅加諾條約的意義，是說所有的這些屠戮，從此不再重現；而且結果它們能將我們的婦女的前額，不再被黑的面紗所蒙蔽；我們的城市不再被蹂躪；我們的家族不再被摧殘，那末，這個羅加諾條約，一定是很有價值的。對於和平的工作，我們一定要同心

戮力。在這種精神之下，我以法國外交代表的名義簽字，發表這個單獨宣言，我的確是替我們國家的同胞，表明他們的意見。你們一定會相信我對於將來的工作，必能將所有足以防禦戰爭的種種布置和方法一一提出。』

在斯特萊斯曼的答詞裏，對於白里安，似乎十分佩服。他說：

『白里安先生，對你方才所說的關於我們兩國國民有合作的必要的一席話，我情願向你致謝。你以以下的一種意見爲出發點，就是：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第一是隸屬於他的母國，例如一個忠實的法國人，一個忠實的英國人，一個忠實的德國人；但是對於此事應當增加的一點，便是在事實上，都是歐洲人，爲文明的重大遺傳計，彼此也應當聯合一起。事實上經過可怕的戰爭波濤，才產生現在我們團結的一個共同命運，這便是我們彼此所以不得再相仇視而應握手合作的緣因。我們只能依那種方法，才能建設一個「將來」的基礎；這一個將來，便是你們自己用文字所說的一個將來。我自己對於這個文字，也情願參加。那末，戰爭便是在文明進程中一種公認的仇敵。』

意大利代表雪陸加， m. Scialoja 比利時代表王德威爾德 m. Vanderveide 波蘭代表斯克爾蘇斯基 Skrzinski 都異口同音說愛國之心乃是由愛人類之心加增修飾而來的。

簽訂這個條約的時間到了，最好莫若看一看在羅加諾成功的，也就是由當天出席的領袖強國所簽字的條約的精神的大綱。

### 德比法英意五強國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羅加諾互訂之安全公約

德意志帝國總統，比利時皇帝陛下，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大不列顛，愛爾蘭及所有海外不列顛各領土王國皇帝陛下，印度國王，意大利王陛下。凡罹受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大戰之炯戒各國家，爲急欲滿足安全及保障之渴望起見，證明比利時中立條約之取消；而感覺在恒充歐洲戰爭之戰場地帶，有保証和平之必要；同時迫於依照已存在於各國間之國際聯盟之精神，以必要的担保滿足各訂約國之希望，結果通過訂一條約，并且各自委派全權大使同意下列的處置：

以下短文就是這個條約中的幾個重要之點：

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凡爾賽所簽字的和平條約，關於其中所規定之德，比，法三國邊界以及三國邊界之不可侵犯，依然維持如昔。

德比法約定互相不得攻擊或侵犯，或在任何情形之下依戰爭為解決之方法。

德比法約定儘量應用和平方法，所有足以引起彼等互相攻擊的問題，均須依照下列的方法解決，……那些問題將被提至公斷人之前，對於公斷人的判決，雙方約定均須遵照。

所有其他問題均須交付和解委員會；倘由該委員會所提出之意見雙方不同意時，可將該問題提至國聯理事會。

設締約國一方認為對於凡爾賽條約有任何違犯行為，而有壞約之虞者，可立即將此問題提至國聯理事會。

如國聯理事會認為此種違犯行為，確已破壞此種條約，因而照會所有簽字各列強，各國須約定立即援助被侵犯國而攻整戎首。

在第二條被侵犯之情形下，法，比，德三國互相約定不得互相攻擊或侵犯；其他締約國承認援助被侵犯國攻擊違背條約之國家。

所有本條約中之各條款均置在締約各大國担保之下。

這個條約是由路德，斯特萊斯曼，王德威爾德，白里安，張伯倫和莫索里尼所簽訂的。

這個羅加諾條約的主旨，比較普通的外交條約似乎偏重於精神方面並且偏重道義。奧國代表

情願和協約國聯合，并且向世界各國要求自由接受凡爾賽條約，反對以戰爭爲解決在兩國間所發生的困難問題的方法。在歐洲歷來所發生的事件中，這或者還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呢。在英國，這種狂熱更爲驚人。在全歐洲都有一種感覺，就是：一個和平的新紀元，已經開始。

等到事情已經完畢，白里安便在十二月二日的早晨離開倫敦。午後到了巴黎，一直來到衆議院，發表他充任總理的第一個演說。因爲他在赴倫敦以前，並沒有發表這個演說。他隨即參加財政委員會的一個會議。以後他又出席衆議院的一個會議；這個會議，佔據了全夜的工夫，連續經過三十六小時的討論，一直到第二天的日暮，才在衆議院中完畢。

將近清晨的時候，白里安感覺在不得失敗的倫敦會議奏凱以後，情形是何等重大；倘若他不幸失敗，對於全世界不知將要發生何種結果。在使法國高居各國之上的羅加諾條約，鄭重的簽訂以後，他便向衆議員陳述一切，以一種至高無上的理由令他們信仰：『當我引退以後，向那必須通過的門口裏面窺望時，我從來不感覺有任何遺憾。但在今日，我敢向你們担保，我這是第一次感覺我的義務乃是和我當總理的權力相附着的。在我的內心和靈魂上，我的確相信倘若你們現在將我驅逐，就等於你們對於我們國家犯了一件很重大的侵害他人權利的罪狀。』

這個演說，使聽衆產生一種極大的感動。白里安懇求的誠摯，令人無可非議。赫里歐 Herriot

原是這個會議的主席，便從他的座位上立起，很鄭重的投白里安的票。這個內閣得了二百張過半的票數。但是這個競爭并未終止，不大工夫以後，當繼續討論時，這個過半的票數，又減少至於六票。

『六票』，白里安很厭惡的說，『不過是一個施與乞丐的食物。』……他的態度隨又硬化，繼續挑戰的說：『最後，只要比五票多一點，我就有繼續下去之必要』。并且很莊嚴的指着大眾繼續說道：『啊，我的同胞，看呀，所有那些不過是種種政黨的政策；……只要自己拿得穩，要去確認你們的救援，乃是在你們自己的手裏，改過自新，乃是由你們自己的力量產生出來的。』

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二月為止，羅加諾條約仍然沒有在衆議院批准。

在他對於這個公約和凡爾塞條約稍加解釋以後，他對這個條約辯護道：『你們還够不上說是希望和平，你們必須用你們的內心和靈魂，並且利用種種機會，以希望和平之實現。和平是一個望眼欲穿的情婦，比希望戰爭的程度還要厲害些。你們被克服你們的事實引入戰爭，這種力量將人們拖至戰爭的漩渦裏，使他們沒有回想的機會。但是和平需要一個比較長久和堅牢的熱誠，和平希望有一種固執不撓的努力，而不容有任何躊躇和疑慮。』

『在一個國家裡面，有這麼許多民居的所在，已經一空；許多年輕的都被毀傷；許多人失去



了他們的財產，這時候忽然產發生一個羅加諾公約，使作母親的能夠具有一種希望去看護她們的子女；什麼希望呢？就是從此以後，她們的子女，不致成爲戰場上的齧粉，這是多麼令人可驚異的一件事啊！

『羅加諾條約對於上述一事，已經辦到；倘若它只能辦到這一點，那末我簽訂這個條約，便不徒然，而爲我的一種榮耀。人們都說我在瑪基腦湖 Lake Maggiore 之濱，種了一株橄欖樹；那株橄欖樹并不能堆下多少蔭涼。這事或者不是那種情形；這個好像是在羅加諾存在的一株橄欖樹的種子，要試着從土裡長出，得些溫暖的日光。倘若遇不見殘忍的脚步將它踏壞了，它一定能夠成長；倘若不幸一脚它踏壞，那末，我只有希望造成這種罪惡的，不是由於法國人的脚步。』

『你們談起德國人，你們沒有想一想我來到這個與德國代表會晤的湖邊上的會所，並沒有帶有絲毫的感情作用嗎？我來到這裏，他們也來到這裏，我們都以歐洲人的資格，聚在一處晤談，這是一種新的方言，我們都應當加以學習的。在預備「明日的歐洲」一事的討論中間，法國能夠取得一席，決不忽略視之。你們還能想像法國在尾之一角，暫時將她的勝利隱起，而在注視交戰國的人民的情景嗎？你們恐怕不能吧。你們能够想像這樣的一個法國嗎？恐怕永遠不會想到。當簽訂這個條約的時候，法國依舊維持着昨日的法國和明日的法國的地位。』

這個演詞引起國會的熱情，而決定將他的這段演詞付印，向各城市張貼廣告。所有國會裏的政治家，都確認由白里安在外交部長任內所繼續的守憲法所獲得的效果，畢竟如何。這個似乎是說如使白里安永遠得不着一個較優越的地位，他便永遠沒有被多數比較傾倒他的人民贊助的機會。

可惜的是：在法國的政局裡，在像這種燦爛的時代之後，常常發生政潮。白里安既在外交事件事上，獲得如此重大的成功，當他首途赴日內瓦召集國聯的會議的前一夕，因為小小的一個財政問題，他便被多數的人所放棄。而且當討論他赴日內瓦必須提出的允許德國加入國聯一問題的時候，他的總理地位又被推倒。這個問題，差不多是法國外交代表的第一個重要問題，白里安負有這麼重要的一種職務，馬上就須設法應付。沒有過問內政問題的時間，他立即離開巴黎，造赴瑞士。在這裏他和張伯倫，斯特萊斯曼開了一個會議，不過佔了一個下午的功夫。他這時已無權以法國政府的名義致詞。法國在那時還沒有一個繼任的總理，也沒有外交總長。不久，他又回到巴黎接受組織一個新閣的命令。直後他便銜着新使命，重返日內瓦，參加續來的一切討論。

---

白  
里  
安

二八六

## 第二十八章 法德關係

自從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終了，簽訂佛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 將阿爾撒斯羅倫 Alsace-Lorraine 兩省割與德國以來，在所有由那次戰爭罹受害痛的人們的心裡，存着一種迄未消滅的憤怒。

但是子孫們對於他們的祖先的怨恨，並不常常記挂在心；每一個子或孫都願意創立，傳留他們自己的意見。在法國的前輩先生們對於德國的宿怨，在感覺上，似乎比在一九一四年作戰的那些人要尖銳些。當德國人在德皇統治之下，並且因為大日耳曼主義者使戰爭終於不免的時候，對於許多法國人；好像一種出人意料之襲擊，突然而至。

雖然在戰爭期間所感受的苦痛，令人毛骨悚然，主要的原因，並不是法德兩國的軍士，彼此因憤怒而相攻擊，而只是在所有的交戰國，因共同的嫉恨而引起戰爭。所有的人都承認必須設法防止這種不幸的禍患，將來無論是個人是國家，在世界上均不得以自己的武力，實行這種不幸的舉動。

那便是白里安的理想——國際保險是給予真正安全的惟一方法——所以使全國相信的原因；也就是他在法國——普通在法國個人的政治生命，非常短促，很容易便被人打倒——所以被允許在外交總長任內繼續了這許多年的緣故。無論那個內閣，如果不要他，便不能算一個完全的內閣。由此似乎可以充分的證明法國原是一個酷愛和平的國家，經過這許多年之久，她始終繼續信任這個以擁護和平著稱的惟一人物。

我還記得在前幾個月，我同白里安談起關於德法兩國在精神上應當有合作的必要一事，我想這兩個國家，原是各不相同的，常常引起類似這種重大的誤會。我對於這兩個國能够實行成功諒解一事，表示懷疑。

白里安以他夙常的那種樂觀派的態度，阻攔我的意見，說道：

『你對這事的成功，爲什麼表示懷疑？現在這事已經開始進行了。對於這個合作，現在已經有許多實際的證據；不過在雙方尚有些愛國心過於激烈的人們，多少帶些危險性。現在最重要的事，便是不許這一類的人，有主持這種事業的機會。路德，斯特萊斯曼和衛爾滋 With 這一羣人爲這兩國出了不少的力。斯特萊斯曼的死，使和平的前途，蒙受一個重大的損失。他奮勇爲和平而工作，計有三年之久，他恐怕對於和平沒有肯負責任的人。我們的關係，始終非常深摯。』

當我們想一想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德軍已抵巴黎的門戶——和一九二六年九月，——德國很莊嚴的加入國際聯盟，並且大受白里安的歡迎——這兩年中所有經過的事實，我們真要錯愕不置了。我們如果想一想正在瑪倫戰爭的週年紀念那一天，舉行簽訂這個條約的儀式，那末，這件事的涵意，便更爲顯然而重要了。的確，這一天便是國聯辯護它本身所以應當存在最要緊的一天。

在舉行簽訂條約典禮這天，第一個演說的，便是斯特萊斯曼。在他的演說裡，對於大戰的責任者，並沒有反控和暗示的詞句。他的演說，完全以德皇對於和平的決定，爲保證的基礎。他說道：「德皇希望以互相信任爲基礎，與所有各國言歸於好。」

白里安答覆斯氏的演詞道：「在所有最可怕的戰爭停止了幾年以後，這些在以前曾經衝突極爲猛烈的國家，能够聚在一處，表示他們在一致和平的工作裡，希望調協，這不是想像中的一種極安適的景象嗎？和平是爲德國，也是爲法國的！其中的意義，就是表示所有玷污我們過去的歷史連篇累牘的那些流血的戰爭，現在已成尾聲。在我們當中的戰爭，已經終止。——戰爭的終止，乃是哀悼那迄未能解除的苦痛的一個長幕。從今以後，我們將要用和平的手續解決我們的種種歧異之點。撤回那來福鎗，機關鎗和大礮，換上和聲，仲裁和平！一個國家在歷史上的進展，並

不是祇因它在戰場上的軍士們的英雄主義；倘若它能傾向公平和公理，以虔奉它本身的利益，它照樣也能進步發展……。」

全世界的報紙，將白里安的演說，展轉刊載，稱他爲「國家的調和者。」「the reconciler of nations」。當德國加入國聯的時候，不過是和平的第一步。

在國聯這次開大會的時候，另外一個會議也在舉行，就是以後著名的「托瑞談判。」（Conv-ersation of Thoiry）（托瑞爲巴黎西部之鎮，距巴黎約百餘里。）這是一種私人的晤談，乃是白里安所最喜歡的。在真克斯鄉 Gex 的一個小村莊裏，在以風景著稱的汝拉山上，Jura mountains 由日內瓦祇乘一輛小摩托車，便可達到。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白里安和斯特萊斯曼在這裏有一次私人的晤談；這次晤談，引起了全世界的議論紛紛。在這裏，這兩個政治家將所有關係法德兩國公共利益的問題，都提出研究，使他們非常的鼓舞，而希望一同建立一個計劃，使之進一步成爲一個條約。至於實現這個專門計劃的詳細辦法，則留待將來討論。

自這次晤談的種種方面看來，雖然是一個屬於私人的誠懇的會面，可是這次晤談的結果，也曾經公布，對於全世界的利益，也引起了不少的興奮和刺激。

白里安回到巴黎以後，便得到他在日內瓦和托瑞的工作的批准。他在托瑞晤談所得的一個報酬，便是對於商業問題和關係外交的問題，馬上得到一個實際的效果。德法比三國間爲成立一個新組織所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就是關係分配鋼鐵和販賣鋼鐵的條約。繼續這個條約以後，又簽訂了不少的條約。在這個條約裏規定，三國對於鋼鐵的買主，不許再有競爭，不許再像以前那樣互以低價傾銷；而在條約上同意將買主依照比例的分配，確實規定。

這雖然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是由此條約可以表示對於經濟和商業的日漸上升漫無限制的進展，已似有一種桎梏。

對於接受德國加入國聯，白里安和斯特萊斯曼對於這事的新努力，引起中立的瑞典的贊許稱揚。因爲瑞典從來就是受德法兩國戰爭影響的一個國家。

對於他們的繼續努力，斯德歌摩學會 *Institute of Stockholm* 非常的嘉許，遂決定於一九二六年頒與白里安和斯特萊斯曼以諾貝爾和平獎金。The noble Peace Prize 這種獎金以前在法國只給過一次，便是給與大和平家李昂布爾喬亞。Leon Bourgeois

對於白里安第二次的嘉許，便是：法總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愛麗色 Elysee 地方的聚會。在這個聚會裡，天主教所派來的大使，代表教堂的孟色諾爾馬哥里諾，Monsignor Maglione，



以充任外交團主席的資格，代表所有的外交家貢獻新年祝辭。他在下文中要求羅加諾條約，批准神聖會見 Holy See 的政策。

『我們謹以至誠祝賀新年。我們用何等迫切的同情心，拭目以觀法國爲成功歐洲和平的努力，這是我們希望告訴你們的。我們敢確定的說你們國家的政府，也必要進行這種工作；這種工作比國家的任何遺傳，任何高尚的靈魂，任何偉大的心志，都有價值。我們從來所具有的信心，因爲你們的外交總長前幾個月在日內瓦對這許多國家的代表所發表的計劃，而益確切堅固。聽了他所講演的這種動人的詞句，沒有人在腦筋中不受感動的。因爲是那種好的事業，法國纔敢担保我們的政府必能積極而忠實的進行調協；尤其是我所代表的一個政府，從來沒有停止過提倡裁軍的勇氣。』

從孟色諾爾馬哥里諾口裏所說出的這些話，大家公認爲是，這實在是對於白里安的政策一種驚人的贊助。

在國聯第八次大會裏，對於限制軍額問題，白里安又發表一個重要的演說：

『法國對於決定限制本國的軍額一事，十分明瞭其重要。在大家心中，對於贊助履行那種政

策，毋庸稍加懷疑和顧慮，這乃是大家的一種義務。

『但是當一個國家罹受戰爭的苦痛非常的厲害，而謂這次的和平，不能召人重視，然而他敢簡直的說這是一種錯誤的舉動嗎？倘若所有隸屬於國聯的國家，對於他們原來一般的是人類世界大家族的一部分，激於一致的理想，決定在這種較日光尤有價值的高尚的途徑裏公開的工作，不能觀察明白，那末，在世界上一定不會有穩固的和平無疑！——和平——經過仲裁的和平。』

幾天以後，他對於法德兩國提出一個簡要的節略，說道：

『走向和平，祇有一個途徑，能以得到重大的成功，就是：倘若一國決定明天便和其他一國攜手。』

白里安的意見，不一定總和德國人的意見完全相同的。對於魯爾佔領一問題，引起了白里安和斯特萊斯曼的爭辯。白里安表示自己情願和解，不過在法國參議院的會議裏，法國人的論調，却非常強硬。其他的小風浪，也不斷發生。例如在國聯的第九次大會，穆勒突然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提出裁軍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對於法德兩國的關係上，並不能引起任何嚴重的糾紛。羅加諾條約已將這種紛亂的空氣澄清，而將夙以主要交戰國著稱的法德兩國，辦到一致合作。以後又經美國代表國務卿凱洛戈的創議之敷以實力和普遍的承認，更為確切不移。凱洛戈先生將這

---

白 里 安

二九四

種方興未艾的新精神，加以努力，使美國得以建築一個較歐洲比例尺尤大的紀念碑。

## 第二十九章 凱洛格——白里安公約

『容我們向和平之途，一天只走一步！……』白里安說。

這幾個字，似乎是表明所有他的國際政策。他從來不中道而晝。國聯和羅加諾條約，便是走向以打倒戰爭著名的凱洛戈白里安公約的領導者。

在白里安心中，以為這種公約在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吸收之下，必須變更形式而成爲和平的最大表現，也可以說是普遍的廢棄戰爭。

當美國加入世界大戰第十週年紀念日那天，白里安在聯合報上 Associated Press 致美國人民一個公文。在這個公文裏面，可以找到這個公約的原來理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美國所有報紙都將這個公文披露。

『當地球西半部的思想，被美國加入世界戰爭極莊嚴的那一天所吸引的時候，我以至誠寄給美國國民一種親愛而深刻的信任精神，說法國國民始終爲美國國民打算。我將永遠不能忘掉我是聽見美國駐巴黎大使沙爾浦 M. Sharp 私人談話的第一個人。他說合衆國政府對於世界大戰，已經決定應用如此大的力量去應付。』

『自從美國以一種極大的舉動，和協條國合作，以防禦自由之被威脅，迄今已有十年了。在過去的十年中，一般的公道和仁慈的精神，對於我們兩國，從來沒有終止聯合過。這兩個國家同樣的希望戰爭終止，並且設法防備戰爭的復萌。』

『法國希望在她的周圍，有一種可信任的和平空氣。因為她的努力，得以簽訂幾個條約，使因糾紛所引起的各種威脅，均無發生之可能。對於軍縮，兩國政府一致努力進行；這個問題足以滿足整個法國人民的懇切的希望。法國人民對於不易負擔的軍事義務，感覺這樣沉重，差不多已經有半世紀了。他們忍受他們邊境上迄未復元的可怕的蹂躪，轉瞬也有四年。』

白里安既經將由裁軍問題所引起的各種事實上的困難加以表明後，他又將法國在過去幾年對於和平事業的活動，提綱挈領的說出。他將法國對於管理化學和實業的軍縮，以及普通軍事軍縮的各種不同的提議，特別說明。

他相信一種意見，就是應當創立一個他所謂的和平總機關。他既將他對於和平的前途如何的努力說明以後，便用下列的話，結束他的演詞。

『除了上述或是其他任何裁軍計劃而須專門的苦心孤詣的去研究以外，我們的政策的基本原則，必須坐落在和平的願望上，這乃是和平的精神，的確非常重要的。總之，裁軍祇能算作在這

種文明世界對於希望和平的一種結果，因此美國人的心裡，才確知法國人誠心合作的精神。

『因為那些人對於這個惟一有生氣的事實——和平——如此熱心努力，所以法美兩國已經在道義上互相切實攜手。倘若需要法美兩國的攜手，倘若這兩大共和國給予世界一個比較偉大而嚴肅的先例，那末，法國必定準備和合衆國互定條約，贊成美國將戰爭拋在法律範圍以外的主張。

『將棄絕戰爭看成關係國家政策的事務，對於這一層，那些已經簽訂國聯盟約和羅加諾條約的國家，已經非常熟諳了。』

他在他的公文的末尾，談到那年聚集在巴黎的美國軍隊道：

『我希望美國遣派的軍隊數目愈多愈好，法國人對於這種軍隊，表示熱烈歡迎。在極短促的時間，他們就要離開我們了，我們知道他們一定要將法國對於和平的熱心，就如同以前對於戰爭的渴望一樣工作的紀念物帶去；而且急欲分得所有一切偉大和高尚的事業，而使我們的心房，都依同樣節拍的跳躍着。』

這個公文發出以後，法美兩國的永久親善條約的大綱，便由白里安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交與美駐巴黎大使赫里克。Herick 凱洛格回答說經過外交的過程，足以保險美國的善良願望。討論和

談判，接踵而來。對於在法美兩國應有一個公約的意見，凱洛格用一個範圍比較大的提議答復，主張所有世界上最有勢力的國家，都應令其簽訂這個公約；因為據這個公約的定義，多一半是指着普遍的和平而言的。

在這幾個全權大使當中，經過一個長篇的誠摯的電報和信札的交換以後，一個計劃，大體決定。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一個說明這個由法美兩國提出主張國際一致廢棄戰爭的計劃的公文，便由美國政府，送到英德意日各國。

斯特萊斯曼代表德國回答說對於美法兩國的這種提議，非常歡迎。在致美國政府的信件中，表示德國同樣希望此後消弭一切可能的軍事爭鬥。

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纔算成功。最後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鄭重簽字，計有十五國的全權大使出席。這個典禮，是在法國外交部最著名的『鐘樓』(Salon de l'Horloge)舉行的。白里安居中而坐，斯特萊斯曼坐在右邊，凱洛格坐在左邊，對面坐的便是樸蔭凱雷和議會的議長。

這個會議乃是由白里安召集的。他發表在這天不可或缺的一個演詞。他正式而且竭誠歡迎的第一個外交代表，便是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凱洛格的樂觀主義和他的堅持力，戰敗人類的懷疑

主義」。白里安盛稱凱洛格的忠實和他的靈動的心機，因此他才能發出詳長的書札和討論。他說明他使所有足以引起困難的事務，能以明瞭的方法。

談到在法國第一次接受正式接待的斯特萊斯曼，他說明他的感想道：

「在我們貢獻給這個文明世界的可能範圍內，還有什麼教訓比這個以簽訂一個反對戰爭的公約爲目的的一個會議更爲高尚的呢？德國情願在其他各國同樣的主腳點上與她以前的仇敵一致合作。最奇怪的是在一個法國代表的眼裏，會接待一個德國外交總長，這實在是半世紀以來破題兒第一遭。

「容我們繼續說下去，當德國的代表是斯特萊斯曼的時候，當我說我對於這位出類拔萃的政治家的膽力和他的卓越的心機，——這位政治家三年以來，對於一切聯合一致以維持歐洲和平的工作的問題發生的時候，對於任何責任的負擔，從不加以猶豫。——我常常樂於尊敬，人們對於我這話，都十分相信。」

張伯倫因病，這次未得出席。當他對於張伯倫的缺席表示遺憾以後，他便談到張伯倫對於和平事件不辭勞苦去贊助的熱誠；并且說道：「倘若他今天也在這裏，我還不知道他要多麼快慰呢！」



他隨就告知那即將簽字的公約的主要性質。他又談到有許多國家在過去常常發生政治的糾紛，衝突和戰役，他聲明現在已經到了消弭一切戰爭的時候；尤其是自私的，非出自本心的戰爭。

『和平業經公開的宣告了，』白里安說，『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將它組織起來，用合法的方劑，替代用武力解決的糾紛，這便是我們此後的工作。』

談到以一種公共的和平願望聚會於此地的人們，他提議他們應當在另外的一個思想上，彼此提攜；對於所有在過去的戰爭裏，捐其碧血於沙場的國家，也應當含有這種思想。

『我提議我們爲對於這個正在進行的大舉動表示虔誠起見，我們要將所有死在這次大戰的人物，一一代其署名。』

當白里安結束他的演詞的時候，使會場裏滿佈一種熱烈的感動。

於是又舉行一個簽訂條約習慣的外交儀式。

這一次正如在羅加諾一樣，由於外交的簽字，使成爲一個法定的外交文書。如將這個條約和任何普通條約比較，這個條約尤以道德的含意和深切的信仰顯著於時。

如果遇到任何國家破壞這個條約的任何條款時，這個條約是未曾備有救濟的方法。對於此節

，凱洛格白里安公約與羅加諾條約顯然不同。因為羅加諾條約承認如果一簽字國被其他簽字國攻擊，爲防護本國的領土起見，可以下動員令。張伯倫已將這個事實，在答覆美國的請帖的公文中提出，主張在這個新條約裏也須有同樣的規定。這兩個公約在實際上矛盾的地方很少。

但是條約只是人類的表示，人類的創造，所以我們除了能够要求條約要仁慈以外，不能要求它太合論理。在巴黎那次會議的偉大重要而莊嚴的事實，便是以一種友誼的態度，互相聯合，不是法德兩國政府，并且還有分散於世界各處的十五個國家的代表來到這裏，坐在一起，像一個國際法庭，並且宣佈戰爭的罪狀。

---

白  
里  
安

三〇一

## 第三十章 外交總長任內的白里安

### 親善政策——弛緩政策——任事之方法

法國有一種魔力，就是她雖然經過一度革命，用一個斷頭機的刀刃，將過去與將來從中間割成兩段；但是關於美術的遺傳，以及種種形式上的精巧美麗，仍然繼續如昔。

在現在舉行簽訂巴黎公約的外交部的圍牆上，仍然可以看到老式的風俗。白里安自己從來沒有被外交空氣所包圍，在外表上，他依舊沒有脫掉他的本色——一個極普通的人。但是現在因為他已經是一個權威者，由於他的態度和容貌看來，足以表示他整天在那演過許多歷史劇的所在地。

所有其他的地方，在建築上沒有比外交部再莊嚴；對於一切外交上的款待宴饗，在性質上，形式上，也沒有比外交部再適宜的。這裏的房子非常寬大，天花板也非常高，以至於天花板上鍍金的雕工，一似沒落在倒影之中。巨大的窗子，看起來好像非常沉重，難以開闔。在火爐的周圍，塗飾着種種的紀念品。公事房裏，紅色的氈氍和一切的懸掛品，更顯得整肅莊嚴。圈手椅因為太沉重了，轉動的時候很少。沿牆的副簷，非常堅固而偉壯。鐘挂得太高了，今人看不見時刻。

雕刻的門壁，乃是雙層的，似乎非使重大的力量，不能關上。閤者很莊嚴的伺候着，他們看見了不少的偉人來來往往，他們對於大使，名人和王公的姓名太熟諳了。他們似乎已經具有要人的精神，他們對於自己所負擔的任務，非常倨傲。

當你從將白里安的辦公室和前廳分開的那個沉重的門走過的時候，可以看見白里安常常坐在椅子上。他在這裏安安靜靜的研究他的工作，所感到的興趣和他在國會在外交的場合所感到的興趣一樣。他在外交部裏建立起來一個新生命，外交部差不多變成他的第二個家庭。這個大的屋子用雕刻的壁板粧飾得非常名貴；至於白里安所以喜歡這間大屋子的，乃是因為這裏有法國式的大大的窗子，開在一個老式的花園裏；在這個花園裡，滿都是濃陰匝地的高林，其上棲宿着成羣的禽鳥。白里安在這個機關裡，接見他的賓客，和他的僚屬一同工作。在他的周圍，保持着一種和藹而親密的空氣。

一個人初次和白里安相見，對於他的爲人所得的一個迅速的印象，就是：白里安乃是一個仁慈而和藹的人，這或者就是他所以能壓服龐大的會場和個個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所以使人樂於接近的，我們能將它一一分析出來嗎？是他的雙目的表現，詰調的聲音，足以明白的表示他是一個誠懇者嗎？

他的密友——他的僚屬中的小領袖，都是他的密友——對於他都非常傾倒。沒有家室的環境而始終是一個鯨夫的白里安，勢必在他的同事當中，對於他的幾件最重要的事件裏和他一塊努力的人們當中，選擇幾個人作他的密友。只有和這幾個人在一起，他才表現他的「真我」。

希罕得很，他對於各種事務一望而知，白里安又是一個極好的審判官。他只喜歡和他所信任並且可以交朋友的人們一塊工作。這些人常常跟隨着他；在他們的面前，他才能高聲說話。他喜歡和他們辯論，以便考查他們對於在他的心中的計劃所起的反應到底如何，他似乎要從他們的身上，獲得他的理想。他和允許走近他的親近生活範圍內的朋友們的談話，差不多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某人若是在一個下午的末尾，訪晤白里安，并且等着和他談話，忘掉他的時間是寶貴的，這時在他身後的門開了，他的辦公室的秘書長李熱爾，Alexis Leger 是一個不辭辛苦的職員，走了進來，很匆忙的繼續他的工作。不大工夫，當了白里安多年的朋友的皮西命 Gilbert Peycelon 又露了他的和善的面孔。他並沒有請你走開，但是他還有些重要問題要提出討論。白里安的心腹僚屬，包有這些好朋友和執行他的工作，幫助進行他的計劃的那些人。

在最近這幾年，有兩個人特別參與幫助他的工作，對於他們의思想和計劃，都非常的接近——一個是菲力浦柏德陸，Philippe Berthelot 他在外交部供職已經有三十年之久了；其他的一個便是李熱爾，他也供職外交部。

無論你和柏德陸說話，或是和李熱爾說話，或是和皮西侖說話，所得的回答，都是一樣的。所有和白里安接近常和他在一塊工作的人，都被他傾倒了，而且很喜歡談論他。

柏德陸是一個談鋒甚健的人，他對於白里安認識得很清楚。他說白里安具有一個藝術家的靈魂，是埋首於他的思想中的一個孤獨者。

『我只能替一個我所心悅誠服的人——我所最信任的人工作』，柏德陸說，『白里安便是在這兩種定見上使我傾仰的一個人。人們除使人者，便是爲人所使，我便是爲人所使的一個人』。柏德陸和白里安彼此最愛戲謔。有一天白里安和法朗士，柏德陸正在聊天，法朗士是落落寡合的，只和白里安莫逆；而且常以極重要極困難的問題令白里安來解決判斷。他在這天說了幾句話，致令白里安宣布法朗士是一個最仁愛的人。

『這位大作家，他的善於諷刺或者較甚於仁愛。』法朗士便正式辯駁道：

『不，我的確不是一個仁愛的人。我從今以後對於民衆或者有一種真正憐憫的感覺；但是白里安，你真是仁愛的』。

對於這點，柏德陸很武斷的將話頭打斷說道：

『不，不……白里安不仁愛！』

白里安很憤怒的在地下繞着圈走着質問道：

『你說我不仁愛是什麼意思？』

『啊，我只是想不到仁愛是兩個字能够應用到你的身上』。柏德陸很坦然的這樣答。

『爲什麼？』白里安還是含着怒氣問。

『我以爲，』柏德陸繼續說，『你不止是仁愛——你乃是博愛。……』

『啊，這話是怎樣講！白里安辯駁說，『如此說來，法朗士好像是不仁愛的了，……而且也不博愛。……你說我不仁愛，……我以爲在這裏只有你是一個既仁愛而又博愛的人。……』

柏德陸不是白里安的惟一好與戲謔的人。當外交部給予他幾天空閒的時候，他所酷嗜的一種娛樂，便是浮輕舟於地中海，這裏就是他暫時脫離政治生涯以資休養的所在。他常是同着他的一



個好友愛莫尼 D. Emery 一塊出來。

有一次海軍大將 B 將軍來到白里安這隻小船裏拜會白里安；這個將軍是從他的砲艦坐着一個小輪船來的。在他想到在這個小輪船上親自掌輪，一定是很有趣的。當他的小輪船靠近白里安的小船的時候，一個突然而起的浪頭，從兩船的中間打將下來，使他無法避免和白里安的小船相撞。因此在一撞之下，便將白里安的小船撞破一孔。沒有人比白里安恭維歡喜這位海軍大將的聰明的謀略更爲熱烈的了。待了半天，他便將這個小船的攝影明信片叫作 'Lucky' 送給那位海軍大將幾張；在這些明信片上，是無法用鋼筆和墨水來畫這個船身旁面的這樣大的破孔。白里安常說：『這便是這位海軍大將 B 將軍運用他的策略的結果』。

當他在這些小船裏的時候，他常是任何人都不願意見。倘若有人去見他，不過和他握一握手，他都感覺非常煩擾。

一天有一個人偶然問他對於沿街所招貼的廣告有什麼意見。

白里安很直率的說，據他的意思那些廣告紙，乃是幽美風景的一種可怕的污點。

第二天令他憤懣而詫異的一件事，便是在一張報紙上，直印着幾行訪問記，將他昨天所說關於反對廣告的形式談話，一字不錯的都詳細的記載下來。

泛舟於海，是他這許多年來允許他自己作短時間休養的方法之一。水上生涯使他變成一個新的人，使他追憶在布勒塔尼的少年時期。

對於城市的喧囂，他總是鬱鬱不歡。他住在外交部官舍的機會很少。一夜他正從日內瓦回來，使他不得不在外交部住一夜，因為他太累了，不能再回到他自己的廐所。這時暴風雨驟至，河上以及在外交部後花園裏的高林上的風，刮得虎虎作響，極為猛烈。這種風的聲音是白里安在他的家鄉布勒塔尼常常聽到的。他被這種風聲所沉醉了，便決定在外交部官舍裏住一夜。

在從前白里安可以用這種出遊的方法消遣消遣，現在則不然了，許多事情都集中圍繞着他，使他不得分身。他不但是法國的政治家，所有關係外交的事務，都惟他的馬首是瞻；他並且必須知道全歐洲各國的利益，以便替歐洲籌措全歐洲經濟計劃。

有些政治家好像表示他們工作極為盡職似的，在他們的桌子前面，每天坐上一定的幾個鐘頭，用許多紙條子命令他們的秘書；這些紙條子插滿了沉重的插紙釘。他和這類的政治家完全相反，他對於凡是他所不知道的一切瑣碎的事，都盡力用種種的方法研究，以期了解。他將那一部分例行的工作，都交給他的屬員去辦，希望在他的心裏，不被這些沒有益處的知識所妨害。他將工

作的題目交給他最信任的一個助手，他先將這件事的大綱寫出，然後再令那個助手籌謀一個能令此事實現的好方法。

李熱爾常常這樣說他：「他是永遠立在最高的山峯上，辨別批評所有從這個頂點所發生的問題的一个人。」

白里安雖然厭惡一切章程，一捆一捆的紙張，例行公事，他認為耽誤時間的老法子；但是這種習慣對於他請求得他的組織工作的知識，比任何人都為密切一回事，却絲毫不發生阻碍。他是一個最矛盾的人——一個好想像好幻想的人，却是一個實際的創造者；他雖然喜歡沉思，但是終其身專務直接動作；他雖然喜歡寂靜獨處，可是他也常常喜歡和幾個朋友在一起。

有些人們因為被他的外表所誤會，而說他一定非常懶惰，柏德陸答道：

「他從來不停止工作。當他在沉思的時候，他已經成功了他的工作了……他一壁吸烟一壁工作……在吃飯的時候……當他單獨居一室的時候……他都不停止工作……在晚上他也工作，當他睡在牀上休息的時候……我確信他就是是在夢裡，他必也在工作着……」。

白里安認為工作不是坐在桌子前面，持筆在一張白紙上作些小記號便能成功的一回事。白里安不常寫字；就令寫上幾行字，都不能不算他格外努力。他的長篇的墨蹟，是很不易覓得的。

他工作的工具乃是他的心；在他的心上建立些方法，策略。因為他的理想，使他對於凡是困擾他的任何問題，都能設法解決。他的僚屬的工作，包括創造導向解決方法的途徑。

奇怪得很，白里安開始他的生命是一個革命家，但是他向來不主張破壞，也不攻擊正在台上的政府。他從來不銷費他的時間於破壞的工作，但却能應用他所能找到的種種物質，以資建設。在法國政府裡，他的確是繼續掌握政權最久的一個人。

當一九二一年他被任為外交總長以來，繼續了一個極長久的時期。他成爲一種永久不易的外交總長，合理的不間斷的繼續他的工作，非常自由。這便是使他對於尊赴他所夢想的和平的美麗樓梯得以建起階級的緣故。這個樓梯止步的各階級，例如在倫敦和在巴黎的會議；華盛頓和平會議；爲組織國際聯盟，四十七國第一次簽訂的日內瓦草約；簽訂不侵犯公約的熱內亞（Geneva）會議；表示和平思想最爲顯著的羅加諾；巴黎公約。的確所有已經成功的工作，是非常的偉大。不過白里安却也常常遭遇攻擊和批評；但是所有這些事，他都不以爲意。她感覺非常銳敏爲歐洲的利益應當去作些什麼；在羅加諾湖畔應當產生何種新的精神，以制止反對人類的互相爲敵。

---

白  
里  
安

三  
二

## 第三十一章 歐洲合衆國

如果從白里安的言論以及他的行為以窺他的事業的發展，就可以知道從他的心田裏所長出的一種理想，正如一株在生長的樹。在地下目所不能見的胚種，一天比一天的強壯，樹根深深的在地下埋沒蔓延，最後樹幹挺然出土，不知不覺的漸漸長起來。經過日光和適宜的天氣，便開始茂盛，這樣一直到所有的枝葉均行成長。

當白里安談到他在羅加諾湖畔所種的一株橄欖樹的胚種，他便應用這種比喻。他說脆弱的樹的第一個嫩芽，挺出地面是非常的困難，而請求民衆不要粗鹵弄壞。并且知道一俟這株樹長成以後，民衆一定喜歡在它的蔭涼下休憩。

在白里安一生的事業裏，他每一次所形成的一種理想，我們都可以提出來說。在一九一五年的夏天，當我們看見他在邦納爾 *Bonnare* 的時候，他發生國際聯盟的理想。戰爭的恐怖和應當替各國創立一個聚會之所，以便一旦發生意外之變，得以召集會議。從那天以後，在所有他的私人談話和政治言論中，這件事便像他的惟一的旨趣。

他的計劃，是想將歐洲各國建築一個合作關係的永久組織，這件事必有實現之一日的。但是他常常補充些暫時的解決方法，以便他立刻開始這種工作。

『因此之故』，他說，『當歐洲正在不知不覺的等候組織國聯的時候，許多會議開始召集，國聯便是最終的一個永久會議。』

白里安認為這些繼續不絕的會議，都是一個大組織的各部分。由日內瓦會議，產生加里斯會議。在日內瓦會議裏，便含有凱洛格公約的一個種子，凡當時出席會議的國家，均須簽訂一個不侵犯的公約。一個新的世界，便從所有由大戰所遺留下的糾紛裡慢慢的發現出來。

白里安篤信國聯，有人若是在他面前表示輕視國聯，他便含怒的將國聯業經成功的事實一一提出來。但是據他的意思，這並不是說國聯便是最終的答案。他感覺在歐洲必須另外有一個組織，以便為各國中間的一個鏈鎖；這個組織，仍須着手創立的。

這個理想第一次乃是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五號當國聯會議席上提出的，這個理想便叫作『歐洲合衆國』。

有些新聞記者，知道白里安常常將萌芽於他心中的重要理想，突然在一個演說裏宣布出來，——這原來是他的一種方法，——所以總是希望見他，然後再在報紙上鼓吹他的這種提議。他們

都將白里安看成一個一定可以履踐他的誓約，并且不久便能將法國置在所有的進步舉動的領袖地位的人物。

當白里安第一次提出歐洲合衆國計劃的時候，所得的效果，非常驚人。凡是白里安的一言一語，都得到公衆想像力的信仰，而且被新聞紙和民衆所採擇褒揚。

最近我曾會見他，當時想到這種理想現在不知已經如何了，便提出一個問題，想要知道他對於這種理想成功的希望，到底何在，對於實行這種計劃的工作，是否開始進行。

白里安仍舊用他平常的普通的理解，打斷我的話頭，而且說道：「這個工作用不着再去從頭進行，這種工作早就開始了。在那些對於通力合作思想日漸熟諳的國家當中的一條鏈索，已經日臻堅固。對於這件事，國聯予以不少的幫助。將來或須採取新的步驟，也未可知。一個實際的組織，必須使其建築成功；不過這種事，是要需用相當的時間的。你還記不記得當我第一次談到組織國聯的理想的時候，距今已有多麼久了嗎？那就是在衆議院接受俄國國會代表的時候，我以總理的資格，向國會作第一次演說的末尾，我已經談過這種理想；這種理想，感動了威爾遜。當時他便和我討論關於這種理想的一切，他感覺非常有趣，并且說：『我對於這種理想非常贊成，我將盡我的力量，將這種理想引入這個和平條約。』」



現在白里安的理想，是主張在地理上聚集在一處的國家當中，必須創立一個聯繫的鏈索，以便各國在任何時間，都能聚在一處，討論他們自己的利益，公共提出解決的方法，這事實屬必要。總而言之，我們必須建立的，便是：用以處理歐洲的種種問題的一個永久的組織。

因此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五日，白里安便在國聯會議席上講演這個聯盟的鏈索。第一次提出這種理想的原則；這個原則實在是現在已在進行的一切討論和研究的基礎。白里安并且說這個歐洲的鏈索，是沒有取國聯而代之的意思，而純粹是關於歐洲組織的一個問題。

論到這個在全世界宣傳已久的『歐洲合衆國』一語，他便特別提出來說這幾個字的權威是何等的偉大，如何能够激動公眾的輿論。他所理想的鏈索，正是各國爲這許多問題而聚在一起的所有各種會議的一個合理的結論，也就是一個最終的解決辦法。

他談起合衆國這個有力的組織，他非常贊嘆。他對於要求替歐洲計劃成立一個類似的組織的任何思想，都表示贊許。我們可以知道聯邦的主張，大半是因爲羨慕美洲合衆國之出現而始產生。

『歐洲力量之分散，將所有經濟的利益都損傷了。』他說，『許多美國人贊成這種計劃；這種計劃原是爲繁榮歐洲，而且結果可藉以增加歐洲與美國間的商業和貿易。』

『這不是一個是否真正的合衆國問題，』他繼續的說，『因爲歐洲每一個國家，必須保有它

本國的主權；但是因為歐洲在地理上是一個整個的單位，所以所有的問題，都是為大眾而存在的。經濟問題，差不多是所有問題中的第一個必須考慮的，雖然此外還有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常常關係各國的利益，所以最易遇到，而且也是必須由公共來解決的一個問題。

當我們一覆勘過去幾年國聯的工作，很容易找到因為國聯所組織的合作團體而獲得效果的例子。在一九二〇年由俄國傳來一種極可怕的瘟疫，Typhus。由於這種傳染病的結果，使戰後瘡痍滿目的歐洲，大為驚懼。所有的歐洲人，都有遇到這種危險之虞。因此在瓦爾撒 Warsaw 的國聯歐洲衛生部，便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不但商酌防止這種危險的方法，並且提出在歐洲以外其他各國——中國也在其內——對於組織預防方法的計劃。

這種防止瘟疫傳染的方法所以能夠實現的，完全因為國聯有一個衛生部的組織。在大戰以前，差不多用了幾個星期甚至於用了幾個月的功夫，纔將歐洲各國的代表都聚在一處；倘若這個會議不能召集成功，恐怕所有的歐洲人都被這種瘟疫所傳染了。

就是對於那些不像傳染病這樣緊急的事情，例如運輸，經過水道的國際貿易和交通；以及迅速分配新聞紙和消息等等，凡能放在國際立場去解決的問題，國聯天天都在考慮籌劃。

經濟的範圍，包括租稅問題，工業問題，生產問題，信用問題，價格問題和勞工問題，在歐

洲各國政府中間，的確應當交換意見。但是對於這種工作，尚且沒有實際的組織，所以在國聯的統治範圍內，便十二分感覺有組織的必要。這件事在上次國聯的大會席上提出，當時曾說道倘若像一個天秤一樣，在各國的生產者之間，組織一個可以由國聯所管轄的工業排解機關，那末，關稅休戰，實在是一個有價值之舉。

據白里安的意見，認為所有現在各自分頭努力的一切行動，均須互相接洽，而且須成立一個永久的組織，以形成聯邦的鏈索，這是對於歐洲經濟的繁榮，甚屬必要的。但是要想產生一個類似歐洲合眾國的理想，必須先將各國放在同等的地位，這是白里安所未曾想到的。

他表示可以用在擇定的幾個地點——例如在日內瓦——召集定期會議的方法，將這個計劃實行出來。在日內瓦各國政府負責的代表，可以研究國聯的提議，並且可以知道他們如何去實際解決，才能令個個國家都滿意。一旦這些實際的經濟問題都解決了以後，便可將那些政治問題提出。國聯對於那些政治問題，因恐引起糾紛，所以一直到現在，還在慎重避免提及。

在各國當中互有關係的那些政治問題，不是最屬重要的嗎？在一個公共的場所，有使各國討論這些問題的可能，似乎是白里安決不放棄的一個最有希望的目標。雖然在他的演說裡說這是屬於將來的一個問題，但是他之所謂將來，是從來不會太遠的。

有人向他提議，說聯邦的鏈索，可以代替國聯。他對於這種提議，極力反對，並且說道：「國聯決不能失掉它的主要的普遍性；至於這個聯邦的鏈索，則只限於歐洲各國的努力。以價值的等級而論，國聯固自有其本身的地位，因為它具有國際性，所以它要保持它的統治力，甚至超過歐洲。」

在白里安心中有三個不同的階級——國家；將要特以聯合歐洲的聯邦鏈索；國際聯盟。

所有這些意見，將由法國政府以一種詢問的方式，向各國貢獻，這個綱領將由一九三〇年九月的國聯大會討論並決定。

白里安深信國聯將必採擇這種主張，將來所討論的，不過是關於實行這個主張的方法吧了。

雖然這個計劃好像是解決歐洲各種問題的一個極燦爛的方法，但是也必須經過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的會議和討論，以便商妥所有實際的詳細條款。不過這個計劃至少也是一種有組織力的事業。當一個人想到像最近的這一次大戰，在財政上是一種何等不幸的結局，——就是對於戰勝國也是如此——若想重事準備一個足以担保歐洲穩定的經濟組織，事實上，恐怕沒有再比這種犧牲更大的了。

這一切的情形，白里安都知道，但是他仍然抱樂觀主義。他知道歐洲的好戰之國，已經簽訂

了一個反對挑戰式的攻擊的公約；由於這個公約，足使法德兩國合作，在美國的勢力之下，簽訂凱洛格和平公約，棄絕戰爭。有些人對於聯合歐洲各國的可能性，表示懷疑，我們將效白里安的話回答他們道：

『這事或者要遭遇反對……或者要引起辯論……或者要經過一個長久的期間，但是這事遲早必有實現的一天，則是確切不移的。』

## 第三十二章 爲民衆的白里安

白里安的工作繼續下去，沒有人能說對於和平的編年史明天將要增添何種新的材料。

在日內瓦對於將來使歐洲各國日益接近的鏈索，仍然照常繼續進行，一直到能創立一個真正的聯邦組織。自從世界大戰以來，在各國當中的問題，已經在一個較高的標準上討論，這是毋庸置疑的。這個或者就是希望有一個好的將來的最好的象徵。最高的理想，和旭日之升差不多；旭日之升，將被止於天界綫。

將來的歷史家，將或討論并且研究這些發展歐洲政治的會議的力量，到底何在。他們必要描寫白里安和路易喬治；並且將致斯特萊斯曼， Stresemann 白里安和路德一同赴路旁的一個小旅館決定各該本國的命運的談話，加以分析。

我們如果回顧白里安的生活，他好像是那些對於自己的第一度信仰，始終保留熱誠的少數人

當中的一個。當他被急進黨控告說他是一個叛徒的時候，他祇高聳其肩。在過去他也曾被少數的緩和派斥責說他太富於革命的思想，他祇微笑着仍然向前進行。事實是：是無論在他的早年生活當他努力於解放勞工的時候，或是替罷工工人辯護，這些罷工工人，都是因為在他們的工作中，蒙受不滿意的條件而致失望；或是替那些罹受政治上的災難者，力求解放的工作。總之，他始終是為民衆的，知道民衆的需要，和因為加諸他們的身上的一切無益的負擔所感受的十二分的苦痛。

全人類的苦痛，就是所有他的信仰，所有他的事業，所有他所實行的計劃的一個基礎。當他看見由種種的生活環境而來的人們，例如來自田間；來自工廠和海上；在嚴重的時期，組織一個臨時的軍隊；他感覺這種苦痛，特別尖銳。實力不充足的軍隊；為敷衍一時的準備；匆促之間的任命將領……但是都沒有什麼關係……法國人為應付一個突然的威脅，或是幾小時的暴動，常常用這種方法以防守她的土地。像他們具有那種活潑潑地生氣，他們希願仇敵們一定不會過來。他們在意志上都團結一致，好像一座人作的牆壁立在那裏，以防禦那將油加好了的預備好了的器械精良的德國的鐵軍。無論在想像上，抑在感覺上白里安完全承認這種犧牲的光榮。他對於那些人們，認識得很清楚。在他們當中，有些工廠裏的工人，當初在聖那匪爾的時候，他曾替他們辯護過；那些漁夫曾經作過他年輕時候的朋友；他並且曾和那些印書工人一同俯身曲躬的在那印刷機的前

面。所有那些人，都非常的容易感動，他們的意識，也非常簡單。他感覺他們必須要受保護的。他並且知道德國的工人德國的農人同法國人一樣也不希望有許多的屠戮之舉加諸他們的身上。

就在那種人類苦痛的立場上，他感覺在種種的觀念上，實在有革命的必要。白里安再度作一個革命家——一個和平者，在機關鎗的響聲和炸彈的爆炸聲以外，產生和平的景象。自從大戰以來，當白里安每一次看見加諸人民和人民的家庭的種種蹂躪，他便起了恐怖之念。他感覺這個世界對於那些民衆，負了一項極大而驚人的債務。

欲謀償還這項債務的惟一法方，便是必須將以下的理想促其實現：將協約國聚在一處，令他們確實擔保這次大戰便是最末次的戰爭；這次戰爭的死者，是為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將來，他們是替他們的子孫，預備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新的世界之內，決不會再發生這種大地震。所有這些誓約，必須永遠保守。世界必須自求免除本身的武力觀念，和一個國家只能以海陸空軍保衛本國的迷夢。除了上述者以外，還有人類的和國家公理的聯合。那便是大戰以後的工作。

穿在窗子的黑色的窗衣，因為孩子們的恐怖所給予作母親的憂戚，苦痛，這種心像，在白里



安左右來往不絕。好像鬼魂一般，當他每次演說的時候，總是在他眼前亂幌。就是當他在最正式的外交聚會致詞的時候，他總將他無時不聞的哭泣之聲，說給那些不好動的人們，以便使他們都傾向他，幫他的忙。

白里安從那些在感覺上不承認那個大家都知道他的思想非常超邁，演說非常動人，言語非常簡捷使他們都易於明瞭的人，是他們的朋友的人們，收到許多信件。當他們看見了他，他們對於他便留下一個非常和藹的印象。他耐心耐煩的聽他們講話，他們想不到他是如此偉大的一個人。他並不使他們認為自己是令衆人所注目的一個人，無論他們在鄉間的大道旁邊遇見他，或是他立在一個傷者的病榻之旁，都是如此。

他常常喜歡到醫院裏去。在他的觀念中，對於那些小孩子們，好比是一個不認識的家庭。他對於他們從未說過任何陳腐的話，任何誇張的言詞。因為在這裏過路的人非常之多，所以他所說的話，兵士們都聽見了。不，——白里安無論說什麼話，總表示他是正在鑑別他們的困難疑惑之點。他不向他們貢獻任何暗昧茫漠的希望。有時他也向他們說些嚴厲而粗暴的話，使他們戰慄，申斥他們，試一堅固他們的精神。當他應允作任何事情的時候，他對於這些事情，一定具有應付的能力，而永遠不會遺忘。

那些受戰爭的苦痛，非常劇烈，而幸未致死的人們，對於白里安最爲歡迎。因爲他的建立一個將來的歐洲的計劃，使他們得以希望由於他們的犧牲，足爲建築將來的歐洲之一助。他給予他們以重大的理由，令他們自己頗爲自負。

在羅加諾會議之後，他有一次被一個團體：「Polis d'Orient」約請他赴一個盛大的宴會，在這裏差不多有一千兵士在歡迎他。這個宴會，就是專爲宴請他們所稱的『撒隆尼基的勝利者』，現在一變而爲和平使者而設的。立在他身旁的，是些軍事領袖，其中以葛蘭將軍 General Gouraud 在軍隊中最高名。

他們獻給白里安一個紀念牌，在這個紀念牌上，雕刻着撒隆尼基城的一個照像；在像的上面，雕的是勝利之神展開的雙翼。

他在那天的演說是多麼動聽啊！演詞裏的每一個字，都令人們鼓舞歡欣，每一句都令人們鼓掌喝采。在國會裏的議員，不見得人人都像他這樣和藹。他那時正在度着一個極困難的時期，在政治的進程上，飽受人家的攻擊。

在他感覺和他的友誼最爲篤切，也就是準備幫助他實現他的理想的人們當中，他說明并且辯

護他的政治和平的目標；而且向那些個個都從死裏逃生過的人們解釋，現在對於人類的勝利，必須預備，且須奮鬥，以便求得真正的和平。

他們都聽得非常出神……

法國現在必須奮鬥的，不是一個强有力的軍隊，而是和平……

『許多人還不了解』他帶些悲傷的樣子這樣說。『什麼是和平？倘若將希望去擴充法國的道德力量認爲是一種罪戾，那末，我情願犯那種罪狀而不辭。但是當我對那些曾經爲國家作過這許多很勇敢的犧牲的軍士們講話的時候，我想不到我的話，這一次會令靠近我的人都聽不見，或者他們不願意聽。我敢確定的說，我的思想深入你們的心房，而令你們和我一致。

立在他的身旁，信仰他的那些人們的感覺，便是他的一種最大的安慰。每一次當那殘廢人的一個代表見他的時候，他總得到一個同樣的印象。當羅加諾條約被批評被攻擊，對於這種批評和攻擊他勢須答覆的時候，有一天他只簡單的告訴他們一個故事，用作答辭；這個故事，足以表示他在那時的感覺如何。

『最近我見了許多國家的青年們的代表，他們都是在大戰受過傷的。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都

帶了些可怕的創痕。其中有一個奧大利人，他是由他的太太引導着走進屋裏的。他的雙目渺茫注視，沒有生機也沒有光芒。他的兩臂都不見了，他勉強走路，令人看着非常可憐。他走近我的身旁，以富有情感的顫動聲音向我說道：

「先生，你不要令你的工作半途而廢。我們有五萬受過傷的人，在他們的名義之下，我縱然是一個瞎子，縱然沒有胳膊，而只是一個殘廢的人，但是我至少還有發言之權，我來見你是要告訴你：我們的心都傾向你，都和你一致。……請你繼續向前作去……繼續向前作去。」——

---

白  
里  
安

三二八

## 第 四 編

『……使男女兒童能以明瞭戰爭的  
恐怖與無益，大概以婦女之功居多。妳  
們婦女們對於促進和平的效力，似乎較  
勝我們男子一籌。』

白里安對一個女賓的講話。

1931，日內瓦。

## 第三十三章 海縮會議與歐洲合衆國

### 出席海縮會議——努力歐洲經濟同盟——競選總統

一九二一年，美總統哈丁爲維持世界和平，減輕人民負擔，消滅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方面競爭的條約，會議的結果，產生五強國海軍協定。這種條約，有效期間爲十年，到一九三〇年，條約期限將滿，所以必須預先召開一個各國海縮會議，以解決各國間的海軍競爭，而免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在華府會議所討論的海縮問題，只限於主力艦的數目，而現在各國都避免增加主力艦而羣趨於輔助艦的競爭，所以各國輔助艦的比例率，也非縮減不可。因此之故，一九二九年十月，英國首相麥克唐納便親身赴美，會見美總統胡佛，以求海縮問題的協調，以免英美兩國因爲競爭海軍的勢力，以至於開戰，藉以謀世界的永久和平。經過麥胡兩氏會見的結果，便決定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在倫敦召開五國海軍軍縮會議，以解決各國海軍的競爭問題。

法意兩國邦交的惡劣，由來已久。法國因爲想鞏固地中海的實力，所以積極擴充海軍，最低限度，也必須超過意大利的海軍實力以上；而意大利則堅決的要求和法國均等。對於這件事，在華府會議席上，兩國早就有激烈的競爭。在一九二九年的年底，兩國對於海縮問題，有累次的預

備會議。意國雖有一部分人主張以解決與法國在北非洲的懸案爲前提，放棄對法海軍均等的主張，然大多數人仍主張與法均等。法國輿論，則鼓吹增加海軍。法國並且在年底致各國一個照會，聲明這次海會的種種困難之點。

在一九三〇年一月，在倫敦召集五國海縮會議的時候，關於和本篇尤有關係的法意兩國的海軍概況，略述如左：

(1) 法國 法國本以陸軍著名於世界，經過大戰以後，受了一種重大個刺戟，知道非有強大的海軍，不足以自存，於是銳意於擴充海軍。法國海軍的配置，大部分在地中海方面，得有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權，以便和意西兩國對抗，藉以保護本國和北非洲殖民地的聯絡。其他一部分則配置在大西洋方面，担任對德的警備。專門製造小艦，以與英國的大艦主義對抗，而且多製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以牽制英國。當時法國的海軍勢力，大略如左：

戰艦 九艘

巡洋艦 一六艘

航空母艦 一艘

審驅 七艘



驅逐艦 四五艘

水電艇 七隻

潛海艦 四四艘

斯魯浦 八艘

沿岸發動艇 二隻

砲艦 四六艘

河用砲艦 九艘

掃海艦 二六隻

(2) 意大利本來是地中海裡面的一個半島國家，所以她和地中海有極密切的關係。爲保護本國起見，必須獲得東西部的制海權；但如想達到此目的，又須握有和法國等量的海軍。所以意國最近幾年，對於海軍的擴充，不遺餘力。最近意大利的海軍實力，大略如左：

戰艦 五艘

巡洋艦 一三艘

航空母艦	一艘
驅逐艦	一一艘
驅逐艦	六四艘
水電艇	四七隻
潛海艦	四五艘
斯魯浦	二四艘
沿岸發動艇	一三艘
砲艦	九艘
河用砲艦	二隻
掃海艦	四六隻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以前，美日法意的代表團，先後抵倫敦。美國的全權代表是國務卿司泰姆孫，日本是若槻，松平和外長齋藤；英國是首相麥克唐那，和外長韓德森，海長亞力山大等。法國爲總理達迪氏及外長白里安等。意國首席全權代表烏蘭幾，全權海相海軍大將希尼阿尼。

海軍會議在一月二十一日行開幕禮。以英國上議院的貴賓室聖哲姆斯宮殿 Palace of St. James 爲大禮堂。禮堂的佈置，非常堂皇靚麗。在御座的後面，懸着奈爾遜 Nelson 的陣亡油畫。在全權席的前面，也懸着一幅巨畫，乃是描寫惠靈吞 Wellington 將軍在滑鐵盧 Waterloo 和普將布里黑爾暗面的光景。這兩幅畫，在歷史上都是足資紀念的。開會的程序，是舉行開會典禮的日期，由英皇親臨致詞，然後再由麥克唐納和各國全權依次演說。大會主席，由各國全權輪流担任。二十三日開會，即組織第一第二兩委員會。在第一委員會裡面又設幾個分科委員會，由各國全權各二名，海軍專門委員，顧問數名組織之，作爲秘密會議，就各種戰艦，作專門的討論。第二委員會由各國事務總長和外交，財政隨員組織之，管理一切事務。第一委員會裡面的分科委員會，須要三個月才能提出報告書，決定事項。俟各委員會閉會外，開總會，然後作最後決定，會議即告閉幕。

在一月十五日，因爲國聯理事會事務滯留於日內瓦的法外長白里安和意外相葛蘭蒂，對於海軍會議的事件，交換意見。在正式開會前，英法，英意，美法，美意，均有預備交涉。意國因爲想根據華盛頓協定，獲得對法均等，所以極力和美國接近。同時意國報紙，對於法國須保有較意國爲雄厚的海軍的意見，大肆抨擊，並謂法國如果不將這種意見取消，那末將來海會的破裂，法

應負責。

開會以後，法意在預備會裏，對於反對廢除潛水艇問題，一致堅決的合作，成立妥協；至於海軍軍力的分配比率問題，則兩國仍各不相下。議事的日程，便因意國提出對法均等的要求，而致延緩。

在大會中，首先討論潛水艇問題，法日兩國，對於英美主張廢棄潛水艇的主張，表示反對。在大會中最屬困難的兩個問題：一個是日本所提英美日海軍軍力比例率，只就大號巡洋艦而言，改爲十與七之比；一個便是意國所主張須與法國海軍軍力同等的要求。法國要求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保有一九二六年海軍力總噸數七十二萬四千四百七十九噸，如下：

- (1) 根據華盛頓條約規定的主力艦，代艦建造一五六，四六六噸；
- (2) 前記以外之主力艦五六七九一噸；
- (3) 一萬噸巡洋艦一〇〇，〇〇〇噸。

意國有同等噸數的要求。在會議中，英國和法國的爭執頗烈。英國以法國的提案，係要求該國海軍力，須佔英國的八成三，決難辦到；至於要求減少總噸數，則法國也堅持的不讓步。倘若允許法國這種提議，那末各國的比率，便都要提高了。在二月二十左右，因爲法國達廸內閣總辭

職，海會停會一星期。不久法國臨時內閣成立，蕭丹自任總理兼內務總長，白里安仍任外長。蕭丹氏並且通告英首相麥克唐納，法國海會代表團，以白里安爲首袖全權。但在法新閣第一次閣議時，（一月二十三日），蕭丹又決定親自出席海會。但至二十五日，新閣因爲在議會舉行信任投票，以反對者二百八十二票贊成者二百七十一票而遭否決，蕭丹內閣遂總辭職，海會因以延期。因樣蔭凱雷和白里安都不願組閣，於是幾經法總統的敦請，達迪又重新組閣。這時的海軍，幾陷僵局。到三月初，因爲各國稍示諒解，這才繼續下去。法國全權代表在六日全體到倫敦，達迪因事遲來，全權領袖代表暫由白里安代。白里安在八日宴請韓德森，並訪美海軍代表司汀生討論關於互相保證的協定和海軍軍械問題。白里安並且奔走五國安全保障的協定；倘若該種協定能够成立，那末，法國便可將她的海軍建造，要求減半。他並且在乞開斯別墅和麥克唐納暗談。英美法三國全權會議，討論英法海軍數字問題。但白氏所奔走的安全保障案，全然被拒絕，所以他極爲沮喪，謂海會將要停頓。三全權雖往返磋商，然迄無結果，五國協定有一時難於實現的形勢。達迪在十四日抵倫敦，大會稍有一線生機。英美協定于十五日成立。

白氏于十六日回巴黎，因爲在海會表示相當讓步的條件，大爲總統所不滿，而且不予批准，因此雙方大起衝突。白氏據理力爭，一般人對總統杜美谷，非常不滿意，說他是世界和平的一個

障礙物。這時海會的英美日法四國間，已經有成立協定的可能；惟有意兩國成見太深，雖經英國的極力調停，也不易獲得雙方的諒解。在二十日那天，白里安突返巴黎，臨行的時候，和人說道：

『我在旅館裏，整天價倚着樓窗，看着外面天氣的晴陰，一點益處都沒有，何時這裡有工作我一定會回來的。』至關於海軍的前途，他不肯發表意見。海會前途頗黯淡，法代表相繼返國。白里安因英首相之極力敦促，於三月二十六日又來倫敦，翌日出席海會。提議起草地中海相互保障協定，謂成立此種條約，是法國安全的保障，决不使英國担任國聯盟約十一十六兩類的義務以外的義務；并且這也使各國縮減海軍的最妙方法。但因美國反對，這種協定，仍不能進行。

白里安二十五日在參議院辯論外交預算案時，演說道：

『五國協定恐怕難得成立。……法國這次對海會的態度，完全以維持真正和平和實行裁軍為志願。……倘若海會能够依據開始時法國所提議的備忘錄，達到妥協，則倫敦會議，必可得一大進步。……法國不能担負妨碍解決海軍的責任。……』

他又說他已準備再度出席海會，甚願使法國親善的鄰國，（意）感覺滿意。……任何人都不能規定一種在實際上無異於危險性的均等主義的理論。他在演詞的末尾說道：

「法國在倫敦所要求的，就是依照國聯盟約第十八條，使各國都能獲得安全。因為各國沒有都參加將一切爭端都交付仲裁的條約，所以不能沒有安全的相互保障。」他並且在鼓掌聲中說道：「法國不能為國際原因犧牲本國的利益。法國的海軍程序，決沒有侵略意味，不過供防衛法國殖民地的需要吧了。」

在四月初，海會的形勢，非常失望。三國協定雖有成功之可能，但五國協定，則不易實現。法國的要求安全保障問題和法意均等問題，均遭拒絕。英法交涉，經過白麥的晤面，微有轉機。白里安馬上又回到巴黎，和達迪及杜美谷開緊急會議，以便決定法國對五國會議最後的態度。白里安在閣議裏報告在倫敦海會中的經過，閣員們非常滿意。

英法兩國對於國聯第十六款已經獲得一種協定；這種協定，對於法國所要求的安全保障很有關係。

海會用三國條約（英美日）為主幹，訂成五國單一條約的形式結束。法義不簽字的部分，僅由英美日三國簽字。以三國協定為五國協定的一部分，內中計分三類：

（1）停止建築主艦，並且督促廢棄戰艦事項。關於華盛頓條約，對於母艦條款應擴大其範圍；並將萬噸以上的縮小其體積。關於特種和特許戰艦，必須承認世界各種戰艦的噸數的調解；

(2) 潛水艇須尊重道德；

(3) 三國協定，美代表提議以上一二兩款，應由五國簽字，其第二類可由三國簽字。

法意各派委員一名，參加已經設立的起草準備委員會。各國更各出委員一名，設立正式的起草委員會。各國首席代表並且開會，委任法律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兩組。白里安杜美谷於四月十日返巴黎。五國協定草案因為條約起草委員會的努力，不久就脫稿了。大部分已分致各關係國政府，當於二十二日正式簽字閉會。各國代表陸續返國。

關於日英美三國保障協定，大要如左：

(一) 一國因為他國所發生的事端，而認為有增加軍艦的必要時，得行增艦。

(二) 當增艦時，須向他國報告其認為有增艦必要的情形和增艦的計劃。

(三) 當這種情形發生時，第三國也保有其得以增艦的權力。

(四) 關於增艦的數目和其他事項，須向關係國交涉後始能決定。

至對於艦齡的展期，五國的意見，均屬一致。

白里安有鑒於歐洲對內對外關係的嚴重，所以有歐洲合衆國的提議，對內既可維持和平，對



外也可協力抵抗，歐洲得安，世界也可以永久和平。因此他在一九二九年國聯開會的時候，就將這種意思，向國聯歐洲各會員國作非正式的提議；因為不是正式提議，所以當時各國也沒有表示具體意見。

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白里安將他所提的歐洲合衆國的計劃書，列於照會中，正式送達歐洲的二十六國，另附質疑錄；並在每條下，加入詳細的說明。主要的一點，是最好從警備和經濟方面入手，以造成一種歐洲的警備力；並且主張取消關稅的障礙。當於下午六時將全文公佈，計有下列三項建議：

(1) 各國派遣代表組織負責機關，定名『歐洲會議』。

(2) 組織執行機關，或永久的委員會。

(3) 組織秘書處。

執行機關的工作，乃是預備歐洲組織的計劃，將來根據這種計劃，經濟問題須附屬在政治問題裏。照會全文，共分四組，大意是：

(1) 組織歐洲聯邦的宗旨，在解除各國間的誤會，建立一個堅固團體，合衷共濟，以期在相當的時間內，同謀歐洲的利益。

(2) 設立一合衆國行政機關，由各國代表組織之。在一定期間內，開會一次。並且組織一執行委員會，作為歐洲合衆國的永久機關。

(3) 合衆國的政綱，經濟，各種問題，須附屬在政治方面。因為經濟聯合的各項事件，非有保證不可，所以和政治聯合有關係。

(4) 某種性質的各種問題，將留待下次歐洲會議時和委員會開會時再提出討論。即如公共建設，交通，財政，運輸，勞動，衛生，文化合作，移民，以及關於行政的各種報告是。並且決定各國合作的方針，和合衆國以外各國的關係。最後又申述歐洲各國急有締結一個普通協定，以遵守在道義上彼此聯合國結的原則。但絕對的不干涉會員國的主權和政治的獨立。各國對於這項公文，如果有什麼意見，統希於七月十五日以前復示。

這個提議提出後，各國的意見，可以由各該國的報紙和輿論中見之：

(1) 德國。德國輿論對於白里安的提議，大致贊成；不過對於提案的內容，沒有完全同意。德國不贊成經濟問題須和政治聯在一起；也不贊成英俄兩國，被撥加入。且對於合衆國成功後，必要保全各國的主權，和德國應否自動取消各國對彼軍事和經濟的限制一點，極

為懷慮。

(二)意大利 意大利的覆文在七月初送出，其內容大概分爲三部：

a 要求取消一切抵制戰敗國家之計劃，無論勝敗大小國家，均須權利均等，並且須担保其完全獨立與主權。

b 意國提議敦請蘇俄和土耳其加入，討論組織歐洲同盟事宜。

c 關於這種新同盟團體和非歐洲國家以及與國聯關係一節，意國答復謂此問題頗爲困難；設若這個新團體不和國聯聯合，必致雙方權勢微弱。組織一歐洲同盟，其將來的危險更大，或竟使其他國際團體，至於破產。所以意國反對白里安提議歐洲同盟和國聯分離的計劃；而且主張所有加入同盟的國家，均須有同等權利。

其他各國如奧如比等，大致都表示贊成。英俄兩國也都贊成，不過因爲地勢上和經濟上的關係，無法加入這個聯邦，共同合作。

九月十一日，當國聯理事會大會開幕時，白里安演說歐洲聯盟計劃道：

『現在各國對於歐洲聯盟的原則，都答覆情願贊助。罷受戰禍最烈的國家，應當一致合作，以阻止未來的戰爭。……裁軍問題前途雖然有許多障礙，但有若干困難，業經解決。……談到法國方面，倘令國聯對安全問題不能解決，那末，法國決難縮減軍備。……』末了，他並且希望和

意大利獲得妥協，以完成倫敦條約。

國聯決定討論白里安計劃的聯歐大會，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集。並且一致通過組織一個國聯歐洲會員國代表委員會。出席國聯大會的二十七國代表，協議對於歐洲聯邦案，爲考察各國的回答起見，決定設一調查委員會，推舉白氏爲會長。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聯歐問題會議開會於國聯，白里安充任主席。他首先致開幕詞：

『我希望本年不要再發生恐怖和駭人聽聞的事件。……自從歐洲決定組織委員會，研究歐洲合衆國計劃以來，已有三個月了。在這個期間，全世界發現空前的凋敝，因此影響均衡的形勢。因爲凋敝情形的嚴重，歐洲聯盟的運動，將更見其邁進。歐洲各國的政府，看着危機當前，現已充分認識其責任的重大；並且明瞭急切應當利用時機，以建築防止經濟汎濫的隄防。本會議可以認爲是歐洲的一種和平的呼聲，凡能救濟凋敝的方法，本會議必當努力採用。』

他在他的演詞末段，并且表示這次會議的工作，應當注重廣徵各國的材料和意見而加以抉擇；并且要決定今後應當經過的步驟。他最後並且希望這個會議，足爲歐洲和平和互相團結的途徑上的一塊計程石碑。

聯歐經濟委員會，在三月二十四日開會於法國外交部，主要議題是爲德奧稅聯，白里安充任

主席。白里安放棄他的消極反對態度，而建議締結各國經濟聯盟。

法國總統杜美其，Doumergue 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三日就任總統的，到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任期已滿，所以在五月十三日，在凡爾賽宮召集選舉總統大會，由上院議長杜默爾潘 Paul Doumer 充任主席，宣告正式開幕。第一選揭曉結果，杜默爾四四二票，白里安四〇一票，韓尼采十五票。白韓兩氏宣布放棄候選權。第二選揭曉結果，杜默爾五〇四票，當選法國第十三屆大總統。瑪勞三三四票，班樂衛十三票，白里安十二票。

白氏競選失敗，引起重大的波動。白氏的友人，均承認他失敗的嚴重；並且有人說白氏感覺地位的動搖，有辭去外長一席之意。總理拉佛爾氏說，內閣全體都擁護白氏，白氏的失敗，實在影響全閣。

至於白氏失敗的原因，據許多人推測，乃是因為衆議院左派議員多不願意他離去外長一席，他們雖不便公然反對他候選，但却可以乘着秘密投票的機會，以維持白氏繼續主持外交的方針。這派人數，比較上下兩院右派議員欲舉白里安出任總統視奪其外交總長一席的人數爲多，因此白里安終於失敗。

白里安雖然一度辭外長和出席國聯法代表團領袖兩職，但因閣員的挽留，只得允許暫時維持，並且首途赴日內瓦。

在五月十七日，白里安發表致國聯覺書，說明法國反對德奧稅聯建議的理由。大意謂德奧兩國以既成的事實和歐洲對抗，有違和平的原則。該覺書開首討論這個問題的法律地位，然後進一步研究德奧協定的精神和方法，是否和歐聯建議及國聯盟約相符。並且說奧國的經濟獨立，因為這種協定而受影響；她既失去經濟獨立，那末她的政治獨立也將不穩，結果奧國甚致被德國所合併。德國對於這個覺書，已經提出答辯書。

六月十日新總統杜默爾就職，總理拉佛爾氏照例上呈辭職，杜氏對其辭職，加以慰留。白里安仍然蟬聯外長，並且演說因為世界和平，現正在危險中，所以他決不能撒手不顧。他在下議院的政敵，幾次向他彈劾攻擊，但均失敗。他表示對於德國的諒解，無論如何，必使實現。

白里安為實行他的對德諒解起見，於九月二十七日偕法總理拉佛爾氏抵柏林，進行法德兩國的經濟關係。德外長寇迪斯和總理布爾寧，親至車站歡迎。人民羣喊：「德國萬歲」，「法國萬歲」，「白里安萬歲」，「和平萬歲」。他們討論的結果，非常圓滿，決定設立永久的合作機關，以便討論兩國中間的一切經濟問題。在這個總委員會下，並且設立四個分委員會。委員由兩國

---

分別選派。決定第一次的委員會，在巴黎召集。法德關係經過這次的會晤，日趨良好。就是歐洲大部分經濟基礎，也因此更爲鞏固，而歐洲的和平，更爲無虞了。

---

白  
里  
安

三四六



## 第三十四章 中日事件與白里安

### 國聯席上的白里安——溘然長逝——身後的哀榮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無故用武力佔據我國的遼寧，我國因為靜待國聯解決，所以採取不抵抗主義，令駐軍讓出防地，同時向世界報告日軍暴行的真象。

當國聯理事會在十九日開第一次會議的時候，中日兩國代表因為還沒有接到各本國政府的正式電報，所以當時在會議席上，只報告在報紙上看見這種消息，并未討論。到了二十二日國聯特別委員會開始討論中日事件，隨就由理事會，用急電通告中日兩國政府，避免一切足以使事件擴大的舉動，並使兩國退兵，（其實我國根本就沒有進兵）同時通知美國。美國對中日事件努力調解；并且致中日兩國政府正式照會，謂這次事件，日本應當負責。九月底國聯第十二屆大會和理事會先後閉會，限日軍於十月十四日以前撤退。

這時日軍不但沒有撤退的模樣，反而進襲錦州。國聯聽到這種消息，大為震駭，決定十四日再開理事會，并且約請各重要國家的外交總長如白里安等列席。白里安在十三日那天午前動身赴日內瓦，法國的輿論，一致希望國聯制止日軍的暴行。這時國聯行政院的主席西班牙外交總長勒

樂氏因爲國內事忙缺席，改由駐美的西班牙大使馬達拉哥暫代充任主席；但在十三日那天開會時馬達拉哥就請白里安擔任主席一職，白氏首肯。當時他便將九月三十日以來，關於中日衝突的進展，略述一遍後，便開始說道：

『這次行政院所以由預定的十四日提前一日，在十三日便召集緊急會議的，乃是允納中國代表的請求。因爲中國代表接得嚴重的消息，謂日本在滿洲，更有進一步攻擊性質的軍事行動，如日軍的轟炸錦州，是其一例。……』他又繼續說道：

『日本政府聲明中國抵制日貨舉動有增無減，但是本行政院聽說中國政府已經採取避免損害人命財產的步驟，並且向世界各國，發出呼籲。行政院以爲兩國必須維持平心靜氣的溫和態度才好。』他又說：

『中國政府已經通知行政院，謂中國已經訓令駐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抗議，催促將駐滿洲鐵路地帶以外的日軍撤退，而日本政府答覆巡謂中日兩國有直接交涉的必要，殊出人意料之外。……』

白里安並提出一個方案：

(一) 日軍撤出被佔地位；

(二) 由第三國派員監視接收日軍所佔各地；

(三) 俟(一)(二)兩項實行後，再由中日兩國進行談判。

當時便將這個解決方案交中日代表審查，我國代表隨就接受，而日本代表便謂要等候本國的訓令，才能定奪。在行政院的秘密會議裏，并決定請美國代表加入，隨後白里安便主張用投票方法表決應否請美國代表參加案，結果以十三票對一票通過請美代表參加。那一張反對票，便是日代表芳澤投的。據他說約請美國代表出席，便牽涉到國聯的法律問題，所以要反對。白里安便說道：『這不過是程序問題吧了，根本談不到法律問題。』

十六日的行政院會議，美國代表白特便奉命列席，這還是美國第一次派代表出席國聯會議呢。對於這件事，白里安演說這：

『滿洲事件對於國聯盟約和非戰公約都有關係。非戰公約第二條規定，一切爭端應用和平方法解決，美國是該公約的發起國并且是一個首先簽字國，所以認為美國對於滿洲事件極有關係。請美國派代表參加，不過是一個程序問題，用不着全體同意。……總之，美國立非戰公約的場合上，既與行政院合作，那末何時行政院認為必要，何時就可請美國出席；——不但美國如此，就是其他非國聯會員國也是如此。……』

日代表當即反對，並且向行政院提出質問。白里安當以溫和的辭令，起草這種質問的覆文，

大意說，行政院對於它本身的議決案有堅持實行的權衡，決不能因為任何國家的反對而撤回。

國聯行政院兩次秘密會議，討論應用非戰公約方法，始終主張日本撤兵，幷主張監視日撤兵；同時通告兩國，注意非戰公約。日本強辯不違背非戰條約，同時向國聯提出五項要求。這五項要求，簡直使中國在滿洲的權利，喪失殆盡，無理到了極點，中國決不承認。當時由國聯提出折衷的辦法。五強國會議認爲日本如再拒絕國聯決議，就等於侮蔑國聯。

我國代表施肇基當時也向白氏提出下列的要求：

(1) 撤退日軍爲交涉先決問題；

(2) 日軍撤退時及以後應組織調查團；

(3) 賠款和損害之承認；

(4) 中日事件永久的調解和仲裁部的成立。

二十二日白里安將十九日的決議草案提出，隨就開理事會的正式會議，當時就規定七項決議。限日軍在十一月十六日以前撤畢。各國幷且主張派代表赴東北。

我國施代表所提出的四項最低要求，與國聯議決案對照：

日軍撤退問題——國聯已有決議

監視撤兵問題——承認局部贊成

永久仲裁問題——列入決議案內

要求賠償問題——國聯無權過問

日本對於國聯的決議案，又提出相對提案，拒絕指定撤兵的確期。理事會對於日方的提案不願表決，只用投票的方法表決對於理事會的決議案是否維持。結果。以十三對一的絕對多數票，贊成理事會的決議案。白里安在日內瓦的時候，一次有一位女賓來到國聯會址，訪晤白里安，問他國聯是否真能為世界和平的有效組織。白氏當用極溫和的聲音答道：『馬丹，國聯的效用，決不能不承認衆位誠懇的女士的補助之力。使男女兒童能以明了戰爭的恐怖和無益，大概以婦女之功居多，她們婦女們對於促進和平的效力，似乎較勝我們男子一籌。』

這時白里安因為國內有許多事務，亟待整理，便返回巴黎，日使芳澤，跟踪而至。法國的輿論主張國聯對日應當採取嚴厲手段；對於白里安的措施，非常贊許。白里安也表示情願幫助中日兩國，解決糾紛。日本正式聲明決不撤兵，國聯多數會員國主張依盟約採取有效的處置。

白里安向華方提議，擬將日本所提出的五項基本原則裏面關於滿洲方面日方條約的權益各項懸案，交付仲裁裁判，以便確定現行條約的效力，不意日本對於這個提議竟表示不滿；并且向中

國政府通牒，用危言恫嚇。對於這個通牒，除由我國代表根據國聯決議加以駁覆外，白里安并向日代表提出建議，謂：日本對於國聯的決議案無拒絕之權。（當時日本閣議對於國聯的決議案，已經拒絕接受了）白里安主張如日本在十一月十六日以前不撤兵，理事會便須提前開會。

十一月七日，日軍大規模的攻擊我國的黑龍江省，國聯的空氣，對於日本非常憤激。白里安隨就發出制止軍事行動的通告。國聯各會員國接到日本聲明在中國政府未接受日本五項基礎原則以前，決不撤兵的答覆，大為驚愕，對於日本，有召回駐日大使和她斷絕外交關係的趨勢。

白里安在巴黎和芳澤談話的中間，曾質問芳澤道：

『嫩江橋距離南滿路區域，約有五百啓羅米突之遠，貴國在國聯席上曾允許將來撤兵，而現在反而這樣繼續前進，實在有些出爾反爾。』芳澤當時只用巧言飾語支吾了過去。因此日方竟罵國聯變為中國的宣傳機關了。

因為日軍的暴行，繼續不已，而且愈演愈烈，全無忌憚，所以國聯理事會便決定在巴黎舉行會議。

白里安致我國政府一電，希望予國聯所組織的各國派往滿洲調查人員以便利。我國政府當即

覆電允許；并且電令我國代表，嚴重質問國聯，對於日本違背國聯的決議案，到底如何處置。

國聯理事會在十六日下午在巴黎先舉行正式會議，繼開秘密會議。白里安在宣讀文件的時候，咳嗽頗烈。美國駐英大使道威斯列席。是日最主要的討論，乃是關於日方提案的第五項——由中國承認一切中日條約，并担保日本所佔地域日僑生命財產的安全。對於此點，開會辯論無結果。

這幾天白氏患氣管炎，常常咳嗽，從前的心臟病也有復發之勢，一般人都非常憂慮。

國聯理事會召開秘密會議，即組織中立調查團。日本見國聯的空氣對於日方非常不利，不得不暫時讓步，允許將以前所提出的五項原則撤回，有條件的承認調查。白里安表示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二十四日的兩決議案，決不放棄，並且用有效的方法，促其早日實現。當時宣告組織調查團的協定成立。調查團的任務和使命，由理事會另行規定。我國隨即表示日軍不撤退，決不承認調查團。

日軍佔領遼寧的新民縣，進攻錦縣，我國決取自衛手段。英國和西班牙的代表，贊同我國的主張。理事會續開秘密會議，因為錦州事件，大為興奮，嚴重警告日本，並限令日軍撤退。美國聲明決以全力擁護國聯，裁制暴日，各小國也有同樣的表示。

國聯指定白里安，席西爾，馬達利加三人為重新起艸派遣調查團決議案起草委員會委員。白

里安表示日本如攻擊錦州，那末全世界的輿論，必定羣起擁護國聯的最強硬的行動。就是五十四國的大使公使，也要退出東京。國聯或者採取其他各種制裁辦法，屆時美國也必被邀參加共同行動。……

理事會對於錦州問題，繼續討論。又有新決議案，包括日方的修正案和我國送交理事會照會裏面的七要點。白里安致中日兩國照會，提到劃中立地帶一層，日本覆文謂：關於此事，絕對拒絕第三國干涉。白氏本着國聯理事會的意思，又覆日本一文，極力堅持外國監視撤兵，乃是阻止中日衝突最爲有效的方法。中日兩國對於國聯新決議案，附條件的承認：

中國 祇要日軍自錦州實行撤退，便不堅持規定撤盡日期。

日本 要求加入劃匪問題日有保持自由行動的修正案。

國聯拒絕日本的要求，謂不能開這種惡例，而且這種要求也違反國際公法。我國因爲國聯所提出的緩衝地帶辦法，顯然不利於我國，所以拒絕接受，堅持自衛，不直接交涉的方針。日本這時更極力狡賴，故意刁難，凡國聯和其他各國所提出的調解辦法，一概拒絕；同時向國聯提出中立區辦法。國聯拒絕她的提議，並且累次質問日政府。

理事會在十二月九日召開正式會公開辯論。國聯的新決議案和宣言，由白里安宣讀，逐條加



以解釋。日本的態度仍然模稜，各國代表感覺非常不快。新決議案在次日正式通過。我國代表說：『中國須保留一切權利，調查團到東北後，倘若日軍還沒有撤退，便立刻向國聯報告。……』芳澤的態度仍然強硬，表示：日本雖然接受國聯的新決議，但無論如何，不能視為日本在東北劃匪權已經除外。白里安說道：

『我希望這次決議，可使東北的問題解決。個人敢代表全體盼日本早日撤兵。……』

調查團起草委員會起草調查團細則。國聯調查團決定由英美法德意五國代表組織之，每一國出代表一人，人選已經決定。

我國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致電國聯，請其採取有效的手段。白里安將原照會轉達各理事。

白里安因為病劇，從一月五日起，不再過問東北事件。因為軍縮大會就將舉行，他因病恐怕不能勝任，又辭去外交總長職務。法國拉法爾內閣，全體總辭職，結果仍由拉法爾另行組織新閣，拉氏自兼外交總長。拉氏請白里安以私人資格幫忙，和政府合作。奇怪的很，在白里安三十餘年的政治運命裏，因為政治的演變，他由激烈的社會黨員——幫助勞工奮鬥——一變而為和平派的共和黨員，——主張在法律範圍內勞工有罷工之權——最後則成爲一個超黨派以外的政治家

。他最末一次充任外交總長，所以能够蟬聯四五年之久的，——自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沒有政黨的繫累』，未始不是原因之一。法國改派班古爾替代白氏出席國聯。

美國突然提出嚴重警告，——這種警告是歐戰後第一次強硬表示——根據非戰公約，不承認中日間有一切違背公約的新協定，各小國紛紛響應。這時我國代表施肇基辭職，由顏惠慶繼任，要求引用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對日經濟封鎖。國聯調查團開會討論組織和其他一切重要問題。

國聯理事會在一月二十五日開會於日內瓦，法國代表班古爾氏代白里安出席，國聯各國代表，對於班古爾氏非常注意。因為班氏素日就是一個主張國際陸海空軍和軍用品的製造，均應由國際聯盟直接管轄的一個人。英國出席理事會代表席西爾爵士，因為白里安未能出席本日的國聯理事會，表示遺憾。日本駐比大使佐藤，也有同樣感想。中國代表顏惠慶對於白里安氏非常稱贊。

一月月杪，日軍在我國上海開始軍事行動，因此國聯理事會便暫將東北問題擱置，注意防止上海事件的擴大，討論日軍在滬的行動，並且決定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仍舊用種種的手段恫嚇國聯，同時陸續增兵，進攻南京，我國政府遷洛辦公。國聯接受引用盟約第十條和第十五條。日本仍反對引用盟約第十五條。調查團決定由巴黎出發，先至美國，然後再由美國來遠東。

二月中調查團離美東來。上海的戰事，愈演愈烈。國聯理事會向日本送致極強硬的照會。但

日本仍不願接受各方的調停，並以無理的通牒，通告我政府，我政府當即拒絕。

三月三日的理事會大會，由比外相海門斯充任出席。不久調查團便到了東京。班古爾提出上海停戰原則，要求日本立即停戰；但是所謂在上海召開的圓桌會議，必須在停戰後，始能舉行。日本表示願意接受。理事會全體通過停戰原則。調查團離開東京，首途來華。

正在上海剛剛停戰，調查團首除來華，國聯大會正在繼續討論中日事件的時候，世界和平使者白里安，突以心臟病逝世間。這種消息，引起全世界的震動哀悼。

白氏患心臟病，已經好幾個月了，起初還沒有什麼妨礙，自從三月以來，病體日重，突於三月七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在巴黎格雷貝爾街本宅，溘然長逝。白氏的遺骸，停在他的私寢室中，着晚禮服，於十日移到外交部的官舍。白氏在生前雖有不願厚葬的遺囑，但是政府仍議決國葬；國會議決以三十萬元為他的國葬費用。從前克萊孟梭的國葬費，也是三十萬元。

白氏逝世的那天，前任大總統杜美其，總理拉法爾，都赴白宅弔唁；並且按照法國的遺俗，用口親白氏的左手。法上議院全體議員通過一個決議案；這個決議案的記錄，便是白氏應得的一種國家的褒獎。

正當國聯大會討論中日事件的時候，白里安的死訊，傳到全場。會場全體，都感覺震悼。比國外長總長海門斯氏對於白氏的死，表示一種深切的哀悼之意。並且稱贊白氏是抱有國際和平瞭解理想的政治家，和英國席西爾爵士同爲國聯的主幹人物。海氏又說白里安氏的大名，在人類最偉大的理想的歷史上，將永垂不朽。法國代表班古爾氏對於海門斯的悼辭，表示謝意。當海氏演說時，全場人員一致肅立。

那時裁軍大會正在日內瓦開會，聽到白里安逝世的消息，異常哀悼，全場一致肅立。裁軍會長英外交總長韓德森氏以動人的演詞，謂白氏的死，乃是和平運動不可挽救的損失。

英德兩國，紛紛致電弔唁：

(1) 英國的弔唁 英皇致電法總統稱：『聽到白里安君突然逝世的消息，深爲震悼；謹致悼意，以紀念貴國喪失一位主張和平的特有的政治家』

英國首相麥克唐納氏於八日致電法總理達迪氏稱：『昨天聽到一種驚人的消息，得知我的老友白里安已經逝世，令人非常難過；況且我和他合力工作，差不多有一年多的工夫，如今他已經成爲古人，我心裏的傷感，更爲深切。……白氏生平犧牲他的錦瑟年華，以造成民族間的睦誼，世界上所有酷愛和平的民族，對於白氏的死的噩耗，當然沒有不悲哀的。』

(2) 德國的哀悼 德國柏林的各報，對於白氏的死耗，都表示惋惜哀悼之意。政界的人物和新聞記者，都承認白氏是法國的一位大政治家。社會黨的前鋒報，標題是：『白氏雖死，德法諒解必須存在』。在該報第一版所登載的，完全是關於白氏的新聞。布魯寧的中央黨的機關報日耳曼報，對於白氏表示熱烈贊同。布氏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說道：

『德國人民將以白氏的令名和法德諒解運動的努力，相提並論。在過去關於法德兩國中間的事件，雖予德國以重大的失望，但是德國人民早已承認白氏一方面雖然爲他本國盡職，同時也是一個誠懇可靠的和平良友。……』

民主黨的報紙，稱白氏之所以獲得盛譽，不但因爲他具有超人的辯才。將永留在世人的迴憶中，而且也是一個眼光較任何人都銳敏的政治家。柏林右派各報，一方面贊美白氏心胸的恢廓，才具的雄偉，理想的高超，人格的適美；但是對於當時法國的政界不能領會白氏的才具和他的傑出的理想，幾乎一致表示扼腕。』

白氏的葬儀本來定於三月十二日舉行，因爲人事的阻礙，一直到七月二日纔在柯士勒地方，舉行國葬。那天從上午十一時起，便有各團體各機關的人員和代表，乘坐專車，先後蒞臨，絡

釋不斷。白氏的靈柩，乃是用一個大汽車裝運來的。在他的靈柩上面，覆以三色的國旗。白氏的家族，隨後也來到這裏。在葬儀裏，預定只有總理赫里歐氏一人的演說，赫氏的演詞，非常沉摯悲哀，聽者無不動容。這次白氏的葬儀，非常簡單，不過却甚莊嚴。法國的衛隊散布在墳地一帶，維持秩序。此外還有從前的戰士，也來弔祭致敬。各界贈送的鮮花園，堆積的和山一般。世界和平使者白里安氏的葬禮，便在這種莊嚴靜穆的空氣中告成。

勘誤表 目錄及序

頁數	行數	誤	正
目錄第四頁	第十三行	戰爭之神——和平之神	戰爭之精神——和平之精神
目錄第五頁	第十二行	海軍會議與歐洲合衆國	海縮會議與歐洲合衆國
目錄第五頁	第十三行	出席海軍會議	出席海縮會議
原序第二頁	第一行	可知區以別矣	可知區以別已

附注：正文及標點誤處，因時間逼切，未及勘訂，甚爲抱歉！

## 中國新文學源流

這是周作人先生最近在輔仁大學的講演集，由鄧恭三先生筆記，經周先生手校。第一講述關於文學之諸問題，第二講述中國文學的變遷，特別注重明末的公安竟陵兩派的文學主張和其流變，第三四講述清代文學的反動，第五講述新文學革命運動。周先生寫道：『這講演裡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我說杜撰，並不是說新發明，想註冊專利，我只是說無所根據而已。我的意見，並非依據西洋某人的論文，或是遵照東洋某人的書本，演繹用來的……』

## 近代散文鈔

明朝的前後七子，主張文必法秦漢，詩必準盛唐。在復古的名義下，一切剽擬模倣的醜惡文字，都做出來了。對於這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一向被正統文學史家們所忽視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他們創作了許多最有價值的小品文字；沈啓无先生這本近代散文鈔就是那些作品的選集了。

施 閱 詒 著

## 諾貝爾文學獎金與歷屆獲得者

人 文 書 店 發 行

諾貝爾獎金是世界文壇上一年一度的盛舉，為留心現代世界文學的人所不可不知道者。本書便是彙集敘述歷來三十多個（從一九〇一年的 Sully Prudhomme 到一九三二年的 R. Menendez Pidal）獲獎者的生平的一本書。不僅是對於傳略，作品有詳盡的說明，而且有為讀的所期待的精賅的評論。文筆活躍，不像許多同類書籍的乾燥無味。且書中對於大多數現在作家的作品與生活，都寫到最近一二月內的事情，尤為可貴。



# 人 文 書 店 出 版 書 籍

- |                                 |                         |                         |                          |                          |                       |                        |                                 |                          |                              |                                  |                      |
|---------------------------------|-------------------------|-------------------------|--------------------------|--------------------------|-----------------------|------------------------|---------------------------------|--------------------------|------------------------------|----------------------------------|----------------------|
| 中國新文學源流……周作人講<br>定價洋五角<br>(印刷中) | 中國文選……鄭振鐸編<br>(印刷中)     | 國音分韻常用字表……黎錦熙著<br>(印刷中) | 近代散文鈔(上冊)……沈啓元編<br>定價洋一元 | 初日樓詩駐夢詞合刊……嚴既澄著<br>定價洋五角 | 近代文藝思潮……孫席珍著<br>定價洋五角 | 現代中國女作家……草野著<br>定價洋四角半 | 諾貝爾文學獎金<br>與歷屆獲得者施宏告著<br>定價洋二角半 | 現代中國政治教育……楊漢輝著<br>定價洋一元二 | 教育科學之源泉……張岱年<br>傅繼良<br>定價洋三角 | 英漢雙註嘉德橋市長……趙德先<br>劉泗合譯<br>定價洋一元二 | 日本語法……張我軍著<br>定價洋一元二 |
| 法西斯主義運動論……張我軍譯<br>(印刷中)         | 馬克斯經濟學初步……潘敬業譯<br>(印刷中) | 人性醫學……張我軍譯<br>定價洋一元二    | 委曲求全(二幕劇)……李健吾譯<br>定價洋四角 |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楊晦譯<br>定價洋四角  | 英雄……王永棠譯<br>定價洋四角     | 黃昏……丁文著<br>定價洋七角       | 沒有仇恨和虛偽的國度……高素著<br>定價洋七角        | 生活的路……熊紹鈞譯<br>(印刷中)      | 兒童世界史綱……高元白譯<br>(印刷中)        | 萍果樹及其他……劉泗譯<br>(印刷中)             |                      |

白里安 (全一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道林紙定價二元六角  
新聞紙  
(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原著者 法國瓦林廷湯姆遜

翻譯者 周久安

發行者 人文書店

北平宣內大街中間路東  
電話南局一三九六

分發行者 天津法租界廿四號路佩文齋  
宣內大街  
北平青雲閣佩文齋  
東安市場

上海英租界三馬路佩文齋

代銷處 各埠各大書局

